一概也深

風雲龍虎會(新派俠情湖海傳奇錄)馬騰·著

風雲教崛起江湖,引起一次腥風血雨,羣豪會聚小鎖誓與風雲教週旋到底,……結果,龍虎會别莊,





第28年 17

今期刊出的巨型故事【龍虎風雲會】 ,是紀叙一段滄桑變幻的湖海傳奇錄 。內容不但精采妙絕,而且塲面熱鬧,刺激緊張。 講述風雲教崛起江湖後,立即引起一片腥風血雨, 武林中羣豪會聚一個小鎮,風雲起湧,誓與風雲教 週旋到底,所因何事?耐人尋味。結果,龍虎會別 莊上,展開一場精采非凡的L三老鬥孽龍]劇鬥,過 程空前絕後,曠古爍今!要知詳情,本文有交代。

| 霹靂無情 | 今期終結,情節發展已達巓峯,

毒氣瓷球之秘也揭露無遺,請參閱內文103頁。同時 ,西門丁的上雙鷹] 後傳故事上奪屍] 由下期起開 始連載,看過上雙鷹] 故事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公

[雪刀] 自有傳人後,龍玉郎初生之犢,大展 雄風, 屢破奇案。下期刊出的雪刀後傳故事 1 大盗 唐意],是描述一個屢犯奇案的大盗,所到之處, 必然掀起洶湧波濤,永無寧日,羣俠追查之下,發現 案中有案,過程曲折離奇,不可思議,下期請看し雪 刀〕傳人龍玉郎怎樣處身事件中去再建奇功吧。

承印者:環

HONG KONG

督印人:羅威 編:羅 斌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2ND. FL. 5-13 NEW ST.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一年港幣\$283.00

一年港幣\$335.00

一年港幣\$455.00

: 半年港幣\$168.00

郵: 半年港幣\$228.00

環球大厦三樓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四樓 電話 H-466799

球印刷

九元

每本港幣十一

執行編輯:鄭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龍虎風雲會(新派俠情巨型小說) 風雲教突然崛起江湖,掀起一次腥風血雨 ,羣豪會聚誓與周旋到底,結果,一塲空 前絕後,曠古爍今的惡鬥便隨之展開馬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山(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八) ◀中▶徐玉珊 令(湖海恩仇錄)

消滅邪魔 平定倭寇 ……………江 獎 (千門奇俠故事) ◀上▶ 懸出巨獎 引起風波 ………馬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遭騙婚困擾 江湖起是非 …………高 骨肉兩情仇 (俠情中篇故事) 眞君太狠毒 連射雷火彈 ……… 金

花(俠情中篇故事) 黃山羣英會 巧合悟機緣陳 彈劍狂歌(俠情中篇故事)

護花雖無意 報怨却有人東 方 白 鬼火魔燈(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驗收假人頭 瞄騙眞倭女歐陽雲飛 霹 霺 無 情 (俠義傳奇故事) ◀ 續完▶ 一言破煞氣 歡笑各聚頭 ……………黃 鷹 103

銀 蛇 劫(奇俠司馬洛故事)

身份敗露 遭受奇刑 馮 嘉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踪俠影(新派武俠長篇)

双兇徒中箭 救愛侶療傷 …… 司馬龍 1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儒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17期

> (總號1409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識別に影響名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毎本港幣

毎本 港幣 + 元 龍乘風著

武侠小說

本港幣十

環球出版社發行

裙 內 的

看到充滿了生機,悦目的點點新綠,就連 路上的行人,也顯得生氣勃勃,精神爽利 天氣雖然還有點寒冷,但到處都可以

顯得臃腫的棉襖脫下來,扔到破箱底,如 精神爽利,也感到渾身輕鬆的。 今只穿一件夾襖,走在大街上,不但感到 吉慶在十天前,巳將那件穿在身上,

吉慶自出娘胎,懂事之後,便很討厭

還是感到有一股寒意打從心底裏冒出來, 三件棉襖,臃腫得好像一個棉球那樣,他 營養,他自小到大便很怕冷,就算穿上了 不知是先天不足,還是因爲後天缺乏

整天瑟縮着,提不起勁到外面走動。

春來,脫掉那件又重又厚,就像甲壳一樣 ,懨懨懶懶的,提不起精神來,直到冬去

一個大號! 也因此,這石鼓鎭上的人,給他起了 提起大蛇吉慶,凡是這鎭上的人,下 大蛇吉慶。

至三歲小孩,上至九十老翁,没有一個不 知曉鎭上有這麽一號人物的。 甚至連鎭上的首富——謝家的主人謝

沐恩,也及不上大蛇吉慶那麽名頭响亮。 大蛇吉慶可說是鎭上的聞人。

頭牛,那麽,大蛇吉慶却連一根牛毛也不 但論到家世錢財,如果說謝沐恩是一

總之一到冬天,他就像一條冬眠的蛇

的棉襖,他整個人才又充滿了活力。

十歲的時候,先後病亡。

自那以後,他便靠乞討與帮工來養活

自己。 由於他工作動快,所以,鎭上的人家

都很樂意僱他幹活,因此,他很少挨餓

床,故此,他每一年在春、夏、秋三季積 間存放雜物的小房子內,除了吃飯便不起 下來,應該積到一點錢的,但因爲他一到 冬天便要像大蛇一樣窩在天官廟後面的那

因爲他不但是一條光棍,甚至連破屋

子也没有一間,若不是天官廟的那個老廟 的姓名外,便什麽也没有遺留給他,在他 的地方也没有,收留他,他就只有露宿街 祝心地好,可憐他無親無故,連一個棲身 他的父母除了給他一個「意頭

而他什麽嗜好也没有,本來,這幾年

院門大開着,他自不免感到奇怪。 但今日當他走到偏門前,却發現那扇

但接着,他吃驚了。

、五十不到的老婦人。 他一眼便認出,那是在謝家負責洗濯 大開的偏門內,躺着一個年約四十多

衣服的張大嬸。 他起初以爲張大嬸暈倒在地一 看不

對勁。 到張大嬸的身上有任何傷痕或血漬, 不是一個渾人,所以他馬上感覺到有點不 不到張大嬸暈倒在地而不救她起來的,他 那麽,偏院内的其他傭婦下人,不會發覺 立即又否定了,因爲張大嬸若是暈倒了

神態,他就算是個白痴,也看出這之前, 或是血潰,但從那些男女臉上顯露的驚恐 了七八個傭婦僕人,都看不到身上有傷口 他放眼朝偏院内望去,只見院內躺倒

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他雖然胆子 偏院内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 他雖然驚怕,仍然壯着胆子,走進去

砌的門檻絆倒。 不迭縮囘手,向後蹌跌了一步,幾乎被石 不算大,但是,好奇心却不小 觸在張大嬸的鼻端上,嚇得他全身抖震了 下張大嬸的鼻息,那知道他的一根手指才 一下,差一點從地上彈跳起來,驚恐地慌 他走進門內,先俯身彎腰,伸手探一

原來,他的手指觸在張大嬸的鼻端上 令他心寒的冰凍。 ,不但感覺不到有絲毫氣息,而且有一陣

「死……怎麽……死了的

存下來的一點錢,便供給他「過冬」之用

的 「而大蛇」這個外號,就是這樣得來

往座落在鎭南頭的謝家大宅。 富謝沐恩僱他帮工半個月,他這時候正趕 大蛇吉慶在五日之前,已被鎭上的首

來到謝家大宅前,便繞到左邊小道的小偏 像他這種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從大門 - 這麽早,謝家的大門也未開,

的。 小偏院亦是那些幹粗活的下人及僕婦居住的下人都只能够從那道小偏門進出,而那 吉慶也只能够在這座小偏院內幹活 那道小偏門內是一個小偏院, 凡謝家

過。 不得逾越雷池一步,所以,他雖在謝家幹 那「大水牛」自會傳唤在內室走動的家僕 小偏院内的男女僕人若要傳遞什麽東西, 粗壯得就像大水牛一樣的漢子看守着 活,但是却連謝家的一個小丫頭也没有見 因爲通往內宅的那道小院門,有一個

有一個下人胆敢稍有逾規越矩的。 有逾越,都會受到很重的責罰,所以,没 來傳遞。 「内」與「外」分得很清楚,下人若是稍 謝家主人一 一謝沐恩一向治家很嚴,

開門讓他進去。 開着的,每一次,吉慶都要拍門,才有人 婦經已起床在幹活,但那道偏門也不是大 平日,這個時候,小偏院內的長工僕

新派俠情湖海傳奇錄

Y 4

知道的 對於一個人死了的情形是怎樣的,他還是 他雖然没有殺過人——也不敢殺,但

絕無疑問,張大嬸是死了

起碼,他看不到-因爲張大嬸的身上没有傷痕或是血漬 至於是怎樣死的,他就看不出來了

神色中,透露出一絲好奇之色。 又窒住脚步,扭囘頭往院內張望,慌忙的 喘了幾口氣,定定心神,他終於抵受 他轉身慌惶地一步衝出門外,

不住心中那股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雖然 心中驚駭,還是走入了院內。 ,都死了,同樣看不出死因來,這就更加 結果,他發覺到院內其他地上的男女

門大開着,而在平時,這道門都是半掩着 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接着,他又發現那道通往內宅的月洞

的漢子,就躺倒在門左邊的地上。 而那個平日有如門神一樣守着月洞門

不由自主地走前去,就像着了魔一樣。 月洞門對他有一種強大的誘惑力,令到他 中那股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掩蓋了,那道 吉慶雖然駭怕得汗毛倒豎,但却被心

潭虎穴,也會身不由己地走進去的。 自己的那份強烈的好奇心,就算明知是龍 便越想知道的好奇心理,能够有機會滿足 有一種神秘感,基於那種越不可能知道, 有那麽強烈的吸引力,是因爲他一直無法 一窺裏面的天地,因之,對他來說,便具 說起來,月洞門裏面之所以對吉慶具

吉慶這刻的情形就是這樣。

入了月洞門内。 他抬脚跨進那個「門神」的腿脚,走

裏面,確是別有一番境界。

被眼前的景物氣象看呆了。 就像走進了仙境一樣,張着口,睜着眼, ,無一不是他從未看過的,他感到自己 在他的眼中,那些廳堂房舍,樓閣花

是不准隨便闖進來的。 記了這裏是「禁地」,像他這種身份的人 痴痴呆呆的。他一直往裏走,根本忘

身震悚了一下,才驚覺到,自己已走到一 了,直到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喝叱聲驚得渾 看到,東倒西躺着的男女,彷彿視而不見 座雅緻的小院門前。 ,不知不覺的,連他自己也不知走到那裏 而他也忘記了害怕一 對於一路上所

以 定一下神,才發覺到不是,因爲院內另有 一把語聲傳出來。 他嚇得差一點雙脚發軟,跪倒下去, 他以爲那一聲叱喝是向他發出的,所 那一聲叱喝就是從小院內傳出來的

那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門前走去。 豫了一下,他就像被鬼迷一樣(事後,他 吸引了他,勾起了他心中那股好奇心,猶 外奔,以免被内宅的人發現而受到責罰一 確是這樣對人說的),不由自主地,往院 一他最怕被解僱,但小院内的人聲,却又 入的地方後,驚怕之下,便想轉身撒腿往 本來,他在發覺到自己走進了不該進

是躡手躡脚的,走到院門旁邊,探頭往內 這一次,他没有一直走入小院内,而

> 的,驚嚇得他幾乎張口慌叫出聲。 具屍體,那兩個死人的臉相一 因爲他隨即便看到在門內的一座精舍 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倒在院門內的兩 幸好他馬上驚覺地伸手掩住了咀巴。 - 睜眉突眼

了一個寒顫,因爲他認出,那個中年人就 之中,却透露出一股威勢來。吉慶不由打 上下,身形不肥不瘦,不高不矮,但神態 ,有一對男女相對而站。 那男的站在精舍的廊簷下,年約四十

杏花邨酒樓門前,意外地得睹謝沐恩的「 是這座大宅子的主人—— 他會經在去年於鎭內最有名氣的那家

背對着他,所以,他只能看到那女人的背 那個女的由於是面對謝沐恩,等於是

他猜想那女人的年紀不會很大,應該不會 超過三十歲。 不過,從那女人的衣着及髮式看來,

輕盈婀娜的。吉慶看着那女人的裙子,感 紀的女人,就算不身材臃腫,也不可能還 其實,也說不上怪,只不過那女人的 因爲那女人的體態婀娜,若是上了年

準會將地上的垃圾像掃把一樣拖掃了。 遮掩了,還拖在地上,若是走動起來,那 裙子似乎稍爲長了一點,不但將那雙金蓮 謝沐恩的神色很兇厲,就算是白痴也

看出,他對那女人充滿了怒意與敵意。

這「禁地」時沿路所看到的那些死人,心 心中思忖,眼前又泛現起在小偏院及進入 「莫非那些人都是她殺的? 一吉慶在

謝沐恩。 很悦耳。 聲說,語聲中没有半點怒意,聽在耳裏, 了個寒顫。 底一股寒意泛冒起來,忍不住機伶伶地打 人厲聲問,同時那雙眼中厲芒暴射。 他連忙豎起耳朶聽着。 就在這時,院內的謝沐恩說話了。 「妾身羅綺香。」吉慶聽到那女子脆 「妳是誰?」吉慶聽到謝沐恩向那女 「羅綺香?」謝沐恩在咀裏唸了一遍

見不到你。」說來輕描淡寫的,彷彿就像 聲,說道:「他們不讓妾身進來,只好殺 個名字,聲音一沉,「妳這麽一直闖進來 打死兩隻蒼蠅那樣等閒。 了他們,免得阻手阻脚的,只怕這時候也 ,殺了我那麽多人,是什麽意思?"」 ,眼中露出惘惑之色,大概没有聽聞過這 那女人一 -羅綺香「格格」輕笑了幾

噤。 吉慶聽在耳中,却又忍不住打了個寒

蛇蠍還要惡毒! 那女人雖然聲音清脆,但心腸一定比

好事吧? 沐恩怒道。「妳這麽闖進來,不會有什麽 「妳要見我,大可以登門求見!」

定是笑容滿臉的。 女人「格格」笑着,吉慶雖然看不到她的 臉孔,但從那笑聲,可以猜到,那女人一 「謝沐恩,你果然是個聰明人!」

到底有什麽事や 「說!」謝沐恩怒喝一聲,「妳找我

「殺你!」羅綺香語聲清脆的。一點

聽不出來,不過,他心頭却大大地震跳了 也聽不出有半點兇狠之意。起碼,吉慶就 有把握殺得了你! **佻地一笑。「妾身旣然胆敢闖進來,自然**

疾往她的右肩頭抓去,右手以「指劍」 欺到羅綺香的身前,一招金龍探爪,左手 謝沐恩「哼」地一聲,陡地脚下一滑,便 「我倒要瞧瞧妳用什麽手段殺我!

聲,兩道目光凌厲有如刀鋒般射着羅綺香

「好!好!够爽快

」謝沐恩怒笑し

「妳爲什麽要殺我?

「恕難奉告。」羅綺香脆聲說。

謝沐恩這出手兩招,雖然招式平凡

吉慶在院外窺望着,被謝沐恩那驚人

的身手看得目瞪口呆。 原來是會武功的!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謝沐恩這位大財

暗叫一聲:「不好了,這女人原來是會仙 謝沐恩那驚心動魄的兩招攻勢,他在心中 腰肢一擰一擺,有如風擺楊柳般,便避過

只在原地三尺左右範圍內轉動的人影,是 那個女人羅綺香。 的人影是謝沐恩,另一條有如風擺楊柳, 分不清楚誰是誰來,只見兩條人影閃繞騰 好一會,他才能够分辨出,閃繞騰挪 接下來,他簡直看得眼花繚亂,根本

到三尺高的侏儒!

羅綺香讚賞地伸手在那侏儒的頭上摸

好挺起腰身的羅綺香脚下

,裂咀朝她笑了

一下,那模樣古裏古怪的,赫然是一個不

了一下,有如一塊隕石般,墜掉下去! 恩發出一聲慘厲的大叫,身子在空中挺搐 出來,寒芒暴閃,血雨飛濺,只聽謝沐 裙驀地一翻,一條短小的人影電射般「鑽

而那條短小的人影一個翻滾,落在恰

就不會讓妳一直闖進來,殺了我那麽多的 好一會,才說道。「我要是一個聰明人,

羅綺香「嗤」地笑道。「謝大財主,

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隨便你怎麽說!」羅綺香說道。「

「哈哈哈……」謝沐恩狂笑了起來,

受別人指使,也就是說,妳極可能是一位 仇怨,以此推測,妳要殺我,極有可能是 你的姓名,换言之,我與妳應該没有什麽

然吃了虧,悶哼聲中,身形向後蹌跌出三 羅綺香對了兩掌,接人影一分,羅綺香顯 一聲(其實是兩聲)擊响,原來謝沐恩迫

只是上身晃動了一下,口裏發出一聲長笑 • 「姓羅的妖婦,有什麽厲害的手段,快 而謝沐恩顯然在內功上佔了上風,他

> 不用說,他已死了。 出來的驚詫駭異,小腹要害已被利器刺出 來的那個血洞,汨汨地流着血,這情形

會閃避,只怕死的不是他,而是羅綺香。 且出現得那麽突然,令到謝沐恩根本無機 「鑽」出來的侏儒動作快那麽一點點,而 而剛才要不是那個從羅綺香的裙子裏

住咀巴,只怕已驚叫出聲來

企圖避過謝沐恩的撲擊

羅綺香發出一聲驚叫,腰肢向後倒折

長笑聲中·疾撲向身形還未站穩的羅

吉慶看到這裏,要不是他一直用手按

過他 o 恰好謝沐恩被那侏儒刺殺,發出慘厲的叫 出一聲驚叫,但却被捂在咀巴上的手掌將 會被羅綺香察覺到他的存在,只怕不會放 聲,將他那一聲悶叫掩蓋了,不然,肯定 聲音捂住了,只是發出一聲很低的悶叫, 香的裙子内鑽出來的刹那,驚詫得脫口發 的奇異的一幕,他在看到那個侏儒從羅綺 吉慶在院門外自然也看到謝沐恩被殺

幾乎軟倒在地上。 兇猛慘厲,嚇得他心驚胆震,手脚發軟 的人,但那一刹那是那麽出人意表,那麽 目睹謝沐恩被殺,吉慶雖然不是胆小

他想急急轉身溜去,以免被羅綺香發

儒手下 的人,也就是說,必會殺他 保持秘密不會外洩,必然會殺死知道秘密 以免傳了出去,那就不靈了。因此,爲了 否則,謝沐恩就不會死在那出奇不意的侏 是想到,羅綺香在裙子裏收藏了一個侏儒 ,絕無疑問,那是一個不爲人知的秘密 覺,那時,必會殺他滅口。 他雖然算不上是一個聰明人,但他還 秘密武器,那自然不欲爲人所知 ,換言之,那侏儒乃是羅綺香的

所以,他必須在羅綺香還未發現他之

眼瞳雖然渙散,但仍然可以看到從中透露

墜跌在地上的謝沐恩大瞪着一雙眼

内,居然收藏了一個侏儒!

外表上看去,一點也看不出,羅綺香的裙

長裙一垂,那侏儒被長裙籠罩着,從

笑容,一瞬身子,掀起裙脚,一頭鑽囘入 了一下,那侏儒仰起頭,露出一抹邪惡的

「你以爲我殺不了你麽?」羅綺香輕 知道厲害,妳要付出代價 點施展出來,你若殺不了我,我可要教妳

向她的咽喉要害

但勢道凌厲迅猛,其聲勢懾人心魄

自己的意思,是麽?

「妳這麽說,妳來殺我,應該不是妳

謝沐恩的目光忽然閃爍了一

不等羅綺香答話,他又說道:「我想

,也想不出曾經認識妳,又或是聞過

但令他更驚奇的是,羅綺香居然只是

亮的劍光,急刺向她的心胸要害。

但却在那刹那,羅綺香那條拖地的長

身子上空的刹那,右手疾探,只聽「咔」

還要兇猛凌厲的一下撲擊,在撲掠到她的 折楊柳枝這一招來躱避他的那一下比虎豹

謝沐恩似乎早就料到羅綺香會施展倒

的一下繃响,自他的右袖中飛射出一道閃

陡地,兩條人影一貼,隨即响起拍的

Y 6

「話巳說完了,妳要殺我,就動手吧

!」謝沐恩一步走出廊簷外,眼中殺機暴 更多的人被殺死!

個人影也不見,大概都躱藏起來,以免有 發覺,謝家大宅內,除了謝沐恩,果然一 咐其他的手下及家人躱避起來。」 道。「你若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就不會吩 那只能怪你養了一批飯桶!」一頓,又說

吉慶聽了羅綺香後面那句說,才驀地

不了 但他的兩條腿似乎不聽他使喚,移動 ,急得他幾乎暈厥過去。

Y

他看到羅綺香瞧着謝沐恩的屍體尖笑幾聲 鈞重的腿才能够勉強移動,但就在這時, 便轉過身,朝院門這邊走過來。 厲害,還不是栽在我的手下! 惡毒地說道:「哼哼!姓謝的,你雖然 不知花了多大的氣力,那兩條像有千 話一落,

得飛天遁地,否則,他肯定逃不過羅綺香 魄散,要逃,那根本逃不過羅綺香的追殺 ,想躱,附近那有躱藏的地方,除非他曉 吉慶一見羅綺香走出來,嚇得他魂飛

魄。而年紀果然不很大,大約二十七八左 個那麽兇狠惡毒的女子 街上遇上,他是怎麽也不相信,她會是一 妖媚,特別是那雙桃花眼,簡直會勾魂攝 於看到她的樣貌!雖然說不上艷麗,但却 這麽樣的一個女子,吉慶若非親眼目 而羅綺香在轉身向院外走時,吉慶終 「秘密武器」殺了謝沐恩,要是在

出來,便立刻發現吉慶,吉慶非死不可! 眼看着羅綺香快走出來,只要她一走

希冀能够逃得過羅綺香的毒手! 存亡的關頭,他忽然急中生智一 吉慶雖然窮到無片瓦遮頭,但他却不 就如螻蟻尚且貪生一樣,在這生死 - 裝死,

定不動,側着臉,朝向外面 大睜着雙眼,却裝出死人的樣子, 悄没聲地,他躺倒在地上。身子扭曲 凝

,羅綺香便巳嬝嬝娜娜

地一步走出院門,從她走動 看不出她的裙子内藏着一個 姿勢,根本 -侏儒。

出來。裝死的吉慶自然瞧到她的神情,他 步隨即窒緩了一下,似乎對於這具屍體有 時,扭頭朝地上的「屍體」瞧了一眼,脚 本來就已經屏息着不敢呼吸的了,恐駭之 一點疑惑,這從她倏然微蹙的眉尖可以看 她在走出院門,經過裝死的吉慶身邊 他幾乎窒息得量厥過去。

察看,不然,他就無所遁形了。 幸好羅綺香没有走到他的身前,細加

目光,一直朝外面走去。 只是略爲遲疑了一下,羅綺香便收囘

汗濕透了。 口氣,這才發覺到,他那一件夾襖已被冷 敢從地上一骨碌翻身跳起來,長長地噓了 直到聽不到羅綺香的脚步聲,吉慶才

真的到地府去見閻王爺了 有在院門外殺過一個人,那麽,他就只好 的目光;又或是羅綺香清楚地記得,她没 睫毛若是稍爲顫動一下,也逃不過羅綺香 剛才,設險,眞是險到了極,他的眼

總之,吉慶這一次是逃過了一個大難。 是羅綺香在闖入來的一路上,殺的人太多 根本記不起是否在院門外殺了一個人, 這或許是吉慶命大,命不該絕,又或

到宅内有人走出來,他忙不迭急急地往外 震抖了一下,慌張地左右四顧一眼,看不 急促地喘息幾口氣,吉慶忽然大大地

察看之前,溜出宅外,要是被人發現他還恩也死了,他若不趁宅内的其他人走出來 謝家大宅内死了那麽多人 連謝沐

> 煩的了,說不定,他會揹黑鍋! 留在這「是非地」中,那時,只怕有他麻

中,躺在那張板床上,蓋上被子,來個裝 那廟祝看到,悄悄地溜囘他那間「房子」 從偏門走出去,一逕走囘天官廟,不敢被 路上皆没有遇上什麽人,喘口氣,他急忙 一口氣從原路走到小偏院,還好,一

與他一點關連也没有了。 謝家去帮工,那麽,謝家發生的命案,就 可以設他因爲病,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到 那樣,他就可以免却不少麻煩一 他

事,但是爲了省却麻煩,最好就是明哲保

的事,在未到晌午前,便傳遍了鎭上。 吉慶雖然裝病滅口,謝家發生了命案

香未找到謝沐恩之前,便聽從謝沐恩的吩 咐,躲藏起來的妻兒子女以及管家丫鬟等

辰後,再也蹙不住,先由那個叫謝福的管 等人叫出來,消息便這樣傳到鎭上 殺死,大驚之下,慌忙將主母及少爺小姐 家偷偷走出來窺看,發現老爺謝沐恩被人

一共死了十五個人。 經過點算,謝家連主人謝沐恩在內

無從知道謝沐恩與十四名家僕傭婦爲何被 一時間,鎭上的人都在議論紛紛,却

像他這種人,雖然不會昧着良心幹壞

停出消息的,是謝家那一部份在羅綺

他們是在謝沐恩死去後,大約半個時

而謝家是鎭上的首富,謝家出了事,

自然哄動了鎭上的所有人

殺死的。

猜測,因此,各種傳言滿天飛。 既然不知道,那自然引起鎭上的各種

然没有去報官,這是大違常理的,除非謝 密,否則,像他們這種人家,焉會不報官 沐恩的被殺其中隱含了什麽不可告人的秘 ,平白放過那殺人兇手! 最奇怪的是,謝家在主人被殺後,居

到鎭上的人紛紛瞎猜妄測起來。 謝家這種有違常理的學動,自然又令

兇殺案。 離不開謝沐恩主僕十五人被殺這件兇案 這一整日,鎭上的人談論的話題,都 這是石鼓鎭近年來唯一最慘重的一件

他心驚肉跳的,出了幾次冷汗。 那一幕,更是強烈清晰地反複出現, **忧目驚心的情景,特別是謝沐恩被刺殺的** 開眼,眼前都映現出今早在謝家所看到的 吉慶躺在床上,無論是閉上眼或是張

走去。 終於掀開了被子,下床走出房外,往廟外 無法忍受那反覆映現在眼前的那些慘象 躺到晌午時分,他再也躺不下去,他

只好向那好心的老人招呼一聲。 在前面的神堂前。遇上 那老廟祝,他

阿慶,你今早没有到謝家幹活麽?」 那老廟祝却詫異地瞧着他,訝道。

外面吃點東西。 「今早我起床……頭有點量……感到不 吉慶的心頭跳動了一下,含糊地設道 躺到現在才好些……,便起床到

「阿慶,那眞是天公保佑了 老廟

多 喝起來。 ,心情也不部麽悶了,倒了一杯酒,又 一杯酒下肚,那顆慌怯怯的心定了很

心情又虚怯煩悶起來。 那三個酒客說的是謝家主人謝沐恩被

但隣桌的三個酒客的設話,令到他的

」又向神像拜了三拜。

吉慶聽老廟祝那樣說,不得不裝出驚

若是到謝家去幹活,說不定也會遭了殃!

老爺在內,共有十五個人被殺死!你今早

了拜。「你知道麽,謝家出了命案,連謝 祝邊設邊向神龕內供奉的天官神像合掌拜

殺的事情。 個眼如銅鈴,髮似鋼針,血盆大口,兇 「老七,聽說殺死謝沐恩的兇手,是

爺也被殺了,是什麽人那麽大胆兇惡,殺 端的,怎會被人闖進去行兇殺人,連謝老 怕慶幸的樣子,說道。「阿公,謝家好端

「莫非真的是天官保佑?不然,好端端的

說到這裏, 摸摸腦袋又說道:

我今早怎會頭暈,要是我今早到謝家幹

爺及那十多名男女下人的兇手,是一個老 說話,便又說道:「據我所知,殺死謝老 猛高大的惡漢殺死的。」 一個說的? 一個酒客接口說道:「廣田 不等那個叫做廣田的朋友

謝天官的保佑。」說完,恭敬地合掌彎身 活,說不定連我也遭了殃,我要好好地拜

,向天官拜了三拜。

妖怪般的老醜婦。」

我剛煮了一鍋粥,你不要到外面去吃了

老廟祝待吉慶拜罷,才說道。「阿慶

吉慶感激地說道。「阿公,你對我太

三個酒客,也就是那個叫老七不以爲然地 「老常,是那一個對你胡謅的? 「據我聽來的絕對可靠的消息說 第

盗。 道。 殺死謝老爺與一衆男女下人的,是一輩強 「這種消息你也相信?簡直没有腦袋 你不是白痴吧? 廣田嘲笑

腦的 常已開口說道。「老七, 點生氣地瞪着那廣田,正想接說下去,老 若是強盗闖入謝家去殺人,怎會無聲 「廣田,你才是人頭豬腦」 說得一點不錯,你怎不用腦去想 廣田說你是没有 老七有

> 不是白白放過了那些強盗? 強盗幹的,謝家的人還會不報官麽?那豈 殺,財物却一點損失也没有,要是真的是 一頓話說得老七啞口無言。

搶着說:「我這個消息最確實。」 「當然是那個老醜婦殺的了 !」老常

「旣然不是強盜幹的,那麼,到底是什麽

喝下一杯酒後,他却不服氣地說道。

漢殺的!」 樣子嚇死的麽?」一頓,加重語氣道 男女下人?難道謝老爺等人是被老醜婦的 酸婦,有什麽能耐殺得了謝老爺與十多個 所以,應該是我聽說的那個高大兇猛的惡 「確實個屁!」廣田嘆道: 「一個老

的? 「你憑什麽說是那個高大兇猛漢子殺 老常不服氣地反問

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得了謝老爺與十多個男女下人!」 「因爲只有像那樣的惡漢,才能够殺 廣田

大兇猛了吧?他豈不是大有嫌疑? 那麽,鎭北頭那個姓牛的屠夫,說得上高 廣田被老常說得脹紅了一張臉,生氣 「哈,照你這麽說,那凡是高大兇猛 都是惡人了? 「總之,我相信那個兇手是一個 老常哈哈笑道:

信兇手是一個老妖婦。 高大兇猛的惡漢 老常也不相讓,冷笑說道。 「我也相

聽到的消息一 結果,三個人就那樣爭吵得臉紅脖子粗起 老七聽兩人各執一詞,也一口咬定他 是一伙強盜幹的最真確,

> 三人各自咬實自己聽到的消息是最眞確的 又說起謝家發生的命案,感到很虛怯煩悶 又感到好笑,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待到 道:「你們別爭吵了,殺死謝老爺那些男 ,耳赤臉紅爭吵起來,那簡直是耳朶受罪 但聽到他們居然各自說出一個兇手來 無法再忍受下去,忍不住衝口而出地叫 在一旁喝着酒的吉慶當初聽他們三人 人的兇手,是一個女子

都住了口 十多人的,你是怎麽知道的? 原來是你,你說是一個女子殺死謝老爺等 吉慶的,老常首先詫訝地說道:「大蛇 慶「喝」斷了他們的爭執,他們都是認識 一眼看清楚原來是「大名鼎鼎 老七等三人猛聽有 ,一齊扭頭向吉慶那邊望過去 人大聲說話,不 的大蛇吉

眼看到不 大蛇, 廣田與老七異口同聲地說道:「是 聽你說得那麽肯定的,莫非你親

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慌忙說道。 是在不久之前聽人說的 不!我今天根本没有到謝家去幹活, ,還會惹來殺身之禍,想到這裏,不由機了,需知禍從口出,不但會惹來一身麻煩 ,取笑他的,但吉慶聽在耳中,却大大 廣田與老七最後那句說,本是衝口 也驀然驚覺到自己太多嘴 我也

三人幾乎是同時「呸」了一聲。老七說道 「那你剛才說得那麽肯定,你不是喝醉 原來你也是聽人說的?」

酒量再差,也不可能喝醉的 吉慶那一壺酒喝了一半左右,就算他 ,但他没有分

身亂性,喝兩杯就好了,你不要喝得太多 老廟祝好心地說道。「阿慶,酒能傷 感到又悶又不舒服,想去喝杯酒,解一解 好了,不過,我聽了謝老爺的消息,心裏

那麽多的錢啊。一 接苦笑一聲。「就算我想喝多兩杯,也没 吉慶說了聲。「阿公,我曉得的

了一碟鹵豬肉,一碟鹵花生,便自斟自飲 横街頭的小酒舖,在一張空桌子前坐下來 。叫那個小伙計阿生送一壺酒上來,再要 走出天官廟·吉慶一逕來到那間開在

乎想反駁,老常却緊接着說下去:

「還有

無息的?就算不禽動整個鎭子的人,也會

爲動附近的人家吧? 老七咀唇噏動,似

財物的?據我所知,謝家只是有十多人被

你幾會聽說過,強盜只是殺人而不搶刦

Y 8

Y 9

耳赤的,其實,是咱們喝醉了才真,否則 現在還在爭吵不休呢! 不是大蛇横裏插上那句話,說不定,我們 我們三人所說的兇手,還不是一樣是聽來 ,怎會爲那些聽來的消息爭吵個不休,要 有誰親眼看到了?剛才咱們爭得臉紅 只聽老常拍拍枱子說道:「說起來, 咱們要謝謝大蛇才

是他,咱們說不定會爭得翻臉成仇,那 廣田馬上贊同。「是要謝謝大蛇,若

」老七扭頭瞧着那邊的吉慶 「這……」廣田搔搔頭,一時間想不 「就這麽走過去向他說一聲謝謝麽?

」老常說:「怎麽樣?」拿眼掃了兩人 「咱們就請他喝酒,替他付上酒錢吧

請他喝酒。」 老七與廣田齊聲說道:「好主意,就

有告訴吉慶,替他付了酒錢。 喝完壺裏的酒,便離開了那酒舖,却没 老常三人果眞替吉慶付了酒錢,然後

好生受了。 去,才知道老七三人替他付了酒錢,他只 結果,吉慶喝完那壺酒後,要付賬離

扎眼的人物。 的第二日,鎭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不少 就在謝沐恩以及十幾名男女下人被殺

說那些人扎眼,是因爲那些人都是跨

僧道婦人,總之,就是扎眼。 刀帶劍的人物,有的是糾糾武夫,有些是

慮呢。 林人物,這怎麼不教鎭上的人感到驚奇疑 没有像今日這般,忽然出現了這麽多的武 有走鏢的達官們在鎭上經過,但是却從來 北往的客商途人在鎭上逗留歇脚,間中也 這不免引起鎭上人的好奇與驚疑。 因爲這石鼓鎭雖然平時也有很多南來

更加顯得不尋常了。 特別是在謝家發生了命案之後,這就

計自然樂了。 樓飯鋪,却一下子變得熱閙了,老闆與伙 盡管鎭上的人感到疑慮,但鎭上的酒

街頭,名叫醉仙樓,由於佔了地利,因此 顧,吃喝完了有錢付賬,那是無任歡迎 ,出現在鎭上的大部份武林人物,都是醉 鎮上最大的那家酒樓就在鎮口那條大 做生意的,管他是什麽人,只要來光 0

未到晌午,醉仙樓上巳是座無虛席

仙樓的座上客。

那位老闆一直在祈求天官菩薩保佑,不要 話,動起手來,那就損失慘重了,所以 武林人物在三杯酒下肚,發生什麽爭執的 盛的情形,又高興又担心,因爲萬一那些 醉仙樓的老闆與伙計看到這種生意用

好到大街内的其它酒樓飯舖。 後來的人見醉仙樓已没有空位置,只

謝家。 但也有人什麽地方也不去,一逕走向

到底這些扎眼的人物到來石鼓鎮,有

什麽目的?

家的親朋,他們是趕來吊喪的。 一逕直趨謝家的那些人,原來都是謝

個家丁,主人死了,他們自然也要帶孝 門半開,門前站着那個老管家謝福與另 負責招呼那些來吊喪的親戚朋友。

能這麽快便得到消息趕到來。 然是住在附近一帶,至於遠親,自然不可 能够這麽快便趕到來吊喪的親朋,自

所以,吊喪的親朋不多。

免不了也要去吊祭,所以,謝家也頗爲

的年輕人,來到謝家大門前。 晌午才過,有一個身上沾滿了塵汚的

意思。 看,也認不出那年輕人是謝家的貴親或是 但就算是蠹笨如豬的人,也能够明白他的 哥兒,你是……下面的話雖然没有說出, 便巳超前一步,對那年輕人說道:「這位 朋友。所以,他在那年輕人走到大門前 謝福老遠便打量着那年輕人,但怎麽

了謝福一眼,才說道:「老伯,我是來吊

那麽說,等於没有囘答謝福那句話,所以 漢是問你,是我家主人的貴親及朋友?」

謝家死了人

這是令到鎭上的人惴惴不安的原因

而謝家門前早巳掛白點燃着素燭,大

不過,鎭上那些與謝家有來往的人家

方。

若是貿然的出言不遜,豈不是要得罪了對來吊喪,便派一個晚輩來也說不定的,他在聞悉噩耗後,由於某一種原因,不能親

眼前這位年輕人就是謝沐恩的一位摯友

那年輕人脚步一停,透了一口氣,瞧

除了吊喪,難道會來道喜的麽?那年輕人 謝福只好明白地說道。「這位哥兒,老 年輕人拍打一下身上的塵土,才說道 ,這個時候來謝家的人,

> 麽孟浪,貿然得罪人,因爲他知道,主人什麽原因了),他見職得多,自然不會那就像謝沐恩爲何被人殺死,他就不知道是 上的一 切,自然也瞭如指掌(當然,這只是表面 由於他在謝家幹了幾十年,對於謝家的 耿,所以,謝沐恩才提到他做管家之職, 在謝家是世代爲奴,由於他對謝家忠心耿 謝沐恩生前結交了不少朋友的 • 「老伯,我根本不認識你家主人…… 貴長輩與我家老爺有什麽淵源!」謝福 「那麽?請問哥兒,怎樣稱呼?可是 切,謝家的秘密,他不可能知道, ,說不定

因爲我有些事情要請敎一下謝家的人, 來貴府吊祭貴上。」 認識貴上,所以,根本沒有淵源,這純是 **支**,名介安,我的長輩與我一樣,根本不 白紙燈籠,才沉緩地說道:「老伯, 那年輕人看一眼大門兩旁掛着的藍字 我姓

老漢不便招呼你進去,你請同吧。 家主的什麽親朋故友,在這種時候, 被兇徒所殺,宅内人心悲惶,你旣然不是 麽可怕的變故,對於來歷不明的人, 不由又打量了對方兩眼,謝家突然發生這 要多加小心了。「袁公子,我家主人不 謝福聽那年輕人一 麦介安那麽說

,也在情在理,他自問不致於開罪了那 謝福這一番話,可說頗婉轉了, 支介安。

擾的,但我這一次來,乃是想查出殺貴上生平,而貴上新喪,確是不便到貴府上打 貴上報那殺身之仇!。」 的兇手到底是什麽人,說不定,我可以替 只是說道:「老伯,本來,我與貴上素昧 支介安臉上没有一絲慍怒不悦之意,

> 道殺害拙夫的人是什麽人,袁公子只怕很 眉尖說道:「不過,連寒舍內的人也不知 報答!」謝夫人學袖輕拭一下眼角,蹙蹙 死拙夫的兇手,妾身感激不盡,定必重重

難查出那個兇手是誰!

連兇手是什麽人也不知道,旣然眼前這年 起來,說真的,家主被人殺死,却是至今 見家主母。」 道:「袁公子旣然那麽說,請跟老漢進去 麽人,那又何不招呼他進去。當下改容說 輕人可能有辦法查出殺死老爺的兇手是什 謝福聽支介安這麽說,心頭馬上活動

有信心地設。

區看來,仍然是有跡可尋的。 袁介安滿

是無辦法查出殺害謝前輩的兇手,但在區

「夫人這麽說,在平常人看來,那確

前先,我要請問夫人一句,實府中謝夫人瞧着袁介安,眼中滿是希望之色。

「袁公子,不知你要怎樣個查法?

,真的没有一個人看到那個兇手的樣子

謝夫人答得很肯定,

去。 說完,欠欠身,領着袁介安往靈堂走

在靈堂的兩邊,一臉悲痛之色,在燒着冥 謝沐恩的夫人及兒子皆披麻戴孝的跪

謝福乘這機會,趨到謝夫人的身邊,低聲 袁介安走入靈堂,照例上一柱香,而

·····後來,實在蹩不住了,便着阿福悄悄秘室中,若没有他的叫喚,不可擅自出來

地走出秘室,到外面去看一下老爺到底怎

發現老爺…… 設到這裏

兒女,連同内宅的丫環家僕等人

躱藏在

聲,便像大禍臨頭般,馬上吩咐妾身帶着 夫在聽到幹雜活的小偏院傳來下人的慘叫

說了幾句話。 ,微露思疑的神色。 謝夫人聽着,抬起眼,打量着麦介安

樣了,

如止不

住悲泣起來。

的一座小偏廳內坐下來。 不過,她還是招待袁介安在靈堂左邊

的

室内走出來

發覺老爺躺在寢居院子內

,而兇手已不見了。我敢

謝福插口說道:「袁公子

老漢從秘

子,聽阿福說,你來寒家,主要是想查出 她才抑住悲痛,開門見山地說道。「袁公 直站在她的身後,待袁介安喝過一口茶, 殺害拙夫的兇手是什麽人,是麽? 謝夫人的年紀只有三十多歲,謝福一

> 兇手是仟麽樣的人,相信只有那些被殺的 肯定的說,活着的人中,誰也看不到那個

人才看到那個兇手

,可惜……死人是不會

請恕區區在這個時候,還來煩擾妳。」 謝介安認眞地點頭說道:「謝夫人, 「袁公子別這麽說,只要能够找到殺

是什麽樣的人,似乎無從追查下去,但區 區還有一個法子 「謝夫人,雖然没有人看到那個兇手 可能會查出一些綫索來

袁介安毫不氣餒地說。

公子 ,請說。 「什麽法子?」謝夫人澀聲問:「袁

區設出來,只怕妳會不贊成那樣做。 袁介安抿抿咀,說道:「謝夫人,區

堅决。 手,妾身什麽也答應你!」謝夫人說得很 「袁公子,只要能查出殺害拙夫的兇

望妳不會反悔。」袁介安目光凝視着謝夫 「謝夫人那麽說,我就說出來,但希

若是形狀特別,就可以從中察看出 查出兇手是什麽樣的人物! 被什麽利器殺死的,再從那利器之上,追 的,那麽,他的身上一定有傷口,那傷口 」袁介安一口說出來。一頓,急急解釋 「我想察看一下謝前輩屍身上的傷口 謝前輩旣然是被兇手殺死 謝夫人决然地道 ,那是

的。當然,那要對兵器很熟悉的人,才能 兵器弄出來的傷口,那是很容易辨認出來 特別的兵器造成的傷口,也有異於一般的 很多人使用的兵器,是頗爲特別的,若是 白,再補充設道。「江湖上,武林中, 來的。」 够從傷口的形狀,辨認出是什麽兵器弄出 停頓了一下,又恐謝夫人仍然不大明 有

了。一 麽說,袁公子你一定是很熟悉諸般兵器的 ,頻頻地點頭,待他說完,便說道。「這 謝夫人似乎巳完全明白袁介安的解設

幼便在家師的教導下,辨認研究各種兵器 袁介安直率地點點頭說道:「區區自

說道。「本來,拙夫已死,若是翻動屍體 褻瀆了,相信他也不會見怪吧 ,但爲了查出兇手是誰,說不得只好對他 ,那是對死人不敬,令到他死後也不安寧 「嗯。」謝夫人目光閃了一下, 點頭

的屍體,忙連聲稱謝。 袁介立聽謝夫人同意讓他查看謝沐恩

夫人居然也没有問他 恩的兇手 至於他爲什麽要替謝家找出殺死謝沐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妙的是,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

那傷口後,斷定那是由一柄極之鋒利的 要害上,那是一個偏窄的傷口,但却很深 七弄出來的一 幾乎刺穿了背後,袁介安仔細地察看過 謝沐恩的致命傷口是在小腹下的丹田

到底兇手是一個什麽人物。 上都懷有短七以作護身救命之用,所以 袁介安無法可以從那個傷口上,推測出 江湖上,武林中,相信有不少武林人身 而匕首,乃是一種很普通的護身兵器

怪責他的意思。 謝夫人自然大感失望,但她可没有一絲猜測出兇手可能會是什麽樣的一個人物 對於袁介安未能從丈夫的致命傷口上

仍然是在那小偏廳內

袁介安却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出殺害拙夫的兇手?」雙眼定定地瞧着袁請教,你爲什麽會找上寒舍,要替妾身找 搶先設道:「袁公子,妾身幾乎忘了向你 他正想說兩句致歉的設話,謝夫人已

殺身之仇 區能够將他擒殺,也就等於替謝前輩報了 **协個傢伙幹的**!可惜却不是,不然,若區 出是什麽兵器弄出來的,從而判斷是不是 是,區區肯定可以從死者的傷口上,辨認 目的就是想證實,是不是那傢伙幹的,苦 他幹的,便趕來這裏,冒昧到府上打擾, 直追到這附近,但却忽然失去了他的踪跡 瞞妳說,區區一直追踪一個殺人兇手, ,恰好聽聞貴府發生了命案,區區懷疑是 袁介安想也不想就設。「謝夫人。不

應該好好地招呼你在寒舍小住的,無奈發 「袁公子,你一片好心,本來,妾身是 袁介安忙起身朝謝夫人抱拳說道:「 謝夫人聽完袁介安的說話,這才釋然

後的謝福設道。「阿福,代我沒袁公子出 謝夫人,區區冒昧打擾了,區區心中很不 就此告辭了。 謝夫人也没有挽留,站起身來,對身

死在什麽樣的……手法下。因此而查出兇 袁公子,請停步,妾身忽然省起了一件事 廳外,她忽然省起了什麽,急急叫道。「 說不定你可以從中辨認出,那些下 看着袁介安在謝福的帶領下,已走出 人是

在兵器之下?」 • 「謝夫人,妳是說,那些下人都不是死 袁介安在廳外停下來,擰轉身,說道

到有傷口,妾身也不知他們被什麽東西殺 謝夫人頷首道。「他們的身上皆看不

些有關兇手的綫索來。」 可否讓區區看一下,說不定,可以查出 害的掌法或是指法……等手法所殺死的 聽妳那麽說,那些下 袁介安目光大盛,急聲道。「謝夫人 人極有可能是被厲

方去。 謝福應諾一聲,便帶着袁介安,往幹 「阿福,你帶袁公子到停放屍體的地 謝夫人朝謝福說。

雜活的小偏院走去。

都停放在小偏院内的一間屋子内。 袁介安只查看了兩具男屍,便在兩具 原來,那些被殺的男女下 人的屍體

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 屍身的胸部發現了一點紫黑色的指痕,他

東西弄出來的?」 裏怎會都有一個紫黑的指痕的?是被什麽 指痕,他詫異地問道。「袁公子,他們那 站在一旁的謝福也看到那一點紫色的

因爲在那裏中了一指,才會死的。 被一種極厲害的指法弄出來的,他們就是 袁介安吁口氣,說道。「老伯,那是 「指法? 謝福詫駭地瞪大眼。「一

根指頭怎會有飛厲害,在人身上戳一下

門外漢,若要解設得令他明白,那要花費 便戳死人! 一番唇舌,所以,他也不向謝福加以解說 只簡單地對他說道。「老伯,武林中有 袁介安聽出謝福對於武功一道,是個

出一個洞來,殺死這些人的那種指法,比但可以戳死人,就是一塊大石,也可以戳 金剛指還要厲害! 很多種極厲害的指法,有一種金剛指法不

> 兇手·使的是……那一種指法了?」 「袁公子,那你是看出,殺死他們的那個 謝福聽得咋舌不已,嘘口氣,說道。

袁介安點點頭。

謝福指一下其餘的屍體。 「不用了。」袁介安說:「請帶我去

着 的那座小偏廳內,謝夫人早已坐在那裏等謝福點點頭,便又帶他囘到靈堂左邊

道: 及待地說道。 心急得幾乎失禮了。

袁介安坐下來,說道。「謝夫人,他

說。 胸上,都有一點紫黑的指印。」謝福插口

指法麽?

煞指法,當然也知道在武林中,什麽人擅 使這種指法吧?」 一種極厲害歹毒的指法 謝夫人目光閃爍地瞧着 黑煞指法!

只有兩個。」 袁介安頷首道:「據區區所知,江湖

「是那兩個?」謝夫人疾聲問。

「那要不要連那些屍體也查看一下?

忽然醒起還未請他坐下來,抱歉地說 還未待袁介安坐下來,謝夫人便急不 「袁公子,快請坐下再說,唉,妾身 「袁公子,看出點什麽來麽

們都是被一種極厲害的指法殺死的。」

「不錯! 袁介安點點頭說: 「那是

袁介安。 「袁公子,你既然能够辨認出那是黑

上,武林中,能够練成這種黑煞指法的

是他的弟子飛鼠孫坤。 「一個是黑煞神君余日成,另一個就

「夫人,奴才看到, 張升與李二的心

「袁公子,你可是辨認出 ,那是什麽

煞指,那麽,他師徒就是殺死拙夫的兇手 」謝夫人說時咬牙切齒,悲憤地說。 「袁公子,既然只有他們兩人練成黑

測之徒,偷練了黑煞指,嫁禍給黑煞神君 區那麽說,是因爲說不定,有什麽心懷叵 殺死謝前輩的兇手……」 神君師徒練成了黑煞指,但却並不一定是 袁介安道:「謝夫人,雖說只有黑煞 「謝夫人,區區很明白你的心情,區 「爲什麽?」謝夫人悲忿地截道。

師徒。」 過無個兇手。 殺夫之仇不共戴天,妾身設什麽也不會放 說得未嘗没有可能,妾身自會小心求證的 煞指,那首先要找他師徒查個清楚明白 ,不過,旣然已知只有他們師徒練成了黑 謝夫人想了一下,頷首道。「袁公子

不定會引起一場大風波。 是什麽人佈下的一個陰謀,若是魯莽,說 」袁介安道:「區區提醒妳,不過恐怕這 「謝夫人妳那麽說,區區就放心了

公子,妾身雖然心切夫仇,但却不會亂來 「謝謝你。」謝夫人感激地說。「袁

「謝夫人,區區打擾了,

身理應好好地招呼你才是,無奈……拙夫 。「袁公子,你帮了寒舍這麽個大忙,妾 袁介安站起來,朝謝夫人抱拳一拱。 謝夫人也站起來,朝袁介安檢衽一禮 :」說到這裏,悲咽起來,說不下

了。 區還要急着去追查那個傢伙的踪跡,告辭 袁介安忙道:「謝夫人,別客氣,區

福,代我送袁公子出去。」 撫撫肚子,往大街那頭走去。 ,才醒覺到,自己還未吃午飯,不由伸手 ,發覺日已偏斜,肚子忽然咕嚕一陣鳴响 謝福答應一聲,將袁介安送出府外。 袁介安出了謝家大門,抬頭看看天色 謝夫人強抑悲傷,朝謝福設道:「阿

網兜住毒烟彈

是發生了 醉仙樓的老闆及伙計最害怕的事情還

疏落了,不禁噓了口長氣。 約走了五成左右,本來擠擠的店堂顯得 事情發生在午後,食客漸散的時候。 一直担着心的老闆眼見食客陸續離去

掛慢酌 全是跨刀帶劍的江湖武林人物,有些在淺 。因爲他發現,留下來未走的食客,幾乎 ,没有離去的意思。 但隨即他才放下的用顆心又吊了起來 ,有些則在猜拳痛飲,興緻勃勃的

也没有,因爲他不是武林人。 但對於眼前的武林人,他可是一點「轍」 老闆是個生意人,雖然算盤撥得响

去。 不能開罪的,正所謂拳頭在前,官府在遠 什麽樣的人没有見過,知道這些大爺們是 ,要是開罪了他們,那等於是與自己過不 但幹他們這一行的,「見多識廣」

Y12

所以,他雖然提心吊胆的,巴不得那

面前,有什麽表示。 些 「大爺」 一哄而散,但却不敢在那些人

闆看着那顆吊起來的心,才又慢慢地放了 是坐得屁股生痛,陸續有人結賬離去, 終於,有些大爺大概酒喝够了,又或 老

四個漢子

人的頭側前的剎那,

突然間凌空疾旋起來

因爲那個飛擲出的酒壺在堪堪飛到那個

擲出酒壺的紫黑臉膛大漢也不是庸手

,自壺咀中激射出一溜酒珠來,飛射向那

右 漸漸的,店堂内只剩下三成的人客左

威猛的大漢,居然能够施展出那麽巧妙的

這簡直是神乎其技,想不到這麽粗豪

巧勁來,店堂内的所有人,可以說都開了

眼界(包括那四個猝然受到襲擊的漢子在

那個老闆一直在注意着店堂内那些大

的跨刀大漠來。 也就在這時,忽然走入兩個高大威猛

與的 那麽威猛的人,且帶着刀 例是不能拒絕的,何况,那兩個大漢又是 有客人光顧, 幹他們這種買賣的, ,自然不是好相

> 自然瞥到,雖則心裏哀叫一聲。「苦也 爺的動靜,那兩個大漢的這一「手」,他

但仍然禁不住暗讚一聲:「妙

那四個猝然遭受到襲擊的漢子顯然也

再 成的伙計招呼那兩個大漢在一副空座頭坐 木,他只好在心中求神拜佛,保佑不要 老闆的眉頭皺了一下 ナ爺」來光顧。 看着那個叫大

倒也配合兩人的威猛外形。 提起酒壺,就往嘴裏倒,那樣子够豪放 那兩個大漢要了兩壺酒,也不用杯子

枱子的四個食客的其中一個的頭側! **壺的手一揚,那個酒壺疾飛向斜隔着兩張** 而另一個淡金臉膛的大漢,却一 忽然間,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陡地執 張口

顆珠子, 濺射向那四個人 刹那,「酒箭」倏地炸了開來,有如百十 箭,疾射向那張桌子的四個人,快射到的 「浦」地一聲,自他的嘴中噴出一道酒

下變化,發出了一陣驚讚聲與驚叫聲。

而店堂内的其他食客,亦已驚睹這一

聲中,同時响起四聲痛叫聲。

麽奇妙地乍生變化,只聽篤篤篤一陣激响

但他們却料不到那個酒壺那道酒箭那

那道「酒箭」的神妙。 他精純深湛的内家功力了 淡金臉膛大漢的這一手,可就顧出了 ,並且,還顯出

地哭着。

顫動着,也不知他是在祈禱,還是在無聲

那個老闆却幾乎没有哭出聲來,嘴唇

這稱得上是絕技。

麻煩多多了 買的啊,萬一弄出命來,驚動官府,那就

們都被挑些激濺四射的酒珠射破了身上的 頭臉及身上,都淌流出血來,不用說,他 受襲的那四個漢子,只起來了三個

翻枱子的尖臉漢子 没有起來的那個,就是眼急手快,掀

渾厚內勁,居然將那張枱面射穿了,有幾些酒珠却由於蘊含了那兩個大漢所發出的 在他的身上,自然没有像其他三個同伴那 顆酒珠在射穿枱面時,勁道弱了不少, 替他遮擋那些激射過去的酒珠,那知道那 ?·擊斃他的 麼強猛,三個同伴皆死不了, 原來,他以爲可以利用翻倒的枱子 ,是那個酒壺! 他又怎會死

折 斜擊在他的頸側上,硬生生將他的頸脖擊 ,他的頭怪異地歪擰向後。 那個酒壺不知怎的,居然神奇地繞飛

疾喝一聲:「小心!」按在枱面上的左手

一抓一揪,「嘩朗」聲中,杯傾碟瀉,而

那各自連人帶椅,斜撲倒翻開去。 其餘的三個漢子的反應也不謂不快,那刹 坐着的尖臉漢子,在紫黑臉膛大漢揮手擲 不是尋常人,其中那個斜對着那兩個大漢

壺的刹那,便已驚瞥到,臉色驟變之下

的兵器亮出來,一眼看到同伴死了,本已 帶着狠厲的目光,一齊射在那兩個大漢的 扭曲的臉刹那變得更加難看,六道驚駭中 傷。但動作却不慢,一下子便將身上 那三個漢子哼哼唧唧地站起來,雖然

兩人均注視着那三個漢子,眼中殺機畢露 ,嘴角噙着一抹輕蔑的冷笑。 那兩個大漢雖然仍然坐在椅子上,但

情,在旁觀看着。 所以,倒也不怎樣慌亂,抱着看熱鬧的心 其餘的食客由於大多數是武林人物

自然,也有人在竊竊低設着什麽話。

爺」在店堂內動手,肯定會毁壞枱椅杯碟

也難怪他這麽憂急的,因爲這些「大

,那麽,遭殃的就是他了,那可是要花錢

白着一張臉,急急結賬離去。 只有少數幾個不是武林人物的客人, 但也有幾個胆大的,等着看熱鬧。

迭,一個勁地祈求天官菩薩保佑,那兩伙 人不要再發生衝突,以免損失慘重。 老闆哭喪着臉,搓着手,暗自叫苦不

漢子中年紀最大,上唇留了兩絡風震的漢 爾出手,殺了賴老三? 說話的是那三個 没有與兩位結下什麽樑子,兩位爲何要達 「兩位雖然名頭响亮,但咱兄弟自問

一聲,設道。「因爲他死有餘事!」 左邊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重軍地哼了

口說道:「爾等三人也是 坐在另一邊的淡金臉膛大漢沉宏地接

們那一句話,就可以胡亂殺人麽? 子,厲聲證道:•「關鎭西,咱兄弟雖然名 聲不大好,但却没有招惹過你們,就憑你 嘴角左邊長了一個嬰兒拳頭般大的肉瘤漢 那三個漢子臉色又變了一下,另一個

的漢子,一臉憤厲之色。 「哼,那豈不是你們的設話,比王法 接口的是最後那個酒糟鼻頭

一時間,觀看的那些武林人中,有不

上雖然没有犯下什麽足以取死的惡行,但 冷笑一聲,說道。「陰山四蛇,你們表面 武林人物一眼,淡金臉膛大漢一 來之後,在場的不少同道,都不會放過你 你們的另一種秘密身份,只怕在某家揭出 兩名大漢目光如電地掃視了店堂內的 關鎖西

關鎮西乃是關西雙傑之一,而關西雙

傑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不用設 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就是雙傑中的另一

說大名鼎鼎,没有人不知曉兩人的大名的 ,但也有不少人聽到他倆的大名,便眉頭 提起關西雙傑,江湖上,武林中,可

惡如仇,加上好管閒事,那些江湖敗類, 稱兩人爲關西雙煞! 武林強樂,不知有多少人栽在兩人的手下 ,大吃苦頭,甚至丢掉性命,黑道中人又 那是因爲兩人不但武功高強,並且嫉

在武林中很少人胆敢惹上他們的。 由於四人的武功路數旣狠又毒,所以, 陰山四蛇設起來也是頗有名頭的人物

但今日,他們碰上了關西雙傑,可設

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 因爲關西雙傑在武林中,乃是出了名

所表示。 的名頭,他們雖然心中不憤,但却不敢有 中人,却大不以爲然,由於懼於關西雙傑 其中部份白道中人看到關西雙煞出手懲處 陰山四蛇,都在心中叫好,但另一些黑道 那些武林人物早已認出雙方的身份

來。 的那一句設話後,莫不感到奇詫而哄動起 但當所有在場的武林人物聽了關鎭西

什麽,請設出來聽聽。」有人叫。 「關大俠,他們另外一個秘密身份是

藉口來殺人!」又有人叫。 「嘿,不知是不是他們胡嘗亂說,找

一時間,哄叫聲亂成一片。

定,眼中閃射出惡毒的光芒。 聲中,陰山四蛇剩下的三蛇却臉色變幻不 關西雙傑對於那些人的哄叫亂嚷。充

聽聽關西雙傑怎麽說

所有人的目光,皆注視着關西雙傑與陰山 不少人附和,隨即,便漸漸靜下來 -不,應該改稱三蛇才對。

的身上,語聲宏亮地說道。「各位,某家 現在就將他們的秘密身份,向各位揭露出 所有同道一眼,目光一轉·落在陰山三蛇 西虎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先掃視了在場的 關西雙傑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關鎖 」說着用手一指陰山三蛇。

的死囚般,垂下頭來。 陰山三蛇這時都臉色灰白,就像待决

這裏,陰山三蛇陡地動了 無聲無息,但是動作都異常迅疾地動

而且,他們配合得嚴絲合縫。

各自撤出了一件物事

嗜殺兇殘的人!」有人叱罵。 「混帳!關西雙傑豈是那種信口雌黄

不管是不是胡言亂設,總之,在哄叫

耳不聞,只是注視着陰山四蛇的擧動。 終於,有人大叫道。「各位都靜一靜

衆人皆靜靜地聽着,没有人出聲,只

些在店堂裏面不近門口的武林人,紛紛撞

只聽「拍啦拍勒」陣陣碎响聲中,那

如此歹毒的暗器,自然人見人怕了

破左右後三面的窓櫺 衝出屋外,有些輕

「各位,近年來……」關鎭西才設到

個平飛,分成上中下三路,直撲向關西雙 三蛇,一個騰空,一個下寬,一

不過,三人却没有向雙傑動手,只是

那是三顆黑黝黝的彈丸。

滅魂彈! 彈丸是什麽物事,紛紛驚叫出聲。「七毒 不少眼尖的武林人物一眼認出那三顆

莫不爭先恐後地往外面掠去。 就在驚叫聲中,在塲的黑白兩道人物

那是一種毒烟彈,據江湖傳說,這種滅魂 是陰山四蛇最爲歹毒的一種暗器,其實, 先服食了解藥,方能倖免。 自行爆裂開來,爆射出大團烟霧,任何人 暗運巧勁,那彈丸便可以在射近對方時, 七種絕毒的蛇毒練製成的,發出的時候, 彈乃是陰山四蛇的師傅——陰山蛇君採用 ,只要吸入一點點,也立死無救,除了預 因爲他們都知道,「七毒滅魂彈」乃

避那爆發噴射的毒烟。 功好的,乾脆騰拔起來,撞碎瓦面,以躱 那一霎間,眞是鷄飛狗走,好不「熱

毁得不成樣子,心痛得他搥胸顿足,幾乎 有逃避出去,看到一座店子窓碎瓦穿,破 想不顧一切找那些人拚命。 **那個老闆因爲不知滅魂彈的厲害,没**

但却只是虛驚一場。

空中自行爆裂開來。 因爲無三顆七毒滅魂彈根本就没有在

的刹那,像是早有準備,一抖手,撒出兩 面絲網,極其巧妙地將那三顆滅魂彈兜網 原來關西雙傑在陰山三蛇擲出滅魂彈

用,便將之擲回老四兩頭蛇向平, 被挑飛起來,疾撞向老二花瘤蛇井洪的身 ,他的左脚尖一挑一撥,脚下的一張椅子 同時間 聲。

内勁,約束住三蛇暗施於滅魂彈上的巧勁 住,大概在撒出網子時,暗中巧注了一股

,以致不能爆裂開來。

陰山三蛇本來以爲,憑着師門的歹毒

先後,被那張椅子以及扎手扎脚的余大民 撞跌落地。 更巧的是,兩人分別被那椅子及余大

井洪與向平居然閃避不過,幾乎不分

他們没有在施展上滅魂彈後,乘機遁逃, 死,必也逼得兩人狼狽逃避不可,因此, 暗器七毒滅魂彈,就算不能將關西雙熱毒

身形一落,仍然留在堂内。

有爆裂開來,三人那份驚駭,簡直是無法

但當他們瞥到滅魂彈被網住·居然没

全身一陣麻痹,跌墜落地上時,居然起不 民的手肘肩頭,撞上了身上的兩處穴道

間,便先後將三人身上的三四處重穴點封 而趙長雄的身法好快,只不過一眨眼

掠入來,看清楚,原來都是先前躲避出去 三「條蛇 癱在地上,動彈不得。 人影紛閃中,從三面的愈外接連有人

來 用兩張薄薄的網子將那三顆滅魂彈兜網起 内並没有烟霧飛騰散冒,接有人瞥到雙傑 ,知道没有危險……便又自愈外縱越入 他們都是在逃出店外之後,發覺店堂

手如何了得,也不可能同時將他們追截下

盤中,以爲雙傑只得兩個人,任是他們身

三人向三個方向逃,在他們的如意算

的武林人物

老四兩頭蛇向平向左邊的窓口急射。

老大赤練蛇余大民破瓦而逃。 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逃。

老二花瘤蛇井洪向左邊的破窩子掠出

三蛇根本不顧會波及他們而施放滅魂彈, 這時,不論黑白兩道,由於剛才陰山

好,稍一猶豫,就會讓他們逃逸出去。 在一時之間,無所適從,不知追截那一個 來,而且,他們這一着,還可以令到雙傑

對 恨不得在三人的身上戳個血洞。 「三蛇」的惡毒,都恨得牙癢癢的,都

他們不敢搶在雙傑之前,處置三蛇。 他們想是那樣想,却没有動手,因爲 但還是有人搶先向三蛇下手。

迅即爆騰飛散開來,一下子便將大半個店烟彈,「波」的一下爆响聲中,一團烟霧 先是從瓦面上的一個破洞口擲下一顆

堂籠罩了,隨即,便响起三聲悶窒的慘叫

出去,或是屛息竄避開去,就連雙傑也恐 掠同入來的武林人物,莫不爭先恐後搶掠 在烟彈爆散開來,烟霧翻滾的刹那,那些 無暇顧及三蛇與那個施襲的人。 怕烟霧有毒而閃掠不迭,一時之間,根本 由於不知那些烟霧是否有毒,所以

蛇經已瞪眼裂咀,死翹翹了。 大部份,他們才敢掠囘三蛇的身邊,但三 待到他們弄清楚烟霧無毒,並消散了

個破瓦洞口跳掠下來的。 ,那麽,暗算三蛇的人,也應該是從那 他們都是被割破喉管致死的 旣然烟彈是在瓦面上一個破洞擲下來

個暗算的傢伙。 不過,雙傑却没有穿上瓦面,追截那

死三蛇的傢伙,應該早已逃了,追也是白 因爲兩人都料到,無個施放烟彈,殺

若是不趁機趕緊遁逸的,那簡直是白

巳死,等於無法從三人的口中,問出對他 們有用的話來,兩人於是分別在三蛇的身 張銀票,搜不到兩人認爲有用的物件。 上翻搜起來,結果,只搜到一些銀両與幾 雙傑也没有阻止那些人,兩人見三蛇 但仍然有人嚷嚷着要上瓦面追趕。

但却被一個人叫住了。 兩人立刻離去。

的人,是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白臉長鬚, 外表頗似一個飽學宿儒的老者。 兩人轉身一看,發覺那個叫他們慢走

> 原來是秦老兄,未知秦老兄叫住某家與關 老大,有何指教?」 趙長雄雙掌一抱,對那老者設道。「 兩人立刻就認出承老者是誰

原來那老者就是有靈山一鶴之稱的秦

敢托大,連忙抱拳還禮道。「趙大俠, 是什麽?一 想請兩位告知咱們,陰山四蛇的秘密身份 大俠,指敎不敢當,秦某叫住兩位,不過 但論名頭,却不及雙傑,所以,他也不 秦中鶴的輩份雖然比關西雙傑大一輩

出陰山四蛇的秘密身份之前,某家想請各 那些武林人物,說道:「各位,在某家設 雙傑互相看了一眼,趙長雄目光一掃 其餘的武林人物都看着關西雙傑。

位說出忽然到這裏來的原因。」 ,跟着,其餘人的目光都落在秦中鶴的身 秦中鶴與那些武林人物互相看了一眼

教的分舵,找出該教的總壇所在,討還血 肆毒的同道,紛紛趕來這裏,欲搗毀風雲 是附近。所以,秦某與這些曾受過風雲教 風雲教的一個分舵,有可能就在這鎭上或 道忽然來到石鼓鎭,乃是聽到一個消息, 對關西雙傑說道:•「兩位,秦某與各位同 秦中鶴明白衆人的意思,輕咳一聲,

出憤恨的神色。 秦中鶴說到這裏,捏緊拳頭,臉上露

片憤恨之色。 其餘的武林人物,臉上的神色也是一

原來,秦中鶴有一個兒子被人殺了,

就不堪設想了

追截三蛇,一個不小心弄破了滅魂彈,

網子,遞給關鎭西小心拿着,

若是拿着去

那

剛剛因爲他要將網兜着三顆滅魂彈的

而去追截三蛇的,就只是趙長雄一個

那知道,他們三人却一個也逃不了

,便已抓住赤鍊蛇余大民的一隻足踝,一條身形,却輕捷得有如一頭飛鳥,手一探

只見他身形一個彈縱。那麽高大的一

外間的人却不知道眞相 的一個舵主,他的兒子便被風雲教殺了。 因爲他拒絕了風雲教的邀請一 殺,因何被殺,只有他知道個中原因--是被什麽人所 出任該教

誓就算拚掉一條老命,也要與風雲教算清 被殺,後繼無人,怎不敬他傷痛欲絕,發 然有五個兒女,但却只得一個兒子,獨子 殺子之仇不共戴天,何况,秦中鶴雖

却找不出一個,除非你是風雲教中人。 名,但知道這個組合存在於什麽地方的, 江湖上的武林人雖然都已聽聞風雲教的大 新近才組創,但却極之神秘的帮會組合, 但風雲教在江湖上武林中,乃是一個

子正是因此被殺的!」

說道:「雷宏寨主,你猜得一點不錯,犬

趕來石鼓鎮,希望找到那個分舵,與風雲 在石鼓鎭或附近,而他們都是有親朋或是 風雲教這個神秘教派的一個分舵可能設立 中有些是相識的,談說起來,都說是聽到 兼程趕來,在路上,遇上了不少同道,其 鎖上或是附近,他當然是寧可信其有,便 消息:風雲教的一個分舵,可能設在石鼓 於湘江邊上的一個小鎭,無意中聽到一個 了一年,也不得要領,直至在十日前,他 師友被風雲教殺害的,便抱着報仇之心, 也因此,秦中鶴差不多在江湖上找尋

有關連,當下說道:「秦兄,令公子於年秦中鶴到石鼓鎭來找尋風雲教的一個分舵形被殺的事,馬上猜想到,可能與這一次 前被殺,是否與風雲教有關連?」 露喜色,趙長雄也曾聽聞秦中鶴的獨子秦 關西雙傑聽了秦中鶴的說話,臉上微

> 「犬子就是被風雲教中人所殺的。 秦中鶴的臉肌抽搐了一下,悲沉地道

教是誓不兩立 一頓,咬牙切齒地道:「秦某與風雲

個粗豪的黑大漢。 出他是祁連山青峯寨的副寨主雷宏,頷首 入該教,所以殺了令公子?」 秦中鶴聞聲轉頭往那黑大漢望去,認 「秦大俠,風雲教是否因爲你不允加 說話的是

說俺盟兄不答應,就是俺與寨中的一衆兄 的邀請,加入他們,因此被殺的! 弟,也不會答應。」 憤怒地說:「那個什麽風雲教好大的胃口 ,要咱青峯寨歸屬於他們組織之下,不要 「秦大俠,俺的盟兄也是不答應他們 雷宏

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鏢的但求一路 平安,花些少銀子,自然不在乎。 論什麽鏢局子在靑峯寨的勢力範圍內經過 官汚吏,爲富不仁的土豪富商打主意,無 們從不幹打家刦舍的勾當,專門向無些食 ,例必要留下「買路錢」,由於數目不多 **州些鏢局子都樂得奉上「買路錢」** 原來,青峯寨可不同一般的山寨,他

梁 譽,武林正道中人,都不將之視爲黑道強 青峯寨在江湖上也因此得到很好的聲

的寨主淳于 而雷宏口中所說的盟兄,就是青峯寨

仇! 程趕來,將那個鳥分舵砸了,俺替盟兄報 」雷宏握着拳頭,虛空作了個砸下去 「俺也是聽到消息,帶了幾個弟兄兼

的動作

被該教的人殺死的! 「我的師兄也是不答應加入風雲教 ,粗眉大眼的年輕人。

被殺,有的是知交好友被殺,總之,他們 其他人紛紛接口說起來

兩位,秦某與各位同道已說出來此之意 兩位……

身上,查出風雲教的分舵所在,甚至總壇 出一口氣,並且,說不定還可以從他們的 **已死了,不然,各位可以在他們的身上** 道:「秦兄,各位同道,可惜陰山四蛇經 所在!

雲教中人!」秦中鶴疾聲說。 「趙大俠這麽說,莫非陰山四蛇是風

現,說不定,風雲教的一個分舵,真的就 在鎭上或是附近!」 。」趙長雄正容說:「陰山四蛇在這裏出

風雲教中人,殺他們,一定是滅口! 口說:「那個殺死另外三蛇的人,一定是

的漢子忿然說。 死,他們的手段好毒辣!」一個于思滿臉

視地說。 !」另一個背插一把斬馬刀的中年漢子卑

「他們若是好貨色,也不用那麽神秘

說。

」說話的,是一個年

,示意衆人不要再說,才對雙傑說道: 「無人和靜下來,秦中鶴擧手擺了擺 都是要找風雲教報仇的

趙長雄不等秦中鶴說下去,便含笑說

「爲了滅口,居然連自己人也不惜殺

「這個風雲教一定不會是什麼好貨色

頭的女子,在塲的人,大部份都認出她就入的同道了!」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出 是紫雲莊主楊邁的夫人方紫秀 並且,用那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不肯加

有的是師長

「可惜陰山四蛇都死了。」關鎭西接 「秦兄,陰山四蛇,正是風雲教中人

雲教的底細,便一口囘絕, 新知道,旬日己的頭上套上一個金鋼箍,加上又不明風 什麽事故。 多少人。 得美人心,自此,方紫秀便很少在江湖上 拙夫加入,將紫雲莊作爲該教的一處分舵 走動,偶爾,也是有影皆雙,不知羡煞了 紫秀,不敢將下面不吉利的話說出來。 這一次不見了楊莊主…… 一直在江湖上走動, ,因此,有人便猜想到,楊邁可能遭遇了 「秦前輩,拙夫在五個月前,亦遭風雲教 拙夫一向淡泊閒散慣了,自然不會在自 人殺害了!」一頓,切齒道。 方紫秀眼圈一紅,含悲帶恨地說道。 原來,方紫秀在未與楊邁成親之前 但這一次,她却是獨自一人來到這裏 ,大不乏人,但楊邁却獨佔鰲頭, 「楊夫人,賢伉儷是有影皆雙,怎麽 當年拜倒在其石榴裙 」秦中鶴瞧着方 「他們要 嬴

後,便遭了毒手! 衆人聽了,都爲她難過。

被風雲教的人殺害的?」趙長雄問。 「各位怎會知道你們的親友師長,是

其上還有該教的一個特別印記。」秦中鶴 上放着一封信簡,那信箋上寫明犬子被殺 乃是秦某不答應加入該教的一種懲罸 「趙大俠,秦某犬子被殺之後,屍體

其他的人紛紛接口說出,他們的親友

家師研判,敝師叔是在與夏侯不覊動手時 針,因之內力迅速消蝕,死在他掌下 不慎中了他的一枚獨門暗器,消魂蝕骨

他的一絲踪跡,也不知他是生是死,後來的發誓,無論上天入地,也要將他找出來的發誓,無論上天入地,也要將他找出來的發誓,無論上天入地,也要將他找出來的發誓,無論上天入地,也要將他找出來 死在他的掌下,那自是没話可 可能是那魔頭創立的。」然冒出來的那個神秘組合一 違家師遺命,這些年來,都在追查那魔頭地說:「咱倆深受家師教養之恩,不敢有 死也要見其屍,否則,不但敝師叔死不瞑 要找到那魔頭,生要見人替敝師叔報仇, 中施放暗器一 的下落…… 家師臨終前,遺命要咱倆無論如何,也 ,就是家師,也不瞑目。」趙長雄低沉 「本來,若是公平决門, · 面到年前,才查出在江湖上忽直到年前,才查出在江湖上忽 —消魂蝕骨針,那便是暗算,那自是没話可說,但他暗 敝師叔若是

風雲教根本没有什麽仇怨,咱倆之所以找人一眼,說道:•「各位同道,某家兩人與

以明白地看到,他們都想知道那個原因。

趙長雄自然明白衆人的意思,掃了衆

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的目光,可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雙傑的身上

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方紫秀

人,是否該教也與兩位有什麽仇怨麽?」

「兩位大俠,未知兩位找上風雲教的

上陰山四蛇,是因爲想從他們的身上,查

出該教的總壇所在地,將該教的底細挖出

是否昔年殺

害咱俩師叔的那個魔頭 來,查清楚該教的首腦人物,

話聲才落,秦中鶴便脫口說道:「趙

你所說的那個魔頭,是否昔年有

海孽龍之稱的夏侯不羈?

是中了消魂蝕骨針……負創多處而死的,到游大俠所說的三個字。因而懷疑他可能 的左腿側,有一點極細小的血孔,再聯想 後經咱倆仔細檢查過他的屍體,才發現他 死了,那知道他還有一絲氣息。雖經咱倆 大樹下,當時,他滿身是血,身上少說點 位大概也聽聞漢中一條龍游四海游大俠吧 盡力搶救,結果還是死了,不過,他在咽 ,也有十五六道傷痕, 年前,咱倆在蒙山下,發現他倒在一棵 頓了一下,趙長雄加以說明道:「各 ,說出了消魂針三個不連貫的字…… 咱倆都以爲他已經

> 個字。最初,咱俩也不知這是什麽帮派組 **册附近找尋了一遍,意外地在一叢野草内** 俠和不知什麽人物打鬥弄出來的。咱倆在 方有打鬥的痕跡及血潰,猜想可能是游大 埋葬了游大俠之後,在附近還發現一處地 否風雲教内的人物!」 這個風雲教下手追查,誓要查出井魔頭是 可能是風雲教的一種號牌,咱倆便决定從 到弗塊鐵牌上的五個字,聯想到弗塊鐵牌 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風雲教,驀然想 合的號牌,後來,風聞江湖上冒出一個只 發現一塊鐵牌,其上鐫有風雲御天地五

對

找上風雲教的人!

陰山四蛇,與該教作

不過,有人却不明白他兩人爲何也要 雙傑聽了衆人的說話,自然明白了。 信。

師長被殺之後,屍體上都留有那樣的一封

他們到這裏,本來想將他們擒下的,那知 中人,幾次想將之擒下,逼問出風雲教的 都被他們溜掉了~…直到這一次,追踪到 秘密。那知道他們機警溜滑異常,有幾次 ,直到最近,才查出陰山四蛇乃是風雲教 衆人聽了雙傑的設話,都明白了兩人 「各位,某家與師弟經過多方的尋查

名,而且是如雷貫耳,對於他昔年的暴行 能没有一個見過其人,但都聽聞過他的大 夏侯不覊的名頭太大了,雖然在場的人可 找上風雲教的原因,但也莫不心驚,因爲 ,耳熟能詳。 若風雲教眞是東海孽龍所創的,那麽

命來開玩笑,有不少人巳露出怯意。 ,他們要找該敎算帳,那何異拿自己的生

能够替兒子報却血仇,死何足惜!「兩位 索,未知兩位打算怎辦?」 簡直比死還難受,他早巳豁了出去,只要 ,如今陰山四蛇全挺了屍,也等於斷了綫 但秦中鶴却是夷然不懼,喪子之痛,

> 不定。」 近搜查一下,或者會找到該教的分舵也說 穴來風,在無其他辦法之下,何不在這附 陰山四蛇又在這裏出現,相信這不會是空 雲教的一個分舵可能就在這附近一帶, 「秦兄,既然你們都先後聽到消息一 趙長雄的眉頭略略皺了一下,設道: 而風

法。」秦中鶴頷首道:「兩位旣然與咱們 不用怕它! 多人,管他是風雲教還是風牛教,咱們都 的目的相同,可設是敵愾同仇,咱們這麽 「嗯,這確不失是個没有辦法中的辦

怯意 地設。 厲害,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啊!」有人微帶 「但東海孽龍夏侯不覊可是個……極

外號囫圇吞棗的呂良。 便認出其人乃是黔北黑道上的一號人物。 臉漢子,但却生了一雙三角眼,雙傑一眼 衆人循聲望去,發現設話的是一個圓

然畏懼夏侯不覊的名頭,那大可以立刻掉 頭便離開這裏,没有人會強要你留下的! 秦中鶴也認出其人,說道:「閣下旣

」話中含有譏諷之意。 地盯了秦中鶴一眼,二話不說,立刻掉頭 呂良口一張,却馬上便閣上了,狠狠

上離開,別不好意思。 一樣,畏懼夏侯不覊這個老魔頭的,請馬 聲說道:「各位同道,那一個若是像呂良 秦中鶴哂然一笑,掃了衆人一眼,高

低下頭,灰溜溜地走出了醉仙樓。 衆人你眼望我眼的,結果,又有幾個

看看没有人再走了,秦中鶴又高聲道

他暗算的·兩位,這是否屬實?

會喪生在那魔頭的掌下,是因爲不慎中了 **那魔頭的掌下。據家父說,令師叔之所以** 山雲海峯决鬥的事情,秦某曾聽家父說過

「令師叔上官形昔年與夏侯不覊於秦

」趙長雄領首。

誰也勝不了誰,但結果,令師叔却死在 據說,令師叔與夏侯不羈鬥了一日半夜

敞師叔的右腕上有一點極細小的血孔!經

,敞師叔的屍體經家師仔細檢視過,發現

關鎭西憤然道:「秦兄,這確是事實

起來,各位,明白秦某的意思麽? 風雲教的同一目的,以前的都撤開不設, 不懼生死了,咱們以前雖然各行其是,甚 那表示不懼夏侯不羈這個老魔頭,也表示 如今咱們可要聯結起來。那樣,咱們就像 至不同『道』,但如今咱們都是抱着對付 ,却有足够的力量將一頭兇猛的惡虎綑梆 一條擰成一股的大麻繩一樣,不易被斬斷 • 「各位,要走的都走了。咱們留下來,

結起來,一起對付風雲教! 衆人呼叫道:「明白,咱們都願意聯

秦中鶴待衆人靜下來,便轉對關西雙

傑設道·「兩位都聽到了各位同道的話,

說道:「秦兄,咱俩與各位同道的意思一 兩位的意思如何?」 趙長雄與關鎭西互相看了一眼,同聲

增加了。 強,有他們加入,不但力量大增,信心也 ,因爲在衆人之中,要算雙傑的武功最高 ,可高興了,其他的武林人物也大是興奮 秦中鶴聽兩人答應與他們聯合在一起

有時候,信心比力量還重要。

是擁有強大力量的人也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却憑着他們堅靱不拔的信心,達成了就算 君不見,世上有不少力量微薄的人,

知各位意思如何?」 今秦某有一個提議:咱們必須選出領頭的 人來,那麽,行動起來,也有所依循,未 ,若是衆說紛紜,那就不知聽誰的了。如 「各位同道,俗謂:『蛇無頭不行』

衆人馬上呼叫道: 「好啊!

提議,就推他們兩位作咱們領頭的,各位 同意麽?」 之中,要算關、趙兩位名頭最响亮,秦某 秦中鶴於是設道:「各位同道,咱們

兄作咱們的領頭比較合適。 咱們之中,要數秦兄輩份最高,還是由秦 家兄弟只是浪得虚名,依某家兄弟之見 道,多承看得起某家兄弟,說到名頭,某 趙兩人却急急搖手道: 「各位同

兩位不要推辭! 不及兩位,秦兄可是不敢担此重責,還請 秦某雖然痴長幾歲,但論名聲武功,皆 秦中鶴急忙擺手道:「兩位別議辭了

位大俠作咱們領頭吧!那就不用你推我讓 「妾身有個提議。就讓秦前輩與關、趙兩 雙傑正要說話,方紫秀已搶先設道。

衆人哄地齊聲叫好。

設四的,那就未免矯情了,於是,三人不 三人見衆人同聲設,知道若是再推三

就這樣,三人成了衆人領頭的。

怎麽搜法? 雷宏心急地問。 「秦兄、關大俠、趙大俠,咱們如今

有——」說到這裏,用眼睛點算了一下人 就以四人爲一組,分成八組人手,四組在 數,才接說下去:「一共是三十二個人, 聲商量了一會。才開口設道:「各位同道 秦某與關、趙兩位大俠的意思是:咱們 秦中鶴與關西雙傑互相看了一眼,低 衆人立刻將目光投射在三人的身上。

> 來大家參詳參詳。」 有没有異議?若有更好的主意,不妨說出 」一頓掃了衆人一眼,高聲說道:「各位 ,希望能够將風雲教的那個分舵找出來。 衆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齊聲道:「就

鎭上,四組在鎭外,分別向四個方向搜尋

採取行動。 這裏報訊,待其他七組人手聚齊之後,才 聲的一組入手,火速趕往支援,若是有那 便發嘯爲號,記着,一長一短,凡聽到嘯 之前在這裏聚集,若是那一組遭遇事故, 來分派一下,然後立刻展開搜尋,在天黑 一組找到了風雲教的那個分舵所在,切不 輕學妄動,三人留下監視,派一人趕同 「各位旣然没有異議,那麽,咱們就

詳細地交待行動的細節。 秦中鶴與雙杰商議了一會,再向衆人

衆人都没有異議。

的方向,於是便立刻展開行動。 將人手分成組後,分派了每一組搜尋

的,請他叫人埋了陰山四蛇。 說是賠償打鬥時損壞的枱椅杯碟,餘下來 重的金錠遞給州個哭喪着一張臉的老闆, 在離開八仙樓前,雙傑將一錠約五両

打躬作揖地將雙傑等人送出門外。 **州老闆登時綻開了一張笑臉,連聲多**

毁不多,一三十两銀子足够賠償,請人來 他的店子雖然窻破瓦穿,但枱椅等雜物損 二十両白銀,五両金子便是一百両銀子, 了二十両銀子,總之,他說什麽也可以白 埋葬陰山四蛇,就算買四副薄棺,也要不 要知道,那時候一両金子足可以兌換

難怪他在送走了雙傑等人後,笑得閣

袋五十両銀子,等於發了一筆小財,他怎

不攏咀地對那些伙計說:「哈哈, 不得每天都有這樣的人在店子內間事。」 一個伙計却冒失地兜頭向他潑冷水。 我倒巴

,連咱們也殺了,就算你已聚了金山銀山爺,不但一把火燒掉了店子,殺得性起時 不眨眼的傢伙,萬一有一次碰上那樣的大 用的麽?」 腸好, 手頭闊的 ,無又怎樣?難道可以搬到陰曹地府去享 一那些大爺可不是個個都像那兩個用樣心 ,多的是手狠心毒, 殺人

跑往鎭西横街口的那家棺材店一 從發財夢中驚醒過來,臉上訕訕的,呼喝 入自己腰包的啊。 幾個買棺材的錢,怎能够放過。無可是袋 那些伙計動手清理破損的物件,跟着他便 那老闆聽得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能够省

有一家叫温柔窩的妓院。 就在距八仙樓後面兩條横街的一條巷

理這家妓院的是一個叫蔡興的中年人。 就是今早才被人殺死的謝沐恩,不過,打 鎭上的人都知道,温柔窩眞正的老闆

温柔窩的姐兒這麽多年來,都没有 蔡興是名義上的老闆。

個是出色的,因此,生意不算太好也不太 因爲凡是有妓院這種地方,自然會有

「逐臭」之夫,或者有寡人之疾的人去光

其實,這也没有什麽大不了。因那乃

是人之所欲也。

後,來銷魂的人才多。 鬧,大概日間的人都要做生意幹活吧,又 或是在燭光下才够情調,總之,自掌燈以 這種生意,不知怎的,總是要到晚上才熱 這時候,温柔窩雖然已經開了門,但

兒,都是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 落的三五個人,所以,不論是鴇母還是姐 當然,日間也不是没有,但却只有疏

高那一層的一個房間內,那本來是一個叫 紅綾的姐兒住的,現在,却聚集了五個漢 在温柔窩內那棟高三層的紅樓上,最

磕着瓜子兒。 至於那個紅綾,這時候正在大廳內閒

經過,或是愈外有人偷聽。都逃不過拼三 個,一個站在後窓前,另一個倚在側窓上 個漢子的耳目,這五個漢子如此小心提防 ,第三個則靠在房門前。無論是門外有人 ,看來要在房內商談什麽緊要的事兒。 那五個漢子只有兩個坐着,其餘的三

年漢子,高挑的身子,雙頰削陷,臉無三 坐在面對房門無張椅子上的是一個中 巴,總之。看上去,那張臉也是尖 就是這種人,鼻子也是尖削的,尖

他的雙眼却厲芒隱現,透露出

種陰驚狠厲的神色。

而他的身份,就是温柔窩的打手頭兒。 大塊頭漢子,只看外表,也够嚇人的了, 至於那尖臉漢子,正是温柔窩的名義 坐在尖臉漢子左手邊椅子上的是一個

Y18

到底有什麽事兒…… 這種時候,他們窩在一個姐兒的房間

在鎭内外搜尋,屬下担心他們會搜到這裏 趕囘來囘報,那些傢伙分成八組人手,正 的,屬下派去醉仙樓打聽消息的手下剛才 副舵主,忽然間來了那麽多的武林人物 只聽那大塊頭漢子崔大低聲設道。 他們是聽到一個消息,才趕來這裏

温柔窩的名義老闆,還有另外一種身份 不定,這座温柔窩就是風雲教的分舵所在 風雲敷設在這裏的一個分舵的副舵主?設 一副舵主,而聽崔大的設話,莫非他就是 聽崔大對蔡興的稱呼,原來他不但是

牌,就連册些姐兒也被蒙在鼓裏,那些傢 來快活的地方,大門外掛的可是溫柔窩的 伙無論如何精明,也查不出這裏就是本敎 牌匾,可不是掛着風雲教石鼓鎭分舵的招 裏來又怎麽樣?咱們這裏是温柔窩,男人 動了一下,陰陰地輕笑了幾聲,才說道: 的分舵,你放心吧! 「在香主、你担心什麽,就算他們搜到這 蔡興一直摸着尖尖的下巴,眼珠子轉

會讓他們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的…… 「但讓他們在這裏擾擾攘攘的,始終

了吧?」 排幾個請君入甕的佈置,現在你可以放心 道 人放出册個消息,自然有極之巧妙的安排 ,不怕對你說,敬主已在鎭內外各處,安 。「崔香主,你少担心吧!教主旣然叫 蔡興却截斷了崔大的設話,陰沉地說

「原來教主他老人家在暗中部署的

那屬下大大的放心了。」崔大裂咀直笑。 忽然,站在後隱前的那名漢子轉頭急

進來! 促地說道。「副舵主,有四個人向這邊搜 蔡興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兩步搶到

樣,誰要是露出一點破綻來,誰就按帮規 道。「崔香主,快下去叮囑各位弟兄準備 看到有四個武林人物正從一條橫巷向這邊 後寫前,微微探頭往外張望了一下,果然 處死,知道麽? 走來,忙縮囘腦袋,對走前來的崔大疾聲 一下,千萬不可緊張,一切都要像平常

「知道了,副舵主!」崔大挺了挺腰

會在教主面前學薦你任副舵主之職! 事之後,若教主擢升我爲正舵主,我一定 崔大感恩載德地說道:「多謝副…… 「嗯 」蔡興笑笑。「崔香主,這件

得意地笑說: 答舵主提携之思。 總之有備無患,以免措手不及,被他們 「好了,咱們現在快下去吧。」蔡興 「不管他們來不來這裏搜查

不,舵主提拔,屬下一定粉身碎骨,以報

瞧出破綻來。 設着,五人出了房間,急急往樓下走

中 間的瓦面簷角上,倐地騰掠起一條人影, 院牆外的一棵樹上,身形迅即隱没於枝葉 半空中腰一折,有如一頭飛鳥般,投掠落 就在他們往樓下走去的時候,在那房

就算院子内有人,相信也没有那麽銳利的 那人影的身法快疾得有如驚鴻一瞥。

目光,瞥望到那條人影。

雄爲首的一組四個人一 負責搜查東南這一帶地方,是以趙長

這一組人之中,有一個和尚,他就是

殺 枯竹林枯竹寺的枯竹大師。 ,在聽到消息後趕米替師弟報仇的 他是因爲師弟枯葉僧被風雲教的人所

其他兩人一個是漢中黑道上的一號人

的陸定國 他們在這一爿地方搜查,當然不是所 猛鷹沈信威,另一個是外號破山刀

地方,才加以捜査,而且,他們不是官差 有的地方皆搜查的,只是對於有些可疑的 半爿地方,却没有什麽發現。 可疑的地方,暗中加以查探,但搜查了大 查,幸好他們都身懷武功,很輕易便潛入 自然不便明目張胆地登堂入室,公然搜

雲教的分舵所在地·因爲這種地方乃是被 窩這種地方,表面上看來不大可能會是風 放過,四個人都是老江湖了,知道像温柔 那一層「骯髒」的外衣遮掩,欲加以隱蔽 地方,最易被人利用作秘密塲所,因爲有 都不想與這種地方扯上關係,但正是這種 往掩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的人正好利用作掩飾,所以,這種地方往 一般人視爲下流的地方,稍有廉恥的人, 他們對於温柔窩這個地方,自然不會

趙長雄四人自然不會放過這種地方。

他們决定進去查一下。

四個人分成兩組,一組「明查」,另一組 堂而皇之地走進去,因此,趙長雄决定將 這種地方,只要是有錢的人,都可以

暗探。

Y15

個人探出半邊身子朝他們招了招手,迅即 驀地發覺到,在斜對面的一處巷口,有一 正當他們進入温柔窩的時候,趙長雄

趙施主可曾瞧到? 乎有人向咱們招手,貧僧瞧得不大清楚, 師疾聲道:「趙施主,剛才那邊的巷口似 趙長雄没有立刻掠過去,只聽枯竹大

急忙往枯竹手指的那邊望過去。 沈信威與陸定國聽枯竹大師那麽說,

趙長雄壓着聲道:「大師,某家瞧到

以没有立刻掠過去。」 了,那是一個年輕人,某家恐防有詐,所 「趙大俠,那人鬼鬼祟祟的,說不定

不定,或許那人有什麽秘密的消息要告訴 混,自然比較多疑。 是故意誘咱們過去一 陸定國却不以爲然地說道。「這可設 却又怕被附近的人瞥到,所以才那 一」沈信威在黑道上

半邊身子, 那個探出身子向他們招手的年輕人又閃出 趙長雄正想設話,那邊的巷口,剛才 向他們猛招手,臉上的神色頗

請隨後接應。 趙長雄不再猶豫,疾聲對枯竹三人設 「三位,某家且趕過去看一下,三位

胸前,一閃掠入巷口内。 掠到巷口前,他不敢大意,右掌護在 話落,人巳箭一樣掠向那巷口

巷口内的一邊牆上,一見趙長雄趕過來 那個向他們招手的年輕人就貼身站在

> 臉上微現喜色,急不及待地對趙長雄說: 「趙長雄,不認得區區麽?」

袁少俠,是你! 趙長雄定睛一瞧,馬上脫口叫道:「

介安。 晌午時份到謝家吊祭的那個年輕人— 原來那個向趙長雄招手的人,就是在

只不過在那家茶寮内共坐一桌·喝了一碗 茶,想不到還認得區區,這可省了區區一 • 」袁介安號口氣說道: 「區區與趙大俠 「趙大俠,區區還担心你不認得我了

交情,後來袁介安由於急着要追趕一個輾 說出來,原來他的師傅與雙傑的師門頗有 及兩人的大名,變傑便欲問其師大名,他 對兩人欽仰不已,並說他師父經常向他提 介安知道兩人就是名頭响亮的關西雙傑, 轉追踪了數百里的一個武林人物,匆匆別 在路邊的一間茶寮歇脚時,與袁介安共坐 番唇舌,好讓你相信區區的設話了。」 一桌,彼此交談了數言,互報了姓名,袁 原來,在五日之前,趙長雄關鎭西曾

「袁少俠,你……

道:「區區剛巧在無意之中,打探到一個 一個分舵所在麽? 趙長雄訝異地點點頭,袁介安立刻設

秘密-把抓住袁介安的雙臂。 「在那裏?」趙長雄幾乎忍不住伸手 一風雲教那個分舵的所在地。」

分舵副舵主,另一個大塊頭叫崔大的,是 藏在那裏面,那知道,區區却找遍了,也 伸手一指斜對巷口的温柔窩,「區區可是 妓院的打手頭兒,真正的身份却是分舵的 院的老闆蔡興,他正是風雲教設在這裏的 **望,赫然發現,交談的兩個人,一個是妓** 聽到一間房內的設話聲,從瓦縫中往下窺 無發現,却在那座紅樓的三樓瓦面上,偷 查探一下,區區要追殺的那個傢伙是否匿 無意中打探到的,本來,區區是想到那裏 「就在這座温柔窩妓院内!」袁介安

分別自兩邊的屋簷上飄掠下來。 !」設話的是陸定國,他與枯竹及沈信威 「趙大俠,這豈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得了意外的消息,大喜之下,急急飄掠下 設話,知道那不但不是陷阱,而且,還獲 救援,而三人在瓦簷上,都聽到袁介安的 瓦面,萬一趙長雄踩落陷阱內,他們也好 原來,他們爲安全起見,自兩邊掠上

等到其他幾個的同道趕同來,然後採取行 分舵所在地,咱們還不派人趕囘醉仙樓, 然這位小兄弟探查到温柔窩就是風雲教的 ,沈信威却急不及待地說。「趙大俠,旣

醉仙樓不遲。 少俠還有話要說的,咱們聽完了,才趕同 在一時,旣然知道了他們的窩,還怕他們 一頓,目注袁介安設道: 「袁

接對袁介安設道:「袁少俠,你不是

免他們落入那位教主佈下的陷阱中!

刻分頭趕去告警 急地說道:「趙大俠,事不宜遲,咱們立 四人一聽,莫不大吃一驚,陸定國焦

き。」 我佛慈悲,但願其他幾組施主都平安無 枯竹大師哈哈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趙大俠,那就快些發出警號吧。」

過雙傑,想不到,又在這裏遇上了。 趙長雄才開口詢問,便被袁介安截斷

「趙大俠,你們不是要找尋風雲教的

這個消息不但令他感到意外,也感到

一位香主……」

趙長雄少不得替袁介安介紹枯竹三人

趙長雄却擺擺手道:「沈兄,急也不

還有話說麽?」

些派人趕去通知其他幾組的武林同道,以 你們其中的幾組人手入甕,趙大俠,請快 教主巳在這附近幾處地方佈下了陷阱,誘 教主故意派人放出去的消息,並且,那位 有可能設在這裏的消息,乃是該教的那位 區區還偷聽到那位蔡舵主說,風雲教分舵 心思之精細,當下急急說道:「趙大俠, 袁介安不由佩服趙長雄目光之敏銳,

希望能够趕得及在其他幾撥武林同道踏落 陷阱之前,發出警告,召囘他們。 趙長雄却皺起雙眉,憂慮地設道。「

陸定國情急地道。

那樣,才不會令到他們有所警覺而遁匿起 長雄說道。「咱們必需在鎭外發出嘯聲, 分舵,因而倉惶遁匿起來,那就……」趙 衆,誤以爲咱們已查出温柔窩就是他們的 (嘯聲),萬一令到温柔窩内的雲風教徒 「陸兄,千萬不能够在這裏發出警號

定國設。 「那就快趕到鎭外發嘯示警吧。」陸

說。 視温柔窩內的動靜。」趙長雄對枯竹大師 「大師・有勞你留在這裏,在暗中監

除謀設阱陷軍豪

一組,負責搜索鎭外西南方向那爿地方。 ,想退出那爿小谷地時,已不可能了。 他們是被一個形跡可疑的傢伙,引入 他們聽到那三下短促却厲烈示警嘯聲 青峯寨副寨主雷宏與另外三個武林人

馬上設道:「陸兄,沈兄,咱們快趕到鎭

趙長雄知道情勢緊急,再不能拖延,

」一頓,接對袁介安設道:「袁少俠

,可否帮忙咱們一下……」

袁介安義不容辭地設道。「區區理當

那塊谷地内的

施主吧。」

請與這位小施主快去示警並馳援其餘幾組

貧僧定當寸步不離地監視那地方,三位

枯竹合掌爲禮。「趙施主請別那樣說

直往裏面走去。 但却没有怯懼之意,只是加了小心, 他們才進入去,便已發覺到不大對勁

向巷子的另一頭掠去。

趙長雄没有再設什麽,一揮手,當先

袁介安三人緊隨其後。

未幾,鎭外便响起三聲短促但却厲烈

那是羣雄在展開搜索前,約定了的示

面的地方有些甚麽,而他們都想到,風雲 遮蔽了最裏面的一塊地方,看不到野林後 教旣然如此神秘,那麽,該教的一個分舵 一目了然,却由於裏面長了一爿野竹子, **那塊谷地只有畝許大小,本來**

> 漢子,說不定可以查問出一些綫索來,故 算竹林後面不是風雲教的分舵,但捉到那 們都懷疑那個漢子可能藏匿在竹林內。就 外,其它的地方根本無可藏身,因此,他 踪,而谷内除了排片竹樹林子能够藏匪之 上那個神秘漢子竄入谷內後,便不見了影 設在這種隱蔽的地方就不足爲奇了。再加 情,往竹林州裏走去。 此,他們都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

爲事先有約定;若是聽到那示警的短嘯聲 醉仙樓去。 則無論眼前發生了甚麽事情,也要趕同 直到他們聽到那三下示警的嘯聲,因

的,立刻轉身往谷外掠口。 事情,也只有在最緊急的情形下,才能够 發出這個訊號,所以,雷宏四人毫不猶豫 因爲三下短嘯聲代表發生了極緊急的

> 算四人身手再了得,也衝不破那陣密集的 以連發三箭,二十個人,就是六十支,就 皆執着一具可以連發的弩弓,若是一次可 有風雲變幻圖案的漢子,每一個的手上 封住谷口的,是一排二十個灰衣上繪但谷口已被事任

但谷口已被封住了

麼,他們就不可能輕易地脫出這阱了。 他們已陷入了對方事先佈下的陷阱中 動鬼祟的漢子正是誘他們入阱的餌,旣然 絕無疑問,這是一個陷阱, 因此,雷宏四人的臉色刹那都變了 而那個行 那:

因此,四人的心頭都往下一沉。

想脫困出谷吧! 的語聲飄送出來。「四位已是甕中之鼈, **陣狂笑聲,笑聲中,一把得意中帶着狂態** 龍中之獸,四位不會蠢到不識厲害, 「哈哈哈……」陡地從竹林內傳來一 乃妄

人來。 月白長袍,胸前綉有風起雲湧彩圖的中年 隨着這說話聲,從竹林走出一個身穿

往竹林那邊望去, 林内走出來,四人俱不由都倒抽了一口 雷宏四人在笑聲响起時,便已扭轉頭 一眼瞧到那個中年 人自

顧臨風! 雷宏脫口疾聲道: 「是你一 一翻雲手

臨風,才忍不住倒抽了口氣的。 正是武林中有名的邪門高手 其餘的三人正是因爲都認出那中年人 -翻雲手顧

懼刀槍,再配以那一套變幻莫測 邪門掌功;一雙手掌,有如鐵鑄一樣,不 據武林傳言,翻雲手顧臨風練就一種 ,剛柔隨



Y20

意的翻雲掌法,據設,武林中不少高手就 在事後說出與他交手的情形及他的掌勢變 下,而敗在他掌下的高手,没有一個可以 是因爲難測其虛實變化,因而敗在他的掌 化的,因爲每一個敗在他掌下的高手,都

#套翻雲掌法的招式變化來。 也因此,武林中至今没有人說得出他

的下一招式變化,因而搶制先機,一擊克 就是憑着棋先一着-**式變化,從而制敵機先,那就佔了很大的** 都加以研究,目的就是想熟悉各門派的招 敵,也因此,武林中有不少高手或是門派 較大的優勢,特別是頂尖高手較量,往往 ,對於每一家每一派的武功招式及變化 凡與人交手,能够知彼知己,自然佔了 而不論是頂尖高手或是未入流的庸手 先一步預知了對手

個邪惡嗜殺的人。 放過一個敗在他掌下的對手,更被視爲一 成了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更由於他從不 派,對於顧臨風的武功招數一 出尅制對方武功的招式,但武林中各家各 研究別的門派的武功路數及變化,從而想 ,却是一無所知,也因此,他在武林中就 而事實上,武林中的各家各派,都有 ·翻雲掌法

總之,武林中人聽聞其名的,莫不眉

虚怯怯的摸不着底。 因爲誰也不願與一個武功路數像一個 的人交手,那何異墜入五里霧中

上這麽個不可捉摸的人,但這一次,却終幸好,一直以來,雷宏四人都没有遇

於遇上了。

那些高手一樣,今日也會喪生在他的掌下 他們會不會像以前死在顧臨風掌下的

那是從他的兩條眉毛上認出來的。 而他們之所以能够一眼便認出顧臨風

現那麽一個高手。 有一條眉毛的高手,但在十多年前,却出 江湖上,武林中,從來没有出現過只

翻雲手顧臨風!

右眉秃秃的結滿了疤痕。 只有一條左眉的顧臨風一

後,再也長不出眉毛來了,並且留下了疤 有人知道,但不少見過他的人都一致猜測 ,那極有可能是被火燒傷了,以至痊癒之 至於他那條右眉怎會秃的呢?自然没

在江湖上打滾,怎會没有聽聞過武林中出 翻雲手顧臨風! 了一個只有一條眉毛的「神秘」高手 湖上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雷宏四人終年 這個特徵,就成了顧臨風的招牌,江

相信四位都是識時務之俊彦吧? 還有這三位,眼下只有兩條路任你們走 下,陰沉地對雷宏四人說道。「雷寨主 打了個哈哈,顧臨風那條左眉聳揚了

說道。「顧臨風・俺想問你一個問題! 顧臨風一副自得的神色,悠然說道: 雷宏與另外三人相顧一眼,吸口氣,

「雷副寨主,有話只管說。」 宙宏道·「你是不是風雲教中人?」

湧的彩圖,傲然地設道。「這就是本教的 微號,能够加入本教,乃是顧某的一種榮 顧臨風一指月白長袍上的那幅風起雲

頭?」四人中那個生性最直,外號一聲雷 「顧臨風,你幾時被人抽去了一身骨

的賀橫山雷打般說道。 芒隱現,但倏忽隱没了,毫不動氣地說道 正在用人之際,本座可以向你們担保,教 。「雷副寨主,只要你們歸順本教,本教 顧臨風州條左眉跳動了一下,目中厲

們可不想好好的人不做,却去做狗! 主一定會重用你們的。 另一個叫毛人初的夷然說道。「咱 「咱根本就不想加入甚麽教,受人管

看一下,你們的骨頭有多硬! 黑·狠厲地說道。「不識抬舉!顧某倒要 ,右邊州條結滿了疤痕的禿眉泛起一陣紫 這一句說,終於令到顧臨風勃然變色

林勇搶先發話。 宏欲開口說話,却被拼個外號叫衝天炮的 惜,你有甚麽手段,只管施展出來! 友師長報仇,便已豁了出去,生死在所不 打從决定要替被你們這個烏龜教殺害的親 「顧臨風,你咋唬不倒咱們的,咱們

着頭說道:「四位旣然不怕死!還站着幹 勃然而起的怒意已經平息下來,連連點 顧臨風就這一瞬間

個眼色。 風拚命,却被雷宏伸手攔阻,並向他使了 一聲雷吼喝一聲,便欲衝出去與顧臨

賀橫山雖然魯莽,但畢竟在江湖上混

不動。 意思,但却想到他必有用意,因此按捺着

話,總算有所收獲。 中的地位不低呀?」雷宏雖然外表粗豪, 有關風雲教的秘密,萬一若是能够脫身的 手,是想從顧臨風的口中,打探到另一些 實則心思頗靈活,他之所以阻止賀横山動 「顧臨風、聽你的口氣,你在風雲教

看重,現任本敬雲龍堂主之職。 顧臨風傲然道。「好說,顧某承敬主

委派咱們担當何種職務?! 雷宏問。 「這……」顧臨風眼珠轉了一下, 「請問,咱們若是加入貴教,貴教主

貴敬主是何許人,大名怎樣稱呼?: 雷宏 教主一定不會虧待你們。 糊地設道:「待四位加入本教之後,相信 「咱們可否在未加入貴教前,先知道

要加入了本教,很快便可以晉見教主,那 雷宏的用意,乾笑一聲,說道:「你們只 時,你們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教主是個怎 問出了他最想知道的問題。 但顧臨風是條老狐狸,似乎已看出了

們描述。」 **麽樣的人麽?那勝過顧某呆口拙舌的向你** 龍夏侯不羈前輩? 「顧臨風,實教主是不是音年的東海 林勇插口問。

奸滑的笑意。 顧某還是那句話,只要四位見到本教教主 不就清楚明白了麽?」顧臨風露出一抹 「請恕顧某不便說,四位若想知道,

脫口說出來。 「老奸巨滑!」毛人初再也忍不住,

些如箭矢般激射過來的竹子。 出十多支斷竹來,令到他不得不先應付那 但三人才搶撲出去,竹林內陡地飛射

好歌--彼此彼此吧。」頓一頓,雙眼陡睁

顧臨風也臉色一沉,陰狠地說道。「

, 厲聲道: 「看來, 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掉

淚,那就讓你們吃點苦頭吧!

同時感到身子一麻,摔倒下去。 閃避封擋那些竹子的刹那,三人只覺眼前 人的身手應付起來綽有餘裕。但就在三人 條人影有如鬼魅般幻閃了一下,幾乎是 那十多根竹子雖然來勢急激,但憑三

閃的人影原來是顧臨風 待到他們倒在地上,才看清楚,那幻

見識了他那驚人的身法。 雖然不是見識到他的翻雲掌法,但却 雷宏三人總算見識了顧臨風的身手。

致於連一招也没有交手,便被其點倒 他們出手,他們自信還能够應付得了,不 若不是乘着他們應付那些竹子之機,而向 不過,三人都有點不甘,因爲顧臨風

横山如响斯應,驟然撲跌在地上!

只聽顧臨風疾喝一聲。「倒也!」賀

雷宏三人看得眞切,同時變色驚叫出

那知道突變就在這時候發生。

有點不對勁,正想開聲提醒賀橫山小心

這情形,雷宏與林勇,毛人初都看出

表情,完全没有動手的意思。

顧臨風却夷然不動,露出一個嘲弄的

向顧臨風。

」 賀横山話出口 已如一頭猛虎般,衝

「嘿!就讓俺來領教一下你的厲害吧

已一指一個, 戳死你們! 某乾脆地殺了你們,却要招攬你們!哼哼 接不下,避不過,眞不知教主怎會不讓顧 邊自負地冷笑道:「三位連顧某的一招也 若不是教主有命不得傷害你們,顧某早 顧臨風邊再點了他們身上三處穴道,

氣,有種的,與咱們見個眞章,某家就算 身首異處,也死得甘心。 雷宏怒罵道:「這時候還自吹甚麽大

他身上三處大穴。

賀横山掙扎欲起的身形刹時窒住了

起不了身

冷不防之下,便被絆倒。

而就在賀横山絆倒的刹那,顧臨風却

身形一閃,出指如風,一連點了

頭便應聲被人自兩頭猛扯起來,賀橫山在 在顧臨風喝叫「倒也」的刹那,繩索的兩

不用說,那條繩索早已預藏在地下

而是被突然從地上蹦彈起來的一根繩索絆

他們看到,賀橫山不是自己跌倒的

接高聲喝道:「來人,將他們鄉起來! 『嬉玩』・顧某還有要事待辦 喝聲中,隱隱傳來了一短一長的烈嘯 「嘿嘿,顧某可没有這種閒心與你們 顧臨風

傳來的方向望去,而雷宏四人却心頭震動 顧臨風神色微動,疑惑地放眼向嘯聲

> 他們其中的一組人手,從嘯聲傳來的方向 人手搜索的那一爿地方。 了一下,他們都知道,那發出嘯聲的 西北方,那正是以秦中鶴爲首的一組

情,否則,不會發出一短一長的告急嘯聲 那麽,他們那一組肯定遭遇了甚麽事

在顧臨風的手上 種告急的嘯聲,要是能動,他眞想狠狠地 趕到來救援,那麽,說不定他們就不會落 急訊號,說不定有那一組人手聽到,及時 **摑自己兩巴掌,若不是自己忘記了發出告** 踏落顧臨風佈下的陷阱時,忘記了發出那 **驀地,雷宏猛省起,自己怎會忘了在**

的幾組人手知道,從而提高警覺。 故,好歹也要發出告急訊號,也好讓其餘 雖然遲了,但自己這一組既然出了事 所以,雷宏馬上張口發出一短一長嘯

他已被顧臨風點了氣海、丹田

等重穴,一身眞氣内勁無法提聚起來,故 怕只能够傳出山谷外,再遠一些便不可能 此,那兩聲嘯聲只比普通人略高一點、恐

他不由懊惱着急萬分。

那些同路人聽不到的,哼,原來那兩下嘯 點力氣吧!像閣了的公鷄叫般!嘿嘿,你 得多遠?立刻改怒爲笑。「雷副寨主, 宏的嘯聲與普通人的大叫無異,這能够傳 訊號,他正想給點苦頭雷宏吃,但聽到雷 的兩下嘯聲,極可能是一種表示出了事的 來不及,因爲他巳驀然猜到,那一短一長 顧臨風在雷宏發出嘯聲時,想阻止已 留

> 大笑起來。 出了事的訊號,哈哈哈……」顧臨風陡地 聲,乃是一種通知別的同路人,表示自己

幾組人手, ,佈下了陷阱,相信這時候你們當中的 好一會,他才止笑說道:「不怕對你 本教教主早已在石鼓鎭附近的幾處地 經巴落入了阱中,成爲甕中之

與俺光明正大地對着幹,俺就算被你們刴 教風牛教,都是烏龜王八蛋!只會縮起來 成肉醬,也不會哼一聲 暗算人,你奶奶的,若是男子漢大丈夫 · 賀横山怒罵道 • 「什麽風雲

要是不哼一聲,我倒是服了你! 作了,「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 往賀横山的身上亂踢亂踏。 「你媽媽的!」顧臨風終於忍不住發 」提脚便

力忍受着。 緊咬牙關以及抽搐的臉孔看來,他是往極 **鼻子流出血來,但他就是不哼一聲,從他** 賀横山被踢得滿地亂滾,臉腫鼻青

臨風的神色獰厲得就像一頭兇惡的野狼, 得一頭將顧臨風撞死! 加力道踏下去,雷宏看得瞪眼睜眉,恨不 叫,叫!我要你叫!」每說一個字,便暗 一脚踏在賀横山的左胸肋上,狂叫道。「 「你媽媽的,我非要你叫不可!」顧

但仍然不哼一聲。 脹得紫紅,雙手十指用力地抓入泥土中 横山的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一張臉腫 忽然,响起肋骨折裂的難聽聲响,賀

但却始終没有哼出一聲來一 終於,他的頭一歪,昏厥過去。

可能善了,與其束手待斃,何不拚他一拚

顧臨風拚一拚,因爲他們都知道,根本不

約而同地搶撲出去,去搶救賀橫山,並與

雷宏三人在驚叫聲出口的利那,却不

南及東北兩個方向,先後傳來一短一長隱 起全力踏下去將賀横山踏斃,陡地,從東 約聽聞的烈嘯聲,雷宏三人一聽,便知道 ,另兩組人手可能與他們一樣,出了事! 那接連傳來的兩下告急訊號,却救了 顧臨風的臉色變得極之難看,正想運

胸肋上的脚。 心中的狂怒及殺機,忽然收囘踏在賀横山 顧臨風惡毒地道。「我非要他叫出聲 顧臨風似乎被那兩聲告急訊號消解了 「哼哼,就這樣放了他,太便宜他了

之前,没有出事。

的酷刑!」 來!我不信他抵受得了教中那種種煉獄般 雷宏「呸」地吐了口唾沫。「屁!不

話,付出代價! 陰陰笑道。「雷副寨主,你會爲你那一 顧臨風臉色驟變,但隨即便恢復過來

怯的,不由氣一泄,狠狠地瞪了林、毛兩 **瞥到林勇露出怯懼的神色,毛人初也是怯** 雷宏眼一瞪,正想怒罵顧臨風,但却

顧臨風抬頭看一下天色,揮手喝道:

「將他們三人也都起來,馬上走」」

之下,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便趕到去 知道秦中鶴那一組人手出了事,他在緊急馳援秦中鶴那一組人手,嘯聲入耳,他便 傳過來的告急訊號,剛好他正是趕往那邊 解救秦中鶴四人。 趙長雄也聽到第一次-從西北方向

但他心底却知道,無論自己奔得多快

然已預早佈下了陷阱,那麽 發出的告急訊號,就是表示他們已踩落那 ,已經來不及了,原因是,」雲教的人旣 深中鶴四人

的其餘三組人手,在袁介安等人找到他們 自然佈置周密,决不會讓落阱的 ,秦中鶴四人早巳落在風雲教的手中。 有走脫的機會,因此,只怕他趕到去時 如今他只盼望負責搜索鎭外四個方向 風雲教的人旣然已佈下了陷阱等着 獵物

南方那組人——雷宏四人僥倖地,没有出 告急訊號,令到他驚急不已,只好祈盼西 未幾,他便聽到東北,東南方傳來的 但他却大大的失望的

他却不知道,雷宏那一組却是最早出

眞氣内力,以致發出的告急訊號 一長的聲音無法遠遠地傳送出去,令他聽 由於雷宏穴道被封,無法運聚 短

遺在一塊石下的勾鐮刀。 終於,他來到一處脚下,發現了一柄

不由一沉,在附近搜尋了一遍。發現了不外號叫勾魂刀的魏明的獨門兵器,他心頭 遇伏被擒的。 少脚印及動手搏鬥痕跡,他雖然不願相信 但却猜到,秦中鶴他們是在這山崗下 認出那是秦中鶴那一組人中,那位

能是被擒下帶走,没有被殺死 血潰,及屍體,這表示,秦中鶴四人極可 唯一令到他稍安的是;地上没有留下

> 好從原路掠下山崗,趕囘鎭上。 够發現踪跡,但却甚麽也没有發現,他只 掠上山崗,趙長雄四下張望,希望能

道發生了什麽事,要將他們召囘來,只好 等候他們囘來,所以,那三組人手都不知 後趕回去,但由於醉仙樓內没有人留下來 方的人手經已在聽聞緊急召集訊號後,先 紛紛猜測着。 醉仙樓內,負責搜查鎭上其它三個地

因的,但留下一人,便不够人手分頭趕往 以,他改變了主意,認爲救人要緊,就讓鎮外四個方向追尋秦中鶴等四組人手,所 那些趕囘去的人納悶一下好了。 趕回來的同道說知發生緊急召集訊號的原

再開店子營生。 銀子賠償,設不定,因此而發了財,不用 連店子也拆毁了,他也無任歡迎,反正有 有人在店內打鬥,損毀了枱椅等物,甚至 再到他的店子内光顧,無任歡迎,就算再 意到那裏去找,因此,他對這些武林人物 一錠足五両重的金子,而他早已合算過了 足足爭賺了五十一兩三錢銀子,這種生 醉仙樓那位老闆由於趙長雄賠償了他

就是一筆可觀的進賬 不在店内生事,單是酒茶錢及打賞的錢, 他吩咐那些伙計好好地招呼那些「大 ,心中在盤算着,就算那些「大爺

沉時分,天邊的晚霞有如火燒一樣。

他在心裏暗忖。「看來,今晚大概要

本來,趙長雄是準備留下一個人,對

趙長雄趕囘醉仙樓時,經已是紅日西

的那二組人手,一見趙長雄走進來,紛紛 將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 重的心情總算輕鬆了一點。 在醉仙樓內正在喝着悶酒,胡亂猜測 趙長雄看到那三組人手平安無恙,沉

乃是山西大刀門的弟子。 是一個名叫林樂的年輕人,據他自己說, 一組人手不是發生了什麽事吧?」說話的 衆人都緊緊盯着趙長雄,等他設話。 「趙大俠,怎麽只得你一個人?你那

同道,某家那一組人手没有遭遇什麽事故 得遠遠的,才壓着聲對衆人說道:「各位 ,反而有重大的發現…… 」有人截口設道。「趙大俠,你知道發 趙長雄掃瞥了一眼,看到那些伙計站 「是那一組同道發出緊急召集訊號的

是某家發出的……」 生了什麽事情麽? 趙長雄沉重地設道。「各位,那訊號

心急地打斷了他的設話。 「趙大俠,發生了什麽事?」又有人

阱中, 那知道…… 風雲教一個分舵設在這鎭上,附近地方的 急召集訊號,希望能够及時將所有的同道 陷阱等咱們踏下去,因此,某家才發出緊 息的,並且,該教在附近幾處地方佈下了 召集囘來,不致陷落在風雲教佈下的陷 息,乃是風雲教的教主派人放出這個消 「各位,某家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

「趙大俠,是否有那一組人手出了事

出了事。」趙長雄沉重地說:「某家在找 「秦中鶴秦兄那一組的人手巳知經已

的大名及來歷的,請說啊。」

仍然没有人說話。

的,不能放過你! 是風雲教的人,胆敢混進咱們之中,你娘 忽然,馮玉虎怒喝一聲。「原來你就

斧, 疾劈向那漢子的頭上 喝聲中,霍地拔出插在腰間的一柄銅

着那柄鋒利的銅斧便要劈在那漢子的頭上 動手,冷不防之下,欲阻止已不及,眼看 ,忽然間,一指飛來,叮的一聲,彈在斧 衆人都料不到馮玉虎會忽然向那漢子

身上,硬是將那柄鋼斧彈歪開去。 及至鋼斧被彈歪,有人發話道:「馮玉虎 衆人在那刹都看不清楚是誰出的手

,你才是真的風雲教中人!」 衆人這時才看清楚·發話的人乃是賴

長雄,那一指也是他彈出的

目中神光暴射,直盯着馮玉虎。 趙長雄一横身,便擋在那漢子身前

長雄那句話的意思,怒視着馮玉虎 與那漢子圍起來,有人似乎已愁明白了趙 衆人定定神,不由自主的,將馮玉虎

麽? 手劈形個風雲教的冤崽子,有什麽不對的 馮玉虎忿然地嚷叫起來。「難道我出 「趙大俠,你怎麽說我是風雲教的

查明確定他就是風雲教的奸細時,你憑什 斧没有什麽不對,不對的是,在咱們還未 「哼!」趙長雄沉聲道。「你劈他

身份! 是風雲教中人,才有可能知道而確定他的 一頓,趙長雄接又說道:「除非你也麽一口咬定他就是風雲教的人?」

的,那就難保没有風雲教的人混在其中

麽?」有人忽然問。 因此,還是謹慎小心一點的好 「趙大俠,你不是說,有馬大的發現

兄與魯烈烱那一組人手發出的告急訊號,

發出的告急訊號,不久,又聽到某家師

尋秦兄那組入手的路上,只是聽到秦兄他

……結果,某家在一處山崗下

發現了魏

「趙大俠,到底發現了什麽?」又有

有打鬥的痕跡……其家猜測,秦兄那一組 兄的獨門兵双勾鎌刀,附近的地上,還留

與猜測的說了出來。

極可能已出了事…

: 」趙長雄將他看到的

色變,一個叫丁亮的漢子叫道:

「趙大俠

十二個同道聽了趙長雄的述說,莫不

聽你那麽說,鎭外的四組人手中,

家暫時賣個關子,待到所有的人都趕囘來 事關重大,恐怕隔牆有耳,因此,請恕某 ,採取行動的時候,某家才可以對各位說 「各位,確是有重大的發現,不過。

道:「趙大俠·你這麽說,可是不信任咱 ,懷疑咱們的身份?」 趙長雄的話還未說完,便有人插口說

雷副寨主那撥人没有出事!

「趙大俠,枯竹大師他們呢?怎麽不

趙長雄沉重地點點頭,「如今只希望

有三組出了事了

叫馮玉虎的處子,據他自己說,他是河西 神斧門的弟子。 趙長雄循聲望去,發覺那是一個自稱

甚名誰。 們不如散伙,各行其事的好,若是還留下 毫不起眼的漢子,趙長雄却記不起,他姓 還有什麽意思?」說話的是一個看來 「趙大俠,你若是不相信咱們,那咱

人手,大概也快囘來了。」

「那個姓麦的年輕人是什麽人?」有

叫袁介安的年輕人,分頭去追尋另外三組 處地方監視……而沈兄與陸兄,還有一個

趙長雄吁口氣:「枯竹大師現正在一

說話的是方紫秀。

說·你到底是什麽人! 咱們散伙一 據妾身看來,你是在煽風點火——巴不得 「閣下這麽說,表面上言之有理,但 」方紫秀盯視着那個漢子。

中的不満,紛紛將目光移注在那漢子的身 的指斥,他們又感到,那漢子說出那種話 說,是懷疑他們,但聽了方紫秀對那漢子 的說話時,都感到不滿,認爲趙長雄那麽 ,確是別有居心,因此,他們暫時拋開心 本來,衆人在聽了馮玉虎以及那漢子

着不信任咱們麽? 有什麽居心,趙大俠那樣說,可不是明擺 地說道。「各位同道,我不過實話實說, 怯,目光閃爍地看了衆人一眼,聲大氣粗 那漢子在衆人的注視下・顯得有點慌

消息, 孙豈不是功虧一簣?! 任各位,但閣下敢担保,咱們之中,没有 位,說不定,咱們已成了甕中之鼈,落在 子說道:「閣下,話不可以這樣說,眼前 名手下,冷笑一聲,他對那樣貌普通的漢 不揚的傢伙,有可能是風雲教混入來的一 靜下來,同時想到,這位不知來歷,其貌 生氣,但當他聽了方紫秀的話後,馬上冷 風雲教的人混入來麽?萬一因此而走漏了 心謹慎一點,難道不好麽,某家不是不信 了風雲教的掌握之中。在這種情勢下,小 ,咱們的情勢擺明了,已處於極不利的地 本來,趙長雄在馮玉虎那樣說時,已

長雄的說話。 衆人聽着,有不少人頷首表示讚同說

那漢子也閉上了咀巴

身就不知道閣下的姓名來歷,換轉是妾身 」頓一下,轉對那漢子說道:「起碼,妾 你會不會也對妾身生疑?」 方紫秀開口說道:「趙大俠說得對。

名的?」 各位,有誰認識這位朋友,叫得出他的姓 接環顧一眼所有的人,高聲說道。

的大名來。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那個漢子

却不敢動一下,方紫秀盯緊了那漢子,高 聲說道。「各位同道,有誰知道這位朋友 那漢子臉色驟變,神色極是張惶,但

Y24

們這一些人,都是臨時結合在一起的,彼

他這種顧慮不是没有根據的,因爲他

此之間不但不大了解,有些甚至是不相識

被他們聞風先遁了。

雲教的人混在其中,那就會走漏了消息,

因爲若是這十二個同道之中,若有風

變主意,住口不說。

所在,也是袁介安對他們說的,但忽然改

。」趙長雄正想說出發現風雲教的分舵

子,就是他,向某家告知風雲教的陰謀詭

「袁少俠乃是某家師門故交的一位弟

方紫秀首先附和道。「馮玉虎,你還

不然,除掉一個,仍然留下一個,那才是 心腹大患! 幸好趙大俠目光銳利,識破了他的奸計, 「他奶奶的・居然想來個棄卒保兵・ 丁亮怒叫。

衆人紛紛怒喝起來。

有姓,有來歷-是風雲教的人了我可不像那像伙,我有名 畏怯地抖震了一下・臉色死灰地垂下頭來 會是風雲教的人? 門派,但也算得上是正派,試問,我又怎 相信也聽聞過敏門吧?神斧門雖然是個小 問與你無仇無怨,你爲什麽要一口咬定我 但馮玉虎仍然強辯道。「趙大俠,我自 馮玉虎與那漢子臉色大變·那個漢子 一乃神斧門的弟子・各位

間,也爲之語塞。 也想不出反駁他的說話,連趙長雄在一時 衆人可是被他那番話說得怔住了,誰

激憤地說道。「各位,什麽事也要講真憑 實據的啊!趙大俠,你找到了什麽證據, 一口咬定我是風雲教的人?」 馮玉虎見各人被他的話「問一倒了 不饒人,環掃了衆人一眼,

搜一下你的身上麽?」 走進一個人來,隨口設道。 - 要證據還不 單,馮玉虎,你敢讓趙大俠及各位同道 趙長雄吶吶着正想說話,忽然,門外

衆人循聲望去,趙長雄驚喜地叫道

走進來的人,正是支介安。

忙加以證明道:「各位同道,某家先前所 趙長雄見衆人臉上露出惑然的神色,

> 某家師兄那一組入手。 他還慨允帮忙趕往東北方那片範圍,追尋 說的那位向某家報訊的人,就是袁少俠,

衆人聽趙長雄那樣說,才算「認識

麦介安朝衆人抱拳環揖,說道:「區

他抱拳還禮。 挺拔不凡,自不免對他另眼相看,紛紛向 區袁介安,見過各位前輩同道。 衆人看到支介安雖然年紀輕輕,但却

兄那一組人手?」 兄等四人的安危,因而忘却了正在做的事 情,急不迭說道。「袁少俠,可找到娰師 趙長雄一見袁介安回來,由於心念師

之前,更聽到那種告急的訊號一 長的兩聲烈嘯聲……只怕關大俠他們已出 地說道。「趙大俠,找不到。但區區却在 一座廢莊宅內,發現了打鬥的痕跡,在這 袁介安臉上的笑意馬上收飲了,低沉

地道:「找到屍體麽?」 衆人一聽,心頭沉沉的,趙長雄心切

一兩點血潰。 一没有! 袁介安虛口氣說:「只有

們大概被風雲教的人擒下帶走了。 「這還好。 趙長雄喃喃說道:「他

手阻截他,馮玉虎不甘束手就擒,瘋了 乘機溜走,却被方紫秀等人及時發覺,出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袁介安身上的刹那,欲 樣亂砍亂劈。 趙長雄急忙瞧看,原來是馮玉虎乘衆 忽然,起了一陣騷動。

但他又怎敵得過四五個高手的聯手截

擊,不到三招,便被方紫秀一掌切在他的 了他幾處大穴一 個叫襲大慶的右手一把扣抓住他的左肩頭 右腕上,那柄銅斧噹啷一聲墜落地上,一 丁亮則一連幾指,戳在他的身上,封住

灰灰白白的,雙眼絕望地亂轉着。 上却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來,一張臉也變得 判時,馮玉虎便動躍不得,但他的頭

忽然,有人驚叫起來。

上,喉骨碎折,自殺身亡! 自知脫不了身,居然一掌切在自己的喉頭 原來,那個漢子見馮玉虎被擒,大概 趙長雄正想開口請丁亮搜一下馮玉虎

行小字:風雲教香主之號牌一 面鐫有風雲湧捲的圖案,另一面却鐫有一 馮玉虎的身上搜出一塊圓鐵牌來,其上一 的身上,丁亮已動手搜起來,很快,便從

來。

接遞給了趙長雄。 瞧瞧啊,他還是風雲教的一位香主啊! 「熙哼! 丁亮晃動着那塊鐵牌。「

讓衆人都看到,高聲說道:「都看清楚了 趙長雄看過那塊鐵牌,舉起來,以便

看清楚了。」有些人跟着朝馮玉虎吐唾沬 還抵賴得了 罵道·「呸,你奶奶的,看你這冤崽子 衆人自然看得很清楚,齊聲應道。「

神工鬼斧鐵萬鈞知道,怕不一斧將他劈爲 的自稱是神斧門下,要是被神斧門的門主 會是風雲教的冤崽子,方才他還口口聲聲 !」有人感嘆地說。 「看他長得好眉好貌的,眞想不到

趙長雄將鐵牌遞給袁介安細看,怒視

可能了吧? 着馮玉虎,說道:「姓馮的,現在你無話

馮玉虎悶聲不吭。

那個烏龜分舵在什麽地方!」 **冤崽子,正好從他的身上,查問出風雲教** 忽然有人叫道。「趙大俠,揪出這個

「對啊,那冤崽子若是不說,有他好 」有人接上口叫。

趙長雄正想設話,馮玉虎忽然頹然軟

站得最近的丁亮怪叫道:「不好了

他奶奶的這冤崽子服毒自殺了 血沫來,跟着,他的眼耳鼻也淌流出黑血 **脸泛起一片紫黑色,口角流出一縷紫黑的** 衆人往地上的馮玉虎瞧去,發覺他的

「好厲害的毒藥!」有人駭叫

死也不洩露該教的秘密。 「這兔崽子不知着了什麽迷,居然尋 方紫秀搖頭嘆

然不會有那種視死如歸的氣概! 該教的人,都不會是什麽好像伙,他們當 誰願意寧死也不設半句話,要知道,加入 密!排種懲獸可能比死還要慘酷,否則, 擒的手下就算是死,也不敢透露該教的秘 一定是有一套極嚴酷的教規,令到失手被 「這倒未必!」趙長雄說道:「該教

豈不是捉到鹿,也脫不到角?」有人忽然 「他奶奶的,他這麼兩眼一瞪,咱們

揪出了風雲教混入來的兩個奸細,可證是 「不過,咱們也不是一無所獲,總算

除去了心腹大患,不然,只怕咱們全栽在

太過獎了,區區不過幼承師訓,承蒙家師

傳以衣砵,可惜區區天生魯鈍,所學不及

家師十之二三…… 的屍體,然後大家商議一下下一步的行動 斷了袁介安的話。「咱們還是先葬了吳兄 「好了,袁少俠別謙了。」趙長雄打

在店門口,將門口堵住了。 的屍體離開醉仙樓,一羣人就在這時出現 衆人皆没有異議,正準備抬起吳再道

衆人紛紛往那羣人望去。

昻起頭來,不再瞧衆人一眼。 店內,目無餘子地橫眼掃視了衆人一眼, 十許,穿一件錦袍、神色兇戾,一步踏入 那羣人約有七八個,爲首的人年約四

將店門口堵死了。 勁裝,四個執刀,四個執槍,一字排開, 在他身後的八名漢子,一律身穿淡灰

只有趙長雄、袁介安神色不變。 穿錦袍的是何許人,不少人都吸了口氣, 衆人之中,起碼有一大半認出那個身

「朱瘟神,原來是你!」趙長雄沉聲

傲然道。「趙長雄,旣然認出是朱某人, 還不束手歸降?」 錦袍人一 一朱瘟神鼻子裏哼了一聲,

因此,武林中人便取其諧音,稱之爲朱瘟 瘟神一樣,在那裏出現,必有人會遭殃, ,本來,他的姓名叫朱温臣,但由於他像 提起朱瘟神,也是江湖上的一號煞星

他却一副不將趙長雄與衆人看在眼內的自 但他與趙長雄比起來,還稍遜一籌,

風雲教的陷阱中,還不知道是怎麽囘事。 方紫秀設道。

與沈大俠囘來了。 袁介安忽然說道。「趙大俠,陸大俠

信威與陸定國一齊走進來,陸定國的背上 衆人循聲往店門外瞧去,果然看到沈

揹着一個人。 衆人立即迎上前去。

到他們麽? 趙長雄疾聲道。「陳兄,沈兄,找不 陸、沈兩人皆神色沉重地搖搖頭。

陸兄背的人是誰? . 說話的是陸定

一位朋友-「是吳兄。 譚海。 陸定國低沉地設:「我

是在一處林子邊,發現他的。當時他已經 將他揹囘來,也好讓各位知道,他們所組 體放到在一張枱面上。 本來我想就地埋了他,但想,還是 邊說,邊將背上的無具屍

吳再道,在他的喉頭上,赫然有兩個血洞 ,像是被人以雙指抓扣出來的。 衆人定眼望去,認出那具屍體果然是

了吳再道喉頭上的無兩個血洞・脫口叫出 「陰陽鎖喉指! **支**介安仔細地打量

長雄臉上變色,失聲道。「真的是陰陽鎖 「袁少俠,你真的看清楚了嗎? 趙

洞是不是一個大些,深點,另一個較小及 兩個血洞給趙長雄看。「這正是陰陽鎖喉 指殺人的獨有特徵! 淺一點? 袁介安指點吳再道喉頭上的孫 「趙大俠,你仔細看一下,這兩個血

> 餘子,豈不是還活着?」 **那麽,獨擅這種歹毒指法的二指魔煞歐陽** 個血洞眞的是被陰陽鎖喉指法弄出來的 動容道。「妄少俠,若吳兄喉頭上的這兩 兩個血洞果然如袁介安所說的所樣,不由 趙長雄經袁介安指點給他看,發覺那

莫大悚然變色。 衆人一聽二指魔煞歐陽餘子的大名

血酒 白兩道,他一概不實賬,照殺可也——不 林中,曾經掀起過一片腥風血雨,無論黑 之,他就像一個魔煞般,所到之處,人亡 論與他是否有過節,又或是開罪了他, 因爲二指魔煞歐陽餘千,在江湖上武 總

指,因此,每一個被他殺死的人,喉頭上 是一樣,這就是陰陽鎖喉指的特徵。 其實,是有分別的一 都有兩個血洞,乍看之下似乎大小一樣, 而他殺人的手法,就是施展陰陽鎖喉 -左大右小,深淺也

食二指,左手掌是光秃秃的,一根手指也 起了一個外號二一指魔煞 没有,又由於他嗜殺,江湖武林人便給他 由於歐陽餘子雙手上只有右手僅剩姆

段很短的時日:便忽然消失了踪影,不然 武林中受其屠殺的人數還要多。 幸好他前後在江湖上武林中出現了一

不知道他爲何要屠殺武林中人一樣。 他的出現,他的失踪,就他行事的 誰也不知道他爲何失了踪,就像誰也

烙印。 刦,却在江湖上武林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 但是,他在江湖上武林中所造成的殺

風,就像一個謎,誰也猜不透。

留給武林人的印象,是如何深刻! 雨,距今巳一十四年,但袁介安設出他的 名字,衆人便記起了他,這足以證明,他 當年歐陽餘子在武林中造成的腥風血

名氣的人物一 並且是加入了風雲教,無將會是武林中的 ,神色中露出懼怯之意。 一場浩刦!」說話的人乃是江淮道上頗有 「趙大俠,若是二指魔煞重現江湖 一左手劍麥子秋。他說話時

着希冀的神色對袁少俠說。 歐陽餘子獨擅的陰陽鎖喉指?」方紫秀帶 「袁少俠,你真的看清楚,認出那是

楚。 以生命担保,絕對没有看錯,當年家師反 及其殺人後所留下的特徵,區區記得很清 復向區區講解過陰陽鎖喉指的精妙之處 袁介安肯定地道。「方女俠,區區敢

亮問 「請問袁少俠令師是那位高人?」丁

林通人的諸葛百機前輩。 介安設出他的師傅的名諱來。 「袁少俠的師傅就是武林中尊稱爲武 趙長雄代表蒙

乎没有人叫得出名稱的怪異兵器,也搜羅 林各門派的武功瞭如指掌,對於武林中印 眞是失敬了。」方紫秀朝京介安施了一禮 八般兵器,奇門兵双,甚至連武林中幾 「令師諸萬前輩學究天人,對於天下武 衆人一聽,莫不露出欽仰之色。 「袁少俠原來是諸葛前輩的高足,飛

袁介安忙不迭還禮,謙道:「方女俠

妾身可是深信不疑。」

精研。你是諸葛前輩的高足,你說的話,

如此目中無人。 大狂態,可能他的背後有什麽仗恃,才敢

也不動氣,冷冷地道:「朱瘟神,你背後 趙長雄巳猜到這一點,所以,他一點

够令朱某心甘情願地歸附驅使之外,還有 刺刺地設道:「天下間,除了本教教主能 朱瘟神打從鼻子裏噴出一口氣來,大

會不識時務吧? 一眼,設道:「趙兄,你是一位俊傑・不 朱瘟神却詐作聽不到,斜睨了趙長雄 ! 有人吐了口唾沬在地。

大家估量一下,他够不够份量讓趙某聽命 咱們歸順,也要說出你那位主子是誰,讓 的人,但他却詐鬥扮傻。「朱瘟神,你要 趙長雄早已猜到朱瘟神可能是風雲教

歸順本教,朱某包管你前途無限!」 創立了風雲教,正欲大展鴻圖,趙兄若是 冷笑道。「本教教主英明神武,赤手空拳 「趙兄,別許優扮痴了。 朱瘟神冷

陸定國罵道。 「哼哼,原來是風雲教的龜孫子」

未免太有點那個吧? 欲發作,趙長雄却搶先設道。「朱瘟神, 某家連貴教教主是何許人,都不知道,這 朱瘟神這一次終於臉色變了一下,似

乃何等人物了麽? 位去拜見教主,那時,各位不就知道教主 「只要各位答應歸順本教,朱某立刻帶各 「這不成問題。」朱瘟神接口說道。

「放屁!」丁亮怒喝:「你以爲咱們

是甚麽人?三歲小孩?也不怕笑掉了咱們

發作了。「真的敬酒不吃吃哥酒麽?」 「該死 朱瘟神這一次終於忍不住

朱瘟神,就憑你與那幾名手下,就吃定了 趙長雄正想設話,方紫秀已設道。「

還有自知之明,不過,你們也別忘了,有 陡地胆壯起來,紛紛向朱瘟神呼喝起來。 地掃視了衆人一眼,慢慢地說道。「朱某 朱瘟神却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冷厲 衆人聽他那麽一說,有些胆怯的,也

麽快便忘記了有一位師兄吧? 不少人落在本教的手上,趙兄,你不會這 「某家不勞你提醒! 趙長雄恨得牙

癢癢的。

吧? 他們便少受一點苦,各位不會那麽忍心的 在受苦,你們若是早一點答應歸順本教, 「朱某在趕來這裏之前,你們那些傢伙已 「如此最好 朱瘟神陰陰地說道

怒吼一聲。「朱瘟神,你們將某家師兄等 人怎麽樣了? 這分明是要脅!趙長雄再也忍不住

的人皆心神震撼了一下。 這一聲喝,有如天雷乍响,震得所有

幻閃向朱瘟神,眼慢的,根本看不到。 一條人影也就在班利即有如魅影般,

服他的機靈一 閃的刹那,已看出是袁介安,不由暗自佩 着是一聲怒喝・以及兩下沉實的掌擊聲。 只見朱瘟神悶哼一聲,身形暴退,接 趙長雄目光何等銳利,在那條人影幻 -乘著各人心神皆震的利那

> 也佔不到誰的便宜。 也出了手,結果,兩人對了兩掌,似乎誰 了一下,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暴退中。 向朱瘟神進擊,朱瘟神在冷不防之下,着 向朱瘟神出手,來個擒賊先擒王!緊接着 ,他瞧到袁介安以極之迅速怪異的手法,

> > 平第一次遇到。

人,居然身懷如此驚人的絕技,他可是生

,這更令他怯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

朱瘟神可是從未聽聞過這個「大名

暴閃,逼到那八名刀槍手的身後。

「殺!」他陡地大喝一聲,人却一個

那八名刀槍手暴喝一聲,刀砍槍刺

一齊往袁介安的身上招呼。

看不到甚麽。 別的人就只是見到眼前幻閃了一下,根本 ,只有像趙長雄這種高手瞧得一清二楚, 這一剎間的交手情形,在場衆人之中

看到,那條人影原來是袁介安。 直到兩人對掌,分開,停住,衆人才

> 下,而且,還有數股勁氣湧壓過去。 己全身上下,已被八柄刀槍封罩住全身上

一槍,只有當事人的麦介安,才感受到自

別看他們只是隨便地劈出一刀,刺出

衆人看得呆住了,對袁介安也不由另

魅的身法,就令到他們由衷嘆服,自愧不 單是支介安剛才所顯露的那種如幻似

疾閃過去,雙手一撥一抄,便巳抄住三柄

了破綻,身形一個急閃 便已往無處破綻

不過,他却夷然不懼,因爲他已瞧出

何况,袁介安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年

之色的朱瘟神說,就像他根本没有與對方 安淡定地瞧着巳暴退出店門外,一臉駭異 「朱瘟神,你果然有兩下子!」袁介

點不對,驟變也就在這刹那發生了

袁介安先是怔了一下,隨即便感到有

地場山崩般,忽然間,整座醉仙樓倒

住的漢子居然鬆手棄槍。

却驀然向後暴閃

其中排三個長槍被抄拿

他才抄拿住那三根長槍,那八個漢子

有如斷折般的劇痛——原來他在驟不及防 廢了。「你……你是什麽人? 這般痛了,若是被切中,只怕他那條右臂 之下,被袁介安的掌沿擦削過臂肘。已經 朱瘟神倒吸了口凉氣,忍受着左臂肘

碎瓦中衝射起來。

緊接着,有數條人影從倒塌中的樑柱

出一陣驚叫聲。

樑斷,瓦碎磚飛,只聽店內的武林羣豪發 塌下來,轟轟隆隆聲中,塵飛土揚,柱倒

打從心底裏生出一股懼意來。 朱瘟神對於眼前的年輕人——袁介安

那是因爲袁介安剛才展露的一手太高

幾條人影射去。

長嘯,掌袖齊舞,硬是將射來的激矢全部

那幾條人影中的兩個,條然發出一聲

倒塌的屋牆四面,激射出一陣激矢,向那

弓弦聲一陣急响,嗤嗤疾响聲中,從

只聽朱瘟神暴喝一聲。

「區區袁介安。」

撥擊劈折落地。

「火箭侍候ー

着破空之聲,有如流螢一樣, 又是一陣弓弦聲,只見點點火光,帶 「飛」向那

上,那便會被炙傷,要是沾上衣衫,便會 這火箭可是沾不得的,若是皮肉沾觸

被燃着燒起來,所以那是沾觸不得的。 因此就比剛才的箭矢難於應付了。

聲音。幾條人影急向下墜。 」聽喝聲,是趙長雄的

的人影頭上縱橫交錯射過。 險險的,那些火箭從那幾條急往墜下

原來這時候已天黑了,因此,看不清

那幾條人影是誰。

來,朝四面的弓箭手猛撲過去。 一聲喝: 「分頭殺敵!」陡地「炸」射開 **邢幾條人影才避過那陣火箭,便聽到**

六團烟霧爆散開來,迅即擴展瀰漫,一下 「波波波波」一連幾下爆炸聲,有五 「放毒彈!」是朱瘟神的疾喝聲。

子便將四面遮蔽起來。 **郝幾條人影一聽「毒彈」兩個字,疾**

射的身形陡地一個倒翻,凌空翻掠囘去, 但有一個却慢了那麽一霎,被驀地從

有如隕石般直墜落地。 烟霧中激射過來的箭矢射中,慘叫聲中,

其餘的幾條人影幸好墜得快,不然,

也會吃那些激射的箭矢射中。

被晚風一吹,很快便消散,而那幾條墜下 去的人影直到那些烟霧消散,才敢從瓦礫 由於晚風很急,那些翻翻滾滾的烟霧

中跳起身來。

在什麽時候,經已溜得不見一個人影。 四察一下,朱瘟神與他的手下,不知

去。

以免他焦急。

袁介安答應一聲,便往温柔窩那邊走

袁介安趕往温柔窩,通知枯竹大師一聲,

陸定國的好友譚海。 趙長雄、袁介安、方紫秀、丁亮、陸定國 没有被倒塌的屋子壓埋住的人影,原來是 、沈信成,剛才被箭矢射中的那一個,是 夜色中,依稀可以看到,那幾條僥倖

泰山三老擒掌龍

尖矢幾乎從另一邊的腹側露出來,傷重致 聲憤怒的長嘯 死。陸定國抱起譚海的屍體,仰天發出一 不幸,他被一支箭矢自腰側射入去,

> 乎被一個拉客的鴇母扯了入去,幸得他 身塵汚,向那鴇母咧牙一笑,幾乎没有將

袁介安打從温柔窩的大門前走過,幾 温柔窩這時候燈火明亮,熱鬧得很。

她嚇暈過去,這才得到脫身。

人温柔窩的大門內,驀地,他想起來了一

忽然,他看到一條頗爲熟悉的背影走

那不就是自己輾轉數百里要追殺的那個

他幾乎想不顧一切地衝入温柔窩內

在瓦礫下還未死的同道,便會被燒死! 趙長雄焦急地設道。 「快救人,不然火勢猛烈起來,被壓

被倒塌的樑柱砸中,死了。 共救出了近十個武林同道,只有三個因爲 '玩礫之下,也自動靜,結果,他們一 一言提醒了各人,他們立刻動手,而

臉的,後來,他們也救出了醉仙樓的老闆 其實,他們的樣子也很狼狽,灰頭土

念的報應吧。 條腿,也够慘的了,這大概就是對他的貪

窩內的動靜,可謂一學兩得。

間發生的事情向枯竹說了一遍,聽得枯竹

找到了枯竹大師,他簡略地將這段時

連頌佛號不已。

替枯竹大師,一方面監視着那傢伙的動靜

時三刻之間,是不會出來的,他大可以代

旣然那傢伙進入温柔窩內,那麽,一

,另一方面,也替趙長雄等人監視住温柔

已雄猛地燃燒起來,起了火,自然有人來 的四海客棧走去。 閻及伙計等人,便攙扶着傷者,往大街內 救火,以免被波及,趙長雄等人安頓了老 火勢乃是被火箭所引發的,這時候經

,何况,他們還未吃晚飯。 他們也要找尴地方安頓好受傷的同道

在走向四海客棧的路上,趙長雄拜托

雄等人,對衆人略說了一下在監視期間

温柔窩没有什麽特別的動靜。 擦損了手脚,敷了藥後,都没有什麽大碍 傷的也敷扎好,而受傷的那幾個武林同道 舵,一來也算出口氣,二來,說不定可以 教的總壇所在,那便可以直搗黃龍。 從那些風雲教的冤崽子的身上,查問出該 ,便向温柔窩動手,搗破風雲教的這個分 ,也因此,他們已商量好,在吃過晚飯後 傷勢都不算重,只是被砸傷了皮肉或是 趙長雄等人已換過乾凈的衣服。受了

定向温柔窩下手。 基於「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而受 傷的同道在行動上都没有什麽不便,使決 而他們之所以决定在今晚動手,乃是

附近監視着他們的動靜,也來不及趕囘去 他們吃過晚飯後,便直撲向温柔窩。 這樣,就算有風雲教的人在四海客棧

極之奇怪的事情。 伏在瓦簷上的袁介安忽然發現了一件

一個女子居然從温柔窩的側面後院牆

中出入,那自然不能放過了 正在監視着這裏的動靜,如今發現有人暗 實則乃風雲教的一處分舵,暗中有武林人 温柔窩却有點特別,月裏是青樓烟花地 是別有目的的女子,很多時都會隱身在這 内掠出,也不怎麽奇怪,因爲不少俠女或 物出入,那就值得注意了,何况,袁介安 種風塵地方,這是最易隱蔽身份的了。但 本來,像這種地方,有一個女子從牆

在好友的墓前,殺他以祭亡友之靈。 將那傢伙一把揪出來,然後,押他囘去,

但他却忍住了。

詹影下,監視着進出的人。

斜對的一條巷子內,掠上瓦面,伏在一角

待枯竹走後,袁介安走向温柔窩大門

枯竹大師趕同四海客棧,找到了趙長

Y28

是他發覺到,那個女子在掠出來後,在暗 又一低頭,鑽囘那女子的裙內。 然鑽出一個小矮人來,仰頭吸了口氣,便 黑冷寂的巷子内略爲一站,裙脚一掀,居 而深深地引起袁介安的好奇心的,乃

的是真的!這簡直奇異得不可思議,一個 一個女子, 裙内藏了一個人而受到影响,這麽奇怪的 女子的裙子裏面。居然收藏了一個人一 只是幻像,眨着眼睛,那裏眼花了,看到 ,而且瞧她掠去的勢子,一點也没有因爲 一個小矮人,但表面上却一點也看不出來 袁介安幾乎以爲自己花了眼,看到的 跟着,那女子便往巷子的深處掠去。 引起了他的興趣

她是趕往囚押關大俠等人的地方,那豈不 個秘密地方。驀地,他的心頭一動— 趕往什麽地方呢?會不會是風雲教的人? 而使他更感興趣的是,那個女子到底 設不定,她正趕往風雲教的一

疾射向州個女子掠去的方向。 他立刻像一條魅影般,自瓦簷上閃掠

撲到了温柔窩時,枯竹大師却找不到袁介 趙長雄等人一共是十一個人,當他們

而有意外的發現——查探到關禁關鎖西等 踪了數百里的一個殺友兇手也暫時拋下不 裙子裏藏着一個小矮子的女子。連輾轉追 他們自然不知道袁介安因爲追踪一個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跟踪那女子

不見了袁介安,自然令到趙長雄等人

拖延,以免被温柔窩內的風雲教徒聞風逃心焦不安,但眼前的情勢又不容他們猶豫 匿,因此,趙長雄下令立刻攻入去。

專責放火及接應堵截。 方紫秀帶領,也是四個人,從後面摸入去 雄帶領三個人,由大門闖進去,第二組由 來個前後夾攻,第三組由陸定國帶領, 十一個人,分成三組,第一組由趙長

泥一樣滑倒下去。 信威一掌擊出丈外,撞在門旁的牆上,爛 進去・先是被一個鴇母伸手攔着,而被沈 趙長雄那一撥聲勢汹汹地往大門內闊

大。 來・其中一人,正是妓院裏的打手頭兒崔 但立刻從大門內撲出兩個兇猛的漢子

有如一尊門神一樣,頗能嚇倒人。 崔大當門一站, 由於身形高大,簡直

雄等人來說,簡直不將他放在眼內。 但却只能嚇倒普通的嫖客,對於趙長

裝模作樣地瞪着他那雙牛眼・満以爲可以 **嚇倒眼前的四個人。「你們不想活了麽?** 「唉,你們没有長眼睛的麽?

們的狗眼長到什麽地方去了,也不能睜開 眼崎瞧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便亂闖亂撞的 另一名漢子,也帮腔咋唬起來。「你

定國與沈信威變變撲向崔大與那個漢子 一出手,便毫不留情。 「滾!你才找死!」喝聲中,只見陸

名打手的兩聲慘叫。 只聽「砰砰」兩聲,跟着是崔大與那

只見兩人分別飛捧入大門內。崔大撞

出一聲狂嚎,口噴鮮血,登時了賬。 上面飛摔入去,叭聲撞在一根柱子上,發 這一來,自然驚動了裏面的人一

客以及哪些打手人等

趙長雄身形一掠,當先搶撲入去。

往内奔去。 ,断了兩根肋骨,却仍然能够站起來,欲

設道:「說!這裏是不是風雲教的一處分 七葷八素的,接伸手捏向他的喉頭,狼聲 间來,左右開弓,「啪啪 兩聲, 摑得他

擠出你的鳥蛋黃來,看你說不說! 上也是一號人物,整人的手段還會少得了 膝頭一提,狠狠地撞在崔大的胯下。

悶悶地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那張臉一點 全身猛搐了一下,癱軟地彎起身子來,

大驚失色地躱在裏面去,堵住他們的,是 燈火輝煌的大廳內,那些姐兒及嫖客早日 這時候、趙長雄與其餘兩人巳撲入了

來,只是點頭。 崔大終於緩過一口氣來,却說不出話

塌了一面屛風·那名打手却自倒塌的屛風

1 嫖

崔大皮粗肉厚,雖然挨了沈信威一掌

但却被沈信威一把抓住衣服,將他扯

,吐着舌頭設道:「你……你們是什麽… 崔大被捏得幾乎閉過氣去,雙眼直翻

崔大彷彿被人將他的背樑骨抽掉一樣 一你奶奶的大狗熊 沈信威在黑道

七八名打手模樣的漢子

因爲那一下痛得他幾乎没有昏厥過去

威兇狠地喝道。 「說!你是不是風雲教的人?」沈信

設話的氣力也没有,只好又點頭-那一陣強烈的疼痛還未消散・崔大連

「誰是你們的分舵主?」沈信威又厲

叫他設大聲一點,倐地,一道電芒斜刺裏 **閃射出來,「噗」地一聲,射在崔大的背** ,沈信威却聽不到他在說什麼,他正想喝 • 咀唇噏動了一下,發出極微弱的語聲來 這一次,崔大終於有些少氣力設話了

了一下,便頹然軟倒落地。 催大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身子挺搐

只露出一截刀柄來! 他的側背上,赫然挿着一柄飛刀,却

發出飛刀的那人手勁好猛-

子般,撲向射出飛刀的那個地方一 左邊對開的一叢花樹。 沈信威怒吼一聲,有如一頭狂怒的豹

子動上了手。 大廳內的趙長雄三人巳與那七八個漢

與之動手。 話,悶聲不吭的,便向趙長雄三人撲過去 ,三人除非甘願被對方殺死,不然,只好 那七八個漢子根本不容趙長雄三人說

颯:兩聲,兩柄刀交叉向他斬劈下去! 兩個漢子却夷然不懼地向他撲過去。 趙長雄一出手便擊飛一個漢子,但另

拍出・寄準無比地拍撃在那兩柄刀的刀身 趙長雄連眼皮也没有顫動一下・雙掌

那兩個漢子判時如受巨力撞擊,虎口

地倒退了兩大步・才穩住身形。 震麻,兩柄刀脫手飛起來,人也「蹬蹬

趙長雄扣住左右肩井穴。 但立刻便被像一陣風般「捲」過去的

子快爆炸了 ,外面有人大叫:「趙大俠,屋 • 快出來啊!

左右飛擰出去,而他的人已一個斜旋,向 手一鬆一翻一拍,那兩個漢子頸脖一歪, 兄黄兄,快走! 屋子壓埋在下面!趙長雄疾喝一聲。「陸 震撼了一下,對於風雲教的手段,他們在 一個時辰前,已領教過了,幾乎被倒塌的 趙長雄與陸定國兩人聞言,心頭猛烈 扣着兩個漢子肩頭的雙

子一仰,向外倒射出去。 硬是將拼兩個纏住他的漢子逼退開去,身 陸定國大喝一聲・連環撃出五六拳・

急不迭往外撲去。 被趙長雄稱作黄兄的一 -黄華坤,也

的窟口撲去。 班聲喝叫後,立刻自動退下,轉身向就近 **那兩個與他動手的漢子在聽聞外面的**

在這大廳內,當然急着逃命了。 他們都是人,也怕死,自然不想葬身

動手時,神色間多少也會顯露出來。 廳即將爆炸,否則,他們在與趙長雄三人 顯然,這七個漢子根本不知道這座大

扭頭往人廳望去・只見無兩個纒門壁定國 趙長雄三人先後撲出大廳外,不自禁

的漢子亦驚惶逃出來。 連五六下爆炸乍然响起,趙長雄三人感到 因爲就在這剎那, 海獅轟…… 但他們却逃不出去。

> 以免被濺射的碎木磚瓦射中。 地面似乎震動起來,三人急不迭撲開去,

地塌,令人魄動神搖 越震動着倒塌下去,發出的聲响恍似山崩 塵烟翻揚,木石碎射中,整座大廳搖

到廳門前的漢子活生生被倒塌的大廳生葬 活埋的情景。 最令二人悚目驚心的是,那兩個才奔 遷是第一次目睹如此「壯觀」的驚人情景

趙長雄三人可謂歷過生死的人了,但

們這種不易動容的人,也爲之感到惻然。 **那兩個漢子惶懼絕望的嘶叫聲,像他**

死狐悲的感覺。

三人怔怔地看着那座剛才還是富麗堂 風雲敬這種手段,也算惡毒了。

瓦礫,忽然,他們被一陣呻吟聲驚動了。 皇,燈火輝煌的大廳在眨眼間便變成一堆 他們立刻循聲望過去。

也看到,大廳後面的那座紅樓已燒起火 發自丈許外的一個花架之下,同時,他們 有三條人影正向這邊掠來了 立刻,他們便發覺那一聲聲的呻吟聲

風雲教的徒衆的丁亮三人。 他們立刻就認出,那是負責接應及截

趙長雄立刻向孫個花架掠去。 陸定國與黃華坤跟着掠去。

,發現花架下躺着一個人,赫然是沈信 他們掠到花架前,丁亮三人亦已經掠

在他的左胸上插了一柄刀子,深没至

看看他還有没有救,陸定國已搶先蹲下來 趙長雄正想蹲下去將沈信威扶起來,

> 威。 ,扶起了斷續地發出低弱的呻吟聲的沈信

黄華坤低問。

「丁兄,呼叫示警的可是你們麽?」

衆人都緊張地看着。 「沈兄……」陸定國邊探着脈息邊低

沈信威却一點反應也没有 趙長雄緊蹙着眉頭

設,露出担憂的神色。 「盡盡人事吧。」丁亮說。有一種冤 「脈息弱而散亂……」陸定國抬起頭

雲教而傷垂垂危的・也說得上是他們的同 哀戚的感覺的。 路人了·一個「同伴 是一個黑道人物,但畢竟他是爲了對付風 也難怪他有這種感覺的,沈信威雖然 死了·誰也會生出

給他吃三顆,大概有點效用。 丹丸遞給他。「陸兄,還是培元固本丹, 陸定國點點頭,有人從身上取出一瓶

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來,雙眼暴睜 沈信威喂下去。沈信威却突然身子一挺。 歪,咽了氣。 叫出兩個字來。「飛……刀……」頭一 陸定國接過,正想拔開塞子倒出來給

黄華坤說道:「火勢越來越猛,若是被趕 來救火的人看到咱們,有點不便。」 衆人見他死不瞑目,心中一陣難過。 趙長雄頷首道。「說得對,咱們還是 「趙大俠・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離開這裏吧。」 丁亮接口道:「那些冤崽子在點燃了

火藥引子後,便不知往那裏溜了。」

從側面院牆翻進來,在那面搜索了一會, 情急之下,便高聲呼叫,幸好趙兄你們能 便撲過去想阻止,却被近十名漢子圍攻, 看到幾個傢伙在點燃火藥引子,咱們三人 發覺不到什麽,便往前面這邊掩來,恰好 够及時奔出來。」 「是。」丁亮設:「丁某與李兄馬兄

一趙兄,怎麽不見方女俠他們的踪影

不聞他們四人的聲息,也不見他們的踪影 不趕到前面來看一下的,但自始至終,旣 方紫秀那一撥四人在聽聞爆炸聲後,不會 馬上追出去,在外面等咱倆。一話未設完 丁兄,你與某家到後面看一下,其餘的人 ,旦掠向後面。 • 這就有點不對勁了,趙長雄疾聲道。 李策這一設,趙長雄等人才醒覺起,

些嫖客姐兒,鴇母也不見一個,大概那些 秀四人的踪影,也發現不到一個人,連那 人在爆炸時乘亂溜出了温柔窩 但搜遍了整座温柔窩,也找不到方紫

雲教的人,無暇通知他們 擒下掳走了,二是他們由於急着要追踪風 可能:一是他們中了暗算,被風雲教中人 方紫秀四人忽然失了踪,那只有兩個

出牆外,找到已退出外牆外面的陸定國等 紅了夜空,他們不能再留下去了,只好掠 人,走回四海客棧。 温柔窩內的火勢越燒越猛烈,火光映

因爲他們根本没有什麽收獲一 這一次的行動,他們可說失敗了。 一一點

他們的一處分舵,但這些對他們來說,一 望),這個損失,比起那「收獲」來,大 收獲的,是殺了幾個風雲教的徒衆,毀了 點用處也没有,而他們又再失去了五個人 關於風雲教的秘密也查不到,唯一說得上 (對於方案秀四人的失踪,他們都不敢奢

踪了四個人,人手更少了,就算風雲教的 奈何得了他們。 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他們也無能爲力, 因爲他們本來便不够人手的了,再失

得自己這一次决定放棄那個殺友兇手,而 跟踪那個裙子內收藏了一個小矮人的女子 ,可謂「英明」極了。 袁 介安這一次的收獲可謂大了,他覺

錯,那個女子果然是到一處秘密的地方一 - 囚禁關鎭西等一衆人的地方。 最令他感到興奮的是,他的猜測没有

,但他還是按捺住了。 袁介安雖然很想將關鎭西等人救出來 無是一處異常隱秘的地方。

是錯失了一個救人的大好機會,因此,他 救不了他們·自己反而也被擴去,那豈不 關鎭西等人,但却没有絕對的把握,萬一 决定暫時隱着,趕囘去知會了趙長雄等人 計議好後,才動手救人。 單憑他一己之力,雖然不無可能救出

說不定,又會有出乎意外的發現。 後面,看看那女子到底要到什麽地方去, 女子又現身掠出來,於是,他便暗中跟在 當他正想悄然離去的時候,發現那個

跟踪那女子來到一座廟宇外,他才發

覺到,已囘到石鼓鎭上。 跟着,他便認出,那是天官廟。

已從另一面掠上了瓦面,潛掠到後面。 要人物,就躲藏在這廟內? 袁介安不由思忖起來。「莫非風雲教的重 立刻,他便聽到了下面傳來一陣人語 看着那女子從廟後的圍牆掠入廟內, 一縱身,他

來。 聲。 他馬上將耳根貼在瓦面上,傾聽了起

聽到那女子在問一個人的設話聲。 「你就是吉慶? 袁介安立刻清楚地

的聲音。 「是……你……饒命!」是一個男子

在廟後一間小房間内的大蛇吉慶。 聽這一問一答,原來那女子是來找住

我不會爲難你!」那女子的語聲温和了一 「你若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話

不用說,這女子就是殺死謝沐恩的羅

大蛇吉慶似乎没有剛才那麽害怕了

「妳……問吧。」 「你認得我麽?」羅綺香將臉凑近吉

慶。 道。「我……不……我……没有見過…… 大蛇吉慶渾身顫抖了一下,囁嚅着說

設道:「你再看清楚一點 顯示出,他是見過她的,這自然逃不過羅 綺香那雙眼睛,逼近了一點,羅綺香冷聲 但他臉上流露出來的神色,却明白地

大蛇吉慶惶恐地將目光閃避開去・吶

吶着, 設不 出話來。

乎說不出話來。「見……過妳。

語氣又放緩下來。 「你還見到了什麽?」羅綺香接問・

…謝老……爺……」吉慶經巴崩潰了,不 「見……到你……殺……殺……了…

由自主地說出來。 「那麽,你也看到我殺謝沐恩的經過

後退縮。「不,我没有看到……那時…… 的,並且露出一抹笑容來。 了?」羅綺香的語聲温柔得教人心頭暖暖 吉慶却像見到蛇蝎一樣,恐慌地直往

香發出兩聲令人心悸的笑聲。「你不該太 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楚!」

你說的那句說話,爲了我那個秘密,我不 樣子,設道:「本來,我已忘記了那囘事 得不殺了你! 喝個半醉不醒的,對人胡說殺死謝沐恩的 好奇,太愛管閒事!更不該不會喝酒却去 ,是一個女子! ,很不幸,却被我無意中聽到有人傳開了 說着,纖手一伸,尖刺的指甲直往吉

過去。 原來已退到牆角前,雙眼一翻,昏死

疾射向羅綺香揮出的兩指 瓦面上「崩」的一下疾响,一縷勁風

「我……」大蛇吉慶顫抖着咀唇,幾 「說! 羅綺香的語聲冷厲得令人心

「哼哼,那表示你是看到了!」羅綺 一頓,復又發出憐憫的

慶的喉頭插去。

吉慶鷲叫一聲,想退,那知退無可退

羅綺香大吃一驚,聽風聲急勁,便知

肘收指,險險避過那枚暗 道發出暗器的人腕勁很強,不敢不避,縮

,原來是一塊瓦片一 「啪」地一聲,那枚暗器擊在牆脚上

說, 那枚「暗器」是他發射的了 瓦面上只有袁介安一個人伏着,不用

因而威力大減,甚至喪失了作用! 的那「件」秘密武器,就不再成爲秘密, 秘密」傳了開去,無時,她收藏在裙子內 羅綺香仍然想殺死吉慶,以免她的

甲插向吉慶的喉頭。 她的手肘修縮暴伸,仍然以尖利的指

「颯」地一聲・第二枚「暗器」又激射 但袁介安就像猜到她必會再出手一樣

乘勢飛起一脚,踢向吉慶的小腹丹田。 高手,她不敢不縮手,身形暴退的刹班, 小腹下的丹田,乃人身大穴之一,若 羅綺香知道伏在瓦面上的,乃是一個

是她踢起的那條腿一 但第三枚暗器緊接激射而下,目標正 是被她那尖尖的金蓮踢中,吉慶肯定當場

她只好急不迭收腿。

上,疾墜下來、恰好擋在吉慶的前面。 碎聲,從瓦面上一個忽然爆裂開來的瓦洞 「嗖」地一聲,一條人影隨着瓦塊破

投在飛墜下來的人身上,恍似披上了一身 銀光般,有一種天神般的莊嚴氣概。 月光從那個破瓦洞內投射下來,恰好

正有袁介安。

本來,她若是想溜,大可乘勢溜之乎也 羅綺香所一退,幾乎退出小房間外

但她仍然想殺了吉慶,連袁介安也一併殺 歷 袁介安緊逼不捨。

?」羅綺香仍然往後退。 「你都聽到了我與辦個臭吉慶的說話

器,就可以繼續保留下去,殺人於意外之

狠狠地盯視着变介安,若是目光也可

了才走,那樣,她身上的那「件

秘密武

玩笑來 「妳猜猜看!」袁介安居然與她開起

話,反問:「你爲什麽要出手救他?」 羅綺香却不理會他那句含有玩笑的說 「區區恰好遇上了,又看不過眼,所

袁介安淡淡地設。

得在他的身上戳出十五六個血洞來 死了,她恨透了眼前這個年輕人,她恨不 以殺死人的話,那麽,袁介安早已被她殺

「妳爲什麽要殺他? 袁介安詐優扮

僧,伸手指一下昏倒在牆角下的吉慶。

設出自己的姓名來。「妳又怎樣稱呼?」

「區區袁介安! 「你是什麽人?

袁介安磊落地一口 羅綺香不答反問。

羅綺香却不答他,只是輕哼了一聲。

對於「袁介安

這個名字,她可是迅

以便出手。 好决定是否使用那「件 袁介安到底知不知道她身上的那個秘密, 一定聽到我與火蛇吉慶的設話! 直忍着不動手,只不過想確實地知道, 「我知道你已伏在瓦面上好一會,你 秘密武器。 羅綺香

的情形下,才能一擊奏功一 她那件秘密武器只有在對方毫不知曉

羅綺香鬥起智來。 己,所以,妳還是自己猜吧。」袁介安與 會相信,若設全聽到了,那實在太冤枉自 「區區若說一句也聽不到,妳一定不

頭的人物,這叫她心頭放鬆了不少 這個姓名,那就表示,他不會是什麽有名 速地在心裏想了一遍,却想不起會聽聞過

也不用太過顧忌對方了。一個名不見經

既然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那麽

中,今晚的月色彷彿特別皎潔,在院子的 楚。 地上舖下了一片銀光,兩人的身子溶在月 色中,比在小房間内時,彼此看得更加清 這時,兩人一進一退,已來到院子當

麽?何况,她還想在風雲教的「鴻圖壯學 她若是怕了他,那她還用在江湖上混下去 傳的人,身手再了得,也高明不到那裏,

」中,建下一番 事業

她一定要殺了這兩個人,否則,她就

香說完,不等夷介安說話,便一擰身,斜 個臭吉慶,你不會不讓我離開吧?· 」羅綺 掠向無堵有點殘破的圍牆。 「算了,我與你無仇無怨,我不殺那

就這樣放妳走!」袁介安身形一個縱掠 追截過去。「妳一定要留下姓名! 羅綺香根本不是想溜,她這麽做, 「區區與你雖然無仇無怨,但也不

是誘敵之計

錯·不可放過。 她一定要殺了袁介安,以便保住那個 -不管他是否知道!總之,寧可殺

要保持! 一隻蚊子那樣平常,她那個秘密、却一定 殺一個人,對他來說,簡直有如拍死

她反手一掌拍向袁介安。 袁介安左掌急翻,急封拍來的一掌。 的一聲,兩掌交擊,羅綺香痛

呼一聲,一個身子往前飛捧出去。 一聲:「妳走不了!」撲掠過去。 袁介安的身形只是窒了一下,便呼喝

拂出去。 在地上,身子晃了晃,才穩住身形,一眼 瞥到袁介安撲掠到來,叱喝一聲、雙袖交 羅綺香直「飛 出丈外,身形才飄墜

的一隻袖子抓去,撲掠的勢子仍然那麽迅 袁介安左掌急護住頭臉,右手疾向她

射向袁介安的腰腹之間部位 來的裙子內電射出來,挾着一道寒芒, 驀地,一條矮小的人影自猝然翻揚起

是 那麽奇突——根本令人意想不到,這一 被自己的右掌遮擋住,在那樣近的距離下 頭臉不但被羅綺香交拂的雙袖遮蔽了,也 ,頭臉又被遮蔽住,而那條矮小的人影又 兩下裏的距離不到五尺,而袁介安的 而這種「局面」,乃是羅綺香精心 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出來的,目的就是要一擊殺死袁介

因爲他已隱隱地感到。對方雖然名不

武器 的决心,不惜一交手,便施展出她的秘密 一個尋常人物,所以、她更加堅定了殺他 見經傳,但從其機智的對答中,顯示不是

的時候,便以手脚緊緊附在她的腿上的侏 一個藏在她裙子內的,不用「出場

内的侏儒殺死的 **挑刹那,她甚至忍不住在心裏發出**

謝沐恩就是被那件秘密武器!

聲惡毒的冷笑,小子,你後悔已經來不及

子内? 爲何要那麽累贅,把一個小矮人收藏在裙 巳猜想到, 怎樣殺死謝沐恩的,但心思精靈的他,却 裙子内藏着一個小矮人,在瓦面上窺聽時 人,出其不意地擊殺謝沐恩的。不然,她 雖然她與吉慶都没有明白說出來,她是 她却情然不知,袁介安早已知道她的 她必是利用那個裙子内的小矮

顯然是故意被他震飛的,目的就是誘他上 更感到羅綺香斯一掌根本没有多少勁力, 内的船個小矮人的動靜,在交手一擊中。 來的小矮人。 不會來不及應變一 當,因此,他表面上裝出懵然不知、暗裏 一直提防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自然 所以,袁介安一直暗中留意着她裙子 -那忽然從裙子內射出

那小矮人一了一件秘密武器! 說得明白點,他是故意誘她「動用」

個小矮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會應付不了那

護在頭臉前的左手驀地往下一揮,寒

來歷。」羅綺香再退一步:已退出房外。 「我不是問你的姓名,是問你的身份 「區區的姓名,就代表了我的身份來

Y32 訴妳了麽?

步步地往後退。

「你到底是什麽人?

羅綺香忽然一

袁介安一步步逼上去,

「區區不是告

促的慘叫聲,血濺中,短小的軀體被一「 芒電射,只聽那條矮小的人影發出一聲短

,但餘勢未盡,仍然射向袁介安的腰腹之 但是上身那一截去勢雖然窒緩了一下

過那半截撞向他作軀體。 下一揮的刹那,身形也一個偏閃,恰好避 袁介安似乎早巳料到會這樣,左手往

而他的右手,亦已抓住了羅綺香的一 那是羅綺香爲了誘他上當,故意讓他

這一次可是弄巧反拙了

混了不少日子的人,隨機應變。她是絕不 七魄也不見了四魄,還幸她是個在江湖上 ,慘叫聲入耳,她幾乎三魂不見了兩魂, **那侏儒被一揮兩段,她自然一眼瞥到**

體踢飛向袁介安的身上。 飛起,恰好將所侏儒跌墜下去的下半截驅 指刀」將被抓住的迅隻袖割斷,同時一脚 的一聲,她硬是以

撞過來的半截驅體濺射開來的血點濺中了 ,所以:他慌忙閃躱開去,有點狼狽。 避是避開了,但是身上却被那半截飛 羅綺香這一着,袁介安倒是没有料到

便自牆頭上掠射出去。 厲嘯,一個身子斜掠急射向牆頭,一閃, 就這一瞬之間,羅綺本口裏發出一聲

只不過慢了那麽一瞬間,袁介安縱掠

她的身法好快!

去,直到看不到羅綺香的身影,才自牆頭 追,很難追得上,他只好眼看着她飛掠而 上牆頭時,羅綺香已急掠出十數丈外,欲

掛在夜空中,想到趙長雄等人在温柔窩附 儒,却無法看出他的年紀來。 醜惡極了,原來是一個長得異常矮小的侏 抬頭仰望一下夜空,皎潔的月兒巳斜 在月光下看清楚那個小矮人的樣子。

上一掠而起,往四海客棧掠去。近找不到自己,不知如何惶急不安,他馬

趙長雄乍見袁介安平安無恙地囘來、

高興得緊緊地抓住他的雙臂,只是笑

的 介安是在窗外看到他,便自窗外跳入房内 趙長雄一個人坐在房內,没有睡,袁

趙長雄才放開袁介安,拉他坐下來。 「袁少俠,你去了哪裏?」好一會,

地說了出來。 女人裙子内的侏儒的經過,向趙長雄扼要 得低低的,將他的發現及誅殺了那個藏在 個大秘密! 便暗暗跟踪下去,結果,讓區區發現了一 ……但區區認為,還是跟踪那個女子好些 追踪了數百里的殺友兇手走進温柔窩內 大是好奇,本來、區區已無意中發現外個 女子,自温柔窩內院牆掠出來,區區不免 跡可疑,居然有裙子内收藏了一個侏儒的 長雄道歉。「只因區區忽然發現了一個形 說不定有什麽重大的發現,因此,區區 「趙大俠,眞對不起。 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壓 袁介安向趙

趙長雄聽完之後,興奮得幾乎想將袁

發現太好了,眞是太好了 介安緊緊地擁抱起來。「袁少俠,你這個

好風雲教的人没有找上我們,不然,只剩

一趙長雄惑然地看着袁介安

剩下六個人!」趙長雄沉沉地說道:「幸

沈信威沈兄也死在飛刀之下,咱們如今只

長雄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袁少俠, 關押的地方,咱們就可以去救人了!」趙 人要緊,馬上叫醒其他的同道,趕去救人 袁介安却說道:「趙大俠,救人雖然 「咱們正愁人手不够,知道了他們被

要緊,但也不用急在一時,咱們都不是鐵 該讓他們休息一下,明天才去救人,你說 打銅鑄的,昨日經歷了那麽多事故,也應

「好吧,明天才去救人吧! 趙長雄想想,覺得也是,便點頭說道

地方,你只管開口,某家與關師兄在所不 某家很感激,若是有用得着某家師兄弟的 事而不惜放過捉拿那個殺友兇手的機會, 接又說道。「袁少俠,你爲了咱們的

師教訓去做。 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區區只是謹記家 忙。帮忙別人,等於帮忙了自己,正如種 是遇上值得帮忙的事情,一定要盡力去帮 ,家師經常敬導區區,在江湖上行走,要 袁介安慌忙道。「趙大俠,你言重了

窩採取行動? 接問道:「趙大俠,你們可有對温柔

攻打」温柔窩的經過,說了一遍。 所獲,反而又損失了方女俠四人。」將「 趙長雄嘆口氣。「可說一無

袁介安聽完之後,也憂慮地蹙起了眉

「袁少俠,不但方紫秀四人失了踪,

救 位知交好友,就是死在州人的飛刀之下 **那個人手勁好強,那柄飛刀只露出刀柄來** 殺死的?」袁介安緊緊地看着趙長雄。 這幾個人・如何應付得了!」 說不定,那傢伙就是風雲教的人,沈信威 現殺死你好友的那個傢伙進入温柔窩內 要追殺的那個人! 疑,殺死沈信威的人,極有可能就是區區 而沈信威也是死在飛刀之下,因此區區思 。「他的左胸插着一柄飛刀,發射飛刀的 ,是一名飛刀手,可說百發百中, ,沈信威在臨咽氣之前,還大叫一聲 「趙大俠,你說那個沈……是被飛刀 「趙大俠,區區追殺的那個殺友兇手 「嗯,你在未追踪排個女子時,曾發 「袁少俠,你說什麽? 「莫非是他……」袁介安嘟喃一句

區區拼

可是同仇敵愾,一條道了 就是他殺死的! 發出「篤」的一聲。「趙大俠,姚咱們 「有道理! 袁介安曲指敲一下桌面

長雄可高興了,連稱呼也改了。 ,不用怕風雲教那些魔頭冤崽子了! 「有老弟你加入,咱們可是實力大增

那個女子收藏在裙子内的侏儒,殺得好, 之下,怕不都死在那個收藏在她裙內的州 不然!若是咱們以後遇上她,在毫不知情 一頓,接下去設道:「老弟,你殺了

個侏儒的手上!

狠下殺手,一刀將他殺了 「趙大俠,區區正是想到這一點,才

,明天好去救人!」 「老弟,天快亮了,咱們也歇息一下

翌日一大早,趙長雄便被客棧的伙計

原來有人着那伙計將一封信交給趙長

道:「九成是風雲教的人寫來的!」 長雄朝睡眼惺忪的麦介安晃晃那封信,說 在椅子上睡過去的袁介安也被驚醒了,趙 趙長雄接過州封信,關起房門,而靠

的教主寫給他的。 他想不到的是,那封信居然是風雲教 他果然没有猜錯。

前,一個一個地殺死被擒的人,直到他們 外約五里左右的謝家別莊,拜見那位教主 以那些人的生命為事 麽鬼,他也會殺死所有被擒的人,希望他 答應爲止。他們若是不敢去,又或是弄什 上三竿時,帶着剩下的幾個人,趕到鎮東 ,並答應歸順該教,否則,便在他們的面 信的內容很簡單,要趙長雄等人在日

下署風雲教大教主幾個字

兄等人的生命,要脅咱們歸順該教,簡直 沉重地設道:•「老弟•風雲教居然用關師 將信遞給袁介安,趙長雄捏着拳頭,

「趙大俠・你準備怎辦? 袁介安看完那封信,也皺起了眉頭。

Y34

「老弟,肉在爼上,咱們還能怎麽辦

法子麽?」 ?」趙長雄攤攤手道:「難道還有其他的

依照他們的話去做之外,的確是没有其它 的辦法了,除非咱們不顧關大俠等人的生 袁介安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除了

麽? 派人去赴約,一邊偷偷地去將關大俠等人 然不能!不過,咱們可以隨機應變,一邊 救出來,那麽,他們不就無法要脅咱們了 一頓,麦介安又接說下去道:「這當

長雄一拳擊在手掌上。「老弟,你的頭腦 就是够靈!」 「妙啊,某家怎麽會想不到的

手,如何分派?」 趙長雄這時已完全依賴 「老弟,咱們合共起來,只有七個人

關大俠他們,另一組五個人,去赴約。趙 袁介安了。 袁介安設道:「一組兩個人,去解救

手太少了?」趙長雄担心地設道。 大俠,你說好麽? 「兩個人去救關師兄他們,會不會人

嗎? 然將關大俠他們救出來,但又反用被擒的 們的思疑,萬一他們將赴約的人擒下, 人要脅咱們,斯咱們豈不是一樣處於下風 ,若是去赴約的人太少,那反會引起他 「趙大俠,只要小心一點,應該是够 雖

與其餘四位同道去赴約。」 。「#就煩妄老弟挑一個人去救關師兄他 ,н地方你到過,比我們都熟悉,某家 「嗯,老弟所慮極是! 」趙長雄設道

袁介安很爽快地答應了,接下來,兩

計的衣服、從客棧的後門溜了出去。 袁介安挑選了丁亮,化裝改容,穿上店伙 人又商量了些對付風雲教的辦法,然後

然後,將應付的辦法設出來。 華坤等四人喚醒,將弗封信給四人看了 趙長雄則過了一會,才將陸定國、黄

雲教,就算是死,也無所懼 都表示願聽趙長雄的安排,只要是對付風 連三的事故後,都已將生死置諸腦後,俱 陸定國、黄華坤四人在經歷了那接二

付風雲敬的幾種辦法。 接下來,又對四人詳細地說了一番話。 那都是他與袁介安先一會商議的,對 趙長雄見四人俱無異議,便决定了

客棧,往鎭東頭走去。 看看時候差不多了,五個人便離開了

算大,但也不小的莊子。 五里外,傍山依水處,果然有一座不

趙長雄帶着陸定國黃華坤四人昂然走 那就是謝家別莊。

在別莊的大門前,早已有人在「恭候

大廳內亦早已坐滿了風雲教的人。 五人被請進了別莊的那座大廳內。 那自然是風雲教的人了

繪了風雲圖案,只是氣勢没有當中批人圖 圖案·兩旁各坐了三個年約從四十許到六 其上綉繪了七彩的風起雲湧、席捲大地的 三十多四十未到的男子,身穿黄色錦袍, 十多不等的長袍人,他們的長袍上,也銹 當中那張交椅上坐着的,是一個年約

案上的班種「席捲」之勢。

這種架勢,倒氣勢森嚴。 在兩排椅後分別站着二十名抱刀漢子

將生死置諸度外 趙長雄五人却夷然不懼,因爲他們已

人想折辱一下趙長雄五人-大廳內没有別的椅子,看來,風雲教 連死也不怕,還有什麽可怕的

他們連腰也没有躬一下,傲然地挺立 五人就站在當中班個黃袍人的對面

趙長雄五人却不以爲意。

交椅上坐着的黄袍人,可能就是風雲教的 照眼前的座次排列看來,當中那張大

趙長雄五人都認出他們是誰。 至於左右坐着的六個人,其中有三個

有一條眉毛的中年人,不就是翻雲手顧臨 其中坐在左邊第二張椅子上,無個只

五。 二張椅子上的#個中年人,就是陰司客常 也認出,此人乃黔北惡鬼盧非仁,右邊第 坐在顧臨風下手的那個老者,趙長雄

坐在常五下首的,就是巫山一怪屠樂

不到都在這座別莊內出現一 這四個傢伙,都是黑道上的煞星,想 投靠了風雲

個六旬開外的老漢,趙長雄不知道兩人是 顯示出兩人內功修爲高明得很。 何許人也,但從兩人那精芒閃爍的眼眸, 至於左右兩個坐在第一張椅子上的兩

不覊,但那黄袍人根本不是。 袍人,無論怎樣看,也認不出他是何許人 像中・風雲教主十有八九是東海孽龍夏侯 ,這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因爲在他的想 趙長雄對於坐在當中無張交椅上的黄

這不免令他感到意外。

乎有一口痰卡在喉頭热樣。 那黃袍人終於開口說話,聲音沉沉的,似 「趙長雄,你們來了,很好。 當中

風雲教大教主! 趙長雄五人默不出聲,只是看着黃袍 「你們三人聽着,本人就是本教 風雲教的大教主 黄袍人以威嚴姿勢說。

揮動雙手,作出不可一世,君臨天下的樣 世昌盛・永統武林! 派,武林中人,莫不受本教統御,本教萬 「本教宗旨、一統武林,號令各門各 黄袍人站起身來,

「教主萬歳・永統武林!」顧臨風等

好一個狂夫。

躬身呼唱。 六人以及無四十名持刀漢子一齊朝黃袍人

聲:。 趙長雄却聽得汗毛倒豎,心中暗叫一 「瘋子!狂人!」 黄袍人樂得手舞足蹈,狂笑起來了

圖偉業吧? 是藏時務的人,不會不答應加入本教,共 正當擴展之際,因此,極需人手,五位都 世地掃了趙長雄五人一眼,說道:「本教 好一會,黃袍人才止住笑聲,不可一

們加入不可? 趙長雄却說道:「貴敎主爲何非要咱

說一句恭維話。「各位可設代表了武林中 黄袍人雖然狂妄,却懂得在適當的時候, 各門各派,分佈在江湖各處,各位若是加 「因爲各位皆是本教極需的人材!

ジャーキャネ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ネテ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キャキャ

徴稿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 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你有好故事嗎, 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故事須新鮮緊湊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文字須簡潔有力

啟

\$#************ *******

入本教,本教的勢力馬上擴展到江湖上各

陸定國憤然道。 「爲什麽要殺了咱們的親友師長?

袍人設道: 「這可怪不得本教! 成大事者 ,不拘手段! 「無只怪你們敬酒不吃吃野酒! 黄

說道。 被懾服而加入貴敎的麽?」黄華坤憤然地

的生死麽? 氣十足地說道:「難道你們不顧被擒的人 「各位已無選擇的餘地。

黄華坤馬上閉上咀巴。

異心麽?」趙長雄開口設道。 「貴教脅迫咱們加入,不怕咱們暗懷

懷有異心。」黃袍人滿有把握地說道

李顏一的淡然說道。 「聰明 」黄袍人說道:「你們都是

聰明人,不會不知抉擇吧!

秦兄等被貴教辦囚了的同道。」趙長雄說 黄袍人設道:「不出一刻

你們仍然不知進退好歹,本教主就下令在 頓,加重語氣設道:「聽着,到時 本教的統轄之下,本教統率武林之日,指 個地方,武林中各門各派也就等於納入了

「你殺了我們的親友師長,我們便會

他的一個兄長被風雲教的人殺了。 黄袍人霸

「本教主自有辦法教你們不敢對本教

「是不是以藥物控制咱們?」新個叫

「咱們要先見一下某家師兄及秦中鶴

教主一個肯定的答覆 你們就會見到他們,那時,你們可要給本

們大概不會那麽狠心,看着他們被殺死的 你們的面前,一個一個地殺死那些人,你

然說道。「你們與本教爲敵,簡直是自取 黄袍人得意地注視了五人好一會, 趙長雄衆人却閉上咀巴不出聲。 忽

「逆我者死,順我者生…… 」左右兩

邊的抱刀漢子一齊呼唱起來。 倒也頗具聲勢。

五人却聽而不聞,神色不動了。

大廳內,除了趙長雄五人暗喜之外, 突然之間,外面响起一陣呼喝打鬥聲

「顧堂主,你出去看一下,發生了什麽 人以及顧臨風等風雲教的人,莫不聞聲 黄袍人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疾聲道 黄

羣人已撲進大廳來,爲首的兩人正是袁介 安與關鎭西!還有秦中鶴、方紫秀等人 趙長雄等人忍不住歡呼一聲,急急迎 顧臨風恭應一聲,雕座欲出,

坐不住, 黄袍人與顧臨風等人神色驚變,再也 「老弟 ,你眞行 地齊站起身來 趙長雄拍一下袁

輩他們。 就憑區區一個人,也救不了關大俠、秦前 介安的肩頭。 袁介安忙謙道:「若不是丁兄相助

算算賬了。 關鎭西吁口長氣。「咱們也該與他們

武俠世界出版社

子關了半日一夜,也該出口悶氣了。 有 「被那些冤崽

,俺怎麽也咽不下 秦中鶴也在怒叫道:•「難得風雲教的 「他們用陰謀詭計暗算咱們・這口氣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雷宏怒視顧臨風。

人都在這裏,咱們正好與之淸算所有的血 一呼百應,衆人可謂仇人見面,份外

羣情激憤。

各人都不由靜了下來,但却怒視着他。 黄袍人陡地大喝一聲,震得

來的人,便可以與本教對抗麽!太不自量 們也未免太小覷本教了! 「嘿嘿!你們以爲救出了被本教抓起 」黄袍人陰森森地沉磬道:•「你

衆人都被那一聲烈嘯震得心頭微震了 語聲才落,陡地酸出一聲烈嘯。

黄袍人好深厚的内功。

道刀疤的漢子,另一個赫然就是羅綺香。 左右的幃幔後,衝出一羣人來,爲首的兩 都執着一把可以連發的弓弩,半月形散開 ,一個是年約三十五六,左右咀角有一 烈嘯聲才起,自黄袍人後面的屛風, 對準了趙長雄等人。 衝出來的漢子一共有二十多人,手上

而排左右兩排抱刀漢子亦左右一抄

將衆人圍堵起來,作勢欲動。 同時間,外面也响起叱喝聲,未幾

便有七八名風雲教徒衆在一個漢子的帶領 押着幾個人走進來。 趙長雄等人急忙望去,被押進來的原

Y36

來是賀橫山等人。

風雲教的人擒下了。 鎭西等人衝殺入大廳前,被分派守在大廳 ,以作接應,但不知怎的,一下子便被 原來,賀橫山毛人初等六個人,在關

弓弩手堵住了。 而大廳的門口,也被近十名風雲教的

教的人封堵住了。 窗外人影閃冒,刀光閃閃,也被風雲

方佈下的「牢籠」中。 到衆人不及應變,瞬息之間,便陷入了對 情勢的變化,快得有如風雲幻變,令

笑。 「哈哈哈……」黄袍人發出了一陣狂

人,莫不吸口氣,面面相覷。 趙長雄關鎭西及秦中鶴袁介安等一衆 這一次,他們若是不就範,只怕都要

死在這裏了 一趙長雄,關鎭西,你們已落在本敎

吧 主佈下的鐵牢之中,是降是亡,速作選擇

低頭的氣概。 衆人都不出聲,但神色間都露出决不

屛風後衝出來,咀角上有一道刀疤的漢子 說道·· 在這裏找到了我又怎樣?奈何得 怒喝道。 「想不到在這裏找到你 **<u></u> 热漢子目光閃縮了一下,色厲內在地** 「你!」袁介安忽然伸手指住那個自

命而行了。」 了我麽?」 「原來你也是風雲教的人!」袁介安

抬擧,堅拒加入本敎,我奉敎主之命,殺

他 「閣下到底是什麽人?」袁介安忽然

黄袍人傲然地說 伸手一指黄袍 「本人不就是本教的大教主麽……

到底是什麽樣子?」袁介安直指黄袍人的 「你無張被人皮面具遮蓋了的面孔

得很精細吧。 目光射在黄袍人的臉上,但却看不出他是 衆人聽袁介安弗樣說,都不由詫然將 人皮面具的,大概那張人皮面具製作

等於承認了他是戴着面具的。 ,年輕人,你叫什麽名字?」他這樣說 「哈哈哈!」黄袍人笑道:「好眼力

「區區袁介安。」

面具,讓你們得睹本教主的眞面目。」 教,在學行入教儀式時,本教主自會取下 本教主是何許人也,只要你們答應加入本 副堂主之職!」黄袍人說道:「若想知道 應加入本教,本教主答應給你一個雲龍堂 「年輕人,本教主很賞識你,你若答

望去,因此都没有發覺到黃袍人在驚聞那 倒這些老傢伙的?」聲音是從大廳門外傳 **那張勞什子面具只能騙騙後生小輩,騙不** 話聲時,眼色劇變了一下。 進來的,所有的人聞聲都不由往大門那邊 「老孽龍,你的把戲也玩够了,戴上

化當先走進來,堵在大門前的那近十個風 木然不動,被那老化子一撞,倒下兩個 雲教徒衆,不知怎的,像是中了邪一樣, 只見一個頭髮灰白,身穿破衣的老叫

其餘的仍然木立着。

人都看得出,是被一種極高明的手法制住 那幾個漢子自然不是中了邪,在場各

的師傅武林通人諸葛百機一 其中一個,袁介安已然認出,正是他 跟着,又有四個老人家走了進來。

幾位在武林中極有名望的耆宿出現,不但 出現了·這一次却突然現身,而且是聯同 令衆人大感意外,也令人感到不尋常。 諸葛百機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江湖上

• 那位老化子乃是有風塵俠丐之稱的祖八 趙長雄與大部份武林同道都認得出來

丐帮帮主莫沛然的師叔了,其輩份之尊, 武林中的人都知道,祖八公乃是當今

,其身份之尊崇,比祖八公猶高。 諸葛百機被武林中人尊稱爲武林通人

多,起碼,在塲的武林同道之中,除了趙 長雄師兄弟外,没有一個知道。 另外三位老人,知道其姓名身份的不

將三位老人的名號說出來。 老三位老人家。」趙長雄關鎭西兩人故意 「晚輩趙長雄,關鎭西,拜見泰山三

在塲之人,一聽「泰山三老」四個字

,莫不悚然動容-風雲教的顧臨風等人,莫不暗吸一口

冷氣。

黄袍人的眼色也劇變了一下

有如三位「仙人」一樣,其輩份就在諸葛 百機及祖八公兩人之上,經巳足足有四十 泰山三老的名頭,在武林人的眼中

年不過問江湖中事

這

可謂異乎尋常。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八

説岳全傳了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 ,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 , 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 贊譽他和他的軍隊, 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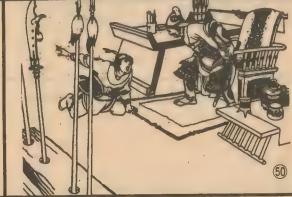
岳飛見靈官殿狹小,就吩咐將士再往山中找安身 之處。張保找到一所道觀叫玉虛宮,有幾十間房屋, 住着一伙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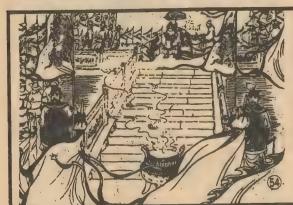
牛果馬上出殿,吩咐軍士守住上山要路,請總兵 ,裏報岳元帥



高宗因一路受了風寒驚嚇,生起病來。岳飛將高 宗和李綱等大臣送到玉虚宮。老道士說出梁山神醫安 道全現在此處。岳飛忙叫請來,給高宗治病



慌忙報知**粘罕。粘罕大吃一驚,立刻派人**報與兀朮 請求速派大兵來搶山



高宗依李綱主意,在靈宮殿築起一座高台,封岳 "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



_

徐玉珊・編繪

便與祖老兄到泰山極頂,請出三老,承三 出他已練成虎躍龍騰十九式,恐防合爲師 找上爲師,意欲制服這條老孽龍,但却查 準備在江湖上興風作浪,肆虐武林,因而 起的風雲教乃是由這條老孽龍一手創立, 機伸手一指黄袍人。「祖老兄査出新近冒 風雲教徒,一個個皆木然不動,不用說 若被這條老孽龍又潛藏起來,那就不 你老人家與四位前輩,怎會 …還好趕得及趕來這裏,不 人家出手封住了他們的穴道 ,那些在窓外堵着的 這五位老人家的 一次,却突然出現 ,大廳内的人 數二的武林 因而爲師 向諸葛百 諸葛百 可 說 火候。 近練成的虎躍龍騰十九式最近日練到什麼 輩知錯了。 惶誠恐地對三老說道。 崔老人對坐在左右第一 當年對老朽的承諾? 的孽子孽孫。都給幾個老傢伙收拾了 色不安,如今聽泰山老大這麽說,馬上誠 山頭頤養天年,却助紂爲盧,難道忘記了 謂空前絕後,曠古絕今 八公說道: 夏侯不羈狂叫。 泰山三老與東海夏侯不羈的那 那兩個老者自泰山三老現身, 伏牛雙妖慌不迭馬上奔出大廳。 趙長雄與關鐵西皆脫口疾聲,叫道: 一直記着, 「伏牛雙妖 「老朽等正要領教一下你這條壁龍新 「泰山三個老傢伙, 「那還不趕同伏牛山 「是老夫又怎樣? _ 「老夫當年殺了 「朱瘟神與一衆在外面佈伏 你今次再也走不脱了 ,想不到你兩個不在伏牛 把椅子的兩個老者 泰山三老中的崔巍 ,正好今日 「三位老人家, 老夫可不怕你 夏侯不孤狂妄地 崔老人揮揮

便巳神

請注意:

局先以電話通知劃靈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帳號、戸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発鼳寄。

可請存以

經辦員

晚

忽然在這裏出現的!

袁介安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還不是爲了那條老孽龍」

身修爲,可想而知。

連黄袍人也不知覺。

窗外的風雲教徒被制

止是那五位老

耆宿出面相助,他們還有

什麽好怕的

有這幾位當今武林中數一 氣,臉上閃露出興奮的神色。 袁介安高興地叩見了師傅

他們跟着發覺到

98-04-43-04

本來面目,

蟹面短鬚圓目粗眉,一臉狂態

臉上的人皮面具,

山極頂囚禁起來。

而風雲教也從此風雲流散!

(全文完)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

本單不作收據用★

結果,那條孽龍被三老制服

神间泰

戦

黄袍人狂笑起來,聲

震屋瓦,突地取下

知要費多少功夫才找到他了。

老一口諾允…

與祖老兄之力,也制服不了他,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號帳欺收 0013165-3 臺 幣 名戶數收 壹 仟 捌 俠 元 世界 整 社 52 期 戳郵局辦經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聽但寫填必不聯此紮存人本戶帳、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單數存金儲撥劃政郵 號帳欵收

址住名姓人欵寄 0013165-3 臺 幣 名戶欵收 壺 仟 武 捌 俠

雨 辰 書 世界 元 報 整 社 歌 禹 心 中 ~ 52 整字 期 戰郵局辦經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動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源光)



64 不料這裏是汝南王王府,那王爺的後代叫鄭懷, 力大無比。他聽得家將報知,就提了大鉄棍出來。



61 劉都院慌忙接見。



65 牛皋見鄭懷來得凶猛,還以爲是搶糧的,舉鐧就 打,鄭懷忙掄棍招架。



62 當夜糧草準備齊了,劉都院點兵三千,文給牛皋 ,護送前去。



66 鬥了四、五個回合,鄭懷一棍擊落牛皋的雙鐧, 把他擒住。



63 牛皋押着糧草,走了一日,遇着大雨,見前面有 一帶紅牆,以爲是座廟宇,就叫軍士把糧車推進去躲 雨。



58 他舞動雙鐧,踹進金營,逢人便打。粘罕閒報, 拿了溜金棍上馬來戰。



55 第二日,岳飛升帳,對衆將說"皇帝得病,牛頭 山被金兵圍住,一時不能冒險突圍,現在最要緊的是 下山催糧。"



59 牛皋一連七八劉,打退粘罕,冲出敵營,直奔相 州去了。



56 牛皋應了一聲:"小將願往!"岳飛又囑咐了幾句,將令箭和文書交與他。



60 牛皋日夜趕路,到了相州節度使轅門下馬,等不及通報,親自擊鼓驚堂,因用力過猛,一鐧就把鼓打破了。



57 牛皋上馬提鐧,獨自跑下山來,到了粘罕營前, 大叫一聲,冲了過去。



76 鄭懷大怒,攀棍向前便打,那後生架開棍,一連 機槍,殺得鄭懷渾身是汗,氣喘吁吁。



73 牛皋說明來歷,勸那少年同往岳元帥麾下為國効力。那少年原來是東正王後代,名叫張奎,因奸臣當道,在此落草,聽了牛皋的話,棄槍下馬,顧意同去 牛頭山。



77 張奎把銀槍一擺,上來助陣,又戰了二十餘合, 郵懷和張奎兩人有點招架不住。



74 三人合兵同行,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軍士報說 ,前面有四五千人馬,扎住營盤擋路。



78 牛臬也攀雙鐧上前助陣。三個戰一個,還不是那 人的對手。



75 牛皋同鄭懷、張奎上前,只見一個後生,頭戴金 盔,身穿金甲,手提一杆鏨金虎頭槍,口稱要與牛皋 大戰三百合。



70 這天,走到一座山邊,忽聽得一聲鑼响,擁出五六百嚏囉。爲首一位少年,白袍銀甲,頭戴白盔,身騎白馬,手提銀槍,截住糧車。



57 鄭懷走進裏邊廳上,叫家人綁了牛皋,推到面前 喝問。牛皋大聲叫道: "年青人不得無禮!我是牛皋 ,奉令催糧上牛頭山保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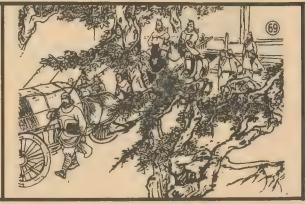
71 牛皋大怒,正要出馬,鄭懷搶先提棍上前去戰。 那少年也擒槍刺來。



68 鄭懷一聽,慌忙下來解了鄉,扶牛皋中間坐定,解釋了誤會,並說願與牛皋結拜兄弟,同上牛頭山立



72 二人大戰三十多合,不分勝負。牛皋暗想:我與 鄭懷戰不上四五合被他擒了,他却赢不了這位少年, 眞是棋逢對手。就拍馬上前,叫他倆住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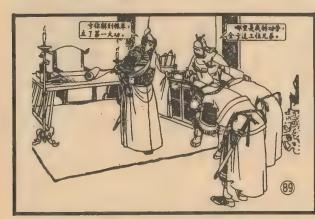
69 第二日,鄭懷就收拾行李,跟了牛皋一同起身。



88押糧隊伍冲開十幾座營盤,直上牛頭山去了。



85 高龍槍挑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開一條血路。左有鄭懷,右有張奎,一槍一棍,猶如雙龍攪海。牛皋在後,舞動雙鐧,好比猛虎搜山。



89 牛皋轍了糧草,帶了新收的三個兄弟參見岳飛。 岳飛大喜。



86 兀朮忙差下四個金將迎戰。高寵一槍刺死一個; 第二槍,又把一個挑下馬去;第三槍,另一個也送了 命;再一槍,末一個胸前添了個窟窿。



90 第二天,岳飛升帳,對衆將說,被困山頭,終不能持久,必須與金兵决戰一場,保天子回京。他問哪位將軍去下戰書。牛皋又要求派他前往。 (待續)



87 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金將,使一條狼牙捧打來, 被高寵一槍戰透,把個屍首直拋向半天裏去了。金兵 們嚇得個個無魂,人人落魄,只顧奔散逃命。



82 這時兀朮已到,四方八處,扎住營盤,將牛頭山 圍得水泄不通,準備把宋朝君臣餓死山上。



79 三人正着慌,忽見那人跳出圈外,叫聲"且歇"。三人收住了兵器,只是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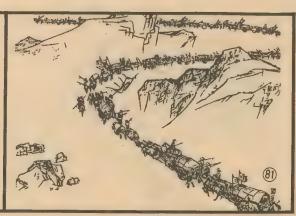
83 押糧隊伍到了牛頭山。高寵望見金營,連接十餘 里,便向牛皋要求,由他冲進敵營,殺條通路。



80 那人說,他叫高寵,原是到牛頭山去保駕的,知 道牛皋到此,特來獻獻武藝。牛皋大喜。



84 高寵一馬當先,大叫一聲,冲入金營。牛皋便叫 鄭懷、張奎左右輔翼,自己押後,催趕糧車急進。



81 四人結了兄弟,並了隊伍,高寵在前頭開路,牛 皋同鄭懷、張奎押後,望牛頭山進發。

盲禪師面容清瘦蒼白、看來年歲比方

說道:•「方丈如此處理甚當,却又找我作

方文道:•「只因事有變化

蓋自二月

方丈設到此住口不言,半晌,盲禪師

滅高手與數位漢人黑道高手連袂而來,欲 接對本寺不利。三月初更有消息,三位東 下旬即有消息自東南道上,東藏武人欲直

月白僧衣上。 清晨第一道陽光透過窓櫺照在弘眞的

六歲入寺。 弘眞,廿二歲,少林卅七代俗家弟子

個時辰結束。但是・今天是一個不尋常的 禪師時。 太陽出來之前開始他的早課,到日出後半 今天,和十六年來的每一天一樣,在 -不尋常的事開始於昨天送飯給盲

每天早課完逸飯給盲禪師是弘真的例

晦明大師還長一輩,寺裏的晚輩因他雙目 盲禪師法號元滅,輩份上比當今方丈

> 他的人很少。 從他入寺時盲禪師就隱居不出,寺裏見過 失明都背地裏稱他盲禪師,弘眞記得似乎

聽。 坐在盲禪師右下首的草蓆上。弘眞放下飯 飯籃進入禪房時,竟然看到方丈晦明大師 師的禪房就在梅林中央。這一天弘眞提着 後徒衆爲紀念他而建此庵。庵後有一條陡 雲断臂,堅决不渝,遂得傳達摩衣鉢,其 地送飯。二祖庵,相傳禪宗二祖慧可。立 禁地,除了方丈之外,只有弘真能進入禁 上。鉢盂峯過了二祖庵再上去就是少林寺 籃正要離去,盲禪師叫他道:「弘眞留下 削登山小道,小道盡處是一片梅林,盲禪 盲禪師隱居的地方在寺西南的鉢盂峯

三月上旬人會羣雄 即刻大學赴援,師侄因此再下武林帖,定 因此師侄又遺羅漢堂晦定、晦戒再率十位 也多方設法請出山助陣,明日便是大會正 息微弱,~事不知。晦戒持晦定書信要求 鎖殘破,屍積遍野,十室九空。嘉靖卅四 倭寇侵擾已經十五年之久,倭寇過處,城 晦聰回寺、聰晦全身泛黑・七孔流血 悟字輩師侄前往赴援。二月中旬晦戒護送 命在垂危,且東瀛新來幾位高手十分厲害 接華山派一清道長來信道晦聰中了異處, 倭寇正面交鋒均大有斬獲。但今年一月突 展順利,沿海城鎮十有六七收復,幾度與 應接。五月及十月晦聰遣人來信道平倭進 公推本寺達摩院主持晦聴爲首。共赴閩浙 林帖邀集各大門派正道俠士合參百餘人, 官兵平定倭寇。因此師侄在三月間廣下武 持手書來寺,請求本寺結合武林同道協助 他們夜闖營寨,襲殺大將,使人防不勝防 綠林黑道助紂爲虐。神出鬼没十分難纒。 徐海陳東・餘黨奔舟山・爲兪大將軍所定 年朝廷以胡宗憲先生總督浙閩,計殺倭首 ,中原同道已死傷過半,情况相當不利。 。因此去年年初胡總督帥差總兵戚大人親 ,至是賊勢稍戡。但是另一股由漢人汪直 而内中有一批東藏沒人武士,結合 招納徐陳殘部竄擾蘇浙皖三府聲勢 連深山大學騰逸高人

文遵少幾歲·他說話時面部肌肉完全不動 • 「方丈請說吧! 從緊閉的雙唇中發出怪異低沉的聲音道 師侄長話短說,天國東南沿海遭受 一方文道。「此事說來

不請師叔裁奪。」 不保事小,中原武林淪入萬刦事大,不得 所知・因此師侄不敢大意・少林百年聲譽

吧。 聰抬去放在藏經閣三樓正廳・將門窓緊閉 自有人去救他。其他事我另有安排,你去 ・然後全部退出・注意閣内不可留一人・ 官禪師說道• 「好吧!你先命人將晦

方丈道:(「是,師侄告退。」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那幅三百尺見方的大壁畫「五百羅漢朝毗 殿又名毗盧閣・建於萬曆十六年 盧」而得名。 武林大會召開的地點在千佛殿・千佛 因殿內

右邊一人身材粗矮、銀髮銀髯、笑容可親 貌端肅,乃是南儒大弟子君子劍馮止一 兩眼半睁半閉,對周遭事如不聞不見,正 瘦極高,臉色白中泛青,身着麻布白衫, 武當首席高手白鶴劍兪青山。右首那人極 色黝黑・満腮黑鷺・雙目成勢逼人・正見 面上首坐着兩人・左首身穿藏青道袍、面 首・晦戒在左・倍有、倍靜侍坐兩側。北 豪士·掌門方丈晦明大師坐在北面的左下 面色凝重,不聞笑語之聲。 寨主,笑面佛趙子童。其餘東南兩面也都 是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北面右首也坐了 坐滿了羣豪, 乃是江湖上最富人望的洞庭湖州六寨總 左邊的一人儒服綸巾・中等身材・ 弘眞進入大殿時・殿上巳坐滿了武林 總數不下百餘人・却是人人 容

他的一個錦囊,錦囊封口上寫着「面呈方 丈、立即拆開」八個字。方丈取過錦囊拆 弘眞直趨方丈身前 ,呈上盲禪師交給

殺。至今我方傷亡慘重,而敵人來歷一無無傷,雙目圓睜,無法判斷爲何種武功所 友之死都很奇異·據看過的人說他們全身 點不可不防・其二是・靑城、普陀等派道 侄所知頗似當年毒魔歐陽無罪的手法。此 有蹊蹺之處,其一是晦聰所中之毒,據師 致於不濟才是。」 馮止一等人,對付幾個小國武人,應該不 六月才満,師侄不敢打擾。」 大弟子馮止一等人。」 白鶴劍兪青山:崑崙雲中居士盛平, 等派與會俠士一一遇難。由此可知,來人 鷄府玉劍門 井陘西方大道旁,另外張家口鐵拳帮 寺帶來消息道青城派十二位赴會道友, 卅多位正道俠士。前兩日各派赴會人士來 **尋**本寺生事, 十分兇殘,而且是針對此次大會而來。 數慘死在趙縣城郊,五台山七位師父死在 方丈道:「師叔所說不錯,但此事尚 官禪師道••「有你和兪靑山、盛平、 方丈道:•、「元寂師伯閉關三年,尚有 盲禪師又問道。 盲禪師問道••「這次與會的有幾個好 方丈答:「稱得上一流高手的有武當 ,太原府晏家拳, 一路行來遇阻即殺,已傷了 「元寂師兄呢?」 · 洪澤湖船帮 1鐵拳帮·實

開封榜,取出一幅黄布,布上寫道。「在 來客中尋一位雙足殘廢老人,一切聽其吩

師交給你還個錦囊時吩咐了什麽?」 弘眞答道:「大師證:請方丈一切按 方丈看了困惑的問弘眞道:「元滅大

照錦囊指示行事。」 方丈微搖了搖頭,轉身問身旁晦戒道

老人?」 「晦戒,今日來客中可有一位雙足殘廢

樣的人。」 晦戒低頭思索半晌道:「不記得有這

弘道來。」 方文吩咐倍有道:•「倍有,去找知客

尚來道。「同方文,弘道來了。」 **怡有躬身應是退下・片刻帶一年靑和**

你接待的來客中,可有一位雙足殘廢的老 方文問道:•「弘道·你想想,這數日

斷了腿給人抬來的,現在應該和馬夫僕役 一起,在廊殿裏休息着呢!」 一起來的,據設是半路從馬上跌下來,摔 一個人……對了,是跟山西蔡家神拳的人 悟有凝神思索一會道: 「好像有這樣

方文道··「帶我去見他。」

見他雙腿齊膝而斷,面帶愁苦之色、怎麽 看都是貌不驚人,却見方丈近前躬身施禮 即底才見到一個衣衫破舊的老人。 堆的馬夫僕從聚在那裏閒聊抽烟, 方丈來到偏殿的走廊下 殘廢的老僕役做什麽?却不敢發問,帶着 弘道心裏嘀咕着、方丈親自去見一個 上閉目養神·走近看時 只見東一堆西一 獨自 直尋到

Y46

老人道。「可是家主人有事吩咐?」 方丈點頭道•「正是。」

方丈說道:•「要請老先生主持今日大 老人眨眼道:「你設什麽?」 「不是 是今日大會要請先

阿福他們。一 我腿斷了不能做什麽事,要洗衣煮飯去找 方丈囘過頭以疑惑的眼光看着弘眞, 老人搖搖頭道:•「你說什麽我不懂

只見弘眞上前施禮道:•「天機上人您老安 知的天機子?」 老先生就是廿年前失踪的博古通今無事不 方丈臉色一變道:•「弘眞,你設這位

前輩。」 弘眞恭答・「囘方丈・正是天機上人

断腿老人不解的問道:「誰是天機上

位前輩請您老人家協助方丈主持今日的大 一個符號,對老人證道:「天機上人 弘眞伸出左手・用右手在左手上畫了 這

道。「是誰教你來找我的?」 弘眞道:「正是這位前輩。」 老人看了手勢,學頭端詳了弘眞半晌

老人道・「好好好・抬我走吧!」

恭迎這位廿年前的傳奇人物、看到抬進來 天下的天機子?」 低語迅速傳了開來。「這會是廿年前名聞 的是一個貧苦殘廢的老人時・一陣驚訝的 口時,所有廳內的人已聽到消息,站起來 弘眞與弘道用木板抬着老人到大殿門

「不太可能吧!

「没聽說天機子斷了雙腿呀!」

武當白鶴劍迎了上去,單掌問訊道。

兒,看來功夫還不錯。」 「前輩眞是天機子?」 老人抬眼看了看道:「青雲子的好徒

?爲什麽這麽憔悴呢?」 突然大叫道。「天機子前輩,眞是你,我 差點都認不出來了,你什麽時候斷了腿的 。這時笑面佛趙子童盯着老人看了半天, 聽到老人設到他恩師 **俞青山怔住了**

坐下來・站着幹什麽?嗯・盛平、馮止一 也不要提,多言賈禍,唉……好了,大家 我,今天我們只談大會的事 此外的事誰 、晦明、咦!元寂大師呢?什麽?閉欄~ 天機子道:•.「老童,難爲你還認得出 也罪!」

上流浪各地,找人比武以修練武藝之人) 練者(註:所謂浪遊修練者、就是日本武 倭人、一個叫小野善鬼,是所謂的浪遊修 豎着耳朶聽,今天來的敵人總共是七個人 口道:「好了,大家坐好了、嘴巴閉着, 坐在晦明旁邊,等所有人坐定下來,又開 • 三個日本國武士,四個漢人。先講三個 他的本領源自一刀流、但因爲行爲不檢 天機子一面口不停,一面吩咐將他抬

> 被逐出師門,此後周遊天下與人比武,大 接近敵人、出其不意的襲殺 忍者是聚集在伊賀谷 决門經驗極豐。第二

與甲賀谷的忍術修練者 他們能無聲無息 **個伊贺的忍者七助** 小卅三戰未嚐敗績 怎麽對付呀!」說完又轉過頭仔細打量了 很神秘、我不便設、他要出手的話 鹽的漕帮的首席殺手、半刀斷魂陰非 之意)。四個漢人,第一個是倭首汪直的 岡憲法(註·憲法就是當主·也就是門主 也出亡海外、是日本國的第一流武士。而 第一、足利幕府敗於織田信長後、吉岡家 意思就是足利將軍的劍術指導、號稱扶桑 土、吉岡家是室町幕府的『將軍家指南』 ·化身爲影 弘眞上下一番,問方文道。「大掌門,這 來是另有人指使,不過他出手的可能性不 · 第三個是吉岡直光· 這人不是普通的武 人以快刀與狠聞名·號稱殺人只須半刀。

爲然否。」

聽從掌門晦明大師的差遣爲是,兪老師以

機老人喘了一口氣 喝了一口茶 看全場 候自然有人出頭。」一口氣說到這裏,天 因爲漕帮已經和倭寇搭上綫,所以帮主萬 謀士名叫楊聖訓·人稱智多星·頗有智謀 吉岡直光便是當代吉岡門當主、又稱做吉 了,講完了·還愕在這兒幹嘛?討論討論 還在鴉雀無聲地等他再語·馬上道·「好 高、最好不要惹他。至於第四個人、身份 嚴,不致於和倭寇有什麽瓜葛。這次他會 了他的毒•毒魔雖邪却自視甚高,御下也 源頗深,可能是他的子侄輩。晦聴就是中 鎭山派他來助陣;第三個更難對付,這個 人人稱歐陽先生、與當年毒魔歐陽無罪淵 ·可惜漢賊不分。第二個是浙皖兩府販私 -呀! **呸呸呸**·不能說,到時 此

晚生也不便隱瞞,只有向各位設上一說。 起過,旣然掌門大師說與今日之事有關, 生對清件事所知有限,也從來不會向人提 來了,身體也動不了了,就好像夢魇一樣 没有聞到,突然發現嘴巴張開發不出聲音 到過热麽濃馨的香味,我正要問師弟們有 不知道從用裏飄來了陣香味,從來没有聞 裏練功、晴空萬里,好一個大晴天,突然 師在書房讀書,我帶着師弟師妹們在院子 四年三月的樣子 事情的發生,是在廿年前,好像是嘉靖十 三天内。田地房產變賣一空。全族老少各 起蘇州謝家。誰不敬仰。就從弗一天起, 出了不少大官,田地房產,綿延百里、提 事情。恩師家是一個大家族,世代書香, 十幾天才回來,回來以後就請叔伯們商議 我出去了。當天師父就出門了,大概過了 才的事說了一遍・恩師也没再設甚麽就叫 就問我有没有聞到奇怪的香味,我就把剛 看到過恩師的臉色這麽難看的·他看到我 然後立即去書房找恩師要向他報告這件事 **囘到大廳裏,叫他們留在拼裏不要離開, 楚了・等手脚一能動・我馬上帶着師弟妹** 連腦筋也好像停頓了一樣,不知過了多久 發生甚麽大事,那時才能再出江湖。我們 埋名、恩師吩咐如果數年內,江湖上没有 了。我也奉命和師弟妹們分赴他鄉,隱姓 散東西·偌大一個謝家·就此在蘇州消失 ,出只覺得濃香逐漸敞了,神智也慢慢清 走了,恩師也就失踪了!廿年來我和師弟 我進到書房去時看到恩師,我從來没有 師弟師妹們也一樣,大家都僵在那兒、 一片烏雲飄了過來,天色一暗之際, ……那一天上午巳時,恩

殺婦女、小孩及不會武功的人,第三條,

、異族、帮派勾結。總是他祖上

·第一條·一天不殺兩個人·第二條·不

不與官府

的弗個歐陽先生,最好不要去招惹他,誰

的人明理,怕多造了殺孽遭惡報。今天來

先招惹他誰先倒霉·至於誰差遺他來的

能設,不能設,萬萬不能說,再問也没

晦明大師又問道・・「上人・據貧僧所

派一代單傳,風上傳下來的規矩、有三條

要不然江湖人不給他毒光了・毒魔一伸手 審魔是吧!毒魔·還好他弗一門有禁忌, 糟糟,又在胡言亂語了,呀!晦明、你問 個人一起來……咦?我說到那兒去了?糟 天、早上烏鴉當頭叫、我就知道不妙,四

神仙也搖頭、没有人躱得了、好在他那

多威風呀!武林人士來找我請教問題,拼 問過得眞快呀!拼時候我雙腿還没殘呢!

一個不畢躬畢敬的。一直到廿年前的#一

這幾個人的名號,就能把人嚇得屁滾尿流

「好大的聲名呀!廿多年前只要聽到

廿年了・廿年没再聽人提起了・唉!時

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

天機子陷入沉思·自言自語道·

一毒

們不斷在探防恩師的下落,却一直没有一

天機子不置可否道:「老童、你把飄 笑面佛趙子童問天機子道。「莫不是

要按紙上的命令去做,如果在限期內没有 會使人動彈不得、接到這一張紙的人必須 香符的傳聞說給後輩們聽聽。」 僕無一活口·以後就没有人敢違背飄香令 大派,就是不信他這一套,結果全派的 張催命符,故稱飄香令,當時江湖上幾個 帮全派都會遭到毒手·因此,它等於是一 達成令上的任務時,接令人全家老小及全 出現的時候會伴隨着一種異香,這種異香 ,飄香符又叫飄香令、據設只是一張紙、 趙子童道・「是的,毒魔湘屍飄香符

不到,却是何故?! 晚輩調查十幾年,却一點蛛絲馬跡也尋 可是這飄香符名頭雖大,却神秘異常 馮止一道。「晚輩後來也查知是飄香

年來飄香符好像也很少出現。」 然江湖上就没有人提飄香符了。而且近十 死光了,遵命的人照例不准洩漏半句,自 趙子童道。「接符的人不遵命的已全 馮止一道•·「斯麽飄香符到底是一個

人・還是一個組織呢?」

我?」 脸色灰敗的中年人道:「前輩,可是在叫 隔了半晌,東邊羣豪之中站起了一個 天機子,環顧全場叫道。、「唐三缺。」

形特殊,把你廿年前在飄香符手下刦後餘 天機子道••「正是叫你・今天這個情

個年青人是誰呀?」

法號弘眞。一 方文答道: 「是本寺卅七代俗家弟子

有所悟地樣子。 天機子又再看了弘眞兩眼,點點頭若

他來個一網打盡・也讓倭賊知道一點厲害 給我兪某,其餘由盛兄與馮老弟出手,給 等一會兒#批賊人來時、把倭人武士都交 •- 「各位英雄,這沒有什麽好討論的了 ·盛兄 · 馮老弟以爲如何 ? 」 白鶴劍兪青山站起來抱拳四方一拱道

生敢不從命・這些倭賊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以殺止殺是之謂也。但此次大會由武林的 泰山北斗少林寺主持・我們來者是客,須 ,不施以教訓不行,武者止戈也,古人設 馮止一起身抱筝道。,「兪老師差遺晚 盛平只抬了抬眼皮。一聲不作。

語焉不詳,貧僧還要請敎。」 但四名漢人中兩人身份特殊,天機上人 · 倭賊手段殘酷人神共憤、動手在所難免 晦明大師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

就不能設・你問吧!」 天機子道:•「能設的我設,不能設的

這一門有很多禁忌,到底是什麽禁忌?也 使?貧僧曾聽說毒魔施毒無人能防・但他 • 如今毒魔傳人出現,到底是受了何人指 震天下,當時江湖上相傳毒魔湘屍飄香符 • 但在廿年前這幾個人一齊在武林中失踪 ·南儒北卜無劍王·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 方丈道:•、「毒魔歐陽無罪卅年前就名

生的經過,給大家說一說吧。」 唐三缺全身飯飯頭抖 牙齒打頭道。

下有我老人家不知道的事嗎?不要怕,今天機子道:「我 我怎麽不知道,天 天有人給你撑腰,儘管說吧!!」 「前……前輩 你……你怎麽知道的?」

中驚醒·汗流浹背····· 了片刻才開口道:•「用時候我才八歲,用 一天就像做場感夢,直到現在我還常在夢 唐三缺擧起面前酒壺灌了半壺酒,停

回來又心情沉重的和母親一直商量着甚麽 本不知道,只知道有一陣子,家裏好像變 時候族長是二戸的伯祖,我們叫他二太爺 時候還是相當興旺·我是三房的一系,斯 酒暢談江湖上的見聞 我們小孩子在旁温 囘來了 日的樣子,緊張的氣氛好像慢慢鬆下來了 不敢吵鬧,就結伴到外面玩。過了大概旬 事,一點都不准我們聽。孩子們在家裏都 得很緊張,父親一早就去大堂裏開族會, 何人都不准跨出大門一步。我也被關在家 福在門外掃地,就倒在紅綫以外,三房的 酒遞菜,一面聽拼些有趣的故事,一面偷 親出去找也失踪了。#天中午族長下令任 兩個族弟,大清早出去玩没囘家 紅綫·各寫了四個大字『越綫者死』,早 生了,大清早,四個人門門口被實了四條 食小吃,真是高興啊!直到用一天事情發 上出去買菜的僕婦,到中午還没囘來,阿 ,拼時在外地的叔叔伯伯們都不約而同的 事情是怎麽發生的·我們小一輩的人根 「四川唐門 ,還有叔叔伯伯帶給我們的各地零 家裏反而熱鬧起來,伯叔們喝着 享譽江湖已有百年

Y48

再透露一點?」

行進着一直到今天,上人對這件事能不能 一件大陰謀,而這個陰謀一直在暗中繼續 無劍王,突然一起失踪,據設這裏包含了 關係,廿年前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 知,今日這件事與廿年前那件事有莫大的

大弟子在這裏,你不會問他嗎?」

馮止一起身抱拳道: 「各位前輩,晚

天機子道。「我設過不能說、南儒的

孩子都叫到大廳裏,對我們說了一番話 寒蟬。井一天晚上酉時,二太爺把我們小 聚集會商,女人們相對飲泣,小孩子噤若 在地。全族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男人們 話就死了。六叔拚命要衝出去找他失踪的 大伯、二伯和四叔奉命出去找尋失踪的人 裏選房門都不准出,可是消息還是傳來, 妻子和兒子,被二太爺老大一個巴掌打倒 ,只有二伯全身浴血掙扎囘家,設了幾句

不可。才小心地偷偷地出來。出來以後不 藏,藏愈久愈好,到没有東西吃,非出來 份的食物給你們,如果没有爺爺或你們父 道袍的 然渡過 母去叫你,絕對不准出來,你們要一直躱 伯拚死逃囘來。告訴爺爺對方主腦有三個 你們全部要牢牢記住,永遠不能忘記。第 不能不預留退步 所以現在我交待三點 是設實在的,爺爺没有必勝的把握,所以 朦騙來的 伯叔叔在江湖上數十年的名聲 也不是靠 還在我們唐門之上。爺爺和你們父親與伯 人又陰險狡詐、又武功高強、施毒的本領 江湖百廿年 可能是最後一次跟你們說話了 得清清楚楚 他設道:「孩子 太爺七十多歲的人、二三十個孫子名字記 逐一摸着我們的頭,叫着我們的名字,二 這些話我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我就要你們父母把你們藏起來,準備充 面罩白布的怪人。第二,你們囘去之後 毁我們全家的敵人是飄香符,你們二 一個身穿的大紅衫老嫗、一個穿麻布 道士、一個兩個手始終攏在袖子裏 這一次的災難却不知如何了,敵 這一次要與敵人周旋到底,但 經過多少的大風大浪 都安 唐家享譽 今天爺爺 二太爺

> 子們,去吧!』 門的千鈞重担的入了,好好珍惜自己。孩 我們不一定會輸,如果我們贏了,兩、三 **拼就是輸了。你們就是負起報仇和重振唐** 天就會叫你們出來,如果没有人叫你們 准重蹈江湖。這三點你們都記住了没有? 三年之後,再去找出來、動練武功、報此 藥的製法,及家史都藏在某處,事情過了 自己的身份。第三,本門的所有武功,審 地投奔本門的親友,注意不可對外人洩露 血海深仇,記住,武功一日不成,一日不 管看到甚麽都不准逗留,立刻離開家去外 」我們都記住了,二太爺又說・『當然・

倒了好幾次,我不知道我怎麽活過來的 找不到爹娘了,只有屍體,腐爛的,生蛆 要燒起來,我開了門走出來了,老天!我 省着吃省着喝,終於水喝完了、喉嚨乾得 我不能死,而多藏一天就多一份生機,我 多久,我只知道唐家的担子落在我肩上, 着我的名字。我嚇得頭疼欲裂,不知過了 醒,夢到爹娘身首異處,斷了的頭還在叫 二太爺的武功天下無敵,我進去了,密室 敗敵人放我出來。我當然相信。大家都設 密室怕得很,爹向我保證,他們一定會打 怕得整天整夜發抖 • 準備了好多的食物飲水,我一個人躱進 「囘去之後,爹娘就把我藏在密室中

> 同府的姑媽,姑媽看到我時再也認不出我病了一個月,然後一路行乞去投奔嫁到大 中唯一想的只有報仇,報仇。」 有我一個人。我取了秘笈、日夜練武、心 是誰。後來我才知道整個唐門逃出來的只

息。 啞・滿廳羣豪人人聽得矯舌不下・唏嘘嘆 說到這裏·唐三缺淚流滿面·聲音沙

出寺,能知天下大事,你且說證這飄香符 身爲武林第一大帮掌門,見多識廣,足不 事,威力之大,勝過皇上聖旨。 專,當時轟動武林,年長之人還略有記憶 自此之後,飄香符再没有人敢不聽令行

活的人口中傳出來,飄香符主要是四個人 數且不留活口,但百密總有一疏,僥倖存 行事十分隱密、廿五年横行江湖,殺孽無 是些甚麽人?」 晦明道: 「據貧僧所知,飄香符之人

位。二

敝上有幾句至情至理之言,要晚生轉告各 個個武藝超羣·俠骨豪情令人敬仰不已 改色,手搖擠扇提高聲音道••「此番西來

四座傳來幾聲斥罵之聲,楊聖訓面不

,敝上諄諄告誡晚生道,中土英雄豪傑

正中,向四座一抱拳道:「各位英雄請了

儒生脚踱方步,領着一行人行到大廳

,晚生楊聖訓,謹代表敝上汪大統領向各

才開口的正是他。

廳口,中間一人儒服綸巾,手搖摺扇

廳口一暗,只見七個人一字排開站在

江湖上也稱得上一流高手。」 事,此外還有約三、四十個飄香鬼卒, 唐門時,三人一起出手,算是絕無僅有的 鬼駝,這四個鬼使極少成雙出現,在毀滅 有一個眇一目的駝子。善使暗器人稱千手 • 面蒙白布的神秘人 • 人稱無面鬼手 • 另 人稱無影鬼道· ,紅衫老嫗人稱紅衣鬼嫗,麻布道袍道土 ,人稱爲飄香四鬼使,如這位唐兄所設的 輕功絕頂,雙手擔在袖中

個耳刮子· 够去 後同,出手的正是站在西

一語未完・青影一閃・此人巳挨了

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完了就領

西座一個粗豪漢子豁然站起,戳指罵

清楚是怎麽囘事,衝出去就要拚命。 首的日本武士、粗豪漢子愕了半晌,才攪

躬身說道・「掌門大師・對方巳經到山門

爲白、老僧勸你趁着造孽未深之時间頭是 爲天下皆知,任你舌粲蓮花,也不能變黑 過之處屍橫滬野、城鎮一空,如此殘暴行 嚇軟了・從密室爬到大門爬了一整天・昏的,爬滿蒼蠅的屍首・我滿身尿糞・腿也 爺的話,我知道我不能,多少次從夢中驚 門關起來,我一個人在三尺見方的斗室中 想開門」画出來・投到娘的懷裏・想到二太 一天 兩天,三天……我喉嚨哭啞了, 没有人叫我,我幾次

・轉頭就走。各位以爲如何?」

的掌法,一花眼間左頰已被掌緣掃到,此

天掌影,日本武士何曾見過如此變幻無方

士極不情願的收劍退回。

楊聖訓拱手向白鶴劍兪靑山道:「這

俞眞人且請稍安勿燥,待晚生將話設完如 位想必是武當山兪眞人吧!果然好本領。 出七尺長的武士刀,這時只聽楊聖訓咳嗽

一聲,摺扇作勢要日本武士退囘,日本武

既自稱有求和之意・爲何半路阻殺我與會

笑面佛趙子童起身首••一姓楊於• 只怕你等無法全身而退。」 目,逼得兪青山收掌後躍,兩人一合便分 人變招也快,急化掌爲指 直取兪青山雙

岸·老僧保你平安,否則天下英雄嫉惡如

,日本武士却巳吃了虧。他怒吼一聲,拔

向天下英雄贖罪。」 身而退,如果敗了,需得全部自刎於此, 打得如意算盤,你們如果勝了,饒你們全 俞青山霍然站起道··「好個姓楊的·

想來不致連言點道理都不懂吧?何况各位 來使,在座都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 只怕還力有未逮呢!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 怒,須知貴方人數雖多,要想留住我們却 只怕也是徒勞無功・全軍覆没罷了。」 衞、拼即使全去投效排胡宗憲、戚繼光 的人才,如果還不能打敗敝軍幾個二流侍 想想、在座的英雄,都是武林中上上之選 楊聖訓面容一肅道・「兪老師且莫動

半途是有幾路英雄誤會我們有不利於少林

楊聖訓說道・「晩生一行自東而來

寺的意圖:經晚生好言解釋,不爲採信,

於你!」長身飛出,學掌便向楊聖訓臉上 **俞青山怒道**·「好賊子,待我先教訓

大壞 又任用宦官主持『礦監』『稅監』

,貪汚暴虐,殘害人民、攪得天下人心鼎

鄉紳

袖一拂·飛身落囘座中。

俞青山道·「且瞧你有何話說。」抱

楊聖訓再一次向四座拱手道:「敝上

·方今大明皇帝信任奸相嚴嵩 國政

處殺人?晚生來時,也會和敝上言道,江

遙隔百里,我等又没有插翅、如何能到各

湖英雄講究的是以武會友,手底下見眞章

· 恐怕不是憑晚生這一張拙舌,三言兩語

無關・試想趙縣、井陘、大同府等處南北

友,聽說在途中有所死傷,這却與晚生等 不得不起而自衞。至於參加此次大會的道

勾結欺壓善良百姓 被稱爲『三害』。汪 沸·還不止此 地方上官府與富戸

大統領被迫不過·率衆起義·抱持着掃三

举雄討教一招兩式。敝上言道·以武會友 三、五位粗通拳脚的侍衞武士,來向中土 所能設動,所以敝上就差遭了在下身邊這

絕不可傷了和氣,還要請晦明大師裁奪

·除惡官,救民水火的宗旨,轉戰各地

了一道口・驚得一身汗。 劍已迎向兪青山的胸前,兪青山一驚之下 何出手的、電光石火之間,一柄三尺的短 一個觔斗倒翻了回來,胸前衣服已劃破 楊聖訓左邊的矮胖日本武士,不知如

取消,如果你們輸了,要留你們在本寺 不必再辯,你們勝了,我方此次增援計劃 着必勝的心吧,老衲給你一個公道,你也 謝你們首領汪直親自來要人。」 ·你們傾巢而出。還謝了人助拳,大概抱

武功深不可測,不如就與他賭五陣輸贏 多造死傷,何况楊聖訓左邊那披髮白袍人 之外,餘人武功平平,只怕一擁而上 • 而自己這一方除了自己、馮止一、盛平 晦明知道對方這五個人身手相當了得 一徒然

貧僧去迎。」只聽廳口一聲清亮的聲音道

晦明起身四面抱拳道:「各位寬坐

••「不敢有勞方丈。」

不加阻攔,没有發生衝突。」

弘道設:「建掌門吩咐,以禮相待、

天機子對晦明大師道・「大掌門・你 廿三年前名滿天下的四川唐門滅門之

此時突見弘道飛奔進來、對掌門晦明

完了就領死。」

一字一句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

面對着楊聖訓學着粗豪漢子一樣,戳指

交給貧道。」身形一起・輕飄飄落在廳中

白鶴劍兪青山起立道:「陳兄請慢,

掌便打・兪青山使出大摩雲手・一擧手滿

青影一閃·日本武士閃電般欺近身舉

晦明問道••「可有發生衝突?」

勝算較大。

怕無法全師而退。而且多結仇家反而不美官軍的計劃。如果對方真的一擁而上。只的在折服中原武人。消除他們再一次增援 不知各位英雄是否守此約定。」 便道··一客隨主便·就依大師所說·却 而楊聖訓心中却想・今日來此主要目

晦明大師問道:一名位英雄可有其他

且請寬坐。這一陣權由晚輩請纓,打個頭 馮止一向晦明拱手說道:「諸位前輩 衆人紛紛道:•「就依掌門吩咐。」

卡宏都拉。」 • 手指兪靑山道: 「阿拉達哇一嘟禮西時 這時倭寇這一方,左首青衣武士出列

的那一掌頗不服氣,要找兪師父再較量一 楊聖訓道:「這位英雄對方才兪師傅

學步行到廳中。 兪青山道·「我便再教導教導你。

見到對方這架式,頗不可輕侮,但是剛才 青眼,凌厲的眼光盯視着兪青山的雙眼, 時他定氣凝神,雙手捧定七尺長刀,擧刀 是浪流修練者一刀流的棄徒小野善鬼,這清衣武士蓬首垢面,身寬膀闊,便 一擊得手,心中不免輕忽,這時脚下不丁 一股強烈的殺氣逐漸向四周擴散,兪青山 ·左手持鞘·右手下垂,靜候對方出

地的大吼,雙手持刀直刺兪青山胸膛大意。」一語未舉,小野善鬼一聲驚 這時晦明大師宏聲道:「兪施主不可 直刺兪青山胸膛・兪

勝、你就劃出道兒來、我們接着便是。」 是在所難免,我方人多,老衲不欲以多爲 晦明道: 「你等旣是有備而來,較量

死傷、實在大遠義軍悲天憫人的宗旨,因 蔽,挑唆與我們義軍作對,使得雙方都有 道·各位英雄深明大義。只是受了官府矇 替天行道,實在是順天應人之學,做上言

雄們投劾義軍,共襄盛學,如果我們敗了 五人便分向你們五位英雄討教、三勝兩負 •• 「是在下身邊書記,也不會功夫,餘下 左邊貼身一個披髮白袍,面皮僵黄的人道 生是手無縛鷄之力、這一位,」手指着他 ,如我方僥倖勝了一場,就要請在座的英 楊聖訓道••「我們這一行七個人・晚

晦明大師道:「倭賊好一個二等侍衞

Y50

楊施主果然好口才,可惜枉讀聖賢之書,

晦明大師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

却如此不辨是非黑白・倭寇燒殺掳掠,所

共同投劾義軍、圖謀大學、來日共享富貴 會、希望從此罷兵止戈、甚至携手合力 此敝上特命晚生來向各位英雄解釋一切誤

各位以爲然否?」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一口三尺短刀插 只覺下腹一凉,兪青山右手急使斷雲袖一 濃痰飛向面門 在自己腹部,鮮血緩緩滲出道袍。 揮將對方打了兩個觔斗。低頭看時幾乎不 青山左手持鞘一横將刀擋開。却不意一口 · 兪靑山頭一偏避開濃痰,

得如此不明不白,兪青山雙目圓睁,口中 刀送入兪青山腹部,可嘆白鶴劍兪青山 面門。趁其分神閃避時,右手同時拔出短 丢棄,嘴裏一口痰出其不意的叶向兪青山 劍架開小野善鬼長刀時,小野立刻將長刀 閣閣有聲,衆人無不大驚。 把縱橫江湖廿年的白鶴劍尚未出鞘就輸 短刀別在腰際通常不用、而在兪青山横 原來日本武士均身藏兩刀,一長一短

水般已到場中 爲你報仇。」也不見作勢,身子如行雲流 忽然開口 這時從未開過口的崑崙雲中居士盛平 道: 「兪兄 忍片刻勿死,看我

雄是打第二場吧。 楊聖訓道:•「第一場勝負已分,盛英

不算,輸了照算,來吧。 小野善鬼道:「這一陣算你們便宜,贏了 盛平道。「我也要向他討教。」指着

利無害的,便也不阻止。 輸了照算。 可讓忍者七助先看一看對手虛實・這是有 盛平爲了要替兪靑山報仇 楊聖訓何等精明 · 死傷一個小野善鬼固無所謂 · 也 如此白賺一場,何樂不爲?即 · 心中一盤算着:這 , 設了贏不算,

人交往,終年隱居在雲封霧鎖的崙崑山上 ・爲人方正不何・只因爲生性沉默不愛與 這盛平成名甚早·在江湖上輩份也高

> 三式和一管烏金簫在十餘年前就罕逢對手 腸直肚,兩人頗爲相契。 ,俞青山敬他爲人方正,他也愛兪青山直 • 他性雖孤僻,却與兪靑山有過幾面之緣 • 得了一個雲中居士的雅號,他的飛鷹十

撃。 銳利·知道這滿天袖影全是虚招·因此 如白雲蓋頂,正是盛平一出手就施展他成 野善鬼,兩袖揮舞之下,只見満天袖影, 仇 只是擧刀在上段等着這袖影中出現的致命 名絕技一 大鵬展翅人已到了半空,頭下脚上撲向小 ,死不瞑目 · 說得一句:「注意了。」兩袖一拂如 ,這小野善鬼决鬥經驗豐富,眼光何等 這時眼見兪青山敗在這倭賊詭計之下 - 飛鷹十三式的最後一式雲中現 要讓他死前眼看見他爲他報

鴻,**已經一掌斃命**了 發現盛平胸前衣服上滲出血跡,這時砰的 野之後、背向小野,坐在近廳門的人赫然 聲小野善鬼已俯倒在地。後腦殼鮮血淋 刀光一閃,人影已分,盛平落身在小

倒地 青山身前道・「兪兄・你仇人巳死・瞑目 盛平運氣閉住了穴道・囘轉身走到兪 」一語甫畢,兪青山雙目一閉,軟身

到敵人的後腦殼上,雖然一擊得中,可是 左掌一個觔斗翻到了小野身後,左掌巳拍 這閃電般迎胸一劍終究未能避開,左胸前 髮之際·盛平行險招吸氣含胸,收右爪出 野長刀閃電般迎向盛平胸前,在這千鈞一 原來盛平袖中藏爪襲向小野頂門, 一個洞·鮮血汨汨流出。

楊聖訓道:「盛英雄果然好功夫,這

受傷了嗎?這弟二場就由我趙某來接着便 第二場就由七助兄向盛英雄挑戰了。」 趙子童道··「姓楊的·你不見盛先生

報仇・報完了仇又換一個人上場,那在場 受傷是自己的事,如果每個人輸了都要人 百餘人・這還打得完嗎?」 楊聖訓道:「盛兄要爲兪英雄報仇

武士道:•「來吧。」 流血,當下返身囘到塲中,對第二個日本 仗着一口眞氣閉了胸前穴道,竟自止住了 這雲中居士盛平一身內功着實精純

青烟散處却已不見了七助的人影。 退後兩步凝神待敵,過了牛晌不見動靜 衣,腰懸一隻革囊。正是伊賀的忍者七助 ,一蓬青烟爆開裹住了自己的身形,盛平 ,七助躬身行禮手一揚,半空中轟的一聲 這位武士身材十分瘦小、穿着緊身黑

出其不意現身殺人,因此在日本戰國時代 利用各種天時地物將自己隱藏起來,然後 ,諸侯都聘用他們做密探與殺手。 原來忍者最擅長的是隱身術,他們能

不耐煩的叫了起來。「這那是比武,這是 比逃命嘛。 約莫過了蓋茶光景,四座旁觀羣豪巳有人 了敵人,毫不慌亂,竟自盤腿坐了下來 這雲中居士盛平修爲精深,眼前不見

間結束,忍者七助玉府穴被烏金簫點中倒翩之中無數暗器從四方射來。戰鬥在一瞬 地不起,一支短劍却插在雲中居士的左腹 知從何處飛來百十隻五彩紙蝴蝶,紙蝶翩 話到牛途變局已生,只見四面八方不

> 敵,只是盛英雄受傷重些,該當是我方勝 楊聖訓說道:「這第二場雙方勢均力

你,是誰受的傷重。」談話之間,腹部的 血終於止不住一滴一滴滴落在地上。 上前指到七指的頸際,「我一伸手就殺了 盛平道:「放屁!」一手拔出腹中劍

手,盛英雄請收劍吧。」 楊聖訓道。「勝負已分,何能再下毒

直怎會派你這種人出來丢人現眼、就算沒 只怕令手下人寒心嗎! 是活人贏,你姓楊的不愛惜自己的性命 平你一劍殺了這賊忍者,看看是死人願還 八道,如今便算勝負未分,比武繼續,盛 無怨之人,却由你這瞎了眼的在這裏胡說 成嗎?盛平這傢伙婦人之仁,不忍殺無仇 力就可震斷他頸骨,你想脖子斷了還活得 在你那忍者頸側的玉府穴上,只要稍一吐 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盛平這一簫打 口道:「楊聖訓,我眞爲你丢臉透了,汪 應答,滿廳羣豪無不氣憤,這時天機子開 盛平生平訥於言詞 此時竟不知如何

師立刻命人將這老傢伙趕了出去,以免擾汚言穢語,大家還要臉不要臉,煩晦明大 頭有臉的人物,豈容一個殘廢老頭在這裏 便道: 「盛英雄先請將劍收了 七助讓人殺了,對自己人實在不好交待, 不得。同時也眞怕自己硬不認輸、叫忍者 盛英雄贏,只是今日武林大會座上都是有 ,心中惱怒萬分·却是句句在理叫人反駁 一席話說得楊聖訓臉色一陣紅一陣白 ,這場便算

天機子聽了此言一陣狂笑・笑得前俯

指如劍,却能尋隨進攻。 在近肌膚處把對方擋開,百忙之中左手倂

設

旁觀之人無不捏把冷汗。 眼之間已交換了數十招,招招驚險無比 這一番打鬥雙方短兵双以快打快,眨

你祖上積德呢!」

這天機子雖然武功絲毫不會・但天生

天機子今天有興緻教訓你這後輩、還算是 老人家、不會囘去向你祖父請教請教。我 你瞎了狗眼你就是瞎了狗眼,你不認識我 後仰道:「我老人家設話從没有錯過,

來 到了手上,施出從未使過的雙手刀絕技出 省漕帮第一殺手,左手一翻居然又一把刀 鬥了近百招還未佔到上風,這位横行十三 一招半式就了結了對手,今日遭逢對手, 這陰非號稱半刀斷魂,與人相鬥多是

筆,見招封招仍是鬥了個棋鼓相當。 隻鐵筆變成兩支・雙手使出成名絕技子母 而令人驚奇的是馮止一雙手一合,

魏陰非道:「陰英雄・這第三塲可要麻煩 刀囘座由少林寺人服侍療傷,便向半刀断 大名,倒也不敢囘嘴,這時候見盛平巳收 訓側身江湖也多少聽過傳聞,聽了天機子 上人要向他請教事情無不畢恭畢敬,楊聖 博聞強記,眞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 江湖

飛刀盪開半天・劃脇下而過拖了一長道血 交換第一百招時突然結束。這一招馮止一 不防機關一響、對方刀中藏刀飛出,馮止 右手鐵筆在胸前封住了對手左手一刀,却 一左手子筆急伸・千鈞一髪中將對方半截 這一場令人目眩神迷的决鬥,在雙方

功蓋世、在下贏得僥倖,還請恕罪。」 陰非雙刀一收,抱拳道:「馮老師武

弟子・

一派宗師的地位,而他爲人又歉虛有禮,

這馮正一是南儒失踪前親傳絕藝的大

天資聰穎用功又勤,一身功夫已有

的是一支三尺鐵筆·來到塲中拱手施禮道 江湖上人無不尊敬・只見他儒服綸巾・持 上場。

好像和手連在一起、這邊廂馮止一也請命

孫刀比普通刀短了半截,握在手上

無比,一翻腕一把短刀從袖子裏翻出握在 瘦,一身短打,雙目精光四射,面容冷肅

陰非一頷首慢步出列,只見他身材削

晦明道:•「晚生有負使命,向天下英雄謝 把話挑明了・馮止一竟無話可說,抱拳向 没有規定不能各出奇謀・况且陰非又自行 這一刀雖然出於偷襲,但打鬥中誰也

一筆向自己左手手腕劃去,竟欲自殘

相救,耳聽一聲尖銳破空之聲·噹的一聲 一物飛來將鐵筆震開,瓷屑散飛,竟是 衆人相隔均遠,齊呼不可,却來不及

> 竟不知是從何處飛來。 力道旣大速度又奇快無比、衆人愕然四顧 一隻茶杯。這隻茶杯破空之聲如此勁急,

高手相救,貧僧敢請擲杯者現身相見。 利非戰之罪、馮兄不需自責,幸好座中 察對方刀路,百招一過就要反擊,此戰失 乃兵家常事,况且老衲看出馮兄採守勢觀 四座寂然,不聞應聲。 晦明道:「馮兄千萬不可如此,勝敗 有

第一,將軍家師範」吉岡門當主、吉岡憲 小國倭人,却是大宗師氣度,便是「扶桑 到場中,此人步履沉穩,氣定神閒,雖是 這時楊聖訓左側的矮胖武士已緩步行

三人可比、趙子童要待出戰、却不免遲疑 大師袍袖一拂,站起身來道:「貧僧來會 • 自己敗了不打緊 • 却要壞了大事 • 晦明 這時掌雄一看對方氣勢、知道不是前

向你推薦一個人出馬。」 天機子忽道・「大掌門且慢・老夫要

輩指示請 州位 高人出場?」 天機子手指弘眞道:•「他。 晦明道:•「此陣不容再有失,便請前

晦明目瞪口呆道: 「此子是老僧徒孫

是在說笑?」 輩·入門雖久·武功尚未未登堂奧·前輩 天機子道。「老夫言出如山,從來不

經驗,可担此重任? 開玩笑。」轉頭對弘眞道:「你没有對敵

盡力而爲。」 弘眞垂首道:「但憑前輩吩咐,晚輩

天機子道:-「要有自信,去吧。」

怎麽也看不出一點特殊之處,心中也不禁 憲法瞇着一雙細眼打量着弘眞上下,覺得 個少林寺弘字輩的小僧,無不嘩然。吉岡 座羣豪看到這關鍵的一戰,派出的竟是 弘眞向掌門晦明稽首後行入場中,滿

輩指教。」 弘眞來到塲中向吉岡稽首道: 一請前

漏鳥庫依哇浪得卡? 吉岡七尺長刀出鞘問道:「哇達酷西

兵辺。」 楊聖訓說道:「吉岡師父是問你用何

• 「晚輩以此向前輩討教。」 弘眞行到座旁取了一隻竹筷囘到塲中

詭計·但他自信任何花樣都逃不出他眼底 對,不卑不亢尊重對手,確是大師之風 ・這時也不多言・學刀中段以平輩之禮相 吉岡心中實在疑惑這小子到底有什麽

自動,周身五尺範圍疾風迴旋,一雙眸子 竟隱現五彩光華,一時之間實相莊嚴,令 胸前·臉上神色漸轉湛然,全身衣服無風 人不敢逼視。 這時弘眞右手拇指拈箸尾,左手立掌

是什麽功夫?」 晦明愕然同顧天機子道:「前輩・這

天機子道:「無相劍炁,老夫所料不

晦明道: 「你是說無劍王-

了上去。 僧了。」 箸尖一顫, 遙指吉岡全身大穴攻 這時場中弘眞口喧佛號道。「晚輩有

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七尺長刀一揮 吉岡憲法扶桑劍王豈是等閒,敵不動

能撩招招角度令人想像不到。

筆不離身周,每一招都等對方招式用盡才

而馮止一南儒高徒豈是等閒,一隻鐵

式,而這陰非的短刀却完全不受刀招的限

原來一般人用刀使得是砍劈削擋的招

制·像自己的手臂一樣靈活自如·他能刺

議的速度,從想不到的角度攻了過去。

陰非道·「注意了·

一一刀以不可思

家傳絕學旋空斬搶先攻了過去。 這一番交戰與前幾場大不相同,對敵

雙方,一持七尺長刀。一持不盈尺竹箸, 實在没有制敵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一接便 雙方竟是條合條分,三五番相遭不曾交得 一式。原來雙方都覺對方招式變幻莫測,

激烈,緊張程度却超過前幾場數倍。兩人 方眼睛凝神注視對方,一眨也不敢眨,脚 神與意志上的戰鬥,竟比刀劍相交更使人 裂、汗如雨下,漸漸步履轉慢,這一場精 志上的破綻,以便一擊得手,竟至目眦盡 下每一移步便聞方磚破裂之聲,戰况雖不 精疲力竭。 一意尋找對方身形、步法、肌肉,甚至意 這時兩人開始繞着一個圓圈旋轉, 雙

••「空無所染,發菩提心,外息諸緣。返 這時晦明大師忽有所悟。口拈一偈道

走愈快,圈子却愈來愈大,汗濕衣襟之下 **哇魯呀!」言罷氣喘不已。** 倒縱出圈,躬身行禮道:「依的烏達輸禮 奔起來·猛然間一聲斷喝,吉岡舞刀護身 只見他脚步愈來愈快 竟隨着竹箸所指飛 竟似爲弘眞竹箸所驅使,無法停止下來 雙目一闔,竟閉上了眼睛:右手竹箸遙 弘眞聞言脚步漸緩之下竟自停步不行 ,却見吉岡面對弘眞繞圈而行,愈

弘眞收箸張目・左掌立胸道。「晚輩

晦明道:「這小和尚已得無劍王六成眞傳 也瞠目結舌不知所以然。天機子却低聲對 旁觀衆人看得如墮五里霧中,楊聖訓

,眞虧得他的。」

身前施禮低聲道。「本來不敢勞動先生的 只剩最後一場,楊聖訓親自走到歐陽先生 陽先生便擧步行了出來。 眼看向那披髮白袍怪人,那人頭一點,歐 平手,非得先生帮忙不可。」歐陽先生斜 想不到今日戰況如此不利,竟然打成了 這時五場比試已過四場、兩勝兩負,

不了這一場。 手?即使拚了性命不要,也是無論如何顧 忌憚,因此受了極大的限制。如今毒魔傳 對方人多,先派一個人去送死,餘人便不 手,只因排三大禁忌,一天只套一人,如 卜齊名,但只要霉魔施毒· 那三人也非敵 之技却是天下無雙、雖然賽魔湘屍南儒北 人出頭、羣俠面面相覷,誰敢當這毒魔伸 這毒魔歐陽一門本身武功不高,用毒

理大局善後。」 僧拚死與他一搏,如有失閃,還請前輩處 這時晦明長身起立向天機子道:「貧

拆此錦囊。」取出一個錦囊交與天機子 師吩咐如果毒魔門人出手・請天機子前輩 天機子拆閱之後、一聲怪笑: 「好 弘眞忽道:「敢請方文暫住,元滅大

傳人、這不足送死嗎? 子身無半分武功,怎麽會是他來會這毒魔 這下衆人更是傻了眼,天下皆知天機

中。

老夫去會他。」命弘眞、弘道將他抬入場

手動脚,老夫便講一個故事給你聽·講完 夫雙脚殘廢年歲又大,自不能和你後輩動 比這一場,這比法與前幾場有所不同,老 天機子對歐陽先生道: 「老夫來和你

之後如你不認輸,便算是老夫輸,你看如

事。」 子也没有一個人聽說過,說故事能使人認 輸的,歐陽先生說道:「好,就聽你的 這眞是天下一大奇聞,衆人活了一輩

天機子道:•「大家坐下聽,故事很長

寧、好像有事要發生一樣,果然門房來報 民所痛恨,十八歲那年在揚州瘦西湖,五 自稱金刀小霸王,年少氣盛又仗着王子身 裏武師討教武功,十五歲武功已經不錯, 寧南王有一幼子從小愛好武藝,每日向府 醒,囘府後臥床月餘,此後武功全失。而 不聽,被一掌傷了胸腹之間,當場昏迷不 亭橋畔調戲遊湖婦女,爲一中年乞丐勸阻 份,結黨横行江寧一帶,播擾良民,爲鄉 歲那年某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覺得心神不 了個天機子的雅號。事情發生在他四十七 因此他所知愈多,四十歲時望軍武林。 疑問時爭相請教的對象,他自己訂了個規 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成爲武林中人有 他失去財富與地位,乃改名換姓移居洛陽 昌稱兵作亂·敗於贛南巡撫王守仁),使 濠一案破家へ註:一五一九年 朱宸濠南 州小孟嘗的雅號。卅五歲斯年寧南王朱宸 武林軼事珍聞引以爲樂,卅歲時並贏得蘇 稍減,便廣散資財,結交十方英雄。談說 人尊敬,但他雖不能練武,愛武之心並不 幡然悔倍,遠離小人,勤於讀書,漸漸受 且終身不能動武,經此一番事故・此人竟 · 也很情彩 · 坐下聽得舒服 。且說江寧府 矩,凡向他請教的必以相等的秘密交換 。此後由於他博學多聞,武林掌故如數家

香符的來歷,究竟是什麽道理?這就是廿』各位,你道這四大奇人連袂來詢問這飄 子手一揮道:「四位請隨我來。」隨將來 續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而來?』天機 容頓時一改・毒魔也一歛輕視之色。南儒 毒魔湘屍南儒北卜 ?」天機子道:『霄駕等就是名聞天下的 中年儒生抱拳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人 見多識廣・這回也變了臉色・連忙親自出 及一具由四個麻衣人抬着的銅棺。雖然他 位跛脚卜者,一位服飾華麗面容僵黄,以 大門口來了幾位客人,一位中年儒生,一 我等來此是請教先生飄香符的來龍去脈。 這時乃向北卜拱手道:「申先生所設果然 閉了密室門才道:『爲了飄香符。』南儒 與北卜、毒魔、湘屍聯手擊殺無劍王。 香令,令上只有一句說,南儒接的是:『 年前江湖上一大懸案的關鍵,今天老夫就 湘屍也從銅棺中出來。仍由南儒發言:• 不錯·此事非向天機子講教不可。」這時 們一番話:『飄香符的行事是不擇手段的 當代四大奇人一起駕臨,這機會千載難逢 所不知,這飄香令的來龍去脈却所知有限 北下接的是與南儒、毒魔、湘屍聯手擊殺 告訴你們,原因是這四個人同時接到了飄 人引入密室·待抬棺者出去後·開動機關 四個人武學上的奧秘。最後我還奉勸了他 懼,就答應以我所知飄香符的秘密來交換 ・我對這四人秘密的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恐 。而且你想飄香符的秘密誰敢洩露,但是 無劍王,其餘兩人也一樣。老夫雖號稱無 · 你們四人聯手雖然勉強可和四大鬼使一 將一行人讓了進來·分賓主坐定後 』此言一出・三人面

義嗎?」 命 害,歐陽絕,你要知道這一首解掛詩的意 讓無劍王假死避世・以保四人滿門老小性 它,不可碰它。所以衆人做了一個協議、 示妖氛尚有廿年的氣數,在此其間必須避 之後知道與飄香符對敵時候未到,卦中顧 劍王的號令、將飄香符一鼓消滅爲武林除 飄香符的秘密,在時機成熟時,必須遵無 ,而四人在這廿年內必須隱姓埋名探查

們問如何可找到無劍王,這種絕頂大事激

劍王·一起商量一個應付之策。』於是他 甘心聽令於它,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去找無 背他的命令,但以你們的身份也不見得肯 單時予以各個擊破,所以我勸你們不能違 拚,但是你找它找不到,他却會乘你們落

歐陽絕點頭道:「要!」

來歷嗎?」 天機子再問道:「你要知道飄香符的

沒有完。就起了衝突,一山不容二虎,這 劍王後,大家就商議了起來,三言兩語還 只怕天下還沒有人能找得到他呢?找到無 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無劍王,除了老夫, 起了我很大的興趣,便帶他們四人找到了

毒魔湘屍南儒北卜四人齊名倒也無話可說

歐陽絕道:「要!」

」一盤陰惻惻的聲音自披髮白袍怪人口 天機子道:「那你認不認輸呢?」 「歐陽絕・你退下,這一陣換老夫上

手。 中吐出道。 歐陽絕道。「比試未完,不勞前輩動

門無上神功無相劍炁的功夫。這無劍王也

比試一下。無劍王拗不過,就露了一手玄 職處為懷·斯毒魔湘屍却絕不服氣,非要

至第五層了。四人這下心服口服,好好坐 真是天縱奇材,年紀輕輕無相劍炁竟已練

下談正事。老夫言道雖然無劍王武功如此

對付飄香令主和四大鬼俠、却是並

香令還要四人聯手對付他・南儒北ト倒還

•無劍王年紀輕輕名頭却在四人之上,飄

天機子及自己節單在烟霧中,奇的是此烟 如同實體。絲毫不見飄散。 一揚·一纏藍色輕烟自袖中湧出,霎時將 歐陽絕道:「你要殺人滅口嗎?」手 披髮白袍人道:「我叫你退下。」

法,便央北卜申不害起一課文王聖卦,北

無把握,而且飄香符行事詭秘又不擇手段

令人防不勝防,實在不可力敵,衆人無

親來,只怕也未必見得,在我數到三之前 小孩把戲能攔得了我嗎?却是你叔父毒魔 你要撤掉蹇障退下,否則莫怪老夫無情 披髮白袍人道:「歐陽絕,你道這點

詩,北卜失踪後也曾傳頌江湖,但至今無 詩・這詩便是留在北ト故居牆上的那一首 **卜齋戒沐浴三日起了此卦**,寫下一首解卦

人能解,趙子童你唸給大家聽聽。」

趙子童道・「這三言詩玄機莫測,詩

你還不出來,無影鬼道要殺老夫和你侄子 天機子忽然怪聲叫道:「歐陽無罪」

决勝負的日子·出來吧! 「廿年之期到了,無劍王交待今天是

===

陽無罪?」 細細打量來人道。「你……你就是毒魔歐 影鬼道正要衝出的身形硬生生的煞住了 服老者已站在天機子與歐陽絕的身前,無 三字出口,衆人眼睛一花・只見一華

叔。」 來人不作聲、歐陽絕上前叫道:「叔

嗎?」 無影鬼說道。「你眞要與飄香符爲敵

毒魔仍不作聲。

當眞輕易出手。 夫却不信這個邪。」話雖如此說,却不敢 無影鬼又說道:「別人怕你毒魔,老

的雙臂看看。老夫要說了,先解那首詩: 給天下的英雄聽聽,你有本事就再來斷我 奇人帮忙下調查得一清二楚,今天就要說 今· 這廿年來你的來龍去脈· 老夫在四大 露你的秘密、断了老夫雙腿,老夫隱忍至 「飄香符呀飄香符,廿年前你道老夫洩了 竹人寸・就是個符字・表示飄香符 在這僵持之中,天機子宏聲怪笑道:

話說到此,灰影一閃,一個面蒙白巾 謀日月,就是要圖謀大明朝的江山 ,就是說它稱霸江湖。

罪,你去殺那老傢伙。」 身旁,沙啞的聲音道。「我來對付歐陽無 ,雙手攏在袖中的灰袍人出現在無影鬼道

早猜到了,我找了你廿幾年,今天你可出 歐陽無罪道:「大哥,果然是你,我

現了。」

這時同門堂兄弟終於正面相對了。 現違反了祖傳禁令・被斷了雙手逐出門戸 鬼手歐陽無緣原被選爲毒魔傳人,却被發 矩,每一代只選一人繼承使毒密傳,無面 殺人無數,歐陽無罪早要找他清理門戸 不顧那三大禁令,毫無顧忌的濫施毒技 心懷怨恨,更變本加厲投入飄香令下完全 ,改由歐陽無罪繼承,而歐陽無緣被逐後 · 大排行的老大,毒魔一脈祖上傳下的規 原來這無面鬼手正是歐陽無罪的堂兄 這邊廂無影鬼道正要對天機子下手時

是南儒穆君平。 • 閃出一位威儀堂堂的老者,儒服綸巾正

話聲不斷續道。 這兩邊劍拔弩張之下天機子視如不見

是丙寅年、正是今年; 虎藏穴、是指四大奇人也隱姓埋名; 歲三三,是天干第三,地支第三,却 「龍在淵・說的是無劍王假死避世;

出現; 龍虎現,是無劍王與四大奇人要一齊 東有事,指的是倭寇侵襲東南各省:

遷要像縮頭烏龜一樣縮在殼裏嗎?」 哈哈哈,飄香令主,你還不出來嗎? 禾日滅,就是飄香令滅亡就在今朝

十之倍,表示還有廿年的氣數。

數枚暗器飛向天機子。 「放肆!」一聲暴喝聲中一條紅影,

頭拐、滿天杖影鬪在一起。 兩人各退三步不分上下,一使木杖一使龍 是跛湖下者——北下申不害。這一掌接下 砰的一聲巨響,接了紅衣鬼嫗一掌的

那邊千手鬼駝的三枚鬼頭釘噗噗噗三

Y54

現・禾日滅。」

天機子道: 「不錯,申不害卜了此卦

11-1

龍在淵,虎藏穴、歲三三,東有事、龍虎 日:草人寸,十之倍,霸山川,謀日月

走,速度漸快身形漸渺,只聞風聲不見人 ·不愧無影之名,南儒以靜制動,抱元 ,應付無影鬼道從前後左右發出的攻 這邊毒魔與無面鬼手的拚鬥却是無聲 此時無影鬼道繞着南儒穆君平身周遊 只見兩人對面盤膝而坐,五彩毒霧

避之惟恐不及,退得更遠! 尤其毒魔歐陽無罪與無面鬼手相鬪, 使得四座羣雄吃受不住,大都退出廳外, 此時天已薄暮・夕陽餘暉下拳風掌影・ 這一番相鬥眞是風雲變色,日月含悲 同樣鬪得難解難分

讓當今嘉靖帝得了帝位,你心有不甘,重 開你的眞面目了,朱厚杌,你便是忠獻王 山,你道天衣無縫無人知曉嗎?」 年,要南結倭寇,北連蒙古,奪取大明江 金網羅高手成立了飄香門,苦心經營了廿 朱厚杭·朱厚照無子·你一心想入繼帝統 周詳隱密令人驚嘆,可惜你殘民以逞,天 要謀奪大明朝江山,廿年的經營・計劃的 令,你横行江湖廿餘年,今日也阻不了我 旁,天機子怪笑連連道。「飄香令呀飄香 人共憤·今日難逃公道,老夫現在就要揭 一個殘廢老人揭穿你的秘密,你勾結倭寇 却因德望不够,不爲當朝大臣所擁戴, 而弘眞此時縱身而出守護在天機子身

衆人只聽得頭頂上驚天動地一聲巨響

屋頂上破了一個大洞・瓦 浴在大廳正 粉飛中,四

塲之人全部格殺·不可走了一人。 此時四大鬼使已退到大轎四周,四周 爲首的轎夫宏聲道。「令主有令,在

寂寂 錦衣轎夫又喊道。「飄香天卒聽令 不聞應聲。

包圍此廳,不可走了一人。 衆人面面相覷,仍不見廳上有任何動

這時候,廳門口悄無聲息的閃進了

稨

漫在兩人四周,兩人一面施毒一面自行

了。 八鬼卒巳經决心棄暗投明,不再聽你指使個人,開口說道。「忠獻王,你的一百單

天卒如何擺佈了?」 錦衣轎夫道。「你是何人。將我飄香

王。 擊止飄逸出塵,直如世外之人,聞聲應道 • 「貧僧少林元滅・廿年前別人叫我無劍 來人是個身穿白色僧袍的清瘦和尚

傷力驚人・千萬小心。」 神工巧手魯延年的嘔血遺作奪命神轎。 天機子道··「無劍王·忠獻王坐的是 殺

獻王商量呢! 子前輩也一起退去,貧僧還有些話要和忠 豪撒離此廳十丈之外,走時順便把一百單 八不會動的鬼卒帶走,弘眞,你揹了天機 無劍王道:「晦明方丈・請你帶領墓

奪命神轎威力厲害無比•大家退得愈遠愈 天機子叫道:•「大家快退,快退,這

片刻之間羣豪退的精光,大廳上只剩

好

下審魔湘屍南儒北卜四大鬼使及無劍王和 那一頂大轎四個轎夫。

之處, 天機子道:「今日之事貧僧還有許多不解 人將楊聖訓一干人禁閉起來,晦明方文對 要請教前輩。

天機子道。「現在你儘管問吧,老夫

說 話 。 鉢盂峯二祖庵後梅林中劃爲禁區供其潛修 時掌門元燈大師代收徒,收爲師弟, 王與少林有淵源,因此便投入少林, 的功夫,最好處所莫如少林寺,而且無劍 藏身廿年,修習無相劍炁第六層與第七層 爲防被認出 無劍王要假死隱世時,無劍王想到要 ,因此閉目偽盲 • 並以腹語 由當

無劍王招來的,一切事情全在他的算計之

也不得不出來下令滅口了。」

在離千佛殿十丈之外・少林掌門日命

方文道:「無劍王如何會是元滅師叔

天機子道:「廿年前大家已經商議好

一併來到少林寺?」 方丈再問: 「今日四大隱世奇人如何

天機子說道…「四大奇人和老夫都是

什麽?」 方丈又問:「那第二個錦囊中寫的是

穿飄香令主的秘密,逼他的爪牙一 到最後揭發他忠獻王的身份時,他自己 天機子道··「無劍王要老夫一步步揭 一現身

徒弟?」 晦明又問道:「那麼,弘眞可是他的

> 野。」說罷跪了下來。 功夫,奉命不准洩漏,欺朦掌門之罪請降 師叔祖關愛,說弟子在本寺卅七代弟子中 ,稟性最慈善,悟性又好,所以傳了一些 弘眞躬身施禮道:「同方丈,弟子蒙

高,却不可亂了輩份,知道嗎?」 得你、况且今日你又立了功,只是武功雖 晦明道:「罷了,你旣奉命,

弘眞說道・「謝掌門恩典・徒孫知道

制得了一 晦明又問道•「無劍王和四大奇人能 飄香令主嗎?」

而定。 没有·和那一頂轎子的威力到底如何厲害 四大鬼使,一百單八鬼卒和那一頂奪命神 · 今日勝敗需看無劍王第七層神功練成 天機子道:「忠獻王不會武功, 全憑

戰誰贏誰輸:這一干絕頂高手到底是死是 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没有留下來,這一場决 去救火,直到一個時辰,才把火撲滅,巍 時千佛殿濃烟蔽天,火光熊熊,羣豪忙趕 巍大殿已夷爲平地、瓦礫堆中一片焦黑 話聲未了, ,只震得衆人都站立不稳,定睛看 一聲驚天動地的大響、地

年、世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太子朱載厚戚繼光所平,大明朝的天下還延續了八十 測出來,當年少林寺驚天動地的一場決戰 ,勝利應該是屬於正義的一方才是 ・是爲穆宗。由歴史的事實・可以約略猜 歷史記載,倭寇在四年後全部被名將

(全文完)

趣出巨獎 引起風波

有機可乘,暴發戶的嘴臉令到舉世人仕也爲之 油總有一天會枯竭,於是有石油出產的國家便 家有些已鑽到幾千尺地底之下,毫無疑問,石 能源問題一直令世人關注,開發石油的國

有石油控制權的阿拉伯國家,以暴發戶的姿態 提出以下一連串的問題 在全球各地搜購黃金,一時之間,使金價暴升 貨幣貶值,經濟危機影响到全人類的生活 在全世界人民叫苦連天之際,不禁有人會 能源危機一度引致世界性的物價暴漲。擁

征服,爲什麼不可能發明其他方法作爲我們日 地球上是否只有中東才有石油蘊藏? 阿拉伯人一聲「制油」便弄到天下大亂, 人類既可以號稱萬物之靈,連太空亦可以 石油到底還可以供人類使用若干年? 有沒有可能用其他東西代替石油?

可飛

答案。 研的中心,可惜一直無法找出一個確確實實的 這種種問題其實一直以來就成爲科學家鑽

常生活的能源?

千門奇俠故事

能源危機便得到解决。 夠發明一種東西可以代替石油或者煤,那麼, 富的石油礦,只是一直未爲人所開採而已! 的大陸架以及釣魚台等處,都傳說有着十分豐 有石油礦,例如南沙與西沙量島以及台灣海外 否認的,但據地質學家估計,世界許多地方都 關能源的問題正擾亂着人心,許多人都希望能 中東地區所蘊藏的石油非常之豐富是無可

能發明一種能源代替目前的石油和煤,就可以 記得若干年前,法國西南部一處城市的主 就曾公開懸賞一千萬法郎,只要有人

領取這筆獎金-

奇俠」游天虹所居住的城市中。 同樣的事情,竟然也發生在我們的「千門

兒坐在家中聊天,電視台就在此時播映一 時加播的特別項目。 那天, 游天虹正與徒弟小牛及女朋友張雪

出鏡,立刻引起他們三人的注意。 節目主持人正介紹一位白曼斑斑的老年

是因爲那一點善心。 雙目烱烱生光。有人說,他所以老當益壯就何銘良年屆七十,但精神很好,面色紅潤 那白髮老人,正是當地的巨富何銘良。

角 有錢而又能像何銘良般慷慨的,就少如鳳毛麟 在這個都市裏,家財億萬的不知凡幾,但 是的,何銘良是人所共知的大慈善家。

捐出來的善欵數目亦甚爲可觀。 廉進的錢連他自己也難以估計。但是,他每年 他是許多大機構的董事長或者董事,多年

於是,人們就把何銘良稱作「慈善老人」

,甚至游天虹也很敬重他。 何銘良亮相螢光幕,原來就是爲了

能源危機問 他面對鏡頭,顯得有點緊張。

原來是爲了一千萬元賞金的事。 這次他在家中接受電視台外景隊的訪問

作爲獎金。 物質可以代替石油的,他便願意出一千萬元 原來何銘良曾宣佈,只要有人能發現一種

現在,何銘良是親自向訪問以解答了其中一些 却爲他找來了一些專家,訂出一些附帶細則。 當然,何銘良不是專家,但是他的顧問們

品不能是舊的燃料,例如煤等。 細則,以便社會人仕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那些細則最主要的一點是:代替石油的產

石油的種種優點,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西。 ,更不能是太陽能或油頁岩。 總之,那一定是要新的東西,而且是具有

此外,那些物質不能是已知的「鈾」元素

就更加爲人所重視。 陽能就更不用說了。正因爲如此,石油的優點 飛機等等交通工具之上,而煤就不能了,太 汽油是由石油提煉出來的,它可用於汽車

希望有 但也不算是大數目,只算是一種鼓勵吧了 何銘良說:「一千萬元不算是一個小數目 人能在短期内把它拿去!」

這一千萬。 笑着說:「我敢保證,短期内不可能有人取走 「說得眞夠大方!」張雪兒坐在電視機旁

國人也可領獎,」小牛說:「說不定明天便有 人來取這一千萬元呢。」 「何銘良又沒有限制地區性,也即是說外

瓜。 「如果眞有那麼一個人,他一定是個大傻 」張雪兒說。

爲什麼?」小牛不解地問。

構合作發展,相信收益一定不止此數。」 ,即使不註册世界性的專利,也會找一個大機 明那麼有價值的東西,也會想出一條生財之道 可不是嗎?」張雪兒說:「如果我能發

發明人收了這一千萬之後,仍然可以找人合作 種鼓勵性,而不是把專利賣給他。換句話說: 就是說:發明人取得這一千萬元獎金,只是一 「但是,何銘良又沒有說到專利問題,也

一下你的意見?」 游天虹坐在一旁,一直沒有出聲。 小牛忍不住說:「師父,你爲什麼不發表

張雪兒也說:「是的,我也很想聽聽你的

内,就會有人把它領去!」 吸引的數目,如果我的忖測不錯,不出三日之 游天虹這才說道:「一千萬元是一個十分

地問道:「是誰?誰有資格領取這一千萬元獎 小牛和張写兒都呆了一陣,他們異口同聲

『本市一位業餘科學家。」游天虹一本正

問: 「我認識他嗎? 「業餘科學家?」張雪兒沉思了一會,又

識。 游天虹說道:「我認識的人你差不多都認

是誰? 點耐不住,性急地問道:「告訴我,這人到底 **張雪兒沉思了一會,但却毫無頭緒,她有**

家, 目前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他不但是業餘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實業

的董事,對嗎?」 知道你在說誰了,他是葉倫生,太空電子公司 聽完之後,張雪兒是恍然大悟地說:「我

常。 是一笑置之,但現在回憶起來,却覺得頗不尋 能源危機的問題可能就會解决了。」當時我只 息,我最近有了新發現,如果試驗成功的話, 時間請到我辦事處來聊天,我告訴你一個好消 時間詳談。但我記得他很開心地對我說:『有 記得前幾天遇見他,當時他很匆忙,我們沒有 「是的,正是葉倫生。」游天虹說:「我

葉倫生只有三十五六歲而已,但已是一間 小的太空電子公司董事長。

例如電子計算機等等,更有股票上市。 原子粒工廠,此外又代理外國一些電子製品, 那間公司不但在當地擁有一間規模龐大的

> 票也站得很穩,可見人們對這家公司的確充滿 即使在股票跌的時候,太空電子公司的股

詳細問一問他? 問游天虹:「這麼新奇有趣的事,爲什麼你不 小牛對一切新的科學最感興趣,當下他便

游天虹說:「當時只在路上相遇,根本沒

内幕,就一點也不覺得出奇了。」 長,外人看來是一件奇事,但是,如果明白了 本能的,他這麼年輕而做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張雪兒說:「據我所知, 葉倫生是有這種

何環境下沒有雜音,體積小而效力大。」 製造出來的收音機,與別不同之處,就是在任 今日的地位。據說,他主持下的原子粒工廠所 游天虹說:「是的,他憑眞才實學得到了

單却源源不絕地由外國寄到。」 裁員,甚至倒閉,而他那間太空電子公司的訂 格做董事長了。目前經濟不景,許多工廠都要 張雪兒說:「就憑這點改良,他已足夠資

小牛說:「眞想見見他。」 張雪兒瞪了小牛一眼,說道:「你以爲你 「就是不知道他發明的東西是怎樣的,

見一見他,他就會把新發現告訴你嗎? 「能知一些新的科學知識也是好的。」小

游天虹說:「人家當然不會把業務秘密告

訴外人,但是,當日他既然對我說了掰番話 相信有機會時向他作進一步的了解是不成問題

他明天吃午餐,我們不是可以問問他了嗎?」 小牛說:「師父,你打一個電話給他,約

太唐突了嗎?」 虹說:「這樣無端白事打電話約他吃飯, 「老實說,我跟他並非十分熟絡。」游天

千萬元巨獎他穩拿到手,於是你恭喜他。」 日他對你說的一番話,甚至你還可以說,這一以說剛看到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又想起當 「怎麼算是無端白事?」小牛說:「你可

有沒有空與我們一起吃午飯好了。」 地告訴他,說你的徒弟非常仰慕他,問他明天 張雪兒在旁打趣地說:「你不如直接了當

一定以爲我們另有企圖。 游天虹笑道:「如果我真的這麼說了,他

話,找他聊幾句總是無妨的。」 游天虹爲了不令小牛失望,終於撥了一個 小牛仍然堅持說:「但是,我以爲撥個電

電話給葉倫生。 這時已是晚間八時左右,電話是撥到葉倫

接聽電話的是一把嬌滴滴的女人聲。游天

俠嗎?眞想不到會是你,你好嗎?」 他似乎很高興,一拿起聽筒就說:「游大

虹報上姓名之後,葉倫生很快就接聽了

才你有沒有看電視台的訪問節目?」 「很好,謝謝。」游天虹客氣地說:「剛

「如果我沒有記齒,你好像對我說過關於 葉倫生道:「看過了

方程式。 」 人,所以我也不怕告訴你,我研究出一條新的「是的,」葉倫生說:「素仰游先生的爲 能源的問題有了新的發現。」

問題的徹底方法。」 「是的,一條方程式,它可能是解决能源

問。 「這是一種新的能源嗎?」游天虹試探着

,而且永遠也不會短缺,除非到地球毀滅的 「是的,」葉倫生說:「它可以代替石油

、泥土或者海水吧?」游天虹問 「照你這麼說,那種新的能源不會是樹木

「游先生,想不到你樣樣皆能,連帶猜謎也是 業倫生竟然在電話那邊格格地大笑起來:

樣把那些東些化爲能源的。」 游天虹笑道:「我眞希望見識一下你是怎

看看我的實驗,保證你會承認我的發明是非常 「好吧,改天你到我的辦公室來,我請你

小牛這時正站在游天虹的身邊,打手勢示

意游天虹約對方明天一起吃午飯。 游天虹無奈,終於在電話中說道:「葉兄

,你明天有空嗎?

葉倫生說:「你果然有興趣要看看我的實

:「但在未看你的新發明之前,我想請你明天 「是的,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游天虹說

與我們共晋午餐。」 「明天?」葉倫生遲疑了一會,說:「明

所以也不去勉强他。掛斷電話之後,小牛失望 「好的。」游天虹知道他是一個大忙人,天我有點事,改天我打電話約你,好不好?」 「好的。

心不怕遲,你爲什麼對他這樣有興趣?」 游天虹說:「人家太忙,我也沒辦法。有

會爲你約時間。」

地嘆了一口氣。

小牛說:「我只想知道他的新方程式是什 「他說是一種新方法,是一種令能源永遠

泥土或者水來製造能源的了。」 不會短缺的方法。」游天虹又說:「他剛才說 **狡猜中了。那即是說,他有可能是利用樹木、**

一定是將水變成汽油了。」 小牛突然叫了起來:「有可能的!我想他

「水?」游天虹怔了怔,「用水來代替石

油?

說泰國有個人用水變成汽油麼?」 小牛說:「前些時不是有一段外電報道,

可以變成汽油?」 張雪兒說:「水的分子式那麼簡單,如何

張雪兒說:「但後來有沒有下文?」 「嗯,沒有。」小牛說:「但是我們不能 「但報章的確如此報道!」小牛說。

步。 否定有這樣的可能。」 「今晚月色那麼好,不如我們出去海灘散一散 「你們不要再爭論下去了,」游天虹說:

多人的注意。 自從何銘良出現電視螢光幕之後,引起更

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甚至有人呼籲其他富豪 詳細情形。社會人士也紛紛發表談話,認爲這 更多金錢的誘惑,相信更快收到預期的效果。 夫」,一千萬元雖然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但 作出同樣的贊助,他們認爲「重賞之下必有勇 就在當日中午時份,何家的電話就响了起 翌日有些報章以明顯的版位刊登了巨賞的

來。

他說有辦法將水變爲汽油。 何銘良說:「你先跟我的顧問聯絡,他們 一個自稱姓劉的男子,要求何銘良接見,

男子說:「一千萬根本就不是什麼一回事,但 緊,反正風頭你是出定了 界而已。如果你想省回那一千萬元,我也不要 見你在電視中亮相太有意思,只想讓你開開眼 「告訴你,我遲下就會出國。」那姓劉的

敢那麼驕傲,於是,他只好答應那姓劉的人下 也許他真的是能把水變成汽油,否則他一定不 何銘良覺得對方太無禮,但是他又想到:

午三時正在家中接見他。

排好見面的時間,而不是直接找何銘良的 **楚**,應徵者必須先與何銘良的顧問連絡好,安 本來電視台的字幕以及報紙都寫得十分清 但是,這個姓劉的男子不知道怎樣知道何

爲之頭痛不已。 就是爲了這點,令到負責保安的工作人員

安全服務社。 負責保護何銘良安全的是一家私人性質的

好預防措施,以策安全一 知總部,他們認爲何銘良這樣接見一個陌生人 實在大有問題,所以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作 安全服務社的人知道了此事之後,首先通

但是,何銘良却處之泰然。

的分配亦已作好了安排,站在任何角度看,都 他覺得他已經老了,兒孫滿堂,一切家財 可惜他的兒孫們却不是這樣想。 人要來暗算他的

和四十五歲的何貴。 何銘良有二個兒子,他們是五十歲的何富

最小一個也超過十歲。 他有四個孫兒,長子的孩子已有二十餘歲

許多新一代的背年却認爲婚姻是一種束縛!何 强反對早婚,恐怕他現在也有曾孫了。但是, 止,他仍與兒孫們住在一起。 銘良可說是一個絕對保守的長者,因此至今爲 何銘良是贊成早婚的,要不是新一代太頑

何氏這幢巨宅,連花園泳池在內,就佔地

靜,才使到保安人員更加担心。 這是近郊的風景區,正是因爲環境太過僻

狀態。許多實質上的事務,已交由他二個兒子 或者董事顧問之類,但他實際上已處於半退休 何銘良雖然名義上還是一些大機構的董事

保安人員除了將此事通知他們的總公司之

外,還致電他的兩個兒子

現場佈置好一切安全措施,如臨大敵似的,緊 到了中午時份,保安公司已加派人手到達

反而何銘良却認爲多此一學,他認爲自己

好施,有誰會跑來謀害他? 既非政客,也沒有做過虧心事,反而生平樂善 儘管如此,他的兩個兒子稍後時間也分別

帶同顧問人員趕返家中

何富還說道:「爸爸,爲什麼你不叫他打

電話到公司找我?」

只想親眼看看。 何銘良說:「用水變汽油,太新奇了,我

道:「水又怎可以變成汽油?」 「他可能神經有點不正常!」何貴在旁說

一名保安人員的領班也說:「是的,這件

事看來十有八九是開玩笑。」 「何必焦急?三點鐘說可以有答案了

何銘良慈祥地一笑。

圖謀殺何銘良,也有可能志在刦財! 保安人員無可奈何,只好加强戒備 尤其是這年頭,盗賊橫行,即使沒有人企

,撥了一個電話給近郊的警察分局! 因此之故,何富還担心保安公司應付不來

派出警車開到現場 一個大慈善家,所以警局接到電話之後, 由於何家在本市是名門望族,何銘良又是

直到下午三時,一切預防措施已經佈置妥 何銘良有點啼笑皆非,但却無可奈何。

其實,早在數年前,何氏兄弟已經顧用保

安公司的人負責何宅内外的保安工作 此外,何氏兄弟又向警方申請了槍牌,因

此,他們兄弟二人都有自衞手槍,以備不時之

全,他們却認爲值得! 人之多,這費用當然是相當龐大的,但爲策萬 經常在何宅內外負起保安工作的,有十二

是花園裏一個花盆,據說也是清朝時候的陶瓷 玩花瓶以及字畫等等,價值已經十分可觀;就 價值竟高達十萬餘元,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撤開一切不說,單是何家裏面所擺放的古

父親就站在一旁。

果這回事 何銘頁思想不但保守,而且還十分相信因

事,他的財富增加的速度可能不會如此迅速。 何銘良時常對人說:「良心比運氣,更爲 他認爲有因才有果,如果他不是常常做善

是另有一套的-人們只以爲他在自我宣傳,其實他的想法

佈置數處臨時檢查站 **警**方爲策萬全,在近郊公路上設置了鐵馬

至動用了一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負起了指揮 屋内,保安人員在花園各處巡避;他們甚 何宅外面,軍警林立,如臨大敵,

一些神槍手伏在天台隱蔽處,氣氛之緊張

何宅客廳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人產生一種窒息的感覺。

同號碼的電話和分機。 其實除此之外,何宅樓上樓下還裝了許多不 這是何宅唯一可以從電話簿上找到的號碼

有人要找何老先生,這分明是指何銘良的

先從一位顧問的手中接過了聽筒。 何銘良正要親自接聽,但他的長子何富却

> 「你是何老先生嗎?」 「誰?」何富問。

「你找家父有何貴幹?」 「但我不是找你!」

「嗯…… 「你怕我會在電話中謀殺你父親嗎?」 一何富覺得此人太無禮,但是他

能會大罵對方一頓了 何富對他父親十分敬重,否則這時候他可

警官在另一具分機中聆聽着。

查電話的來源。 同時有人已用另一具電話致電電話局,查

到底是誰? 何富終於還是按孫住怒火,問道:「閣下

「爲什麼你還不來?」何富問:「他正在 「我姓劉,何老先生約了我見面的。」

千萬元而破壞自己的名譽? 說:「我是一位化學師,怎麼會爲你這區區一 「我覺得你們在侮辱我!」那姓劉的男子

「區區一千萬元?」那位警官差點就忍不

住要罵出口來。 雖然當今紙幣貶值,但一千萬元絕非區區

那位警官不知道要打多少世工才可有此數

姓劉的人又說:「你們不該如此大陣仗,

老人開開眼界,但你們却是好人當賊辦……」 「那不過是頂防性質而已,如果你問心無

市到國外去談談有關合作的問題。」 現在你們的行爲令我反胃;我今晚就要飛離本

的電話搶了過來。他一連「喂」了幾聲! 站在何富旁邊的何銘良,一把將何富手中

到了沒有?」 人的電話所在地,於是急忙過去問道:「查

官立刻發佈命令:「快通知總部,叫就近的巡 警員說:「是市區一個路邊電話亭!」警

但是,何銘良却跑過來說道:「捕人?你

只好說:「此人如果被我們抓到,我們可以控 經何銘良一問,警官也覺頗尷尬,那警官

的,我的計劃完全被你們破壞了!」 ·明明是十分平常的事,現在却攪到天翻地覆 何銘良不高與地說:「你們簡直多此一學

之數。

我只想表演一下,將水變爲石油的把戲給慈善

愧,又何必介意呢?」 「我本來也希望獲得一千萬元的獎金,但

> 他騷擾之罪!」 們憑什麼這樣做?」 邏車開到那兒去捕人!」 警官不知道他的下屬有沒有向電話局查到 但是,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這時那警員才從另一具電話中聽到了電話

算了,那人可能是個神經病者。」 何富覺得場面十分尴尬,說道:「父親, 警官呆在一旁一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眞是豈有此理!」 的氣,面也漲紅了,「我不過想利用我的財富 爲人類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但偏偏你們就以 「你才是神經病!」何銘良很少生那麼大

是個有才學的人,那他一定是很有修養……」 紀受不住刺激,心平氣和地說:「如果他眞的 「凡是有才幹的人,脾氣難免有些古怪! 「父親,別生氣了!」何富担心他這把年 「你知道什麼?」何銘良還是怒氣未消, 你也

隆隆,誰有心情來這裏跟我談?」 笑說道:「可能老先生是對的…… 警官知道何銘良這一回動了頂火,於是陪

以想像得到,屋内外都是警察,頭頂上機聲

根本不需要你們保護!」 ?無非想造福人類!你們快走!快走!我這裏 我當然是對的,我拿這麼多錢出來是爲了什麼 豈料他還未說完,何銘良說叫了起來:「

但是何銘良就不同了。警官不但沒有生氣,還 如果這話出自別人口裏,那就大件事了,

事情至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守現場。 保安人員也紛紛撤至屋外去,因爲何銘頁 警方既不追究那姓劉的男子是誰,也不留

開始討厭他們一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僱於何氏兄

也令那些保鏢們脫下制服,穿上便服在何宅外 弟,又豈能放棄職守? 保安社方面爲了避免令何銘良再動肝火。

飛備-

傍晚時分,又有一個人致電何宅! 由於何銘良「求賢若褐」,對兒孫及家人

因爲何銘良認爲那人一定會再有電話來一 何家客廳中的電話,任何人也不敢動用,

如果那姓劉的再有電話來,何銘良一定要

何銘良由於年事已高,所以有血壓高及心 何氏兄弟無奈,只好吩咐家人小心,別再

臟病等老人病症。 歡怎樣便怎樣。 何氏兄弟怕他的老病發作,只有任由他喜

聲言要找何老先生-電話不是姓劉打來的,是另一個男子,他

何銘良說:「我就是何銘良,你有什麼指

只是一種鼓勵而已,實在不算是什麼。你是不 何銘良說:「你太過獎了,那小小數目, 「我看過你的巨賞啓示了,你的確令人敬

是有什麼新發明?」 「新發明不算得,這是一種較複雜的原理

而已。」那人說:「我有辦法將垃圾變成能源 ,而且所費無幾!」

何銘良立即大感興趣,忙問道:「先生,

一切科學均感與趣。」 「我叫王漢生,是市立大學的講師,我對

的兒子寫下來。 「王漢生先生。」何銘良打着手勢,叫他

「我們可以約個時間見面談談嗎?」王漢

「當然可以。」何銘良十分興奮。

「那麼,明天早上,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何銘良還想說什麼,對方已道了一聲「晚 「請到舍下來吧,我隨時恭候。」

這個電話,令何銘良消除了日間所有的怒 便將電話掛斷了。

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利用自己的財富爲人類 來的,他希望知道更多有關能源的消息,他希 當然,他還是希望那姓劉的男子再打電話

即召開緊急會議。 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何氏兄弟服侍何銘良休息之後,立

像那姓劉的。」 何富說:「這個姓王的似乎有點根據,不

> 何貴說:「趁那人未來之前,先查查他是 「你有什麼好主意?」何富問。

這麼想。 個什麼人。」 「這是個好主意。」何富說:「我也正是

最好在天亮之前查清那人的底細。」 最好把這事交給一位著名的私家偵探去辦, 一名顧問在旁挿咀說:「這是絕對必要的

晚了,寫字樓可能已經下班。」 「是的,」何富有些強疑,「但是,這麼

顧問說:「有些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 何貴問:「你有相識的嗎?」

間很好的偵探社。 顧問道:「也不算是相識,但我知道那是

「是江强私家偵探社。」 「是那一家?」何富問。

「你有他的電話嗎?」

們偵查的案件大都令顧主滿意。 有著名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從旁協助,經他 間偵探社很有實力。社長江强是退休警探,還 **我也沒有光顧過他的,只是從朋友口中知道那** - 質言可以從電話簿中找。」顧問說:「

家偵探社的電話。 於是,何富立即叫人從電話簿中找江强私

的商業機構中的一些高級職員,和剛才那位顧 問,他也是一位律師。 何家客廳上,除了何氏兄弟之外,還有他

時間已是晚上九點多鐘 電話查到了,何富親自打電話到江强私家

務的。 道家江强私家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服

一句話開始,就已令何富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 接綫生十分有禮貌,由電話中的感受,第

> 象。 跟你們社長說。 何富說:「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直接

後立即聯絡你。」 生說:「你可以留下姓名電話嗎?待社長回來 「對不起,社長現在不在辦公室。」接綫

何富於是留下了姓名及電話。

徒及張雪兒在「棉花俱樂部」。 這時候,江强正與「千門奇俠」游天虹師

出巨賞求賢的事。 上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就是有關何銘良懸 他們吃過晚飯後一起聊天,談論着昨天晚

」的會員,所以與侍者們都很熟絡 江强以及游天虹等四人都是「棉花俱樂部 就在這時,侍者走過來請江强聽電話。 江强雕座去接聽電話,但是,很快就回來

寶貝,看看他那笑容就知道了-小牛忙說:「還用問嗎?一定是他的心肝 張雪兒首先問道:「是誰打電話找你?」

不清楚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游天虹看見江强手中有一張小紙片,却看 工强故作神秘地說道:「猜吧!猜中了有

江强一邊摸出銀包,一邊說道:「猜猜剛 張雪兒說:「猜甚麼?獎甚麼?」

才誰打電話給我,猜中獎一百大元! 游天虹笑着道:「那麼,這一百元我拿穩 「你猜到是誰?」江强怔了一怔

「是否偵探社有事找你?」 小牛說:「是女朋友!」 「不!」江强搖頭說:「猜錯了!」

「是的,我想我會猜中的。」游天虹說

人找你去領那一千萬元巨獎吧? 張雪兒却半開玩笑道:「决不會是慈善去 「更加離題萬丈!」江强說。

把鈔票納回銀包裹去。 **」江强非常神氣地說。**

但是張雪兒一手抓住,說道:「喂!想徹

賴麼?這一百元是本姑娘的!」 江强道:「你根本沒有猜中,怎可以拿我

「你先揭謎底再說!」張雪兒淘氣地說

電話找我,要我親自與他取得連絡。目前他正 地說:「剛才公司那個接綫生告訴我,何富有 **偵探社可能接到一單大生意!」江强非常興奮** 「你說我猜得很接近,那起碼也該有一半。 「好吧!讓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

「何當?」小牛問:「他是誰?」

在家中等我!

剛才我們不是談及那位慈善老人嗎?」 「何富就是何銘良的長子。」江强說:「

·喃喃自語地說。 「嗯!他找你幹什麼?」張雪兒咬着指頭

强笑道:「根據接綫生說:何富希望我儘快與 要的事情託我代辦。」 他連絡,因爲他有一件非常緊急,而且非常重 「你也是偵探人才,何不動動腦筋?」江

是當日,曾有一個姓劉,自稱是「化學師」的 姓劉的人是甚麼底子。對嗎?」 人,致電何家,弄到警方手忙脚亂的那件事 一件「内幕消息」,這是連報界也瞞過的 這時游天虹他們三人才想起警界中曾傳出 於是,張雪兒道:「這可能叫你去偵查那

你找不到那姓劉的人。」 ,如果當時的情形眞如傳說中一般,我敢打賭 小牛苦笑着搖頭:「有錢人眞小心!但是 !」工强說。

的安全問題。所以我有個主意!」

好,主要不是爲了那一千萬元,而是爲了父親

何貴也說:「是的,但是我們還是小心點

分有理由的!」 」江强說:「但是,我徽求各位的意見也是十 游天虹笑道:「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小牛恍然大悟:「難道你要請臨時替工不 「有生意當然不能不做的,你們說是嗎?

「對了!」江强說:「不怕對你們說,我 張雪兒說:「公司業務發達是一件好事,

强說:「這是一單大生意,但一定要你們答允 爲什麼不多請些探員?」 ,我才敢接下,因爲事情太急切了。」 「要找一個有經鯰的探員談何容易?」」工

情形你早已接下了這單生意,是不?」 「是的,」江强笑了笑,「我已經與何富 游天虹笑道:「江强,別轉彎抹角了,看

聯絡過了。」 「偵査一個人。」江强說:「但不是你們 「何富要你做些什麼?」小牛問。

想像中的人?」 張雪兒問:「然則是誰?」

否有能力發明一種新的能源吧?」 何富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切!」 張雪兒苦笑道:「大概是他要知道此人是 「一個大學講師,姓王的。」江强說:「

江强說。 張雪兒瞪着眼睛說:「你把我們三位當外 「我想是的,所以必須三位大力帮忙!」

人麼?」

江强笑着拍了拍他們的肩膀。

王漢生這個人,同時查清他的底子 他們是受顧於何富,希望在天亮之前找到 游天虹等三人與江强漏夜出動!

現在他父親的面前! 何富兄弟不希望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突然出

他出千騙去那巨額的賞金。 江强受顧於何富,當然是盡力偵查。 而游天虹更希望查明那姓王的底細,以防

。条条。 以及他的爲人、背景,和他在大學的工作情形 實向大學方面調查,看看是否確有這位講師, 他們四人分開兩組,江强與小牛一組,負

,以及向隣居了解,看看他是否是一位危險人 游天虹和張寧兒則負責調查王漢生的住址

着痕迹地調查,只有經驗老到的偵探才可做得 這些調查看來很簡單,但絕非簡單,要不

虹旣有「千門奇俠」之稱,調查這小小事情就 工强是職業偵探,自然經驗豐富,而游天

更不成問題了。

這時候,市區一些夜生活中心熱鬧才剛開 時間已是凌晨一點三十分。 江强和小牛開車到大學裏去!

教授是住在大學宿舍的。 始,但大學裏已是靜悄悄的。 江强通過電話約了大學裏的一位教授,那

個教授談,我失陪了,半小時後,我會回到汽 來到校園,小牛對江强說:「你慢慢跟那

「你去那兒?」

追問他,因爲他知道小牛的爲人,絕對不會在 小牛沒有答他,逕自走了出去。江强也不

定想不到他用什麼態度來歡迎我們。」

「他熱烈歡迎你們?」

接了何富的一單生意?」

直到汇强出現,林浩立即問道:「你是否

江强說:「他不高興?」

「也不是!」

沉吟道。

宴的一部份,想找個人問問,想不到黑暗處有

人在竄動,於是我喝問他是誰,但他竟然拔足

有燈光的一幢建築物去,我想那兒一定是大學

「我也不知道。」小牛說 「我剛想跑到

江强走上去問:「他是誰?」

小牛氣喘喘地站在山邊,心有不甘地望向

「他躺在床上。」

「是永遠睡着了。」

「差不多已經半小時了,你去過什麼地方

「你是說……」

小牛在旁邊也聽到了,他趕忙奪過電話, 這消息,令江强呆住了 「他死了。」張雪兒說。

外國教授嗎?」

「找到了。」

工强說:「回到汽車

裏再說

「君來剛才的人是小倫之流。」

「跟一個校役談談。」

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正在等警察來。」 江强冷靜下來・把車子開動。 「我們也不大清楚,但現在已經報了警,

上。

「是你們發現的?」 小牛仍用無綫電話跟張雪兒通話,他問:

來開門,大厦管理員却說他沒有外出。」 好直接走上去找他,但門鈴响了很久還沒有人 雪兒說·「我們打了幾次仍然不通,所以就只 「是的,我們打電話給他,但不通。」張

對王漢生還讚不絕口呢!!

「也許是口和心不和。」

「無論如何,我們此行,已經是達到了目

的印象,並非如此。」江强說·「那位外國人

「但是,我剛才跟那位大學教授談話所得

相處得很不融洽……

一位校役說,大學裏有派系之分,洋人與華人

一人回到汽車裏,小牛對江强說:「根據

人殺死了,是不?」 小牛說:「於是你們破門而入,發覺他被

私家值探麼?」

「你是說那個富翁何銘良也不知道何富找

陪着我們,否則水洗也不清。」 「是的。」張雪兒說·「幸好當時管理員

江强把汽車開到一棟大厦樓下,這時已經

「是的,也許他已經死了很久。」

「不,憑我的經驗,他死了不超過三個小

「但你們却在調査一個死人。」林浩苦笑

「是的,何富吩咐我,把調查的結果直接

警界中人大多認識工强與小牛,所以他們

游天虹正告訴林浩採長有關現場發現命案

林浩本來是游天虹的朋友,但此時對他的

電話綫却被割斷了。

器呢?找到了沒有?

「不超過三小時?」江强若有所思,「凶

「還沒有。」一名探員在旁邊說:「但是

緊要關頭走去玩的。

硬的本地話招呼江强。 那是一個英國人,一派紳士作風,他用生 一個外國人熱情地把江强迎進宿舍內。

「請坐請坐!」那位外國教授說:「喝杯

什麼酒?威士忌還是拔勵地?」 「兩樣都不要,最好是汽水!」江强笑道

:「我不喝酒,怕喝醉了不會講話!」 外國人格格大笑。

他倒了一杯汽水給江强。

是希望向你了解一個人。 江强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唐突地到訪

道你是私家偵探,希望在可能範圍內我可以帮

名叫王漢生。」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只知道他的中文

」外國人說。

外國人豎起大拇指:「他是一等一的大好 江强問:「他的爲人如何?」

疑他的學識不夠麼?」 外國人笑道:「能夠做大學講師,你還懷

支持的,也有些是由聯合國方面支持的。」一些特殊的研究工作,有些是由外國一些學會 我知道,一些教授講師,往往會在大學裏担任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江强說:「據

不錯啊,東尼王是『自然環境保護會』的成員 他對垃圾問題甚有研究!」 教授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工强只好獨自跑到教授宿舍去。

「誰?」外國人呷了一口酒,問:「我知

「他姓王,是一位講師。」

你是說東尼嗎?」

「是了,就是王漢生,非常出色的講師。

「他的學識和修養呢?」

知道他一些什麼?」 江强一邊記錄,一邊又問:「教授,你還

切的聯系,他們似乎在研究如何將垃圾變成能 :「據我所知,他與美國芝加哥一間大學有密 外國人沉吟了一下,呷了一口酒,又說道

什麼特殊成就嗎?」 江强覺得這點最重要,他立即又問:「有

情不感與趣。」 「我不大清楚,」教授說:「我對這些事

日會成爲博士。」 東尼王如果有心在名利場上求進取,說不定他 但是,可惜這外國人只說:「中國人很聰明 江强又問了一些關於王漢生和他的背景,

來了,只好告辭。 杯地把酒灌下肚内,江强看看再也問不出什麼 這位外國教授對酒很感與趣,他一杯接一

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江强正在游測小牛有可能會去了那兒,突 江强回到汽車,但仍未見小牛回來。

地朝山邊走去-江强急急下車,只見兩個人影,匆匆忙忙

一個在奔跑,一個在追

江强感隐約約認得其中一個人影的身形十

小牛在追誰? 他就是那個在後面追的人。

江强感到ố奇,又爲小牛担心!

反噬,他的出現就大有帮助了。 以說一點帮助也沒有。但是,萬一對方向小牛 雖然以這距離和方向,他的行動對小牛可 他立即採取行動,也奔跑過去一

他急奔過去!

之中,可能逃上山去了 小牛追得更急,但那人很快便消失在黑暗

張雪兒說。 「怪不得我們總是打不通王漢生的電話。

老五,獨居的。」 林浩探長說:「經過調查,他還是一個王

「單身一個人要這麼多錢幹什麼?」」張雪

「你是說那一千萬元巨欵嗎?」林浩問。

定與那個『巨獎』有關。」 「是的,」張雪兒說:「我想他的死,一

他員的發明了獲致專利的東西,說不定會惹起 一些人的妒忌!」 「這是很重要的綫索。」林浩說:「如果

張雪兒說:「看這裏一片凌亂, 顯然被人

說:「爲表清白,我叫雪兒去隣居借用電話報

「我們沒有動過現場任何東西。」游天虹

警,我和管理員留守現場,直至到你們到來爲

說:「大厦管理員可以作證。」

先了解這個人嗎?」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江强說。

「我們進來時,他已經倒斃了,」張雪兒

林浩恍然大悟:「何銘良想在未見他之前

小牛在旁邊說:「他打算明天去領取那個

「何富爲什麼調査一位大學講師?」林浩 「是的,」江强說:「我們正在工作。

取去了。」 搜掠過的,如果我所料不差,他的發明已被人

學生一起研究的。」 因爲根據那外國教授說,他在大學裏是與一班 工强說:「他的發明大概不是什麼秘密

我們應該從那裏着手。」 「你是說市立大學?」林浩說:「對了

何銘良也不讓知道,而這個講師又突然被人殺

太突然了,何富聘請我調查一個講師,竟然連

江强向林浩探長說道:「這件事似乎來得

「你做得很好!」林浩探長說。

林浩探長立即吩咐幾個探員,連夜到市立

大學展開調查。 他們在兇案現場靠近門口處站立,直到警

才進入內部調査。 方的攝影師拍下了現場上各種角度的照片,這

毡,像俬是名牌的進口貨,有飯廳,還有酒巴 ,裝飾得極之豪華。 這是一個頗大的住宅單位,客廳上鋪了

間房打通的,否則就沒有這麼闊大。 兩倍的實驗室,運同書房在一起,看來是用兩 實驗室滿是儀器,另一角用通花屛風隔開 裏面有兩間房,一間睡房,一間比睡房大

,那是書房。 書架上擺滿了中英文科技書。

即與游天虹他們聯絡。

江强問:「你們找到王漢生了嗎?」 電話接通之後,接聽的是張雪兒。

的經過。

「找到了。」張雪兒說:「不過,你們一

師父他們那邊的情形吧。」

「校役也知道不多。」小牛說:「先看看

「校役還有什麼說?」江强問。

江强的汽車上也裝備了無綫電話,因此立

,中國學生很敬重他。」

小牛又說:「校役說王漢生是一個老實人

屋內沒有後門,您門也緊閉,兇手只可能

,也吃了一驚。 及張雪兒仍留在現場、江强則走到樓下管理處 致電何富。何富聽到王漢生被害的消息之後 林浩與探員們在現場調查,游天虹與小牛

江强回到現場,提起這件事,小牛說: 「 「家父如果知道這個消息,一定很失望-

如果葉倫生肯帮忙,一定能滿足何銘良的慾望 但他未必會把這一千萬元放在眼內。」 「小牛,你沒有攬」品吧,一千萬元也不放

在眼內。」江强不認識葉倫生,所以他這麼反

產生一種新的能源,爲我們人類解决這頭痛問 以我不妨告訴你,他可能擁有更新奇的方法, 及此事,但我相信你不會損害到他利益的,所 ,同時對江强說:「本來他吩咐我不對外人提 但是後來游天虹把葉倫生的身份告訴工强

領取這個『巨獎』・・ 江强說:「那麼,爲什麼不叫你的朋友去

司的董事長級人物。」游天虹說。 「小牛說他不志在,是因爲他是一家大公

游天虹說:「我想是的。」 「你的意思是說:他可能要保守秘密,以

飑該親自去找他。」 江强突然眉頭一皺,沉吟道:「我以爲你 「怎麼?」游天虹說:「你想我勸服他拿

秘方去換取那個巨獎?」

這位老人一片善心,我們又何妨帮帮他?」 非因爲何銘良是個慈善老人,他的兒子何富說 :如果沒有下文,他可能會受不住打擊,既然 「是的。」江强就:「我要你這樣做,並

> 去找葉倫生。」 游天虹沉吟片刻,說道:『好,我明天就

非常之闊大,因此看來十分壯觀! 三十層高的商業大厦,大厦雖然只有三十層高 但設計十分考究、外形美觀,而且所佔面積 樓下的大堂是接待處,游天虹他們一行三 游天虹帶着小牛及張雪兒來到一幢大概有

員迎了上來。 人走進大厦,立即有一名打扮得很入時的女職 游天虹向那職員道明來意,女職員把他們

三人帶到一列名貴的沙發上坐下 女職員利用內綫電話通知葉倫生。

發現了這一秘密。 傳真鏡頭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游天虹和小牛都 然發現在天花板上有一電視傳真的惡蔽鏡頭。 小牛坐下來之後,本能地四下裏張望,赫 天花板之上有許多金屬小孔,因此這電視

過電視傳真器注視着他們,所以都沒有出聲。 游天虹和小牛明知道葉倫生此時可能正通 不久,那位女職員走過來,非常有禮地對 張雪見說:「看這裏的排場倒不錯啊!

說着,她把手一伸:「請跟我到這邊來吧。」 他們說:「葉先生請三位到他的辦公室去。」 他們帶到另一角去。小牛心中納悶,但游天虹 心中已經明白了。 電梯明明在那邊走廊,想不到服務員却把

顯然不同,同時電梯門處也沒有任何按掌,只 有一個鎖孔,看來像一座保險庫的鋼門 只有兩土一紅一綠的小燈,與日常所見的電梯 那名女職員自口袋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 那**兒**原來也有一部電梯,但亮燈表板上

着他們,大概他們是保鑣之類。 條鎖匙來,游天虹瞥見遠處有兩名大漢正注視 女職員把鎖匙捅入鎖孔之後,電梯門立即

梯,三位請。」

來,想不到葉倫生這年青人竟會有如此大的排 ,認識了那麼久,他還是第一次到他的辦事處

他們三人來到大厦的頂樓,電梯門自動打

游天虹很有禮貌地說:「是的。」 「請你們在這裏坐坐, 「是游先生嗎?」那位漂亮的女郎說。 我通知葉先生。

事長,游先生他們已經上來了。」

「請他們進來吧!」通話機內傳出他的聲

到一度桃木門板之前,推開門讓游天虹他們入

一邊是用來辦公的,另一邊則是會客室。 會客室有名貴沙發,茶几和酒吧等等。

客室中坐下,一邊問。

女職員說:「是的,這是薬先生的私人電 小牛忍不住問:「這是私人電梯嗎?」

開來,剛步出電梯,迎面而來了一位漂亮的小

那位女郎把他們帶到一排沙發上坐下 女郎坐回辦公抬上,對着通話機說:「董

那位女郎大概就是葉倫生的秘書了。她走

「喝點什麼酒?」葉倫生一邊讓他們在會

他們三人進入電梯之後,電梯門瞬即關閉 游天虹是在「棉花俱樂部」認識葉倫生的 電梯直上頂樓

葉倫生的辦公室很大,主要分爲兩部分,

現。那麼,樓下那個電視傳質鏡頭到底顯示在 視傳真機,但四下裏望了一遍,也沒有任何設 游天虹進來之後,首先留意房中是否有電

游天虹想起剛才那個隱蔽的電視傳眞鏡頭

,以及葉倫生的私人電梯等等,知道這人並不

們如此唐突地到訪,希望你不要見怪才好。 你們這麼賞臉,我真的是高興還來不及呢!」 「不必了,」游天虹坐下之後說道:「我 「你說到那裏去了?」葉倫生說:「難得

其實是有些事情要急於見你的!」 你太多時間。」游天虹說:「我們突然到訪, 葉倫生問:「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忙,所以也不想浪費

「我對你的發明很感興趣,」游天虹說道

趣?. :「但是不知閣下對別人的發明是否也感到與 「是那方面的發明?」

「就是最近人們最熱門的話題。」

「正是。」游天虹說:「相信你已從報章你是說與那個一千萬元巨獎有關的?·」 「最熱門的話題?」、葉倫生若有所思,「

是指那一宗?」 上讀到過一則有關命案的消息。」 「這個都市,每天都有命案發生,不知你

「是關於一位大學講師之死!」張雪兒說 「哦!我想起來了,」葉倫生說:「你們

道。

是說那位王講師嗎? 「你認識他?」游天虹問。

「不!」葉倫生說:「只是從報章上看到

到何銘良處領取那個巨獎,但却突然週害。 游天虹說。 「據說他發明了利用垃圾做能源,正準備

葉倫生沉吟道:「那麼,你們來找我是爲

事要請教的。第一件是:垃圾是否能變作能源 游天虹說:「我們今天來找你,是有兩件

開開眼界?」 ?第二:你說過的實驗,不知是否可以讓我們

於我的發明,暫時無法表演給你們看,因爲我 國一些科學家正在研究中。」葉倫生說:「至 但據我所知,這不是王漢生發明的,這理論外 可以經過特殊處理而變成一種可燃的甲烷氣, 們有個董事局會議,數分鐘之後我就要到會議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可以告訴你,垃圾

内容可以嗎? 小牛問:「做實驗沒有時間,那麼,談談

…」葉倫生還未說完,桌上的通話機「嗚鳴」 「這是高度商業秘密,看看實驗還可以…

他走過來,按了一下按鈕,問道:「什麼

他的女秘書在那邊說。 「董事長,人到齊了,請過來開會吧。」

「好的,我馬上來。」葉倫生說完,又走

我要開會了 到游天虹的面前,說道:「游先生,對不起,

在這種情形之下,游天虹唯有告

探社,江强也正好從外面回來。 游天虹帶着小牛及張雪兒回到江强私家偵 江强問道:「怎麼?葉倫生有興趣領取那

一千萬元嗎?」 暫時還不知道!」游天虹說:「但看來

命案有何發現?」 張雪兒却急不及待地問江强:「王漢生的

生是死於利刀刺中要害的。」江强又說:「根 據林浩探長初步判斷,兇手有可能是吸食大麻 「我剛從警局回來,驗屍結果,證實王漢

游天虹問道:「你憑什麼作出這樣的推斷

「憑撒在茶几和地毡上的烟灰化騐出來的

是兇手!」 晚的人客之中有一位是吸食大麻的,他可能就 前沒有吸食大麻,因此可以想像得到,死者當 「是的。」江强說:「但解剖證明死者生 「烟灰中有大麻的成份?」小牛問。

能在事後才抽烟。 門讓兇手入内的,如果那些烟灰果然是關鍵之 入屋行兇?門窓旣然如此完整,自然是死者開 究所得,兇手應該是死者認識的人,否則如何 一,他們還可能在談話中引起殺機,兇手不可 游天虹說:「這推斷也有道理,從現場研

嗎? 小牛問江强:「有王漢生那些助手的名單

「是的,他的研究,只有他的助手才最清 「你懷疑他的助手?」

楚。」 江强突然說:「你記得夜訪大學宿舍那件

小牛說道:「是昨天晚上的事,怎麼會不

游天虹問:「有什麼發現?」

究,就是小牛昨晚差點抓到手的小偷。」 江强說:「可能是巧合,但我以爲值得研

什麼要走?這不可能是巧合。 然大悟。他喃喃自語地說:「是的,那小偸爲 小牛剛才還不大明白江强所指,現在才恍

了一遍。 能找到一些綫索!」 小牛把昨晚追捕小偷的事約略對游天虹說

「所以,我以爲應該再到大學一次,也許

游天虹也認爲有可疑,於是四人决定再到

建築物星羅棋佈。 市立大學佔地面積甚廣,幾乎像一個小鎭 他們四人,終於驅車前往大學去!

而建的,例如有些宿舍就是。 小牛指出追捕那可疑人物的路綫,直達上 由於那兒靠近山邊,有些建築物就是依山

是昨晚那可疑人物留下的。 斜坡,於是四人分別登山視察一 現場留下了幾個凌亂的脚印,却無法證實

告離去。 他們還是一無所獲,逗留了半點鐘之後便

車子停了下來-他們下山之後,回到停車場,剛好有一輛

鄭偉榮。 他是王漢生的助手之一,也是市立大學的助教 江强對游天虹說:「我在警局裏見過他,

能是神經不正常,但他爲甚麼要殺王先生?・」 江强。江强又把游天虹等介紹給鄭偉榮認識。 浩探長**曾介紹他們認識的**,所以鄭偉榮也認得 **鄭偉榮顯得很痛苦,他嘆氣道:「兇手可** 江强走過去跟鄺偉榮打招呼,不久之前林 「我們過去看看。」游天虹說。

究了多時。」 利用垃圾變成能源的方法,外國科學家已經研 **鄭偉榮苦笑搖頭:「這不算是甚麼發明** 「會不會與他的發明有關?」張雪兒說。

夠的技術和設備,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成爲殺人的動機,即使有了這方法,也要有足 的研究。至於垃圾變能源的方法,根本不可能 小牛問:「那你們還研究甚麼?」 「我們志同道合,常常在一起進行各方面

能源的方法拿去換取一千萬元巨獎的事嗎?」 鄭偉榮皺着眉頭說:「我完全不知道這件 小牛又問:「你知道死者準備將垃圾變爲

> **還有兩個學生参加你們的研究工作,是嗎?」** 游天虹插嘴說道:「除了閣下之外,似乎 「是的。」廝偉樂說。

已經問過了。我還有點事情要做,失陪了。 說完,他便匆匆離去。 **鄭偉榮說:「你們問的問題,林浩探長都**

他們四人目送着剛偉榮遠去的背影,有點

無可奈何。 張雪兒說:「**工强**,我認爲你還是應該與

程式眞的有用的話,相信除了何銘良那兒之外 我以爲兇手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如果那條方 何富保持聯絡,說不定兇手會自投羅網呢。」 江强說:「我當然會與何富聯絡,但是,

取巨獎之時就被人殺死?」 漢生爲甚麼遲不死,早不死,偏偏在他打算領 密。」游天虹站在那兒,若有所思地說:「 ,在其它地方也一樣可換到許多金錢。 「我看這件事情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

是,那個姓劉的男人又是誰?」 「這裏面一定有陰謀!」工强也說:「但

「你說甚麼姓劉的男人?」游天虹不解地

不再去見何銘良了,也因此,老頭兒便耿耿於 何氏兄弟却担心到老頭兒的安全,通知了警方 個姓劉的男人,他要求何銘良親自接見,豈料 大陣仗把那傢伙嚇跑了。他在一氣之下, 江强解釋道:「最早致電給何銘良的是一

是不?」游天虹問。 「於是,何富又託你查那姓劉的男子是誰

江强笑了笑:「你猜對了。」

「你有把握?」

「把握倒不敢說,」江强號:「但却有點

Y 61

戰中,白花出手狠辣、兇殘,金燕子見狀,遊興大減,立卽借故要離開,白花强要娶金

相助,把關洛四公子打敗。白花和金燕子一同暢遊勝水名山,但在一次對付殃神鞭的激

見太原金府大小姐金燕子和四婢正和關洛四公子等惡門,便出手 前文書至神箭門少門主白花帶着金、玉二奴在龍門山遊逛,

前文提要:

子在家住了一個月,最後决定離開金府,直奔黃蜂谷…

着青黃紫白四婢回到金府,但金府變了,整個金府好像籠罩着一股瞧不見的陰霾, 燕子爲妻,金燕子謂已嫁狄飛虹,白花聽了立即帶二奴雕去,自奔黃蜂谷……

金旗

奇情中篇故事

来,本公子向他挑戰!」 ,雙眉一揚,高聲叱喝道:「叶狄飛虹出 他似乎不想再依賴他帶來的這般部屬

男女魚貫走了出來。

谷主覃小蝶,二谷主狄飛虹,他們身後跟 着琴棋書畫四婢,及劉正風,向陽,西門 領頭的一對仙露明珠般的少年,正是

「尊駕就是白少門主?」 雙方相距丈許,狄飛虹雙拳一抱道:

太原金府 上忙,適才金杖婆婆說過,你可以直接去 狄飛虹道:「對不起,你的事我帮不 ,在下冒昧請見,是有一事相求。」

雖然有强弓,也有勁矢,而且能穿楊摘枝

,箭不虛發,但他們却失去拒抗黃蜂的勇

陣?每一個人全都震駭得面無人色,他們

神箭門下幾曾見過如此驚人的毒蜂大

嗡的鳴聲遠達數里之外。

,他們以飛行絕跡的速度在空際流轉,嗡

數不盡的黃蜂,舖天蓋地,划空而來

天空中忽然出現一片奇景。

樣?去告訴狄飛虹,本公子向他挑戰。」

金杖婆婆冷哼一聲,舉手一揮之間,

白花嘿了一聲道:「妳不客氣又能怎

婆子對你不客氣。」

婆子警告你,你要再敢胡言亂語,休怪老

,在下不喜此道。 狄飛虹道: 白花道:「咱們打個賭… 「爲什麼要打賭?免了吧

點狂風,一滴急雨落在身上一般。

就像一個行路之人,沒有辦法不讓一

也不敢接受?」

歲雖輕,一身功力巳可躋身「流高手之林 出來的,再經兩位谷主刻意調教,他們年 黄蜂五鐵衞是由黃蜂谷衆弟子之中選

花就是一個不怕死的。

不過。天下的事有許多是例外的,白

的道理,就因爲他瞭解,所以別人在混身

,他却靜如山岳。

白花所以不怕死, 是因爲他瞭解生命

到一個。

以在芸芸衆生之中,當眞不怕死的很難找

生命只有一條,死了就無法復生,所

有人能夠活命。

上螫上一口,除了黄蜂谷的獨門解藥,沒

黄蜂不同於風雨,只要一隻在人們身

的少門主名滿江湖,豈能跟一個後生小輩 在白花看來,這是一種侮辱,神箭門

金奴知追白花的心意,踏前一步道:

「稟少門主,金奴請戰。」 白花道:「好的,但要小心一點,不

要替本門丢人。」 金奴應了一聲,摘下長弓,身形一轉

,道:「金奴向閣下討教,請。」

氣吞河嶽之勢。 威楞四射,他雖是靜待來敵,却顯出一股 劉正風道了一聲「請」,長刀一橫

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怯懼。 少兇險的搏殺,天下的高人會、很多,就 金奴跟隨白花闖蕩江湖數年,經過不

的長弓,竟然遲疑着不敢放手一擊。 ,他却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原想揮出去 這也難怪,劉正風擺出的是血刀門厄 如今他面對的並不是名震江湖的高人

叫他如何能夠不懼。 他的雙脚已經有一隻踏進鬼門關去了,你 這氣湧河山,刀刀見血的血刀門下之時, 法,從不虛發,任是何等之人,當他面對 度十三式。血刀刀法,天下無雙,血刀刀

節骨眼上,總不能掛出免戰牌吧。 但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旣然到了這個 於是烏光急閃,在弦聲震耳之中,他

了一記無堅不摧的九天驚雷,咔唰一聲响 全力攻出了一招。 在他的感受,這一招攻出,像是遇到

現,傷處深可見骨,如此沉重的傷勢,他 過,弓斷弦折,他也被一股强大的力道震 這一摔他就爬不起來了,左胸衣裂肉

必被開腸破肚,那就永遠都起不來了。 怎能爬得起來。 其實這還是劉正風手下留情,否則他

> 得如此之慘重,神箭門下幾乎全部神色大 惟一沒有變色的只有一個,他就是少

門主白花 「你可以走了 ,請快叫你的二門主出

風回去,待我會會白少門主。」 ,在某種角度看他,確有幾分值得敬愛。 狄飛虹掣出長刀,步入塲中道:「正 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白花這個狂人

聽在下良言相勸,少門主,在下可以不承 如果你當眞愛她,就應該面對現實。」 認金燕子,但不便給你字據,去太原吧, 待劉正風退回,他再雙拳一抱道:「

狄飛虹嘆口氣,說道:「好吧,請賜

白花道:「別忙,爲了公平起見,咱

白花道:「咱們過招只憑武功,不可 狄飛虹道:「好,請說。」

如若我勝了,你必須給我寫[張字據。」 狄飛虹搖搖頭道:「對不起,這一條 白花道:「你勝了我將生命交給你 狄飛虹道:「可以,還有麼?」

來竟是一個無恥的小人,接招。」 白花怒叱道:「狄飛虹譽滿武林,原

,弓弦挾着厲嘯,猛向狄飛虹的右肩劈來 長弓斜划,一吐即收,身形微微一側 **輩請貴谷狄二谷主出關一晤。」** 山之一,金杖婆婆閻茶就是我。」 白花道:「原來是閻前輩,久仰,晚

白髮婆婆道:「老婆子是本谷四大巡

金燕子讓給晚輩。」

遭騙婚困擾

江湖起是非

金杖婆婆又問道:「你認識咱們二谷

主?」 金杖婆婆道:「不過怎樣?」 白花道:「不認識,不過……」

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白花神色一黯,道:「晚輩原是這般

讓都無關重要,你旣然喜愛金燕子,不妨

直接向金府提親,以白少門主的條件,應

眞是妙想天開,其實咱們二谷主他與金燕

金杖婆婆呆了一呆道,「白少門主果

子旣無婚約,也無權過問她的一切,讓不

往事,你提它作什麽?」 金府入贅,後來發覺那是一塲騙婚……」 金杖婆婆道:「這是一件人人皆知的 白花道:「聽說狄二谷主曾經在太原

金杖婆婆道,「哦,說說看。」 白花道:「晚輩有一事相求。」

白花說道:「晚輩是想請狄二谷主讓 金杖婆婆一怔道:「讓人?請你說明

白一點。」

她,君子成人之美,所以想請狄二谷主將 金燕子沒有婚姻之約,晚輩又十分喜愛於 白花道:「晚輩之意是狄二谷主旣與

忘不了金燕子?」 這只是一招,一招互換,金奴竟然敗

金杖婆婆大喝一聲道:「姓白的 老

他語音甫落,關口即緩緩打開,一行

冬,富槐,諸葛瑜等五鐵衞。

白花道:「不錯,兄台必然就是狄大

白花怒道:「白某向你挑戰,莫非你

挑戰?你過來,讓小爺陪陪你。」 姓白的,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向二谷主 五鐵衛之一的劉正風勃然大怒道:「

,因而劉正風的叫陣,兩位谷主均未有阻

過招?」

想法,但金燕子却認定狄二谷主是她的丈

咱們二谷主怎麼做?」 金杖婆婆道:「追就難了,依你說要

會娶她。」 據,說明金燕子不是他的妻子,今後也不 白花道:「請狄二谷主給晚輩一紙證

吧。 太過份了,二谷主絕對不會答允的,你請 金杖婆婆面色一沉,道:「你這要求

氣了,莫非他脚踏兩條船,有了覃谷主還 白花道:「這麼說你們二谷主太過小

白花冷冷道:「旣入寶山,怎能空回

,等你打敗了我再說。」

們必須說個明白。」

借助外力。」

我無法答允,因爲我平生不愛打賭。」

Y66

,又何須搖尾乞憐。

白花是一個目無餘子的狂傲之人,但

他也有可愛的一面

找出求生之路,再說,如若當眞不能免死

怕死並不能免死,只有在冷靜中才能

勁風便已觸及肩頭 變招之快,有如行雲流水,指顧之間, 神箭門的少門主果然不凡,但要傷到

狄飛虹,那還差得很遠。 只因狄飛虹很賞識這位傲氣凌人的少 所以不想給他難堪,他沒有使用厄

手拆招,他却已經付出全力。 花的臉上可就有點掛不住了,別人只是隨 望這位狂人能夠知難而退。 一晃五十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白 ,只是見招拆招,隨手應付,希

而雙目怒睜,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 意,白花却認爲這是一種輕蔑和侮辱,因 不想讓他難堪,原是狄飛虹的一番好

躍,暴退丈外,在雙脚着地之際,他已搭 上三支利箭,引弦待發了。 神箭門以投石飲羽,穿楊摘枝飲譽武 待他全力攻出一招之後,忽然彈身急

住發出一陣驚呼。

可能有一個留得活命。

但這一口長氣還未吁完,人們又忍不

同時吁出一口長氣,因爲事實擺在眼前,

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結果,敵我雙方

如果狄飛虹受到傷害,神箭門三十餘人不

箭貫胸之危。 林,白花在一丈遠近的短短距離三箭齊發 ,狄飛虹縱使是三頭六臂,只怕也難當利

緊張的瞧着那引弦待發的弓箭。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只有數十雙目光

得打擊的,白花在衆目睽睽之下丢人現眼

一個目無餘子,狂傲自大之人是受不

,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去。

反擊,向自己的前額砸去。

不錯,是白花不想活了,他竟然學弓

莫非又發生了什麼意外?

方的,只不過一樣事端,兩樣心情罷了。 ,她早已放出她的黄蜂了 ,當白花引弓搭箭之時,如非覃小蝶阻止 當然,這緊張的情緒是含蓋着敵我雙 在塲諸人之中,最緊張的莫過於拂琴

條生命。

主?蜂兒飛行絕跡,必然能夠阻止姓白的 而詢問道:「谷主!爲什麼不讓我救二谷 她不明白覃小蝶爲什麼要阻止她,因

覃小蝶道:「這個我知道,可是他們

有過約定,不能仰仗武功以外的助力。」

覃小蝶道:「妳放心吧,二谷主不會 拂琴道:「可是…… 靜寂。

空之聲,雖然距離頗短,那陣刺耳的銳嘯 聽來仍是那麼强烈 她語音未落,塲中已响起一陣利箭破

吧。」 不敗,你年紀輕,根骨好,只要多加苦練

了黃蜂谷,如今山川依舊,適才殺氣騰騰 白花在兩位師兄苦勸之下,終於離開

石火的速度抓着兩枝,同時擊落一枝,就長刀,暗凝功力,雙手一抓一拍,以電光

狄飛虹不敢輕視白花的神箭,他收起

這麼輕輕鬆鬆的,破解了神箭門的絕技。

燕子就是掀起這股浪潮的動力。 個料想不到的意外,但無風不起浪,金

它的困擾,是黃蜂谷一致的願望,但最關 心的還是拂琴,當天晚上她就來找黑白雙

,不能讓它就這樣發展下去。」

然不承認,她却死皮賴臉的纒着。 拂琴道:「我是說金燕子,二谷主雖

過,那張砸向白花前額的長弓,竟脫手飛 了起來,只不過毫釐之差,救了白花的 就在人們驚呼聲中,忽然噹的一聲响

宇看來不凡,爲什麼量度如此之小?生命 鬼門關救出。然後微微一笑道:「閣下氣 箭,以甩手箭的手法擲出,適時將白花自 是你自己的,要死要活你看着辦吧,咱們 出手救人的是狄飛虹,他用接來的利

> ,除了神箭門的三十餘人,四野顯得一片 大師兄蔡敖出言相勸,道:「小師弟 狄飛虹等退回谷去,谷口也關了起來

,前途定然光明,聽我的話,咱們先回去 --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高人,都難保終身

的谷口,又恢復一片平靜了。 在黃蜂谷來說,白花登門尋釁雖然是

如何解决這股動力,使狄飛虹不再受

黑姥道: 「姥姥,咱們總得想一個解决的辦法 「拂琴:妳說什麼?

,妳先說說看。」 黑姥笑笑道:「小丫頭必是胸有成竹

的! 種想法,小婢說出來姥姥可不要責怪 拂琴道:「不敢說胸有成竹,只是 黑姥說道:「妳說吧,咱們不會怪妳

因谷中事務繁多,又沒有人從中撮合,所 已經到達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程度,只 以就就擱了下來,如今再讓金燕子一攪和 拂琴道:「谷主與二谷主兩情相悅

,我眞替他們担心……」 白姥道:「這就是妳的想法?」

金燕子攪局了。」 姥姥出面,替他們撮合這件好事,就不愁 拂琴道:「不,小婢的意思是請兩位

們身上。」 咱們不謀而合,妳回去吧,這件事包在咱 白姥立即贊成道:「好,妳的想法跟

報道:「稟谷主,少林、武當、峨嵋、崑 小蝶,還未談及正事,內總管許裳已來稟 次日早餐之後,黑白雙姥聯袂來見更

崙四大掌門聯袂來訪。」 覃小蝶一怔道:「本谷跟這些門派素

無交往,他們這是什麼用意?」 人家遠來是客,咱們應該以禮相待。」 狄飛虹道:「不管他們是什麼用意

入大廳,咱們隨後就來。」 **覃小蝶道:「好吧,許總管將他們延**

渡大師,崑崙掌門神機先生,他們輕車簡 凡禪師,武當掌門昆陽道長,峨帽掌門普 許裳道:「是,屬下告退。」 在大廳,覃狄二人會見了少林掌門了

臨,使敝谷蓬蓽生輝,請坐。」 從,只是各帶兩名弟子。 覃小蝶雙拳一抱道:「各掌門俠駕光

老衲與各位道兄冒昧造訪,希望谷主不要 少林掌門了凡禪師道:「谷主好說

迎還來不及呢。 覃小蝶道:「前輩太客氣了,咱們歡

日甚一日,千萬生靈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各派如果不圖謀自救之道,後果將不堪 崑崙掌門神機先生道:「江湖紛擾

設想,咱們走訪貴谷,就是想求教於谷主

處,定當全力以赴。」 並不明瞭,但各位前輩如有用得到敝谷之 **鞏愧不敢當,敝谷閉關自守,對江湖現勢** 覃小蝶道:「神機前輩太客氣了,晚

均巳入其掌握,成爲該教的分舵,丐帮也 江湖,近日忽然出現一個邪教,太原金府 曖昧不明 龍江第一家,青城、南天門、伏牛山等 武當掌門昆陽道長道:「原本多事的 ,使整個江湖呈現一片混亂。」

會遭到蠶食的命運。」 慾,志在天下,咱們如若袖手不管,必然 峨嵋掌門普渡大師道:「邪教心存大

管法?」 了凡禪師說道: 「咱們五派結盟,先

覃小蝶道:「咱們該管,但不知如何

求自保,待根基穩固,再向邪教興問罪之 覃小蝶道:「結五派之力以禦邪教

分散,如何能夠防範蠶食?」 的確是一個完美的構想,但五派駐地極爲 駐地分散,不成問題,邪教如果要打擊咱 凡禪師說道:「咱們曾經研究過,

集結五派精英,是可安定江湖,邪教縱然 們,必須摧毀咱們重要的人力,只要不將 人力分散,邪教就無法達到蠶食鯨吞的目 昆陽道長道:「了凡禪師說的不錯,

狂妄,也不敢公然蠢動了。」

什麼教?教主又是什麼人物?」 狄飛虹道:「請問前輩,邪教究竟是

昆陽道長道:「二谷主所提的問題,

咱們曾經花費不少人力去探查,除了知道

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邪教的分舵,咱們由他着手追查,或許可 他們的首領是教主,其他毫無所知。」 狄飛虹道:「適才前輩曾說南天門是

門在那裏,連恆嶽雙霸天也不再出現江湖 舵,只是江湖傳言,其實沒有人知道南天 一片焦土,萬里雲鵬的子女,全都下落不 咱們也派人去過程家堡,只是該堡已是 昆陽道長說道:「南天門是邪教的分

眞要好好的合計一下。 惡的組合,不留缺憾,無懈可擊,咱們當 狄飛虹吁了一口長氣道:「好一個邪

事權,選出了凡禪師爲第一任盟主,任期作了一番合計,最後的協議是:「爲統一 定爲一年,其次按各派現有人數作比例, 定。」 揮,第三,少林僧俗弟子遍天下,負監視 選拔精英,組成蕩魔之族,由盟主統一指 江湖及邪教動態之貴,第四,藩魔之旅暫 時集結於少林,爾後視情况由盟主再作决 這名滿江湖的五大門派,果然認真的

難? 英,限百日之內到達少林,各位有沒有困 最後,了凡禪師道:「各派選拔的精

人手,我想各派都能如期趕到。」 神機先生道:「咱們以飛鴿傳書調遺

俠駕。」 告辭了,百日之後老衲在少林恭候各位的 了凡禪師道:「旣然如此,咱們應該

子,妳看咱們該派誰去?」 **送走各派掌門之後,狄飛虹道:**

> 葉菁菁,唐婉儀等四大班頭各率弟子十名 ,由黑白雙姥領隊,並隨帶神鷹二十隻, 覃小蝶道:「我想派花如眉,柳飄,

失利,是遇到大霧的原因,這種巧事絕對 這一戰力,應該天下都可去得。 狄飛虹點點頭道:「前次血戰程家堡

等五大班頭,我有事要向她們交待。」 語音一頓,接道:「侍書去傳花如眉 覃小蝶道:「你說得對。」

已齊集大廳,覃小蝶吩咐花如眉等四大班 限兩個月內熟練「天罡四絕陣法」。 頭,各由所屬弟子中挑選十名精銳弟子, 侍書應聲奔去,片刻之後四大班頭便

查邪教動態,百日之内向本谷報告,百日 之後向少林連絡。 冷艷芳率領弟子三十名,分赴各地探 交待完畢之後, 覃小蝶廻眸一笑道:

林? 「大哥,想不想出去散散心?」 狄飛虹說道:「妳是說百日之後去少

出去了,藉此散散心也是好的。」 ,是一個難得的盛會,再說咱們好久沒有 覃小蝶道:「不錯,五派精英集少林

走? 狄飛虹贊同道:「好,咱們什麼時候

他們先走,咱們跟在他們的身後。」 竹蘭君道:「蝶姐,我也要去。」 覃小蝶道:「兩個月後吧,黑白雙姥 覃小蝶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好

吧。 咱們都不會反對,但有一件事你們必須立 黑姥道:「小姐,無論你們做什麼,

即完成。」

怔道:「姥姥,究竟是什麼事,妳說。 小姐也老大不小了,婚姻大事應該儘快完 覃小蝶見黑白雙姥面色穆肅,不由 黑姥說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姥,儘提這個作什麼? 覃小蝶面色一紅道:「妳怎麼啦?姥

偶天成,爲什麼還要浪費寶貴的時間 良辰美景等閒虛渡!」 不提,何况小姐與二谷主是郎才女貌,佳 白姥道:「這是人生大事,咱們怎能

動上也方便多了。」 拂琴道:「是嘛,辦過喜事今後在行

雙姥及幾名丫頭撮合,這件事就成了定局 ,並且預定後天學行婚禮。 覃小蝶是深愛着狄飛虹的,再經黑白

谷來尋找丈夫了。 備婚禮之際,金燕子主婢五人也趕到黃蜂 正當黃蜂谷密鑼緊鼓的爲兩位谷主進

人麼?咱們是來找我家姑爺的。」 在谷口,青兒縱聲呼叫道:「關上有

人?誰是妳家姑爺?」 守關弟子現身詢問道:「妳們是什麼

婢,你們二谷主狄飛虹就是我家姑爺,請 **青兒道:「咱們是太原金府金燕子主**

谷主怎會是金燕子的姑爺?」 通報一聲,金燕子主婢五人求見。」 守關弟子一怔道:「妳胡說,咱們二

主。」 真萬確,要是不信,你可以去問你們二谷 青兒道:「你也許不知道,但此事千

守關弟子道:「好吧,我去禀報二谷

偏遍尋不着,倒遇上兩位谷主了。 主,請妳們稍待一會兒。」 守關弟子原是先找內管事許裳的,偏

道:「馬雲,瞧你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 覃小蝶見他行色匆匆,因而叫住他, 「谷口來了五個人,她們是

來找二谷主的。 馬雲道:「金燕子主婢。」 覃小蝶道: 「她們是誰?

狄飛虹愕然,說道:「她們爲什麼找

將她們安置到掃雲軒好好招待。」 馬雲道:「是,弟子告退。 覃小蝶道:「不必說了,去叫許管事 馬雲道:「她們說……說-

給曹娥去辦。」 咳了一聲道:「妹子,怎麼打發她們?」 **覃小蝶道:「咱們不必見她,我會交** 目送馬雲的背影消失,狄飛虹不安的

以那一身銀色裝扮,更顯得婀娜多姿,具 有動人的風範。 一,她雖是徐娘半老,仍然明艷照人,尤 追魂銀蝶曹娥,是黃蜂谷四大巡山之

:「那位是金燕子金姑娘?」 金燕子起身相迎道:「晚輩就是,請 她奉命來到掃雲軒,首先雙拳一抱道

山之一。」 曹娥道:「我名曹娥,是本谷四大巡

曹娥道:「不必客氣,但不知金姑娘 金燕子道:「原來是追魂銀蝶曹前輩

前來做谷,究竟爲了何事?

的二谷主,晚輩已無家可歸了,所以前來 追魂蝶銀蝶曹娥道:「金姑娘,在下 金燕子道:「聽說拙夫狄飛虹是貴谷

說話不善於轉彎抹角,請妳不要見怪。」 語音一頓,接道:「太原金府騙婚,

別人所接受。」 早已轟傳江湖,金姑娘如此說法,很難被 金燕子面色一紅道:「前輩說的是

莫非二谷主對姑娘作了何種承諾?」 們之間已經獲得諒解。」 不過狄飛虹曾經與晚輩一同行走江湖,咱 曹娥微微一笑道:「是怎樣的諒解?

欺負妳了?」 曹娥冷冷道:「不過怎樣?是二谷主 金燕子道:「這倒沒有,不過-

他却欺負了小婢。」 青兒道:「狄姑爺沒有欺負咱們小姐 曹娥愕然道:「妳說什麼,咱們二谷

麼?」 **煞**,他却拋棄咱們主婢,幾年來不聞不問 主會欺負妳?」 ,成過親,旣有夫婦之名,也有夫婦之實 前辈,咱們都是女人,妳說姑爺他應該 不管咱們是如何結合的,事實總不能抹 **青兒道:「不錯,小婢與姑爺拜過堂**

娘的確值得同情,這樣吧,我大胆的替二 谷主作一個主,青兒姑娘就留下來吧。」 曹娥,立即想出一條對策,道:「靑兒姑 也不能推翻鐵一般的事實,但機辯過人的 **肯兒說道:「多謝前輩,但咱們小姐** 青兒說的不錯, 曹娥縱使口若懸河

,咱們如果將她留下,豈不惹來江湖朋友

五人只好敗與而返,去浪跡江湖了 ,青兒怎肯單獨留在黃蜂谷?那麼這主婢 追魂銀蝶曹蛾的確是一個折衝能手

如果傳之江湖,二谷主豈不揹上一個負心 ,忽然面色一沉道:「妳怎能讓她們走?

是不公平的,再說人們只都以女人爲弱者 這件婚事是人之常情,不過對青兒來說這 哥,太原金府以丫頭冒充小姐,你不承認 人的惡名了,快去追她們回來。」 曹娥道:「是,屬下這就去。」

,但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們回來,我想這事不難解决。」 嚴格的說金燕子也是受害者之一,等追她 覃小蝶道:「你們兩個都是受害者,

,據她設會以數十人分道追趕,結果還是 兩個時辰之後,追魂銀蝶曹娥回來了

「大哥,咱們去太原。」

覃小蝶交待的任務。 她打發走了金燕子主婢,圓滿完成了谷主

,難免寄以同情之心,那麼你這個負心人 ,薄情漢的惡名,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狄飛虹道:「現在?」

曹娥道:「妳們小姐自然返回太原了

她這一招夠絕,試想金燕子不能留下

但當覃小蝶知道青兒所說的一切之後

待曹娥退出之後,覃小蝶說道:「大

狄飛虹道:「我對計兒確有幾分愧答

鴻飛冥冥,一點踪影也沒有找到。 覃小蝶遣走曹娥之後,回顧狄飛虹道

> ,咱們明早天一亮就走。」 覃小蝶道:「我將谷裏的事安排一下

杖婆婆暫代谷主,全權處理谷裏的事務 的弟子,在百日之內趕到少林,本谷由 翌晨他們帶着四婢五衛,及九隻巨鷹 她交待黑白雙姥領隊,黃蜂谷選出來

陽之後,却聽到幾句江湖傳言,這段簡短 直奔山西省境 蝶行走江湖所持的原則,但當他們到達咸 ,北上南鄭,經佛坪,武功,東折咸陽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狄飛虹覃小

的傳言竟爲他們帶來極大的侮辱及傷害

上巳是高朋滿座了。 名的酒樓之一,現在日色剛剛偏西,酒樓 坐在櫃台附近的一桌是六名客人 南門外的「富貴春」是咸陽城頗負盛

背心,這般人全都身帶兵刄,必然是武林 名着藍色背心,一名白色背心,四名黑色

了,後來又落入應舵主的手中……」 ,聽說金燕子去黃蜂谷被淫虫浪蝶撵出來 着藍背心的唔了一聲,但並未十分在 此時一名着黑色背心的道:「於將爺

金燕子的追求,應舵主强擄金燕子,白花 必然不會善罷甘休。」 主在黃蜂谷鐵羽而歸之後,並沒有放棄對 着黑背心的又道:「神箭門的白少門

手如雲,對付神箭門應該沒有問題。」 看藍背心的道:「丐帮人多勢衆,高

投石飲羽的絕技,江湖上無人能敵,丐帮 穿白背心的道:「神箭門穿楊摘枝,

人數雖多,不見得就能勝過神箭門。」

們也帮不上這個忙。 們身負重任,就算丐帮當眞無力應付,咱 花就不應該在黄蜂谷鐵羽而逃了,再殼咱 着藍背心的道:「照你這麼一說,白

很近,或內功 湛之人,很難聽到別人的 酒樓人聲嘈雜,一片喧囂,如非坐得 着白背心的道:「於將爺殼的是。」

小蝶不只是内力精湛,而且與身着背心之 但天下的事就有這般巧法,狄飛虹覃

吧!

遺的傳進他們的耳鼓。 人相距頗近,這般人的交談,自然一字不

飛虹道。「大哥,他們在罵咱們?」 覃小蝶聽得面色一變,她以傳音對狄

人多,待會跟着他們問個明白? 狄飛虹道: 「沉着一點,妹子,此處

要摸摸他們的底?」 很,那位於將爺的名字,更是古怪,要不 拂琴道:「谷主,這般人全都面生得

覃小蝶說道:「別忙,待會跟下去再

立即丢了一塊銀子在桌上,亦步亦趨的跟 片刻之後,穿背心的結賬離開,拂琴

前他們停了下來,着藍背心的哈哈一陣狂 趙村渡涇河似的,但在一片濃密的森林之 笑道:「偷聽別人設話,是不道德的行爲 ,本將爺要教訓教訓你們。 穿背心的出門之後向北走,像是要由

迅速戴上,其他五人也採取相同的行動 顯然他們是爲了防範黄蜂的攻擊 他設話之際,已隨手取出頭罩及手套

> 弩 。 頭罩手套的敵人約莫三十餘衆,其中十 ,手捧黑色鐵匣,是聞名江湖的諸葛連珠 除了誘敵的六人,樹林中也湧出戴着

心積慮要置咱們於死地。 鷹兒相助,賊人不見得就能奈何咱們。 狄飛虹哼了一聲道:「就算没有黄蜂 覃小蝶道。「好,如何對敵,你下令

> 敗塗地,再門下去只怕無人能够生還。 鐵衞互相呼應,縱觀全場,賊人不只是一

,一招猛攻而出,待狄飛虹撤身避讓之際

於將爺瞧得心頭狂鷹,口中大喝一聲

他却脚板心抹油,翻身向樹林中逃了進

衞與蜂,連珠弩箭對付鷹兒,看來敵人處

覃小蝶眉峯一皺道:「以頭罩手套防

閃電攻擊,務必破壞鐵匣……」 弩箭,然後乘亂向賊人持有連珠弩者展開 召喚鷹兒在空中盤旋,以牽制賊人的連珠 攻,必須全力以赴,做成一股震撼!五衞 狄飛虹道:「咱們帶着四婢作正面強

去。

所鎭懾。 衆,仍被此種霸氣横溢,刀刀見血的刀法 一刀揮出,血流五步,賊人雖是人多勢 琴棋書畫四婢,使的是血刀門的刀法 覃小蝶道:「好辦法,現在開始。

爲狄飛虹接了下來,道:•「朋友是那一門 導者,一見大勢不妙,立即縱身攔截,但 派的高人?咱們素不相識,爲什麽要向敝 穿着藍背心的於將爺,是這夥人的領

展開救傷埋死的工作。

者就地掩埋,活的給他們一點救治。」

劉正風應了一聲,立刻率領四婢五衞

背心的似乎身份不低,希望他能跟咱們合

狄飛虹再回顧單小蝶,說道:「穿白

招 而誅之,咱們只不過替天行道罷了, 於將爺冷冷道:「淫虫浪蝶,人人得

他的腦袋。

的遭受侮辱與伏擊,他要是不合作就刴下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 「咱們平白無故

奇幻百出,甫經接觸之後, 此人使的是一對五行輪,招式凌厲, 狄飛虹便處於

所幸他習得孤烟門的絕世輕功,雖是

人面部表情呆板,我懷疑他戴着人皮面具

覃小蝶忽然心頭一動道:•「大哥,此

,你翻開他的衣領瞧瞧。」

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着人皮面具,及摘下面具一瞧,狄覃二人 狄飛虹翻開他的衫領,發現他果然戴

持諸葛連珠弩的十名賊人,只要一刀揮出

此時五鐵衞以神出鬼没的身法,找上

,必然匣毁人亡,片刻之間便已全部摧毁

,再召喚神鷹俯衝下擊,以摧朽拉枯之勢

四婢也極有斬獲,正追奔逐北,與五

守多攻少,於將爺仍然對他無可奈何。

藏頭露尾,豈不令人難以理解! 谷本是仇家,要怎樣大可明來明往,如此 頂高手之一的神抓富司紳,南天門與黃蜂 敢情此人竟是南天門殺手集團三大絕

是你們南天門的頭兒?」 這就難怪了,適才那位逃走的於將爺,就 狄飛虹劍眉一挑道:「原來是你們

上貼金了,就憑你?嘿嘿……」 富司紳熙了一聲道:「閣下太會往臉

是勝利者,如此狂妄自大之人,倒是十分 此人神情傲慢,語氣輕蔑,好像他才

後,能够逃走的,爲數不多,連穿白色背

這批人多勢衆的賊人,在一塲狠拚之

心的二號頭子,也成爲覃小蝶的階下之囚

衛之首的劉正風道。 | 清理一下門場,死 狄飛虹向鬥塲環視一眼,然後吩咐五 不得人的像伙…… 淡淡一笑道:「也許南天門的頭兒,是見 狄飛虹並未被他的神態所激怒,只是

天門的高手,却藏頭露尾的戴着人皮面具 「什麽叫見不得人,你設話仔細一點! 不待狄飛虹把話說完,富司 狄飛虹道:「我沒有說錯,閣下是南 紳叱道:

南天門全然無關。 事實俱在,莫非你還要狡辯? 富司紳道:「這是老夫個人的事,與

才那般人都不是南天門的? 狄飛虹道:「除了你神抓富司紳,適

狄飛虹道:「那你說,他們是誰? 富司紳道:「不錯。」

用一條粗逾兒臂的鐵棍,一身功力頗爲不

穿白背心的身材高大,年約五旬,使

你太天真了,你想我會告訴你麽?」 富司紳哈哈一陣狂笑道:•「姓狄的



火老兒,事情已交待完畢,我走了!」 黑鷹令主見狀,冷冷一笑。道:「烈 **眞君太狠毒**

的烈火眞君也不禁心中暗驚! 無蹤,疾逾光電的身法,連修爲近一甲子 神秘少年見黑鷹令主一走,想起峨嵋 語音未落。人已晃身不見,這種來去

老丈要,必須依我二件事! 急,道:「令中秘圖確是在下所得,如今 派的二位和尚及受傷的西天羅漢,心中一 「呵呵!只要你肯拿出秘圖神功,莫

說二件事,二十件事老夫也依你!」 「好!第一件事,你放過武當、點蒼

「這點老夫依你!

,在下携圖去赴約,以功力互搏,勝者得 「第二點,一年以後,老丈約定地點

夫要定了!! 身上,一天都等不及,何况一年,今天老 「小子,老夫如今旣知神功秘圖在你

「那在下就另換一個條件,只要老丈

連射雷火彈

能將黑鷹令主活捉,交給在下,神功秘圖

烈火眞君突現塲中,他向黑鷹令主索取鷹令,而黑鷹令主要烈火眞君先放幾顆雷火彈把

仇,黑鷹令主正思量間,鬼諸葛突然出現,還站在黑鷹令主這一邊,雙方正鬥得激烈,

隱在一棵大樹上,他看到武當、點蒼的人均在場,要找黑鷹令主報 前文書至神秘少年來到烽火谷中,只見四周入影翻動,便悄悄

前文提要:

神秘少年看不過眼,一手劈出,雷火彈飄向遠處,烈火眞君氣極……

義,甩出第一顆雷火彈,點蒼、武當的門人死傷無數,烈火眞君再拋第二顆雷火彈時, 點蒼、武當二派門人全部燒死,他就會將鷹令交給他,烈火眞君奪實心切,不顧武林道

不由大怒道:「小子是活得不耐煩了,老 立即奉上!」 烈火眞君見神秘少年竟出這種難題,

奇猛掌力向神秘少年湧到。 夫看看你的陰陽眞炁有幾分火候!」 語聲中,左掌一揮,潛勁逼人,一股

眞炁也不過只有八成功力!」 道:「老丈何必挾功凌人,你的陰陽無極 身形一晃,飘出四尺,口中哈哈狂笑。 少年對烈火神君掌力渾厚,不敢硬接

高深起來,停身暴喝道:「小子!你怎麽 知道老夫本門神功!」 大吃一驚,對神秘少年的身手,更加莫測 烈火眞君被少年一言道出深淺,不禁 場外的武林高手,這時心中才了解

遊老人所遺銅符 火真君的本門功夫,怪不得他急於搜求應 失傳近百年的陰陽無極眞炁絕學原來是烈

稀奇,陰陽無極眞炁含陰陽之氣,登峯造 只見少年冷冷一笑,道:「這有什麼

神功,成就不會超過八成。」 相濟,有形有聲,故在下揣測老丈練這種 陽剛之力過重,陰柔之勁不足,剛柔不能 傷人於無形之中,老丈掌出,威勢驚人, 極時,出手無聲,可剛可柔,剛柔相濟

話更留你不得。」 暗忖道:「莫說爲了銅符神功,就憑這番 這番話說得烈火眞君心頭大爲驚震,

旣這麼清楚,想來已把這門絕學練得爐火 純青了,那老夫就以八成功力會會你這識 他轉念至此,口中喝道:「小輩,你

空瀰漫着一股熾熱至剛的奇猛勁力,以移 話聲一落,雙掌迅揚,轟然一聲,滿

山倒海之勢,向少年湧去。

退出三丈之遠。 身並不會,眼見這種威勢,心中不禁一凜 **忙施展「幻龍身法」,身形一飄一閃已** 少年對這種神功眞髓,只是耳聞,本

彈已告脫手-到少年會如此,掌風一過,手中一顆雷火 可是烈火眞君心中殺機已起,早巳料

威力驚人,如今這第三顆雷火彈挾着威勢 無鑄的掌力出手,放眼武林,有誰能够躱 剛才二顆雷火彈的威力,衆目所睹,

火彈又射到,自己武功再高,也無法躱避 這驟然一擊。 神秘少年料不到烈火眞君下毒手,雷

活燒死, 嚇得皆閉上眼睛。 武當、點蒼二派高手眼看少年將被活

天風道長喃喃地唸了一聲:「無量壽

飄。 等死,身形急閃,恍如一縷淡烟,橫裏一 神秘少年眼見雷火彈射來,豈肯閉目

那裏去?」 清,但豈能瞞過烈火眞君這等絕世高人? 只見他暴叱一聲:「小輩,看你逃到 他這種奇快的身法場外高手固然看不

退路打去。 挾着暴喝,揚手又是一顆雷火彈向他

飛射,紅光冲破了黑暗的宇宙 驀地裏,二聲驚心動魄的大響,烈火

這般容易,眼看危機一髮。 烈火挾着嗆鼻的濃烟向少年湧去。 少年雙掌飛舞,想逼開火燄,但那能

,波波連響,滿地烈燄,竟倏然全部熄滅 奇蹟發生使少年心中一愕。 驀地 一連串白光,向火燄中射去

烈火真君見自己所發的雷火彈突然全 大吃一驚。

然的情形怔得心頭亂跳。 二派弟子及潛伏四周的高手也被這突

笑,破空而出,塲中巳多了一個十八九歲 的姑娘。 就在衆人一怔之際,一聲銀鈴般的嬌

竟欺侮一個後生小輩,看你還有臉在江湖 李,臉色偏又如九天玄霜,口中雖有笑聲 冷冷道:「想不到像你這般成名高人 臉上並無笑意,秋水雙瞳一飄烈 只見她雲髮披肩,清秀脫俗,艷如桃

耳赤。 語寒如冰,諷刺得烈火眞君不禁臉紅

場中二派高手想不到撲滅烈火眞君霸

大感驚奇。 道天下的雷火彈竟是這麼一個少女,心中

眼生少女的來歷。 生少女却不敢亂動,因爲到現在還不知道 輕人頂撞,心中怒火千丈,但是他對這陌 火彈。儘管他搜遍枯腸,始終無法想出這 她是用什麼東西尅制住自己天下無敵的雷 烈火眞君今天接二連三地碰到這般年

兒竟敢頂撞老夫,還不報上名來 烈火眞君强壓怒氣,沉聲道:「女娃

子要怎麼樣!」 語氣陰惻,再配上她冷冰冰的臉容 「嘿嘿!姑娘叫『玄冰幽女』,老頭

使人如處千年冰窟。 神秘少年心中想道:「自己已孤偏冷

自己還要冷傲。 傲到家了,想不到無獨有偶,這少女竟比 烈火眞君一聽少女叫玄冰幽女,不由

有聽到過,這是什麼來路? 玄冰幽女這名字好像在武林中從來沒

世高手的雷火彈呢?這又是一個謎樣的人 女,不由暗忖:她這名字在武林中旣然名 不見經傳,怎能破去「烈火眞君」這種絕 場外高手對這自稱玄冰幽女的神秘少

概是什麼邪法,僥倖破去我震懾天下的寶 是無名小輩,她本領那會高到那裏去,大 烈火眞君腦中飛快一轉,心想:旣然

死麼?」 ,暴喝道:「什麼玄冰幽女,妳難道不怕 想到這裏,立時胆氣大壯,怒火又盛

> 對付姑娘,那還差得遠呢!」 燄雷火彈,但你老不死要拿這種玩意兒來 少女冷冷一笑,道:「別人怕你的飛

今武林有誰敢對他這樣說話,不由哇地一 顆嘗嘗厲害!」 聲入叫,道:「黃毛丫頭,老夫就給你一 烈火眞君聞言氣得渾身發抖,放眼當

疾如曳星,向少女射去。 暴喝聲中 ,第五粒雷火彈又告脫手

猝然而出 少女一聲冷笑,玉手微揚,一條白綫

得波的一響,雷火彈竟沒有火燄射出! 場中高手見雷火彈竟然失效,駭了一 |紅|白||粒彈丸,凌空|碰,只聽

竟告失靈 - 這豈非天下奇事。 從無虛發,想不到碰到少女的白色彈丸 要知道雷火彈是烈火眞君成名至寶

喝道:「好個醜丫頭,老夫就看你有多少 烈火真君見狀一呆,旋即暴跳如雷,

形疾射而到。 話聲中,雙手並揚三顆雷火彈,品字

聲,冒起一團白烟,雷火彈又告不響。 ,激射而出,又是「波,波,波!」三 神秘少女神色不屑,出手又是三粒白

手,連烈火眞君也神色凝重,紅臉變白, 沉聲道:「丫頭,妳師父是誰?」 二次失靈,不但震住了在場的武林高

師父,我就給你看樣東西!」 少女冷冷道:「打了半天,你才問我

去緩慢,實在奇快無比。 語聲一落。一道銀光,緩緩飄出,看

畫看三條水紋。不禁脫口驚呼:「玄冰銀 一看,是一塊銀光閃閃的三寸小牌,中間 烈火眞君心中大震,右臂疾出,抓住

雲一閃,竟悄無聲響飛掠而逝,這情形更 其三,而且竟是這麼一個少女。 出在場諸人的意料之外,場外高手也不禁 ,想不到百年以來震懾天下的四令,已現 只見烈火眞君一瞧那塊玄冰銀令,紅 「玄冰銀令」?場外高手,俱都一震

手,竟會對這少女的玄冰銀令這般害怕 以烈火真君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絕世高 一聲不吭,倏然而退?」 少年更感到奇怪,暗忖道:「爲什麼 實在說,這烽火谷的事,與紫衣山莊

在下銘感五中,請先受一禮!」 危,忙抱拳恭身道:「蒙姑娘出手相救 少年見少女趕走烈火眞君,救自己脫 的一樣,塲面雖然慘烈絕倫,但結果往往

少女一揮衣袖,道:「難道這樣就算

在下萬死不辭,以報答於萬一!」 少年聞言一怔,道:「姑娘如有吩咐 「哼!你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

「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身懷異寶,洩露行藏,豈非自取滅

就是,在下尙有要事,先行告辭了!」 笑畢,一恭手追:「姑娘之言,在下記得 少年聽言、不但不驚,霍然一聲狂笑,

> 我氣了?」 少女臉色修變凄苦。幽幽道:「你生

「在下身受姑娘救命之恩,怎敢生姑

娘的氣!」

「我是好意!」

少年說完後,緩緩向谷中走去。 「在下知道姑娘是好意,容日後再行

谷口正有武當、點蒼二派弟子在挖土

準備埋葬地上的焦屍殘骸 惨烈的場面雖已過去,但棲厲的景象

,黑鷹令主既然知道鷹令的秘密,會不 神秘少年滿腹煩惱,向谷口掠去,他 舊瀰漫着烽火谷的四周。

會先去找峨嵋派的和尚? 還有烈火眞君,鬼諸葛是不是也會趕

想起自己功力雖比鬼諸葛稍勝一籌

差半着,要報仇,唯有一條路,就是要學 會鷹遊老人的應符神功。 但如比起烈火眞君,黑鷹令主米,實在還

要學際符神功只有先上峨嵋山找峨嵋

爲什麼呢?應符神功與峨嵋派又有什

這是一件極大的秘密。

示姓名,以便日後報答!」 道:「敝派二十餘人受少俠仗義保全,請 長、點蒼掌門落魂飛劍周子都,雙雙恭身 急掠,倐然間人影一花,武當掌門天風道 少年轉念至此,心中一急,正要起身

免了,在下姓名恕難奉告!」 神秘少年煩惱的一揮手,冷冷道:

色變紅,不知怎麼下場。 這種冷淡的神色使二派掌門一怔!臉

地又道:「貴派對鷹令的秘密已經清楚了 少年似想起一件事,身形微停,冷酷

落魂飛劍忙道:「剛才聞言,才略知

道:「你們有誰敢洩露一點秘密,勿怪在 少年臉色一寒,目光冷燄環掃,沉聲

語聲一落,刷的一聲,人影已一閃不

他們想不到這少年個性這般古怪,臉 天風道長及落魂飛劍聞言一愕。

色瞬息萬變,使人莫測高深。 二派掌門互視一眼,不約而同發出一

巳由二派弟子就近埋葬。 谷中充滿着 烽火谷的慘烈塲面散了,地上的屍體 片哀傷的氣氛。

淡月疏星下,紛紛離去-天風道長想起突然出現的玄冰幽女。 所有的江湖高手懷着迷離的心境,在

領門人與點蒼派退出烽火谷。 目光管處,那裏還有影踪,遂一揮手,率

神秘少年的身形一出烽火谷,飛快而

鷹令主對抗,功力是何等高强 要知道他敢與武林中人畏如蛇蠍的黑

這一展開白髮屠夫的獨門絕學,委實 他心急峨嵋和尚行踪,一路急馳。

剛出驪山,驀地路中白影一閃,響起

銀鈴般的嬌笑。

展目望去,原來竟是冷若冰霜的玄冰 少年心中一震,陡然停住身形。

神秘少年眉頭一皺,道:「姑娘一路

跟踪在下,不知有什麼指教!!

玄冰幽女冰冷的臉上,忽然綻開了笑

,道:「你去那裏?」 「這值……恕難奉告。」 「看你功力雖然不錯,但終毫沒有江

湖閱歷,眞使我不放心!」 心中雖這樣想,口中却道:「這個不勞關 竟對我說出這般話來,臉皮實在太厚。 ,姑娘攔住在下,就是爲了說這幾句話 少年聞言暗忖道:「第一次見面,她

答才好。 ,道:「你這個人怎麼一點沒有情感! 玄冰幽女臉色忽然露出一絲幽怨之色 這話說得少年心中一楞,不知怎樣回

你就這麼一走了之?」 只見她又幽幽道:「我救了你,難道

,現在姑娘何必糾纒。」 玄冰幽女聞言,臉色陡然變得鐵青 少年苦笑道:「在下說過以後必有所

秘密,姑娘對你了解得一清二楚!」 :「好呀,我是一片好心,你竟說我糾 ,葉靑,你不要以爲別ノ不知道你的

道我的名字?」 少年心頭大震,脫口道:「你怎麼知

「哼,豈止名字,你不是奉你母親的

命令要殺黑鷹令主爲父報仇嗎?」 「這麼說來,姑娘也曾到過紫衣山莊

地,峨嵋派又是武林七大門派之一,怎會 怔!暗想:「慈雲法寺爲峨嵋派的根本重 法寺竟是黑漆漆地全無燈火,心中不由一 他略一掃視峨嵋派的根基重地,慈雲

轉念之間,身形已起,直撲廟牆。

妳究竟是誰?怎麼曉得這麼清楚!」

一我就尽玄冰幽女,我問你,你知道

,把黑鷹令主割上千刀萬刀,方始洗雪此

决心按照母親吩咐,要學成廳符神功

葉靑心頭更恐,色聲俱厲道:「姑娘

你父親是誰嗎?」

「難道妳知道?」少年疑惑地問道。

指示,到峨嵋山去要一樣東西?」 功不敵,所以根據鷹遊老人所遺鷹令中的

玄冰幽女不理他的話,道:「因爲武

撓,故而唆使她來施展離間之計,嘿嘿, 滿天下,黑鷹令主這次尋仇而來,被我阻

,我葉青是什麼人,豈能上妳的當!」

他轉念至此,心中對黑鷹令主更加憎

一聲宏亮的喝聲劃破長空:「何方朋

,夜闖本寺!」

地站在牆上,一橫禪杖,擋住去路。 大和尙法號!」 喝聲中二個手提禪杖的老年和尙端正 葉青身形陡然下瀉,冷冷道:「請問

光臨,所爲何事。」 「老衲上明、上惠,敢問小施主夤夜

天羅漢有否回寺?」 敗,何况自己並未懷有敵意,遂恭身道: 位竟是峨嵋十大護法中的首座兩位高僧 「原來是二位護法大師,在下敢問貴派西 葉青眼光一掃,心中暗暗吃驚,這一 但此來任務重大,只許成功,不許失

好啊,談了半天,妳竟是黑鷹令主的黨羽

葉靑聽到這裏,心頭大怒,叱道:「

誤傷勢!

憑自己功力到達目的地,二天二夜足

內,解救還有希望,這一位和尙絕不敢躭

他想:黑鷹令主 說西天羅漢在三天之

,不要走!先吃我一掌。」

雙掌迅揚,一道狂颷,向玄冰幽女掃

學自白髮屠夫,普天之下,只有自己能解 夠了,何况黑鷹令主施展的「離魂指」令

,想到這裏,葉青滿懷希望,向前直奔。

句忠告。你絕對不能殺黑鷹令主!」

玄冰幽女臉色一沉道:「同時給你一

,你父親並沒有死!」

「沒有死!妳胡說。」

玄冰幽女咯咯嬌笑道:「我只能告訴

羅漢向那一條路走去。

找旣不易,不如直奔四川峨嵋金頂,

展開絕頂功力,身形如電,向前奔去

他不知峨嵋僅存的二位和尚挾着西天

望着漆黑的宇宙,葉青微一咬牙,施

「那請妳告訴我如何?」 「嗯!當然我知道!」

:「施主問本門師叔,有何企圖?」 上明、上惠聞言臉色一沉,上明僧追 就在這時,刷的一聲,牆上又多了二

僅獲生還的二位住持和尙。 葉青眼光一掃,赫然是出現紫衣山莊

施主,半夜蒞臨,定有什麼要事! 黑鷹令主的少年!」 位師兄,這位施主就是出現紫衣山莊對抗 這裏,轉臉對上明、上惠護法僧道: 其中一位見是葉靑,忙道:「原來是

上明、上惠聞言臉色稍霽,道:

開正門迎接。」語畢,牆上人影已失。 然如此,施主稍等,待老衲轉告本派掌門

對敵,不由一聲冷笑。 信自己敢與武林中人聞名變色的黑鷹令主 尚臉上有懷疑之色,心中已料到對方頗不 話雖如此,但葉青已經看到這二位和

目清癯,身穿金色袈裟的老和尚,緩步而 大門呀然而開,九位年老高僧擁着一位面 片刻,「慈雲法寺」條然燈火通明

葉青緩緩走上幾步道:「那位是掌門

衲上元,忝爲敝派掌門,不知施主有何要 身穿金色袈裟的老和尚合什道:「老

改話峯道:「在下來時見貴派燈火全無。 防範嚴密,敢情發生什麼事故?」 大師這種肅穆機警的神色,疑心頓起,一葉青本待開門見山說出來意,見上元

如無要緊之事,請明日駕臨如何?」 人挑釁,約定今夜三更,一拚存亡,施主 「不錯!」上元僧道:「本寺接到別

派如此重視?」 「不知是江湖中那一路人物,竟使曹

「來人昨夜留言,却並未留下姓名

故至今未知是誰!」

葉青哈哈大笑,道:「未敢留名之輩

貴派何必如此如臨大敵。 上元僧作色道:「施主蒞駕本寺,就

巧不佳,無異間就有藐視峨嵋之意,故聽 爲了說這些話麼?」 要知道葉青這話固是坦率之言,但技

絕對不會的,這般血海深仇豈同兒戲,那 話是什麼意思,母親難道騙我?不會的

情孤傲的少年

這少年正是爲魔符神功而來的葉青。

上千丈高的金頂,身形一停,現出一個神

只見一絲淡烟,裊裊上昇!霎時已攀

一條黑影快逾閃電地,向金頂急掠

她一定是黑鷹令主的黨羽,紫衣仙子俠名

追巳自不及,强壓住一股怒火,,望着漆黑

葉靑眼見她這份輕功,心中一震,要

的夜空,暗忖道:「她究竟是誰?講這番

好人心。」

人已如一條白綫,掠出十丈,霎眼即

「佛燈」擁照下,更加莊嚴顯得肅穆

四周一片漆黑。

峨嵋金頂屹立萬山叢中,在昇浮明滅

晴空無風。 黑夜無月。

,巳飄開三寸,道:「狗咬呂洞賓,不識

那知道玄冰幽女比他還快,白影一**閃**

這猝然出手,疾如奔雷。

意圖,大師可知道?」 得峨嵋掌門心頭微慍。 但他仍舊打破沙鍋問到底道:「來人

敵米犯,施主無事請便吧!」 天色,接着道:「現在巳屆二更,本寺有 命本派交出二十二代掌門祖師法身坐缸! 」上元僧說到這裏,神色似有不耐,看看 「那人留言以峨嵋百年基業爲要脅

那是誰?黑鷹令主?烈火眞君?」 什麼,竟有人先我而來,與我目的相同, 葉青聞言心頭大震,暗暗驚呼道:「

力震傷,病勢垂危,難追施主能解救。」 **匆趕** 米,實是爲了貴派西天羅漢傷勢。」 道:「敝派師叔長老身受黑鷹令主獨門功 ,別轉話峯道:「上元大師,在下此次勿 上元僧心中一動,冷漠的臉色一霽, 他心中雖然吃黛,但臉上仍不動聲色

之下唯有在下能解。」 三日三夜之內不救,逆血攻心而亡,普天 上元僧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爲敝派 這番話聽得在場十位高僧條然動容

「不錯,西天羅漢是受離魂指所制

忖:世上皆多勢利之輩。 千里而米,老衲剛才言語冒犯之處,祈望 老和尚條然改容相問,心中冷冷一笑,暗 大師好說,不知者不罪。」薬青見

內精舍,一施神功,受德之處,敝派永不 上元僧急急追:「那就請施主駕臨寺

住持,九個和尙身形齊動,魚貫而立,躬 說着,一揮手,身後七六護法,二位

> 過在下有個不情之請!」 上元僧一怔,道:「施主但說不妨, 葉青見狀,反而不走,冷冷道:「不

只要做派力所能及,萬死不辭!」

「在下此來固爲貴派西天羅漢療傷,

但另外想問貴派要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代掌門,法通大師磐坐法缸。」 此言一出,峨嵋十位高僧倏然變色。 「就是剛才大師所說的,貴派二十二

將置峨嵋派於何地。」 祖圓寂坐化法紅,豈能容人任意取走,此 上元僧神色微慍,直:「敝派歷代師

·只想開紅取一樣東西!」 「在下並不想取走法通大師遺體法缸

老衲無法遵命!」 「師門法體,豈容外人欺侮,此點恕

「那麼,大師是不顧西天羅漢之傷勢

要脅。」 施主也爲此而來,嘿嘿,峨嵋派豈能受人 上元僧聞言一愕,旋即怒道:「原來

這時,其他九位和尙個個面現怒容

「不管貴派是否答應,在下非達到目的 葉靑見心願落空,心中一急,冷冷道

豎,仰天哈哈狂笑。 ,見少年說出這番橫蠻的話,宛得白眉倒 上元僧身爲一代掌門,地位何等崇高

,已把葉青包圍在當中, 一傍九個和尚,身形齊動,刷刷連響

就在這時,一道烏光,雷射而至。

鷹銅令! 臂抄住一看,臉色大變,脫口驚呼:「黑 上元僧臉色一緊,笑聲戛然而止,伸

九位和尚一聽掌門接的是黑鷹銅令

竟於此時出現,怎不令在塲的峨嵋派和尚 ,心頭震動。 這個殺人不眨眼,一代恐怖的魔頭

在衆僧驚愕之際。一聲陰森森刺耳的

厲嘯,倏然劃破沉寂的夜空。 嘯聲一停, 場中已多了一個渾身漆黑

鷹令主。 ,只露雙目的幽靈,正是使武林抖慄的黑

葉靑見這魔頭竟緊跟着自己而來,心

告緊張。 場中因黑鷹令主的驟然出現,情勢頓

聲,羣山廻應,顯出一塲暴雨即將來臨 紫四色僧衆,五六十人,個個神色緊張 手持戒刀禪杖,圍住四周。 隨着鐘聲,牆上門口湧出黃、藍、白 慈雲法寺中告警鐘聲大響,噹!噹之

陰惻惻笑道:「老和尚,你擺出這種陣仗 靜而立,誰也不願先開口。 難道嫌死得不夠快麼?」 半晌,黑鷹令主目光一掃四周情勢

金頂上殺氣冲天,三方鼎足而峙,靜

弱存亡!」 蕭施主掌斃本派三位主持,指傷本門長老 ,還敢欺上門來,峨嵋派正要與你一拚强 上元僧臉色鐵青,話聲微抖,道:「

內在。 語氣雖硬,神情怯懦,一看就知色厲

> 是同你和尚交易一橋生意!」 「老禿驢要死還不簡單,不過我今天只 黑鷹令主逼出一陣陰惻惻的笑聲。道

「嘿嘿!老衲皈依我佛,有什麼生意

就把法通和尚的坐化法缸給我!」 「本令主負責把西天羅漢治好,貴派

竟使這批人你搶皮奪! 掌門圓寂法缸之內,究竟藏有什麼東西 峨嵋衆僧聞言一愕。暗忖道:「上代

了一個紅衣老者。 宏亮的長笑,緊接着紅雲一晃,場中又多 正在驚忖之際,金頂畔倐又響起一陣

非到手不可!」 中吃驚,忖道:「他怎地也跟來了,看今 天這種複雜的情勢,結果難料!但段今天 葉靑目光一掃,赫然是烈火眞君!心

彈出,一掌向黑鷹令主劈去,口中喝道: 「黑鷹令主,你給我先滾!」

想到這裏,口中猛吸一口眞氣,身形

掌出狂飈頓生,排海潛勁,也呼嘯而

冷笑一聲,揮掌迎上,大喝道: 他出手委實奇快已極,但是黑鷹令主

揚空,聲勢好不驚人! 雙方凌空擊實,呼地一聲大響,灰塵

然不凡,力拚並非其敵,唯有施出『幻龍 身法』,尚可一搏!」 口血氣微湧,不禁忖道:「這魔頭功力果 一掌拚過,葉青猛退五六步,只覺胸

向黑鷹令主猛撲! 這些念頭在腦中飛快一閃,身形再起

看是烈火眞君。 喝聲如焦雷轟頂,葉青心頭一震,一 聲如雷大喝: 「給我住手!

「你小子不要逞兇,法通和尚遺體法缸 只見他緩步走入場中,向葉青沉聲道

是人家峨嵋派之物,你發個什麼狠!」 葉青一愕,心想:這老兒到底存下什

烈火眞君臉一偏又道:「黑鷹令主不

愧一代梟雄,上次竟利用老夫,現在還不

不是你的地方,你能來,本令主也一樣來 「嘿嘿嘿……烈火老兒過獎了,金頂

和尚,他們兩個要的東西,老夫是要定了 主諷刺,掉頭又對峨嵋掌門說道:「上元 ,假如你答應的話,老夫代你把他們統統 **烈火真君嗤的冷笑一聲,不理黑鷹令**

施主仗義執言,老衲多謝,但要先師遺體 本派萬萬不能答應!」 上元大師眼見這正邪不分的烈火眞君 一脚,不由打一寒噤,道:「烈火

尚,你如一昧固執,老夫先放二顆雷火彈 ,把你們峨嵋派燒個片瓦無存!」 「嘿!老夫要的東西誰敢不給,老和

烈火眞君此言一出,峨嵋衆僧,臉色

六十年不出江湖,如眞不答應,峨嵋一派 ,從此除名七大宗派,這後果豈堪設想。 昔年一顆雷火彈燒得崆峒片瓦不存

> 波頓起,强敵環視 想不到昨夜下書之人沒有到,如今弄得風

在紊亂緊張的情勢之下,上元僧腦中 ,心想,我何不先來個坐山看虎

想到這裏,口中道:「先師法體固然

法三全其美!] 不容外人亂動,如今老衲就是答應,也無 這話說得模稜兩可,含糊至極,葉青

辰就沒有救了!」 會等下非把你峨嵋派搞個天翻地覆不可! 心中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和尚,小爺有機 ,你別忘了西天羅漢的傷勢還有十二個時 黑鷹令主聞言,陰惻惻道:「老禿驢

和尙不答應。」 就讓你佔個便宜,先把他們趕走,不怕你 「原來你老和尚受了黑鷹令主要脅,老夫 烈火眞君眼中碧光猛射,厲聲笑道:

蹬,各退三步。

空氣廻旋,塲中飛砂走石,雙方蹬、蹬、

則,就請你吃顆雷火彈!」 獻出鷹令秘圖,老夫就與你分享成果,否 說到這裏對葉青喝道:「小子,你如

道:「老鬼!你休想!」 葉青心中雖驚,但表面上仍力持鎮靜

退! 哇! ·老夫就送你上西天,峨嵋和尚還不快 語聲甫落,烈火眞君一聲暴喝:「好

面射到。 喝聲中,揚手一顆雷火彈,向葉青劈

就在此際,烈火眞君身形陡然廻身又 葉靑心中大駭,身形暴退。

是一顆雷火彈,竟同時向黑鷹令主打去。 胆俱裂,紛紛暴退。 峨嵋諸僧見二顆雷火彈同時出手,心

> 冲天,照得金頂一片紅色。 緊接着「轟,轟!」二聲大響。火燄

這種烈火飛燄的威勢,看去令人心驚 **濃烟翻湧中,二條黑影,飛瀉而出**

成一片焦枯之色。 片刻,烟散火滅。 只見烈火過處,四周蒼然的靑松,變

罡勁,向烈火眞君劈到! 一陣陰笑,倐又曳聲而至,挾着一道

得意,忽覺排山倒海的潛勁,向自身襲到 ,怒哼一聲,陰陽無極眞炁隨掌推出。 烈火眞君抛出二顆雷火彈,心中正在 砰的一聲巨響,勁氣互撞,激得四周

有燒死?」 是黑鷹令主,不由脫口驚呼道:「你還沒 烈火眞君心中大震,停神望去,赫然

湧。 黑鷹令主一擊之下,心頭也正血氣翻

遠呢!」 意兒,只能回家燒燒開水,對付我還差得 口中却冷冷道:「烈火老兒,你這放火玩 暗忖:「逼老兒果然不好對付!」但

只能燒燒洗脚水!」 起一陣冷削的語聲:「燒開水都燒不開 烈火眞君氣得渾身發抖,倏然左方又

嘔他一嘔-原米葉青見他也插上一脚,故意由言 他掉頭一望,竟是神秘少年葉青。

,差點昏了過去。 這一下把烈火眞君更氣得紅鬍子倒翹

> 不怕,如今二顆烈火彈出手,竟白白損失 連人家邊都沒有燒到,這一來豈非威名 試想想,雷火彈天下聞名喪胆,那個

烈火眞君碧眼煞氣驟盛,狀如瘋虎

燒不死葉青,却大大出乎峨嵋諸僧意料之

雷火彈燒不死黑鷹令主還說得過去

雲,幻起千重掌影,向前劈去。 向黑鷹令主猛撲,雙掌一圈,一招曉鏡愁 黑鷹令主在這種錯縱複雜的環境中

指向外一彈,離魂指直襲對方胸前「章門 豈肯力拚,身如鬼魅,橫飄三尺;右掌食 」重穴。

排空湧到。 電光,竟反向葉青撲到,陰陽無極眞炁巳 烈火眞君一擊不中,身形疾轉,快如

之外,只得雙掌猛拂,封住來勢,準備迎 這一着聲東擊西之術,大出葉青意料

定,掌風圈住葉青,手中早夾着一顆電火 但是烈火眞君雖在盛怒之中,謀計早

紅影一閃,身疾如電而退。 見對方雙掌迎出,冷笑一聲,雙掌陡

收,食指一彈,雷火彈驟然脫手,緊接着 葉青突見烈火眞君雙掌陡收,一粒紅

色彈丸疾射而到,心中大駭。 但如此近距離,要躱已是不及,心中

不由黯然長嘆,想閉目等死!

射而至,一粒銀丸與雷火彈碰個正着。 波的一聲,雙雙粉碎而落。雷火彈又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道白光,側

上元大師渾身發抖,腦中愁緒千轉,

停神望去,救他的正是玄冰幽女。 葉青見雷火彈竟不爆炸,心中一喜

幾乎同時,紅影一閃,烈火眞君竟悄

頭怒氣。 七廿一,臨走前竟亂丢一通,以發洩他胸 顆雷火彈竟在峨嵋衆僧聚集之處爆炸! 原來烈火眞君怒火無處發洩,不管二 就在這刹那,砰的一聲,火光連閃

骤,凄惨的塲面,復又在金頂重演。 誰都想不到烈火真君會有這一手。 這一來,慈雲法寺外立刻響起一片慘

救救這些和尙。」 隱之心,油然而生,道:「姑娘何不出手 葉靑瞧着十餘人在地上亂滾哀號,惻

玄冰幽女這種場面看得太多了,除了你以 ,誰還高興理會這些禿驢! 葉靑聽了心頭大震,道:「姑娘二次 玄冰幽女無動於衷,凄婉地道:

不敢苟同!」 相救,在下心銘就是,但見死不救,實在

救人家!」 一個和尙屍體,幾乎動手,現在又要人去 「唉!你這人眞奇怪,剛才强要人家

想不到看到你竟會念念不忘。」 女何等驕傲,往昔視天下男子同如糞土, 厭我,但我仍舊對你不放心,唉!玄冰幽 玄冰幽女神色凄然,道:「你雖然討 「這麼說,妳是一路跟在我後面?」

她這種神態,看得葉靑怦然心動,但

然受她二次恩惠,但切不可中她美人之計 **倏然想起她以前說的話,暗忖道:「我雖** ,否則豈不墜入黑鷹令主靈中!」

挺身,在下實爲姑娘遺憾!」 已經不見,不由暗暗道:「果然她與這魔 :「姑娘盛情心領,身爲武人,不能仗義 頭是一黨。」心中唸着,臉上淡淡一笑道 這時,場中慘叫之聲轉厲,循如九幽 想到這裏,目光四掃,黑鷹令主果然

鬼啼,令人不忍耳聞-玄冰附女兒葉青神色冷漠,心中一酸

"道:「你是嫌我不救他們麼?」 葉胃哼了一聲,沒有作答。

面子救他們一下吧!! 話聲一落,玉手微 道:「不過你既然要我證樣做,我就看你 蹋。」玄冰幽女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 ,是武林至實,所剩無多,豈可隨便糟 ,一連串白綫,疾射而出。 「唉,你不知道我追玄冰霜丸製造困

日焦頭爛額,皮焦肉綻,奄奄一息。 但也因這一就誤,被燒的一幾個和尚 只見波波連響,硫磺火焰,頓時而滅

希望你不要忘記我上次給你的忠告,否則 你將會遺恨終生。」 ,道:「葉青,後還有要事,先走了。 玄冰幽女打出三願玄冰霜丸,凄凄一 一時焦臭冲鼻,看」令 人鼻酸。

正在指揮門下,搶運傷者。 葉青冷冷一笑,一看場中,峨嵋掌門 說着,嬌騙一閃,已在夜空中逝去。

是一陣緊張。 火剛剛平熄的場中,又刺激得衆人心境又 **修然,寺中響起一陣急促鐘聲,在戰**

> 年輕和尚,向上元大師道:「黑鷹令主竟 護弟子八人,現十壇戒僧正浴血苦戰,請 闖入後寺存放歷代祖師法紅靈塔,連傷守 上元僧臉色又變,寺門內急奔出一個

位寺僧,速回增援一」 上元大師心中大急,一揮手道:「各

行下手,心中更急,身形一動,向寺中急

三條禪杖已呼呼掃到,耳中聞到一聲大喝 - 「施主留步! 那知身形方在半空, 兩側勁風颼然

怒道:「大師難道眼見貴派弟子都死在黑 上明、上惠,雙掌環掃,逼開三根禪杖 集青一看就是掌門上元,及二大護法

施主顧問!」 上元大師道:「這是敝派之事,不勞

葉靑遞出。 要知道三僧在峨嵋派中都是頂尖高手

得水洩不通。

好歹的和尚,少爺今天管定了。」 這四人一動手,打得難分難解。

,峨嵋弟子又有二個傷在黑鷹令主的手 慈地,兩聲慘嚎,傳出寺外,不言可

葉青一聽追應頭竟趁隙闖入寺中,先

語聲中,三條禪杖,夾着銳嘯,又向

如今出手合擊,聲勢豈同 只見杖影千重,勁風四溢,把葉青圍 小可。

如山潛力,直劈環掃,口中喝道:「不識 葉青情急之下,心中大憤,雙掌逼出

就向發聲方向急馳。 青那肯多事糾纏,就趁這些微空隙,施出 「幻龍身法」!已脫出杖影,身形一閃,

上元掌門一見急追,喝道:「施主一

定要與本派作對麼?」 「嘿,在下是要帮你們峨嵋派不至覆

聽得連響叱喝。 寺院,一個七層寶塔,巳聳立眼前,耳中 一問一答之間,四條人影已掠過三道

又是二聲照心動魄的慘嚎,劃破夜空 顯然塔邊戰火正烈-

的景象,慘烈無比。 使周圍蒙上一層肅殺之氣。 葉声縱過圍牆,向前望去,呈現眼前

幾餘屍體,斷臂折足,身首異處,血流成 靈塔四周地上已經豎七橫八的躺着十

婚如蛟龍舞空,向四十餘個和尚猛攻 齊施,擋住黑鷹令主激烈的攻勢 峨嵋和尚也爲了保護先師法體,刀杖 黑鷹令主長劍連揮,寒光伸吐之間

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一

熱血沸騰,决心先將黑鷹令主趕走,再圖華青身在半空,這飛快的一瞥,胸中

轉,撩起千重寒芒,直向葉靑刺到 憤怒,劍光一掃,身形凌空而起,廻旋二 黑鷹令主見少年加入戰圈,心中更加 一聲長嘯,雙掌凌空猛劈而下

中的精奥奇招「鷲翎金箭」。 只見銀星千朶,不知何實何虛。 這正是威震天下的「飛鷹七星劍法」

三位高僧,聞聲一驚,招式微頓,葉

葉青眼見這等威勢,心中不禁一緊。 恍如水銀寫地,凌厲無匹。

等,仗的只是「幻龍身法」。 要知道他功力本與黑麂令主尙相差半

順勢向一個手持禪杖的和尚手腕扣去。 厲掌風,微擋襲身劍勢,身形陡然下落, 急之下,靈機一動,雙掌循環拍出一股凌 如今怎能再以空手搏鬥對方長劍,情 那和尚見葉青條然出手襲來,心頭大

巳拉住和尙腕脈,一抖一緣,禪杖巳經到 駭,身形暴退。 但葉青豈容他逃脫手掌,伸臂如電

手。 這此動作,只在刹那之間完成,兵刄

避過追擊而來的劍勢,招演「飛橋野烟」 到手,心頭大放,一聲輕嘯,以杖作劍, 杖化「千條靈蛇」直襲黑鷹令主周身大

電光石火,看得峨嵋衆僧眼花撩亂。 二人一撃一避・一追一迎之間,疾如

上元大師右手微輝,示意門下弟子退開 這時,上元大師與二人護法已經趕到

黛險無比,激烈絕倫。 葉青與黑鷹令主刹眼拚過五招,打得

四溢,逼得圍觀峨嵋諸衆,周身泛起一陣 只見場中劍光閃閃,杖影霍霍,寒風

手!」 然破空而至,身落塲中,大聲喝 道:「住 激鬥雙方同時一驚,兵双陡收,分退 正在這緊張關頭,只見一條黑影,條

一丈,凝神望去,竟是鵠形鳩面的鬼諸葛

Y78

在一時,不如暫退!」 :「令主-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圖謀不 ,只見低眼神一瞟葉青,轉對照鷹令主道

下剛才的要求?」

「那在療傷前,大師是否可以答應在

峨嵋諸僧對鬼諸葛突然出現,不由一

陡然電出,食指向上元大師前胸凌空一彈 ,身形一閃已同鬼諸葛向夜空逝去。 就在此際,黑鷹令主鼻子一鸣,左掌 怔

倒地不起。 上元大師防不及此,悶哼一聲,倏然

狀大障,連忙扶起掌門大師一看,已經氣 若游絲,傷勢與西天羅漢一樣! 這突然的變故,使得峨嵋衆僧,暫時 七六護法・十成十個及門下弟子,見

臨走丢了一颗高火彈,使門下弟子十餘人 顧不得葉青、信情惶惶,設法解救。 峨嵋派今夜可謂魔刦重重,烈火真君

看師叔及掌門師兄傷危不救,又不能容許

先來之人?」

這時上明僧心中十分作難,旣不能眼

外人侵犯先師法體,致犯門中死罪戒律

一時之間,沉思不語!

師兄,茲事體大,萬萬不可貿然答應!」

上惠僧突然越衆而出,向上惠道:「

在時間無多,大師能否答應,就給在下

「這個……待事」之後定當奉告,現

值得如此珍視!」

告知,本門先師法紅中究竟有什麼東西

上惠僧眉頭一皺,道:「施主是否能

的不休!」

就是貴派沒有人受傷,在下也誓必達到目

葉青冷冷一笑,道:「無所謂要脅

「施主以此要脅麼?」

災情慘重。 的獨門絕技雕魂指,點傷當今掌門,眞是 傷重垂危 如今黑鷹令上臨走・寛施出白髪屠夫

份沉靜,使人有窒息之感。

激戰後的場中,像死一樣的沉寂,這

葉青見上惠僧毫無回答,心中不耐

竅流血而亡!」 法較重,上元大師如十二時辰內不救,七 道:「雕魂指一指雕魂,黑鷹令主這次手 葉青見峨嵋弟子墓情慌亂,一聲冷笑

> 在下多言無益,二如自己動手!」 冷冷道:「貴派旣不顧長老、掌門生死

說罷,轉身向靈塔走去。

傷,心頭大急,聞言忙道:「施主能否施 上惠護法,添爲首座,見掌門師兄受

橫杖攔住去路。

刷刷二聲,二位和尚掠過葉青身傍

主? 傷勢,不知現在人師對資派之事,能否作 「在下負責療好貴派掌門及西天羅漢

施主對手,但是仍不能讓施主侵犯靈塔聖

其中一位和尚說道:「貧僧雖知不是

「兩位自量是在下對手麼?」

葉靑臉色一寒,殺機修起,冷冷道:

職,施主此問,用意何在?」 「掌門傷危,本座依例可暫代掌門之

葉青聲色俱厲,語畢掌起,正要出擊。

「那在下就只好送二位先上西天!」

手,老衲答應你就是,法慈、法明!還不 驀地,上惠僧大喝一聲道:「施主住

着掌門上元,老淚縱橫,顯得內心激動已 葉靑緩緩轉過身去,只見上惠僧手扶 原來上惠與師兄上元平素感情極厚

冒犯本門死律,答應此事!」 豈能眼睜睜看他死亡,故而咬牙答應。 突然上明僧趨前一步道:「師兄怎可

老僧心意已决,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上惠僧手一揮道:「師弟不須多言

老和尚跟人家談交易,難追忘了昨日下書 語聲甫落,驀地一 身後響起一陣陰側側的笑聲,道:

望去,霍然大驚。 在場僧衆聞言,情緒頓形緊張,轉身

泛起一股寒意! 身雪白的幪面人!白巾、白袍,令人見了 目光瞥處,精舍石階前,站着一個渾

垂危的西天羅漢-他左臂挾着一個老和尚,赫然是傷重

衆僧,大喝道:「你是誰?」 葉靑見狀氣結,身動如風,越過峨帽

何爲?」 ,大聲喝道:「施主挾持本門長老,意欲 **幪面人陰惻惻道:「你不配問!」** 峨嵋首座護法僧,上惠大師急怒交加

有?」 知,刻下來討回晉,老禿驢!準備好了沒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昨夜已下書通

(未完・三)

王婆婆,這麼說,我娘也中了劉媒婆的毒 王牙婆霎着眼睛,朝祝小青一陣打量

,問道: 「公子:

祝小青忙道:「王婆婆,我是祝小青

是傳出去了,也沒有人相信的事。 多高手,打得落花流水,鎩羽而歸,這眞 女兒,憑他們居然把碧落山莊追來的這許 個人中,有孫虔婆的兒子,還有賣花婆的 **青那不是賣花婆祝三娘的女兒?眼前這幾** 這話聽得王牙婆不禁又是一楞,祝小

老婆子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妳娘也和 妳娘不是也登上石崖去了嗎?」 老婆子一樣,着了劉媒婆的道,哦,方才 一面「哦」了一聲道:「妳是小青。

是娘發的,但那時怎麼能叫喊呢?」 大家慢慢再設法好了。」 祝小青道:「我看到漫天暗器,知道 王牙婆道:「妳娘目前不會有事的,

及早離開此地,我們快些走吧!」 對我們有利,因王牙婆投到了我們這一邊 至少巳沒有人監視我們行動,我們務必 沈雪姑催道:「天快亮了,目前情形

找了一家客店落脚。 直到上燈時分,才趕到臨濠、今定遠縣) 要避開碧落山莊的眼綫,就捨了大路,由 疾行,趕到紅心舖,天色已經大亮,因爲 小路趱行,中午只打了個尖,繼續上路, 一行人退出石門,就展開輕功,一路

間上房,由萬點星、孫小乙和侯元三人住 七人之中,有四個是女子,就要了三

> 好在經過這一天遭程,碧落山莊因王牙婆輕功,奔行了一天,自是感到十分疲累, 的失蹤,連絡中斷,不致再有人跟蹤下來 ,至少今晚不會有事,可以好好休息一晚 ,晚餐之後,就各自回房休息。 大家昨晚苦戰了大半夜,又盡力施展

不怕他衝穴自解,就不用照顧他了。 星和孫小乙各睡一張,就把侯元放在地上 。反正他被沈雪姑以獨門手法點了穴道, 每一間房,只有對面兩張床舖,萬點

洗髓經」 道豁然貫通。 伏騰掠,早已醒來,一經運氣,受制的穴 殊不知侯元機緣巧合,學會了達摩「 ,一路上由萬點星挾持而行,起

只是侯元是個心機極深的人,這一路

迹。 鼾聲互相呼應,他才悄悄站起身來,雙手 眼睛,裝作穴道受制,始終不敢露半點形 上自思身落人手,孤掌難鳴,仍然緊閉着 直等萬點星、孫小乙兩人入睡之後,

留,放輕脚步,閃到後愈,輕輕推開窓門 消失在夜色之中。 頭看去,沒有被人發現,才雙臂一抖,凌 空掠起,一道人影快若穿雲之箭,瞬息就 縱身穿蔥而出,一連越過兩重屋脊,回 但因隔壁房中住着沈雪姑,他不敢久

己被扮作了卞藥姑),依然不見隔壁房間 裏萬點星和孫小乙起床。 雲、祝小青、王牙婆四人,起身之後,已 經盥洗完畢(王牙婆直到此時,才知道自 一宵易過,翌日一早,沈雪姑、李小

祝小青忍不住叩了兩下房門,叫道:

「萬老大、小乙,你們也該起來啦!」 房中沒人答應。祝小青又重重的敲了

兩下,大聲叫道:「你們聽到了沒有,天

都亮了,我們還要趕路呢!」

房裏依然沒人答應。

王牙婆道:「他們莫非出了事了?」

祝小青道:「會出什麼事?只是懶罷

嚷,他們決不會睡得這麼熟的。」 王牙婆道:「不對,妳又敲門,又叫

不動,獨獨不見了南宮靖(她還不知道南 **愈大開,萬點星、孫小乙躺臥床上,一動** 的一聲,門門斷折,房門應手而啓。 王牙婆一脚跨入,目光一抬,看到後 她走近房門,伸手一按,但聽「咯」

「大哥呢?」 李小雲,祝小青跟着走入,李小雲咦 出事了!」

宮靖是侯元),口中咦了一聲道:「果然

得王牙婆大是不解,但她久走江湖,越是 有反常情的事, 祝小青哼道:「他自然逃走了!」 這兩人一咦一哼,口氣截然不同,聽 她絕不會多問。

疾發,一下就拂制住兩人經脈。

舉手朝萬點星、孫小乙兩人身上各自拍了 這時沈雪姑聞聲進來,走近床前

道:「出了什麼事嗎?」 眼來,看到床前站着幾人,不覺同聲咦道 萬點星、孫小乙身軀一震,便自睜開

床 一聲道:「你們連着了人家的道兒還不知 兩人都是和衣而睡,迅快的,一躍下 沈雪姑還沒開口,祝小青已經輕哼了

巧合悟機後

酸覺捉住,解去她的毒,說服抗拒碧落山莊,然後落山:

依約回碧落山莊,秦皓却不甘損失,派黃牙婆喬裝趙子手跟踪沈雪姑等人下

,被楚琬

元易容變成宮飛鵬,將南宮靖易容變成侯元,混入碧落山莊打採動靜,楚琬領回假侯元 薰倒捉着,逼使楚琬、秦皓退兵,先下崖等侯将侯元領回,事前用李代桃儮之法,將侯 恃藝高人胆大,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沈雪姑和南宮靖暗中出手,彈出黃色藥末,將侯元 前文提要:

雲認得被迷失神智的人有電天柱二叔,暗中和沈雪姑知會,

侯元自

前文書至楚琬和秦皓、侯元帶着迷失神智的人攻上崖上,李

劉媒婆率領 綠,頭痛若裂,所以咱們幾個老婆子都歸 用一顆解藥,不然每到子時,就會全身發 楚,咱們幾個老婆子,都是劉媒婆拉進去 的,也都是着了劉媒婆的道,每天都要服 ,老婆子只是隱約聽到一些……」 王牙婆微微搖頭 道: 其他的人,不屬劉媒婆管轄 「老婆子不大清

到了些什麼呢?」 李小雲急不容緩的問道:「王婆婆聽

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 秦皓會使『攝魂大法』,只要被他手掌輕 輕在你肩頭拍上一下,你就會任他擺佈, 王牙婆道:「老婆子只是聽說,好像

咱們連聊天的工夫都沒有,來不及和你說

孫小乙連忙拱着手陪笑,道:「方才

哇,原来你是個假老頭,還要我叫你老哥

萬點星一把扯住孫小乙,說道:「好

己,在碧落山莊聽任差遣,不過這次她沒 婆子一樣,只是被劉媒婆下了毒,身不由

有被派出來。

王婆婆,我娘怎樣了呢?」

孫小乙沒待她說下去,急急問道:「

王牙婆道:「沒有什麼,妳娘也和老

記着老娘親,我……」

福氣好,有你這樣一個孝順兒子,還會惦

孫小乙依言站起。王牙婆道:「你娘

黃山羣英會

哥哥總好了,老哥哥也不用怪我這小兄弟 明白,現在你都知道了,我倒過來叫你老

聽棄皓的差遣?看來這秦皓果然是個可怕 功總不會比秦皓差,怎會無故失蹤,甘心 西三俠等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論武 五常,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和皖 婆說的可能不假,不然,像終南五老的田 沈雪姑、李小雲聽得暗暗點頭,王牙

祝小青也閃到王牙婆面前,問道:「

三俠呢?是不是也中了劉媒婆的毒藥?」

李小雲也急着問道:「王婆婆,皖西

萬點星五指一點,說道:「這還差不

道。」

兒着了什麼人的道? 孫小乙搔搔頭皮,楞楞的道:「小老

進來,寫戶開着,你們兩個也被人點了穴 道,你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 李小雲忙道:「我大哥不見了,我們

穴道的呢?」 孫小乙嚷道:「好小子,他怎麼解開

你們快去洗把臉,我們該上路了。」 沈雪姑道:「人已經跑了,說也沒用

說着,首先擧步走出。

…哥,他萬一……那不是糟了,眞急死人 李小雲跟在她身後,急聲道,「大…

糟了?眞急死人。」 意思,是說:「大哥,(稱呼沈雪姑)他 被人聽去,故而說得極爲含糊。其實她的 (指侯元)萬一趕回碧落山莊去,那不是 她因身在客店之中,防洩露了口風,

回去的。」 臉上是廬山眞面目,侯元臉上却易了容, 傳音入密」說道:「妳不用着急,妳大哥 上不對了,回去對他反而不利,但絕不會 真假自可立見分曉,他是聰明人,發現臉 沈雪姑自然聽得懂她的話,回頭以「

你眞是洞察世故,想得眞透徹。」 李小雲想了想,點頭笑道:「大哥,

壓辦呢?」 祝小青道:「大哥,他走了,我們怎

生會合,才是真的。」 他,但我們必須儘快趕去黃山,和萬大先 沈雪姑道:「他走他的,我們不用管

大家用過早餐,就繼續上路。碧落山

沈雪姑一行人業已回轉,而且走的又是小 的無故失踪,消息中断,他們更沒有想到 莊雖然沿路派出了不少眼綫,但因王牙婆

路搜索下去,雙万自是越盆越開了。 幾日之後,沈雪姑一行人,献已趕到 碧落山莊的人却只是朝嘉山方向,一

黄山萬松山莊。 山莊前面二十畝田入的一片草坪,剛走近 這是午後未牌時光,一行人越過萬松

來,諸位先請用茶。」

沈雪姑道:「原來是章管事:

下已經派人進去稟報,卞藥師很快就會出

來,抱抱拳道:「諸位那裏來的。 孫小乙追:「咱們大公子、二公子 就有一名身穿天青勁裝的莊丁迎了上

沈公子來找老朽?」

章守動連忙轉過身去,抬手道:「就

是這沈公子。」

沈雪姑也立即迎了上去,拱手道:

,是我…

者

走進一個貌相清癯,六十出頭的青衫老

話聲未落,門口响起一陣輕快的履聲

,一面呵呵笑道:「章總管,是那一位

的人? 說道:「請問貴公子母姓大名,是那一派 那莊丁看丁衆人一眼,依然抱抱拳 ,是拜會萬大先生來的。

客的卞藥師邀約來的。」 去通報一聲,就說在下姓沈,是在這裏作 這就走上一步,抱拳說道: 沈雪姑心知萬松山莊近日戒備頗嚴, 「有勞壯士進

「沈公子

覺得並不認識,不由微微 [怔,說道:

這清癯老者正是卞藥師,看到沈雪姑

我臉上易了容,老伯就認不出來了

沈雪姑輕哦一聲道:「侄女是沈雪姑

就呵呵大笑道:「藥姑,妳和沈姑娘一

,怎不早和爲父說呢?

卞藥師也哦了一聲,忽然看到王牙婆

待,容在下進去通報。」 「那麼就請公子稍

#出士轉身匆匆就裏行去。 沈雪姑道:「壯士請便。」

長袍的中年漢子,目光論動,抱拳說道: 「沈公子諸位請進。」 不多一回,從裏面走出一個身穿青布

「爲父」,也是怔得一怔。

王牙婆一大把年紀了,忽然有人自稱

沈雪姑忙道:「卞老伯,她不是藥姑

坐。」 排三間客室之中,抬抬手,道:「諸位請 入大門,那青袍中年人把大家領到右側一 沈雪姑走在最前面,一行人相繼續進

事說來話長,卞老伯請坐下來,容侄女慢

沈雪姑道:「藥姑姐到天台去了,此

,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藥姑呢?」

卞藥師也弄糊塗了

,瞪大雙目看着她

位是……」 歷了,追就抱抱拳道:「在下還未請教這 客室待茶,分明還想先瞭解自己等人的來 沈雪姑看他把自己等人領到二門外的

莊中管事,沈公子旣是卞藥師約來的,在 青袍中年人道:「在下章守勤,忝任

容而來,可是路上發生了甚麼事吧?」 在椅上坐下,點頭道:「沈姑娘諸位都易 沈雪姑道:「事情多着呢! 當下就從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三

子鬧得江湖上人心惶惶的旋風花嗎?」

碧落山莊老夫人的義子丁玉郎。」 事直到最近・侄女才知道使旋風花的就是 「旋風花不足他。」沈雪姑道:「此

哦,妳說他們親眼看到碧落山莊釋放失蹤 下藥師皺皺眉 道:「又是碧落山莊·

說的了。

負傷說了出來。

形』?」 陰摧心掌』中使出來的莫非會是『魔火煉

魔火煉形』。」 沈雪姑聽他一口叫出「魔火煉形」

己和南宮靖同練太素經所載「以陰導陽神 ,替南宮靖療傷,她當然不好意思說出自 ,差不多躭了二個月工夫

接着說到卞藥姑如果被宓飛虹追逐,

卞藥師一手摸着疏朗朗的垂胸黑鬚

人夜探碧落山莊說起……

這些事情,他自然是聽萬大先生等人

卞藥師吃驚道:「那老夫人夾在『九

接着就說自己等人在一處漁村地室中

了容,也容侄女慢慢再作介紹。」 慢的說,而且我們這一行人,差不多全易

卞藥師道:「南宮靖,他可是前一陣

的人,魚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

沈雪姑點點頭,接着就把南宮靖如何

極厲害的旁門火功所傷,還不知道就是『 不覺忧然道:「卞老伯果然如同親眼目覩 侄女只是從脈象中發現南宮靖是被一種

功

伏,和自己等人趕來黃山,扼要地說了一 尋大師姐了因,被碧落山莊的人在石門埋 一直說到自己和卞藥姑等人决定去天台找

室,耳目衆多,不便明說。 是因爲此地雖在萬松山莊之內,但究非密 只有南宫靖的去向,並沒說出來, 船

方含糊其詞,他就不好細問。 然也聽得出沈雪姑在述説之時,有不少地 卞藥師聽得很仔細,他是老江湖,自

諸人,一一給卞藥師引見。 沈雪姑說完之後,就替和自己同來的

莊的大小姐李小雲。 連萬點星也才知道宮飛雲竟是龍眠山

星是江湖上著名的黑道殺手,武功自然不 退,當眞令他不敢置信。 然不會很高,居然把碧落山莊大批高手擊 是六婆中賣花婆和孫虔婆的兒女,武功當 的女兒,年紀不大,配小青、孫小乙不過 會差到那裏去;但李小雲是擎天手李天雲 中,只有沈雪姑,他知道她的來歷,萬點 **卞藥師聽得更暗暗稱奇不止** ,這些人

消散」,幾乎武功全失。 莊老夫人,還弄得個灰頭土臉,身中「對 功門崔介夫等人,還加上神燈教四大香主 大師、八卦門封居易、形 意門金贊廷,武 試想像蒼龍寧勝天、萬 入先生、智通 ,差不多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遇上碧落山

中了他們『對消散』,形勢十分險惡。』 援手,不然,這萬松山莊中,已有不少人 是太好了,這幾天差幸少林、武當趕來了 「沈姑娘率同一批生力軍,來到黃山,眞 他看着幾個女娃兒,不覺呵呵笑道:

很。」 然棄邪歸正,更是難能可貴,老朽佩服得 牙婆拱拱手道:「萬老弟和王婆婆能夠毅 一面又朝萬點星和改扮成卞藥姑的王

正在書房裏,大家請隨老朽來。」 明諸位來意,才把大家領到這裏來待茶, 現在都說清楚了,萬大先生和幾位掌門人 接着站起身笑道:「方才章總管因不

沈雪姑道:「卞老伯請。」

王牙婆說道:「李姑娘,現在巳到地 ,老婆子臉上易的容,總可以洗掉了

再去注意下姐姐行蹤了。」 **卞藥姑也到了萬松山莊,可以使他們不會** 屈妳幾天,第一、妳王婆婆失蹤,對方意 對方一定也會有眼綫看到我們一行人的 不知道妳已經投到咱們這裏來了,第二, 沈雪姑笑道:「王婆婆,暫時還要委

成卞姑娘,年輕幾十歲不好嗎,像小老兒 ,眞不想恢復本米面貌呢。」 孫小乙聳聳肩道:「王婆婆,這一扮

前,也敢油腔滑調?」 王牙婆叱道:「小子,你在老婆子面

敢。 孫小乙吐吐舌頭,說道:「小老兒不

成院落的精舍,一排五間,窓明軒敞,花 門,進入長廊,再折而向東,來至一座自 一行人由卞藥師領着,從右首一道側

談之聲。 這時屋內還不時傳出隱約的歡笑和交

處,和花木陰暗間,都隱伏有人,而且這

但若稍爲留心,就可以察覺迴廊轉折

些人連呼吸都聽不到,顯然全非弱手。 精舍中居中的一間,前後都是落地長窓 **卞藥師領着大家逕自走入,那是五間**

紀的人。 人,有僧、有道、有俗,看去都是上了年 廳中燈光明亮,四周圍坐着十一二個

後面的一片花園,更見廣闊

不覺紛紛站了起來。 當大家看到卞藥師領着一行人走入

娘。 兄弟故人的傳人,因爲兄弟昔年有幸得遇 前輩高人的唯一傳人,她就是沈雪姑沈姑 這位武林前輩高人,這位女俠,就是這位 引見一位女俠,她是……咳咳,不能說是 手,說道:「諸位道兄,兄弟先來跟大家 當先走入的是卞藥師,他朝衆人拱拱

投來 心中暗暗奇怪,目光不禁全向沈雪姑一人 大家聽他沒有說出這位高人是誰來,

紹…… 份的 ,老朽要替在座的諸位道兄先作一個介 ,還有好幾位,但武林中最講究的是身 **卞藥師接着又道:「跟沈姑娘一起來**

主人萬靑峯。 門何津舫、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以及 長老智虔大師、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 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少林寺達摩院首席 掌門人封居易、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神 依次介紹了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八卦門 武當派青松道長,八卦門陸其昌、武功 **追話自是對李小雲等人說的了。接着**

寧勝天、智通大師,萬靑峯等幾人,被碧 原來自從金贊廷、封居易、崔介夫、

> 力,就會消耗一分,不敢再行運功 落山莊下了「對消散」,只要你使一分眞

來 子,武當青松道長也奉命率領八名弟子趕 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率領八名弟 就由幾人聯名,向少林、武當求援

傷,紛紛趕來,先後到達萬松山莊。 門趙之欣、徐永昶,也各自聽到掌門人負 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形意

因爲她也是一位成名多年的人,但此刻臉 兄報告。」 雲、祝小青、孫小乙、萬點星四人,最後 此事詳細來龍去脈,兄弟自會再向諸位道 露面,因此只好暫時委屈她改扮成小女, 上易了容,扮作小女藥姑,此中另有原因 才朝化裝成卞藥姑的王牙婆一指,說道: 「這位兄弟所以要在最後才替大家引見, 不能洩漏,二是這位老嫂子目前還不宜 一是因爲小女遠去天台,行蹤十分隱秘 卞藥師介紹完畢,接着就介紹了李小

牙婆朝大家檢袵爲禮。 其中關係重大,是以沒有人向他多問。王 座的人,都是多年老江湖了,自然聽得出 他這番話,聽來似乎甚是神秘,但在

道:「歡迎、歡迎,大家請坐。」 主人萬靑峯先向沈雪姑等人連連拱手

頭。」 撲的跪了下去,說道:「侄女給大師伯叩 是竹逸先生替他易的容,走到金贊廷面前 具(李小雲是戴的面具),南宮靖臉上則 李小雲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

小雲取下面具來,他自然認得,這就含笑 金贊廷已經聽卞藥師介紹過,如今李

> 不知……」 道:「賢侄女請起!唉,妳爹閉門不出

李小雲站起身道:「爹已經到碧落山

金贊廷吃驚道:「怎麼,妳爹又落到

碧落山莊的手裏了?」 「不是。」李小雲道:「爹好像是被

碧落山莊脅迫去的。」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卞老伯來說吧! 會不知道的呢?」 李小雲道:「這事說來話長,待會讓

金贊廷聽得一怔,問道:「老夫怎麼

叔行了禮,才把面具戴上 接着轉身又朝趙之欣,徐永昶二位師

章守動連忙應聲走入,說道:「屬下 萬靑峯叫道:「章總管。」 大家才行坐下。莊丁送上茶來

萬靑峯吩咐道:「你去站到階前,不

准有人進來。」 章守動答應一聲 ,欠身退出

來。 才沈雪姑說的一番話,原原本本的設了出 卞藥師拿起茶碗 ,喝了一口,才把方

「阿彌陀佛!」

就覺得此人氣宇不凡,極不像旋風花! 碧落山莊弄的玄虛,貧衲見過南宮施主 智通大師合十道:「原來旋風花竟是

了。二 兄弟錯怪了他,但幾次有旋風花出現之處 ,都有南宮靖在場,那也難怪會發生誤會 蒼龍寧勝天大笑道:「這麽說,倒是

娘等人在一起,怎麼不到這裏來呢?」 說到這裏,哦道:「南宮靖旣知沈姑

這點,連下藥師都不知道,他就沒有

方,暫時還不能說。」 寧勝天心中暗道:「莫非他到碧落山 沈雪姑道:「南宮兄另外去了一個地

落山莊去的?眞是奇怪! 「妳爹是受到甚麼脅迫呢,怎麼會投到碧 金贊廷雙眉微攏,却朝李小雲問道

李小雲道:「侄女也不知道。

是被迷失了心神。」 上和妳動過手,妳叫他,他不理不睬,那 「賢侄女,霍師弟在石崖

能

識侄女一般!」 李小雲道:「是的,霍二叔好像不認

去了,碧落山莊已經把他們放出來了,他 們怎麼又會回到碧落山莊去的呢?」 崔介夫道:「這麼說,謝東山一定也

有原因。」 萬靑峯道:「據兄弟看,其中一定另 寧勝天道:「試想柴一桂,婁通、敖

定也是投到碧落山莊去了。」 就走,從此一無消息,如今看來,他們一 六三人,跟了兄弟二十多年,也居然說走 ,已經罪證俱全,如果不能及時把它消滅 萬靑峯憤然道:「碧落山莊危害武林

不能再使武功,此時急也無用,還是等小 要的一件事,就是幾位身中『對消散』, 是極大的災難,將要不可收拾。」 **卞藥師吁了口氣,說道:「目前最重**

,讓它羽毛養成,一旦發難,江湖武林將

落山莊大概也可以得到消息了,咱們怕它 再作計議,不過沈姑娘諸位趕來此地,碧 女從天台回來,解去諸位道兄身中之毒, 合各大門派,他們豈肯讓咱們形成聯合之 坐大,不可收拾,他們自然也怕咱們聯手 ,尤其咱們爲了對付碧落山莊,必然會聯

因此兄弟認爲他們很可能會有學動。」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接下去道:「

可能會大學襲擊萬松山莊?」 蒼龍寧勝天道:「藥師認爲碧落山莊 **卞藥師點點頭,說道:「此事大有可**

管 嚴加戒備也就是了。」一面叫道:「章總 萬靑峯道:「卞老哥顧慮極是,咱們

莊主有何吩咐? 章守勤急忙隨聲趨入,垂手問道:

名使女到女客賓舍去伺候。 二位男賓,你要他們收拾客房,另外撥兩 萬靑峯道:「如今又來了四位女賓,

章守勤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一名

莊丁在客室中點起了燈。接着在客室右首 間,開上兩桌酒席。 主人萬靑峯抬手肅客,請大家入席

武林中人雖然不講究俗禮,但還是互相逐

天、萬青峯三人作陪。 雪姑坐了第二席的首席,由卞藥師、寧勝 讓了一陣,才各自坐下。 、武當的六師、道長等人坐了第一席。沈 ,經大家互推之後,幾位掌門人和少林 這一頓酒筵,原是給沈雪姑等人洗塵

> 青峯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當此時,忽見總管章守動匆匆走入,朝萬 酒筵初開,自是免不了互相敬酒,正

兄來了,快請他進來。」

是霍五兄來了。」 章守勤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太爺 濃眉細目,手中盤着兩枚鐵胆,正是霍五 胖老者,大步走入,此人生得白面團團 話聲甫落,章守勤已領着一個高大肥

打擾。 洪聲笑道:「兄弟霍五,不速而來,多多 細目一論,沒待主人開口,就雙手抱拳 萬靑峯、寧勝天同時迎了上去,霍五

迎迓,歡迎得很

笑道:「五兄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你寧教主的朋友?還是兄弟一點莊稼把式 ,帮不上忙?」

莊……」

說道:「寧兄來時,兄弟實有不得巳的苦

萬靑峯站了起來,含笑道:「旣是霍

萬靑峯轉臉朝寧勝天道:「寧老哥

寧勝天一怔道:「會是霍五?」

萬靑峯忙道:「霍兄光臨,兄弟有失

寧勝天目光一霎不霎的打量着他,洪

的老朋友,你和萬大先生聯名發生武林帖 ,居然不通知兄弟一聲,難道兄弟不配是 霍五沉嘿一聲道:「咱們還是幾十

兄總記得一個多月前,兄弟不是去過霍家 論交數十年,怎麼會不邀請五兄帮忙,五 處,稍稍放下了心,笑道:「兄弟和五兄 寧勝天細心觀察他神情學止,並無異

「一言難盡!」霍五截着他的話頭。

衷.....」

事?」 寧勝天問道:「五兄到底發生了什麼

等喝杯水酒再說。 萬靑峯道:「霍兄先請入席,有話也

。霍五也不客氣坐下之後,就接着道: 莊丁給他在寧勝天邊上添了一張椅子

兄弟被人下了毒。 五連連抱拳,說着「久仰」 寧勝天給他一一介紹了在座的人,霍 寧勝天道:「五兄是給碧落山莊下了

上的事。 ,而且還威脅兄弟,從此不得再預聞江湖 「不錯。」霍五道:「不但被下了毒

原委來。 寧勝天道:「所以你不肯對兄弟說出

設法解除身中之毒,只好三緘其口了。 寧勝天道:「五兄現在巳經把毒解去 霍五道:「那時兄弟第一要務,是要

劇毒若是未解,兄弟怎麼能趕來萬松山莊 「哈哈!」霍五大笑一聲,說道:

耳目。」 弟所以要等天黑了才來,也就是爲了避人 萬靑峯學杯道:「霍兄請喝酒。」 霍五學杯一飲而盡,接着笑道:

,不知是如何解去的?」 萬靑峯關切的問道:「霍兄身中劇毒

莊回來的時候,正好是我那侄女夫婦每年 ,嫁給唐世賢的侄兒爲妻,兄弟從碧落山 霍五大笑道:「兄弟有一個堂房侄女

兄找來之時,兄弟劇毒未解,就不便和寧 帶有普通解毒藥物,只怕無法解去兄弟身 中劇毒,就連夜趕去西川 之事,告訴」他們 清明節後回來省親的時間,兄弟就把中毒 ,我那侄女婿因身邊只 ,那時也就是寧

毒得解,咱們乾一杯。」 川唐門,以用毒馳譽武林,五兄區區劇毒 ,自可得解了,哈哈,來、來,恭喜你劇 「原來如此!」寧勝天大笑道:

老哥和他極熱,咱們也曾派人送了一封信 也有過一面之緣,談不上什麼交情,但寧萬青峯沉吟地說追:「兄弟和唐世賢

如果不是兄弟那侄女婿說起,兄弟還不 **這裏米呢!」** 道你們聯名發的武林帖,兄弟還不會找到 「這事兄弟已經知道。」霍五道: 知

萬靑峯問追:「霍兄令侄女婿怎麼說

求取解藥,就要他帶來了唐門秘製化毒丹 ,隨同兄弟前來……」 正好他侄兒爲」兄弟身中劇毒,趕回去 霍五直:「唐世賢因祖上遺訓 ,不得過問武林中事,不便親自趕來 ,唐門

萬靑峯道:「他們人呢?」

在石棣落店,明日一早再來。」 霍五道:「兄弟因天色已晚,命他們

,咱們相識已久,何用如此?」 萬青峯道:「霍兄和他們一起來就好

娘是千手大士的高足,兄弟久仰得很,今 晚能夠在這裏遇到沈姑娘,真是榮幸得很 霍五學杯朝沈雪姑笑道:「聽說沈姑

Y84

一口喝乾。 這一杯,算是兄弟敬沈姑娘的。」說罷

,我不會喝酒,謝謝霍大俠。 沈雪姑連忙站起身道:「霍大俠好說

沈雪姑來歷。 在座衆人之中,只有卞藥師一人知道

是千手大士的高足,不由得心中都暗暗 這時大家聽霍五太爺一口道出沈雪姑

事,和掌門人鬧翻,就拂袖而去,後來據 更是高不可測。 練成玄門絕世神功,不但駐顏有術,武功 說在東海一處島上 觀音昔年出身峨嵋,不知爲了何 ,傳到一册玄門秘笈,

絕俗,江湖上只要提起干手觀音,莫不談 」二字都不敢稱了,大家都改以「大士」 虎色變,胆顫心驚,後來甚至於連「觀音 一字代替。 只是她一生嫉惡如仇,人又生得冷艷

千手觀音當是八十以外的人了。 這還是五十年以前的事,如今算來

之時,自然要和每一個人都說上兩句。孫 小乙、王牙婆只是唯唯喏喏的敷衍過去。 乙、萬點星、王牙婆等人一一敬酒,敬酒 霍五接着又朝李小雲、祝小青、孫小

然不顧,兄弟最佩服的,就是你老弟這種 被碧落山莊下了劇毒,還能毫不在乎,毅 夠棄邪歸正,當眞可喜可賀,兄弟聽許你 「萬老弟,你在黑道上頗享盛名,此次能 霍五忽然 | 拍萬點星的肩膀,笑道:

名,萬某早就如雷貫耳,謬承過獎,萬某 萬點星連忙抱拳道:「霍五太爺的威

愧不敢當。」

不可在霍五下面再加太爺這兩個字。」 子徒孫,就是不肯改口,你老弟以後千萬 們不可再叫我太爺了,但兄弟門下一些徒 爲了這四個字,不知聲明過多少次,叫他 樣的稱呼,一聽就知不是白道中人,霍五霍五大笑道:「霍五太爺,哈哈,這 就是霍五,加上太爺,就太俗氣了,兄弟 霍五大笑道:「霍五太爺,哈哈,

顆,就可以事了。」 了,他帶來了唐門化賽金丹,只要服上一 身中劇毒之事,明日一早,我那侄女婿來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道:「老弟

:「多謝你老關心。 萬點星也沒設劇毒已解,只是含笑道

是熟人,尤其都是武林中人,誰都是洪量 大師,和武當靑松道長以茶代酒,大家都 上依次敬酒。除了少林寺智虔、智通二位 ,自然一杯又一杯的乾起米。 霍五站起身,手舉酒杯,又朝另一桌

這一頓酒,直吃到初更時分,方始散

人,被招待到西首一排女眷賓舍之中。 。沈雪姑和李小雲兩人一間,正待就寢 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四 大家經過幾天長途跋涉,就各自回房

王牙婆,忙道:「王婆: 房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李小雲過去打開房門。看到叩門的是

李小雲掩上房門,看她神情神秘,不 王牙婆「噓」了一聲,閃身入房。

覺問道:「王……」

應該叫我卞姐姐才對。 王牙婆道:「妳不要再叫我王婆婆,

> 們叫妳卞姐姐呢? 沈雪姑道:「妳是不是發現有什麼不 李小雲笑道:「妳怎麼突然想到要我

聲嗎?」 王牙婆人拇指一挑,說道:

高 方才沒把老婆子的身份說出來,這一着真 大家都得叫我卞姐姐才好。」 ,老婆子就是爲此才來的,從明天起

樣叮囑我們的。」 王牙婆笑笑道:「真的沒有什麼。 沈雪姑道:「妳一定有所見,才會這

王牙婆說道: 沈雪姑道:「小靑呢?」 「她說累了 ,要早些休

牙婆問道: 三人圍着小圓桌坐下,沈雪姑望着王 「卞姐姐覺得霍五怎樣?

然問起霍五來了?」 王牙婆一怔,說道:「沈姑娘怎麼突

的事來的?」 沈雪姑笑笑道:「難道妳不是爲霍五

紀不大,但觀察入微,什麼事好像瞞不過 王牙婆輕輕歎息一聲道:「沈姑娘年

沈雪姑笑道:「那麼妳承認是爲了他

的事來找我商量的了?」 李小雲睜大雙目道:「怎麼?霍五有

老婆子只是……只是有些懷疑而已!」 王牙婆忙道:「李姑娘,妳別亂說,

妳倒說說看?」 可對人說起。」一面朝王牙婆含笑道:「 沈雪姑道:「事無佐證,二妹確是不

王牙婆道:「二個月前失蹤的人,都

是被碧落山莊弄去的,後來雖然都釋放了 ,霍五何能獨免?」 ,但如今咱們已經知道的,幾乎都回籠了

沈雪姑說道:「他不是說已經解了毒

巧合了: 萬松山莊,他上燈時分就趕了來,未免太 三個月來,他那一天都可以到萬松山莊來 但他都沒有來,偏偏今天下午咱們趕到 王牙婆道:「老婆子覺得可疑的是

沈雪姑看着她,道:「妳好像意猶未 她不愧是老江湖,處處都防人一看。

才霍五却一口道了出來。」 就是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姑娘師門。但方 師介紹姑娘之時,臉上都有思索之容,那 關沈姑娘的來歷,我看在座諸人,對卞藥 老婆子確是還有一點沒有說出來,那是有 王牙婆面有驚奇之色,點着頭道:

沈雪姑偏頭看她,道:「這有什麼奇

會知道的呢? 度大師,羅漢堂長老智通大師和武當青松 五不過是江湖草莽,連少林達摩院長老智 道長三位,都想不出姑娘來歷,霍五怎麼 「問題就在這裏! 」王牙婆道:「霍

青松和沈姑娘交過手,也許也可以想得到 李小雲道:「他怎麼會知道的呢?」 王牙婆道:「如果智虔,智通和武當

李小雲說道:「霍五又沒和大姐交過

王牙婆咧咀一笑道: 「但秦皓和沈姑

> 娘交過手了。」 李小雲說道:「妳說霍五是聽秦皓說

王牙婆道:「秦皓也許想不起來,但

秦皓上面不是還有一位主子嗎?」 李小雲矍然道:「對,是碧落山莊的

老夫人說的了。」

是顧忌沈姑娘,但老夫人顧忌的當然不會 然是沈姑娘的令師了。」 是沈姑娘,那自然顧忌另一個人,這人自 的行蹤,他們一直沒有敢動咱們,大概就 老婆子猜想,碧落山莊應該早已知道咱 王牙婆道:「就是咱們一路行來,據 作为

所以要來提醒沈姑娘一句。」從追兩點來說,老婆子就覺得事有可疑 這回她沒待兩人開口,就接着道:

王牙婆就是旁門中的老江湖,所以她的見 解就比別人深刻,疑人之心,也比別人多 武當的高手, 人。正派中人論心機總歸不如旁門中人。 今晚在座有三位掌門人,還有少林 但逼些人,都是名門正派中

有一件專,不知妳看出來了沒有? 沈雪姑忽然笑了,她朝王牙婆含笑道 王牙婆一楞,問道:「沈姑娘還看到 眼光果然有獨到之處,但還

沈雪姑微笑道:「卞姐姐明天不妨再

仔細看看。

別賣關子了。 李小雲道:「大姐,妳快說出來咯

「不!」沈雪姑說了個「不」字,接

伯,才能告訴妳。」 着道:「我還不確定,要等明天問過卞老

二位姑娘也該休息了。」說完,學步往外

盥洗完畢,一名使女巳在起居間中攔上早

正在用餐之際,孫小乙巳在院中嚷道 大姐起来了嗎?」

一清早就來嚷什麼?」

長廊走來,這就拱拱手(她穿的是男裝) 迎了出去,果見孫小乙身後隨着卞藥師從 沈雪姑聽說下藥師來了,急忙站起身

知沈姑娘幾位起來了沒有,所以要孫小哥 起來的。」 **卞藥師一手拂鬚,含笑道:** 「老朽不

老伯請坐。」 沈雪姑把他讓進起居室,說道:

們不用和老朽客氣,請用早點。」 沈雪姑道:「卞老伯用過早點沒有? 卞藥師連連擺手道:「大家請坐,妳

老朽天還只有朦朧亮就起來,早巳吃過 **卞藥師搖手,說道:「妳們只管請用**

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使女没上一盏香茗,就退了出去。

王牙婆起身道:「老婆子那就告退

一宿無話,翌日早晨,沈雪姑等四人

祝小青隔着窗子叱道:「小鬼頭,你

小老兒是陪藥師來的。 孫小乙道:「祝三哥妳別冤枉人好不

道:「卞老伯早,請到裏面坐。」

十

沈雪姑道:「卞老伯一早就來找侄女

確實有點小事,想和姑娘談談。」 「唔……」 木藥師點着頭道:「老朽

這裏說,追就說道:「卞老伯請到房中坐 沈雪姑自然看得出來,卞藥師不願在

最好站到門口走廊上去。」 **卞藥師回頭朝孫小乙道:「孫小哥你**

孫小乙道:「小老兒遵命。」迅快退

沈雪姑也朝李小雲等三人叮囑道:

卞姐姐和二妹。三妹就留在這裏。」 一面朝卞樂師抬手,說道:「卡老伯

,才道:「卞老伯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 她把卞藥師讓到房中,在小圓桌坐下

妳對霍五昨晚忽然趕了來,是否覺得有些 卞藥師目光直注 ,問道:「沈姑娘

那裏不對了? 沈雪姑反問道:「卞老伯是不是看出

釋放回來,已有兩個多月,何以早不來 晚也趕來了,這能說是巧合嗎?」 **逼不來,妳們午後抵達萬松山莊,他在傍** 「唔!」卞樂師道 「他從碧落山莊

見略同。 他說的和王牙婆相同,可見老江湖所

沈雪姑說道:「他來的確實有些巧合

嗎?」 娘也精擅醫理,難自昨晚沒有看出破綻來 和葛仙翁,蕭大俠,被稱爲東海三仙, 卞藥師微微搖頭,接着說道:

講解過一些《僅能說略懂一點皮毛而巳》 醫理一道,深邃精奧,侄女只是聽大師伯 不然,不會要卞姐姐遠去天台,找我師姐 沈雪姑道:「卞老伯洹是過獎之詞

證一件事…… 就是卞老伯不來,侄女也要去找卞老伯求 她不待卞藥師開口,接着道:「今天

「哦!」卞藥師道:「沈姑娘找老朽

求證什麼? 沈雪姑低聲說道:「有關耳中的『命

門」……」 「老朽說了半天,原來姑娘果然也注意到 **卞藥師目中精芒飛閃,掀鬚笑笑道** 「命門」,爲耳朶內弦部位。

沈雪姑道: 「侄女看他「命門」隱見

服了唐門化毒丹,劇毒已解,道話不是自 青黑,不知是不是中毒之徵?」 一點不錯!」卞藥師道:「他自稱

欺欺人?」 被人脅逼來的了。」 沈雪姑沉吟道:「這麼說,他可能是

下藥師神色凝重的道:「他身中劇毒, 旣 「不錯,老朽就是懷疑他道一點!」

絲毫未解,那麼今天來的唐門弟子,他侄 女婿夫婦,就有問題了。」 沈雪姑道:「卞老伯認爲他們可能是

碧落山莊的人……」

以劇毒作爲威脅,要他帶着兩人同來,冒 他們就可以在萬松山莊之內,自由活動, 充是他侄女和侄女婿,咱們就不會起疑, 下藥師說道:「老朽正是此意,對方

Y86

散」,等咱們逼些人全中了毒,毫無抗拒 以隨時在咱們茶水飯菜之中,暗下『對消 之力,豈不省去一番手脚,啟可一網打盡 ,第二,只要對方下一個命令,他們就可 ,對方可以隨時明瞭咱們的一學一動

經告訴了萬大先生他們?」 沈雪姑道: 「卞老伯逼些話是不是已 「事無佐證

監視他們行動,就不怕他們不露出馬脚來 望着沈雪姑鄭重的道:「正因此事目前不 老朽怎好告訴萬大先生?」他口氣微頓 宜張揚,老朽來找姑娘,就是希望沈姑娘 卞藥師微微 | 笑,道: 能協助老朽,暗中加以防範,嚴密

伯吩咐,侄女自當建命。」 沈雪姑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卞老

主書房坐坐,老朽要先行一步了。」說完 總管已經去接他們了,妳們不妨同去萬莊 有沈姑娘幾位才能辦得到,好了,方才章 起身往外行去。 下藥師欣然道:「老實說,此事也只

就在此時,突聽下藥師的聲音「咦」

藥師聲音不對,立即紛紛趕了出去。 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三人聽到卞 只見卞藥師兩手抱着孫小乙,回身定 「孫小哥,你怎麽了?」

沈雪姑迎着問道:「卞老伯,小乙怎

廖了?」 說話之時,已經走入起居室,卞藥師 卞藥師道:「好像中了暗算。」

把手中抱着的孫小乙平放到地上,因爲孫

雙目緊閉,人已昏迷不醒 小乙臉上易了容,無法看到他的臉色,但

他肩頭衣衫,果然有一小點針尖大的黑血 杉上,似有一個極細針孔,迅即一把撕開 了一遍,最後才發現孫小乙右肩後面的衣 道:「會是黑芒針! ,已經凝結成珠。卞藥師臉色微變,嘿然 **卞藥師蹲着身子,仔細在他身上檢查**

不出中毒,但人却巳中毒昏迷。 細如麥芒,打中人身,深入肌肉,外表看 「黑芒針」正是唐門毒藥針的名稱

,運功向外吸住,喝了聲:「起!」 下藥師口中說着,右手業已輕輕按上 右手一提,翻過掌來,掌心已經多了

去幾乎比麥芒還細。 「這麼細的針如何打出來的?」 祝小青精於暗器的人,看得一怔道:

一支通體烏黑,長僅一寸光景的細針,看

又按到孫小乙傷口上端,然後微微運氣, 工夫,流出來的已是鮮紅血液。 着,顏色漸漸的由濃變淡,約莫過了畫茶 比墨還黑的黑血,黑血不絕如縷,繼續流 但見孫小乙針孔傷口之中,緩緩流出一縷 下藥師沒有說話,取下細針,他右手

李小雲問道:「這會是什麼人暗算的

卞藥師收回右手,吁了口氣道:「總

呢? 卞藥師道: 「由此看來,準是有人盯

嗎? 上老朽了!」 王牙婆說道:「黑芒針不是唐門暗器

卞藥師道:「是唐門暗器,但……」

祝小青氣道:「那準是霍五帶來的人

先來了,唉,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章總管親自到石埭去接他們,他們不可能 卞藥師道:「這個似乎不可能,因

,不由吃驚的道:「我怎麼會躺在這裏的 「啊!」孫小乙忽然坐起,目光四顧

,原非什麼重傷,只要劇毒消失了,自然 說着,已經站了起來。他中的是毒針

有沒有看到什麼人?」 祝小青問道:「你方才站在走廊上,

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呀!」孫小乙搔搔頭皮,接着

算,你不知道,我們怎麼會知道?」 祝小青披披嘴道:「是你中了人家暗

要注意他左手就好了。」 (未完・26)之際,要提防他使用毒針,這很簡單,只 普遍的一種暗器,現在旣已發現有人使用 細了,若非內功已臻上乘,無法用手發射 **敞蹤,不可和他太接近,尤其在和人動手** 此種毒針,大家務必提高警覺,一旦發現 是一般唐門弟子身上常備之物,通常是和 射遠,有效距離,最多只能打出數尺,這 是一支,唯一的缺點是因爲針身太細不能 揩筆管,裏面可裝七十二支毒針,一按就 針筒是唐門秘製的七種暗器之一,細如小 們岔開去了,這種『黑芒針』,是因爲太 說道:「方才老朽話還沒有說完,就被你 人動手之際,用以襲擊敵人,也是唐門最 ,所以它必須憑藉針筒,才能發射,黑芒 卞藥師左手兩 個指頭拈着那支細針, 手。」說完,向「一指叟」貶貶眼。 學過第九本上一些皮毛,也絕非老夫的敵 同樣的效果。以老夫的修爲,就算你剛剛 寶貴經驗,我不必挨一刀一劍就可以獲得

看來傷得不輕。夜鶴撒下了龍頭麟尾鞭。 到一邊,發現「一指叟」坐在一邊療傷 而「白煞」居然也用同樣的鞭,他可 「那就試試看吧!」凌鶴把姜不幸拖

的速度、招式的變化和搭配,居然比挨了 如冰錐的眸子閃爍着綠芒的「白煞」,他 的,像兩條烏龍作穿雲出海的飛舞,冷厲 算是有心人了,以鞭對鞭,這是需要技巧 一千多刀劍,以痛苦換取經驗的凌鶴還要

沒出五十招,凌鶴胯骨上挨了一鞭,

衣屑紛飛,皮開肉綻。 「凌鶴……我來助你……」姜不幸揮

被一脚踩出五步之外了。 劍而上,怎奈她是真的受了傷,未出五招 「怎樣?凌鶴,只要你記在心中的梵

個山明水秀之地方,過神仙生活,安享餘 殺你們,只廢了你們的武功,你們仍可找 文正確譯註及把寶藏地點說出來,我絕不 「作夢!」凌鶴回敬了三鞭。但「白

地來應付這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华招武 刹那,「白煞」忽然想到了讓凌鶹代 他除 去「一指叟」的愚蠢想法了 他,這一鞭,形同閃電奔雷捲出,在這一 他决定以那第九本上的半招武功招呼 ,他不遺餘力

煞」行有餘力地避了開去。

「啪」地一聲。這一鞭仍抽在「白煞

Y88

」的左足上,鞋襪已被抽爛脫落,入目驚 心的景象並未呈現眼前。

發出一陣狂笑。 快意恩仇的興奮在這刹那迸發開來。立刻 「白煞」和父仇有關,應無疑問。一腔 ,且有兩個肚臍,大概絕對錯不了的! 了性大師說過,仇人兩足各多一根足 「白煞」的左足上未多出一根足趾。

活的,就不要追來……」 她往窰外疾竄,道:「小子,如你想要個 會,他本就落在姜不幸的身邊附近,抱起 可是「白煞」却絕不浪費這片刻的機

凌少俠,你早就應該想到,在他落敗時必 臉陰鷙之色,此刻却是一臉祥和,道: 後面缺口中溜了,但却發現他仍坐在那兒 會以姜姑娘作人質的……」 ,心想,何不以「一指叟」作爲人質…… ,只是眼巳睜開,望着凌鶴。此人本有一 ,而且爲了姜不幸的安全,只好暫時不追 凌鶴追出窰外,「白煞」在數十丈外 他本以爲「一指叟」可能趁機自破窰

「以你作人質也是一樣。」

會療治他的脚傷。 老夫在他的心目中已微不足道了一 ,你應該知道他暫時會去何處?至少他 「你以爲我會信你的鬼話?『一指叟 「一指叟」苦笑一下,道:「凌少俠

姜姑娘,但由于他恨透了姜姑娘的母親 他折騰姜姑娘的方式可能你永遠也想不到 俠,我也不知道,你放心,他暫時不會殺 「一指叟」苦笑道: 「愛少

「你是說他不怕我宰你?」

「他正希望如此。」

些秘密之後,是不該得寸進尺的,所以他 私心的人,在人家破格信賴,自動說出一

一指叟」問得太多,一個正人君子,沒有

原來在姜不幸尙未公開出現之前 姜不幸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歡呼

「爲什麼?」

的同門師弟,但他不此之圖……。」 。要不,他剛才就該先救我,畢竟我是他 ,武林中知道這種武功秘密的人越少越好 1 因為我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此後 「你知道我要如何處置你嗎?」

「廢掉武功或者擊斃。」

「這兩種你任選一種吧!」

作了不少的壞事…… 是悲哀可怕的事,遺憾的是,我這些年來 目前的我,死或變成一個平常人,都不 「凌少俠,還是由你來選吧!老實設

「朝聞道,夕死可矣!废少俠,老朽 「你是說一點也不怕死?」

目前的心情,就是告訴你你也不信。」 一看來你是徹底懺悔,知今是而昨非

作壞事的。」 ,積智難返,說不定仍會舊病復發,去 「是的,凌大俠,不過,像我這等壞

「是的,因爲我實在沒有十成十的把 「你希望死是不是?」

乎真能視死如歸。但他的掌並未落下,因 握能從此絕對改過向善。」 凌鶴擧起掌,「一指叟」閉上眼,似 「我也不知道。」 「你以爲他會去那裏?」

附近找了大半天,一點頭緒也沒有。他以爲「白煞」不會離此太遠,但在 出窰,疾馳而去。 爲他不能殺死一個改過遷善的人,他回頭

報怨却有人

護花雖

對她不原諒,在麥家堡發現死去的麥老大,對他找巨書增强信心,在水樹的廢竹椿裏記

涵無利用價值,奉命把走狗烹,一劍結果了他,凌鸛聽過一指叟之言,看她殺江涵,反

,凌鶴回到麥家堡的路上暫宿道觀中,見江涵迎候主子,不久姜不幸聲討一番,認爲江

-娟娟是否靠得住,看她對自己一往情深,姑且示好。秋淋夜雨 前文書至凌鶴心裏覺得女人是禍水,現在只有一個蕭姑娘一

前文提要:

下刻梵文的巨書,另製假書帶走,誘果煞搶走,一指叟偽裝護書受傷,誘凌鶴說出巨書

內容,要脅藏實地點,張不幸救援亦受挫,說出黑煞就是白煞,一指叟是白煞師弟…

使血不歸府,自口鼻滲出少許。 就計,卸去對方一掌的主力,逼血上升 時,他已有備,但因隱隱看到窰外淡淡的 人影一閃,他幾乎已經猜到是誰了,將計 因而在姜不幸揭開「一指叟」的身份

緊的彈簧,突然彈了開來,那是不可思議

,就在凌鶴僅設出三五個字時,像一條繃

「一指叟」正中下懷,走近彎下身子

的速度和角度,在人球舒張中劈出一掌。

這一手就像「白煞」在舢舨上擊傷「 ,使之口鼻淌血的方法一樣。

用過的手法,居然未想到別人也會用 像他們這些人已經夠聰明了,但自己 「白煞」微吃一驚,然後自負地道:

正經,身子半側向外急彈,本來劈向他的

,全身而退已不可能,如何避重就輕才是

然而,他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老油子

「關元」大穴,這一轉側,「啪」地一聲

,竟砸在他的腰臀間的「居髎穴」上。

這自然不是很重要的穴道,但「一指

念頭,因而對這猝然發難不免手忙脚亂。

他腦中閃過如何騙過「白煞」而獨佔的

「一指曳」豈是弱者?只是在這刹那

念頭。你在麥家堡接受名家高手挑戰 于我發現麥老大藏了第九本,我就控制了 學過前八本上的武學,他都告訴了我。 都在暗中觀察,其實那正是我安排的。可 奧之處,他無法正確譯出,這才動上你的 爲麥遇春也會,誰知他是半瓶醋,重要深 麥老大,然後找你爹譯註梵文,他堅稱不 會,且表示會也不幹,我把他幹掉了 「小子,我不妨告訴你,當初「黑煞」已 由

曳」藉力向外一翻,打了三個「寒鷄步」

才拏穩樁步。

這老賊自然受了內傷。

跡。但凌鶴却無此心情,現在他剛剛在 家酒樓落座,外面却已是大雨傾盆。 洛陽這個故都,有太多值得憑弔的遺

情却一直無法平和。 端上他已飲了兩杯,他的心情很壞。因爲 他一路上聽到風言風語。儘管他不信 他叫了兩個小炒。一壺燒酒,菜還沒

食客。 淡的檔口,又下大雨,樓下只有他這一個 這工夫大約是未申之交,本是生意滑

父,而那妞兒却叫那老人是伯父,這是什 像伙,帶了個很好看的小妞,在此過夜**, 廖關係?爲什麼晚上兩個人睡在一個屋子** 以後又來了一個年輕人,叫那老人是姜師 起来,小二說道:「李先生,昨天那個老 帳房和小二無聊,就在櫃枱內外聊了

是夫妻囉! 帳房先生道:「睡在一個屋子裏當然

那年輕人的老婆。而那年輕人也很怪,一 張大白臉,三十左右歲,連一根鬍子確兒 **陸還有這種不吉利的名字:小妞好像不是** 那老人叫那小妞什麼不幸,是名字嗎?怎 「不,不!帳房先生,小的私下聽到

凌鶴字字入耳,心瓣淌血。

來一路上聽到的風言風語確有其事了。 姜不幸,不知那個三十左右,有一張六白 臉的人是誰 : 沒聽說「白煞」有徒弟。看 毫無疑問,小二說的就是「白煞」和

是不是左脚受了點傷?」 :「小二兄,你剛剛說的三個人,那老人 他再也嚥不下去了,來到櫃枱邊,道

貴客問他……」 小二想了一下。道:「是……是啊!

點怕了。立即笑道:「請問他們是何時走 道,也許自己的臉上煞氣太重,店小二有 「噢!那是我的一位親戚……」他知

「知不知道他們要去何處?」 「今天辰時末……」

「沒聽說過。」 有沒有看到他們出了貴樓往那邊走

帳房先生較爲世故,道:「抱歉!我 「好像是往東吧?是不是帳房先生?

沒有注意。 小二看了一下,正要說話,凌鶴示意他 凌鶴把一両多重的銀子塞入小二手中

二十左右的姑娘同屋而眠?」 不必聲張,然後把他叫到一邊,道:「小 一哥,你是說那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和那個 ……是的。由于小的當時看他們

人行徑自窻縫中偷看了一下……」 不太像是一對夫妻,象十分注意,不免小 凌鶴心頭一直沉落,道:「看到什麼

「沒有啊,我發現第二天他們離開本 「那位姑娘有沒有抗拒的學措!」 「他們睡在一張床上。」

,那位叫不幸的姑娘心情還十分愉快

愉快呢?」 「貴客,臉上經常有笑容,這是不是 「小二哥,怎知她的心情愉快?」

> 「不過,有件事很怪,那個男的除了 「追……當然,當然。」

看起來並不快樂?」 臉白以外,實在配不上那位姑娘,可是他 一位老婆,换了誰都會成天見牙不見眼 小二道:「是啊!小的以爲,能有那 「不快樂?這不對勁啊!」

你可會聽到他們談些別的話? 「設的也是……」凌鶴道:「小二哥 ,可是那人真的不樂,難追說他想討個天

對那老人說;放心!白老,到了我們那兒 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沒說是什麼地方?」

「沒有,貴客……」

自語中只有兩個字,那就是「淫娃」兩字 他居然遇上兩次,情何以堪? 一個人一生遇上一次這種事,已屬不幸 凌鶴丢下飯資就出了酒樓。他的喃喃

其爲理由。他開始懷疑,天下是否還有好 控制父親的人威脅她那麼作的,這都不成 麥俐的背叛,她說是父兄之命甚至是

幹什麼。挺屍啊?還不閃開!」 騎上的漢子粗聲道:「他娘的!站在那兒 馳來兩騎,前面的漢子還挾了一個女子。 是鴉噪陣陣,夕陽啣山,忽見迎面小徑上 凌鶴正要閃到一邊讓路,忽聞後面一 不知不覺,早已出了洛陽十餘里,已

厲吼道:「你姐!你不想活了是不?」 了,這工夫前面一騎距他已不足七八丈, 凌鶴本有一肚子火氣,反而不想閃避

> 心想把凌鶴撞死,而凌鶴兀立不動,也正 合二人之意。 兩人似乎較上了勁,根本不勒馬,誠

挾了個女人。可是現在他恨透了女人。 本來凌鶴此刻會投鼠忌器的,因前面這人

爆出得意的狂笑。 在空中爆開,向麥鶴頭臉上猛抽。而且還 後面那個用鞭,「叭」地一聲,鞭花

空。 子頸上纒了二道,一抖,人巳甩向數丈高 原地倒翻。另一手揪住後面那漢子的鞭梢 ,凌鶴一手在前馬的下顎一托,連馬帶人 只見他雙手一動,笑聲像突然绷斷的弓弦 ,就力一帶,人已废空,把那長鞭往那漢

子上長了白毛也不敢招惹。 不知道他是「怒堡」中人,反之,就是胆,敢情是吃生米的,但他以爲,對方必然 前馬上的漢子機伶得很,一看這兩手

成只有茶杯口那麼細,早已了帳。 去,看看同伴,被自己的蛟筋鞭把脖子勒 **凌鶴旣不是出鋒頭,也不是立萬兒**

怎麼?一條人命就這麼走哩?」 出了氣回頭就走。那知這漢子厲聲道:

,閃身之下差點就扣住了此人的脈門,道 「找死嗎?」

過「怒堡」嗎?」

「沒聽說過。」其實他當然聽說過,

因爲沒有人敢擋「怒堡」中人的路。

這人陡然一震,疾退三步道:「聽說

這工夫前騎巳到 ,一脚向他踹來。

到此地步,凌鶴居然還沒移動半步,

兩匹馬跑了,那姑娘八成摔得昏了過

凌鶴根本懶得理會,却聽到破空聲至

馬聲動地而來,於是他又停了下來。 堡』……哼……」緩緩走去,這時突聞奔 這個「怒堡」後來居上,似是自塞外遷此

未到兩年,即聲名大噪。較之八大家更爲 「怎麼?連『怒堡」都沒有聽說過?

你可真是……」

還不滾,在這兒聒噪什麼?」 「怎麼樣?」凌鶴目光一寒道:「你

…」猛夾馬腹,疾馳而去。 有種就別走,讓你認認「怒堡」的大門… 吧?上了馬一抖韁繩,切齒道:「你姐 害。他連連後退,道:「你厲害,這成了 抱給他娘,馬上就叫你知道「怒堡」的厲 截,旣然連『怒堡』都沒聽說過,孩子哭 「妳妳……」此人知道和人家差一大

雀斑的女人,挾起那昏迷的少女就走,道 「簡直沒有一點人味!」 就在這時,來了一個一頭焦髮,滿臉

夜鶴也不知道她在罵誰?也懶得理會 你怕了是不是?「怒堡」的

『怒堡』第五流人物! 個個兇猛如虎,你快逃吧!這兩個貨色是 凌鶴還是懶得理她,唯一的感受是對

女人的厭惡,掉頭就走。

活。她忽然挾着少女閃入山溝中溜了 根本沒有去看看少女自馬上摔下來是死是 夜鶴喃喃地道:「『怒堡』·····『怒 這醜女本來還要諷刺他幾句,因爲他

面這人四十出頭,絡腮鬍子,在二十丈外 就是一聲大喝,未見他撩腿,已自馬上躍 一共是二人三騎,一色蒙古駿馬,

了下來,馬斜刺奔入小徑旁林中,此人已

在夜鶴兩丈以內了

道:「有名字嗎?」 上下一打量,此人噙着輕蔑的笑意。

口說出這綽號,這也是因爲近來武功大進 報出眞名,玷辱凌家列祖列宗了。所以信 ,且他不論春夏秋冬四季,老愛穿藍色衣 「藍豹!」兩次奇恥大辱,已不願再

麼殺死本堡的弟兄?」 杉,有人叫他「藍豹」之故。 :「在下乃『怒堡』的管事崔文,你爲什 「沒聽說過。」這四十左右的漢子道

「因爲他活夠了!」

,說道:「崔管事,這小子似乎是來找確最後面那漢子,就是剛剛回去報信的

個少女宮玉霞!」 崔文手一揮道:「你們去四下找找那

崔文冷峻地道:「是專程來搶宮玉霞 」兩人分頭去找

「鬼才相信!刦走宮玉霞的是你的同 「不是,僅是適逢其會。

「似乎非逼在下出手不可!」 「在下一向獨來獨往!」

「如果不出手你就快滾!」

出手,崔文會怎麼樣? 。猛迴身,凌鶴站在此人的左後側。要是 燄一閃,疾如雷電。 一劍掃空,人已不見 「嗆」地一聲,崔文的劍已出鞘,芒

Y90

他的功力已大爲進步,僅這一手就震

巨大藍鶴,破空而去。 住了崔文,重重地哼了一聲的凌鶴,真像

亡的滋味。 崔文久久未動一下,他體會到一次死

門桌上,已經乾了一斤燒酒,手一揮,道 沉得十分可怕。現在他又坐在一家酒樓迎 「伙計,再來一斤……」 一天不講一句話是常有的事,凌鶴消

殺,無以爲報,今生今世,願爲少主人執 」站在身後側,神態至爲虔誠,愕了一陣 ,凌鶴道:「你…你剛才叫我什麼來?」 夜鶴一楞,回頭望去,竟是「一指叟 「少主人,因爲老奴這條命承少主不 「少主人,再喝就過量了:

鞭隨鐙,隨時聽候差遣。」 「這…這算什麼?我不殺你只因你一

死不辭!」 念向善,痛悟前非,你大可不必……。」 不離開少主人半步,少主人任何差遣,萬 「不,老奴心意已决,今生今世,决

氣使,你快走吧!」 「去去!我這人不慣呼奴喚婢,頤指

點東西吧!」 人不信任老奴,就可以隨時殺了老奴。」 「老奴已下决心,不再更改,如少主 「你…你又何必…好好,你坐下來吃

套。」 都跳了起來,吼着叫道:「我不喜歡這一 凌鶴怒極,大力擂了桌子一下,杯盤

「老奴等少主人吃剩的,接着再吃不

「請少主人看在老奴一片誠心份上,

就答應了吧!因爲也只有這樣老奴才能心

「告訴我,到底爲了什麼?似乎不僅

老主人的情,他也救過老奴一命。」 僅是因爲我沒有殺你 「是的,少主人,另外老奴昔年還欠

要暗暗提防他一手,武林之中,江湖之上 因爲「一指叟」不論對他如何恭謹,他仍 人心本就詭譎莫測呀。 凌鶴以爲這只會爲他增添心理負担

不坐下來。 放下筷子,因爲他沒吃完,「一指叟」就 「好,你坐下吃吧!」凌鶴匆匆吃完

奴知道你關心姜姑娘……」 甚不便,他語重心長地道:「少主人,老 的酒,僅用一指,操作一雙筷子,看來無 「一指叟」吃他剩下的菜,喝他剩下

甚至包括所有的女人!」 「不要提她,記住!永遠不許再提她

老奴曉舌,實是出于一片愚誠。」 蜚短流長,亦可能另有隱衷,古人說:信 娘非一般女子可比,不可聽信流言,如有 雖碌碌一生,但處世經驗還是不少。姜姑 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 ,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許矣!少主人請恕 「少主人,請容老奴說幾句話,老奴

:「你有沒聽到有人談論姜不幸和一個男 「少主人,老奴不信。也希望少主人

凌鶴只哼了一聲,不願和他駁辯,道

不要輕信。」 「少主人,要弄清這件事,必須先找 「我希望儘快弄清這件事。」

到「白煞」。」

白臉的漢子是什麼人?聽口氣似乎大有來 老一少在一起的那個三十左右,有一張大 「這還要你說?你想想看,和他們

娘也跟他學了不少。」 煞」對易容術及整形術十分高明,而姜姑 ,不過老奴要告訴少主人另一件事。『白 「少主人,也許不會太久你就知道了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交臂和他們當面錯過。」 「老奴只是順便提一提,可不要失之

「你說的整形是什麼意思?」

痕等等,都可改變,據說能使眼小的人放 大,雙耳招風的人使之不招風呢……」 上或身上有些不太大的缺陷,如冤唇及疤 「這簡直胡扯……」凌鶴道:「你的 「那是一種很奇妙的醫道,比喻說臉

大名是……」 「少主人,老奴本名葉伯庭。」

來個勁裝漢子,走了進來。 人,手中握着名貴的長劍,身後跟了二十 一個四十左右,穿了一身華麗衣衫的中年 「咱們可能有了麻煩了……」果然

「誰是『藍豹』?」

上坐……」 上,甜着臉的拱手道:「趙爺,您是大忙 管趙德柱之理,急忙蝦着腰,顚着屁股迎 人,能光臨小號也是小號的榮幸,快請樓 的那有不認識二十里外「怒堡」中的外總 「區區……」凌鶴還坐在那兒,掌櫃

一揮,不耐地道:「老小子,到一邊凉快 趙德柱連眼皮子也未向他撩一下,手

豬血!」 去!看宰豬沒什麼好處,說不定還會濺身

起手來,砸個唏哩嘩啦,這……」 「趙爺 「他媽的!你在這兒聒噪什麼?」 小號是小本生意,萬一動

掌櫃的急忙退下。 「葉老……」 「是……是的,趙爺您多關照……」

「老奴在!」

「這才可是『怒堡』來的?」

這工夫趙德柱上站在凌鶴身邊,指着 「是的,少主人。」

的年輕入凌鶴? 他的鼻尖道:「聽說你就是近數月來崛起 「我就是凌鶴,崛起談不上。

「你他娘的以爲『怒堡』吃你那一套

主… 「乖乖地跟我回堡去,見我們兩位堡 「你就明說吧!你要幹什麼?

現在哪有這份時間?嗯?」 凌鶴苦笑道:「葉老,你是知道,我

「少主人打算如何處理這個人

豬的地方,那麼你就偏勞把他們叉出去如 「正如此人剛才所說的,這可不是殺

「老奴對付」這些豬還凑合

聽過這種口吻,他暴跳着,有如一頭忿怒 他在「怒堡」幹了一兩年的外總管,就沒 的刺蝟,大吼一聲:「拿下!」 這些對白,對趙德柱來說太陌生了

二十來個四面八方一上,「一指叟」

哩呼嚕就碗底朝天。而這些貨色,當然不 對付這些角色,眞像是吃大鹵麵一樣,唏 回去那麼一吆呼,再來的人就不能再含糊 會是蹩脚貨,因為,管事崔文灰頭土臉,

個,未倒下的也都是鼻青臉腫,倚在牆上 但不到半盞茶工夫,二十一個倒下九

牛喘,嗓中像拉着胡琴。 而凌鶴還坐在那兒沒動。

,獰笑道:「老賊何人?報上名來。」 趙德柱來的時候那份威風上不知去向

,但趙德柱却有點罩不住了,面色微變道 「一指叟」雙手一伸,一句話也沒說

「原來是『一指魔』!」

「你叫這小子什麼來? 「正是。」

上要放奪敬些!」 「那是老夫的少主人,姓趙的,口頭

還殺了他的女人。沒錯吧?」 爵黃爺那兒借盤川 趙德柱對凌鶴道:「聽說是你到黃天 ,非但 殺了黃爺主僕

等事,他當然更不會告訴凌鶴了 磨石胡同賽汴京,千翅蝶王坐朝廷……」 去根本未說出此事,只說他很有辦法 表舅處借了一兩金子。至于那首打油詩 凌鶴自然不知道這件事,因爲江涵回 在

凌鶴道:「葉老,此人在此聒噪,令

凡 攻出一劍,凌鶴一看就知道此人的劍術非攻出一劍,凌鶴一看就知道此人的劍術非 趙德柱「嗆」地一聲, 「少主人,讓老奴把他叉出去……

「一指叟」連閃了五六個方位,那柄

戮對方的劍身呢。 僅有一指的葉伯庭,偶爾還想以獨指去敵 劍總是不離他的上半身要害,但是,赤手

點眞玩藝兒,劍上加緊,只求不敗他上感 ,連堡主尚未出道,要勝入家,可要憑着

的紀錄,今天二堡主本要派別人來,是他 兩年來對外辦事,的確也沒有「罩不住」

强自出頭,討了這份差事。 ,差不多了吧?」

叟」却没有表情。 嘴唇噏動,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一指 氣把趙德柱逼到門外,趙德柱手忙脚亂, 式一變,「嗤嗤」指風撕裂着氣幕,一口 Ŀ

的臉に成豬肝色,撿起長劍,回頭就走。 過身來,凌鶴上站在門口,這工夫趙德柱

現在不殺我,你絕對逃不出『怒堡』的百

這名稱因何而來?」 凌鶴哼了一聲,道:「說,『怒堡』

「我也不知道……」趙德柱帶着人走

的奇恥大辱,也是他們橫行霸道的主要原 「我知道了,少主人,這是『怒堡』

里範圍之內。」 趙德柱冷峻地道:「姓凌的,如果你

趙德柱心裏清楚,「一指魔」成名時

同事們都叫他「罩得住」,而他這一

大約不過三十來招,凌鶴道:「葉老 「是的少主人,也差不多了……

「慢着!」凌鶴道:「先回答我一個 「噹」地一聲,長劍落地,葉伯庭迴

問題再走不遲。」

「是什麼奇恥大辱?」

他的『禍根』 百十人圍捕而遭擒,並沒有殺他,只斷了 ,沒想到那是一個地頭蛇的妹子 ,堡主黃世海昔年在滇北玩弄了一個少女「一指叟」說:「這事據說是這樣的 ,結果被

「福根?」

黃世海還無子嗣,從此斷後,但也從此嗜「就是那次惹禍的那話兒,由于那時 」的話,保證沒命。」 他面前不小心說出『沒有用』或『不管用 時即取名『怒堡』,舉例來說,如有人在 以後稍有不順遂就濫殺無辜,且該堡遷此 殺,先殺了閹他的滇北地頭蛇五十餘口 「原來堡名由此而來。可是,堡主旣

幹甚麼?」 然等于一個閹人,他還叫下面的人搶女人

行』的意思,不過,老奴另外聽人傳說, 這可不一定確實-人家說他們不行,而搶女人就暗示他「還 「說來也很可笑,凡是這種人,最怕

「不妨説出來聽聽。」

,又不想把偌大家當遺留給別人,就只有 「這只是傳說,黃世海旣然不能那個 一借種。

爲鼎器,爲他生孩子? 「你是說他搶一些美女回去,準備作

技藝超羣, 更嚴格,一要家世好,二要人品好,三要 「是的,少主人,只是他選擇的男人 四要文事底子好。

凌鶴苦笑,說追:「他不是有個弟弟

「是啊!可是兄弟的子嗣,畢竟不是

年紀和凌鶴相當,但衣着攷究,油頭粉面「是啊!」這工夫門外忽然走進一個 「是二堡主黃宗海想侵犯妳們?」

過,却幸運地逃出來了,他當然不能不管

,除非他不知道她們的身份。因爲郭雪的

强從命。 長輩也是八六家之一。 一頓,說是那太浪費時間,葉伯庭只有勉 他又要等凌鶴吃完才吃,但被凌鶴數落了 早上,凌鶴和葉伯庭在用早膳,本來 來兩位化裝男客跑到這裏來了一 不可,眞是天助我也 那兒不見了兩位就暗暗發誓,非找到兩位 的年輕人,大聲「嚷嚷」道:「好哇!原

過來。」 他的下首,蕭娟娟道:「小二,把早點拿 來到前堂。就坐在凌鶴的上首,郭雪坐在 這工夫經過化裝過的蕭娟娟和郭雪也

凌鶴,而郭雪却道:「你可眞是陰魂不散

此人一邊在旁邊桌上坐下

一邊打量

- 梁不凡 - 求求你 - 不要再跟着我們好

不好?」

「怎麼?是不是另外找到有力的護花

扮的。

奇,看來這醜女是洞庭居士之女蕭娟娟假

點眼熟,夜裏到東跨院一探,不由大爲驚

雖醜,身材却十分窈窕美好,也可以說有

凌鶴對這女人感到懷疑,因爲她的人

這女人並未發現他。

跨院,那醜女人住東跨院。但凌鶴以爲, 髮的醜女也住在這客棧中,只是二人住西

自己的子嗣。」

兩人住進客棧,絕未想到那個一頭焦

你能不能認出來?」 ,蕭娟娟道:「凌大哥,我不說我是誰 其實废鶴旣不意外,葉伯庭也不意外

「當然能。」

你就 已經認出來了? 「你是說昨天在郊外我救走了雪妹時

此識荊,眞是有幸。」

「失敬,失敬-

久仰凌兄大名,能在

「東海漁樵」梁士君梁前輩的哲嗣梁不凡

蕭娟娟又引介道:「凌大哥,這位是

前又混了個『藍豹』的綽號。」

我來引介一下,這位就是夜鶴夜大哥,目

蕭娟娟道:「梁大哥,都不是外人

我怎會認出來呢?是剛剛認出來的。」其 自然知道。 實他是說謊,昨夜他去刺探她們,葉伯庭 「不是,驚鴻一瞥,而妳又未說話

姜不幸姐姐一個大忙。」

安全,他身邊那個老頭子也很厲害,離開

「雪妹,我以爲咱們不離凌人俠就很

離開才是,再被抓回一

娟姐,咱們好歹逃出『怒堡』,應該儘快 可人,凌鶴却未見過,這時那少女道:

另有一女,比蕭娟娟更年輕,也十分

他們二人更危險,况且,無論如何我要帮

「凌大哥,昨天要不是遇上你

又被捉了回去。」 「蕭姑娘怎麼會被『怒堡』的人刦去

梁不凡油頭粉面,他不大喜歡。

凌鶴站起招呼,抱拳道:「久仰!」

蕭娟娟正要介紹葉伯庭,葉伯庭低聲

「蕭姑娘不必了!老奴不過是少主人

爲八大家能唬得住「怒堡」嗎?果眞如此

蕭娟娟苦笑一下,道:「雪妹,妳以

他們又怎敢把咱們搶去?」

的?」

「照娟姐的說法,凌大俠比八大家還

的事?乾脆到我叔叔家去,他會爲我們報

「娟姐,咱們自身難保,又何必管別人

郭雪就是洛陽郭家駒的近支姪女,道

2去……」 發現,內總管徐鼎,趁我們兩人落了單 「我們到洛陽關廟去玩,被他們的人

指叟」

凌鶴道:「葉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一

葉伯庭道:「應該是「一指魔」,「

「以後呢?」

人三五個聯手,都未必是他的敵手呢!」

「當然,不是我誇大,恐怕八大家主

凌鶴悄悄退出,回屋休息,他固是厭

逞。 」 近我們,我們就自絕,二堡主始終未能得 「由于我們兩個人的表現激烈,誰走

這個兇名滿武林的「一指魔」怎麼會對這

「一指叟」和凌鶴都是絕世高手,而是像

梁不凡微微一震,使他震驚的不僅是

眞是幸會,沒想到無意中在此遇上兩位高 小子伏首貼耳,自稱老奴或長隨?道:

妹,跟我回去吧!這兒不安全。」 天都在蕭、郭二女的住處磨菇, 飯後梁不凡也住進了此棧,而且

我在關廟

怒堡」了 有凌大哥和葉前輩在此,我們再也不怕『 「我要和娟姐一道,放心

能和『怒堡』的勢力相比?况且,據說『「妳可別天真,這兩位固然了得,那 怒堡」又添了高手。」

「是什麼人哪?」

橋抽板嗎?」 時,姑媽可是把妳交給我了 「這……」梁不凡道:「雪妹,出門 妳這不是過

內必定回去。」 「你回去對我娘說,就說我一個月以

那麽大的魅力,把妳們兩人都迷住了?」 梁不凡悻悻地道:「怎麼?姓凌的有

打翻一船人哪!凌六哥得罪過你嗎?」 睡了。梁不凡來到凌鶴的房門外,低聲道 梁不凡悻悻地走了,晚上二女都已經 蕭娟娟道:「梁不凡,你可別一竿子

兄嗎?」 不可能睡得如此沉,應道:「沒有,是梁 :「凌天俠睡了嗎?」 他眞不想回答而裝睡,可是一個高手

月色甚佳,不必點燈了……」伸手去攔阻 凌鶴下床,但左手兩指以戮向凌鶴的「天 連忙阻止,道:「凌兄,就這麼聊聊吧 。」推門而入,夜鶴要下床點燈,梁不凡 「是是,小弟睡不着,想找凌兄談談

Y92

透了女人,可是蕭娟娟對他很不錯,當初 要不是她指點他,他可能迄未找到巨書。

原來娟娟和郭雪都曾被「怒堡」搶去

Y93

架不凡只感戮出的二指一麻,不禁暗暗震 都認識此人,且有親屬關係,衣袖一拂, ,他不屑對他下殺手,好歹娟娟和郭姑娘 這一套對废鶴來說,簡直是班門弄斧

支尺半長的窄劍,在黑暗中泛出藍森森的 就能得手,右手袖內「錚」地一聲射出

上,只能伸縮而不能飛出。 凌鶴心頭一驚,閃得夠快,只是衣袖 ,幸虧這「袖劍」是裝在臂

在他的左額上爆開。 大的泡泡,「啪」地一聲,這亮亮的泡泡 凌鶴再閃是絕對來不及的,因爲二人只距 「袖劍」,却再以一口氣吹出一個小指頭 一步,太近太近了,而且點穴之後繼之以 然而,絕未想到,梁不凡撮口一吹,

,却搖搖倒下去,說道:「你 一股淡淡的白烟散開,凌鶴正要出手

向下望去,才知道鐵籠吊在半空。 ,很久他才睜開眼,發現自己躺在鐵籠中 醒來時,凌鶴隱隱聽到放浪的笑語聲

飛等人,不是也曾聯手對付過他? 想不久以前,八大家之一的李占元、馬如 八大家之後居然會有這種子弟,但想

的經驗會看不出來? 能看出梁不凡不像個正派人物,以葉伯庭 沒有發現梁不凡對他的暗算?連他自己都 買、這都不關重要了,問題是葉伯庭爲何 只是由於捻酸吃醋,抑是受人蠱惑收

况且。梁不凡去叫門,葉伯庭就該聽

看牙道:「今天黎明前,據說要來一次烤 ,仰頭上望,像欣賞動物一樣,就在通時 ,發現梁不凡在下面通過,仰頭上望,吡 **鐵龍吊在大橱上,下面的人來來往往**

二女的遭遇就難以逆料了 對天道不免絕望,由于他的入陷,蕭、 **封天直不免絕望,由于他的入陷,蕭、郭他以爲他活了追麼大,可沒有盈過,所以** 凌鶴閉上眼,天道忌盈,卦終未濟

容他不得,他又殺了堂兄黃天爵及其部下 藩藩地有迴晉,黃宗海道:「大哥,旣然 主黃宗海正在密議,屋子大。人少,空空 ,何不馬上做了?」 現在,在秘室內,堡主黃世海。二堡

可以馬上做了。」 別人想找他都找不到呢,到了手的人怎麼 「據說追小子會那第九本上的絕學」

煞」會拱手讓人,把他帶到本堡來?」 「大哥,如果這便宜那麼好檢!「白

「那是因爲他受了傷,暫時需要個避

難所。 「那麼大哥的意思……?」

子 「我想知道,這小子到底有多厚的底 「然後呢?」

會說,如果他說了,也就不是我理想中的 黄世海道:「大哥並沒有打譜他一定 「如果他不說呢?」 「再問問他,那巨書上的一切。」

> 他一掌豎立在頭頂上,似乎比作一隻公鷄 ,那張大白臉上有無法描繪的表情

厚背,喉處有喉骨。 非但沒有鬍子,連眉毛都脫落了,有點女 男裝,說他們是男人吧,老大已四十六 白肉,也像是男扮女裝,也可以說是女扮 他們兄弟二人差不多,都是看來細皮 ,說他們是女人吧,粗手大脚,肩寬

代家譜是一個『給事中』,一個『章京』 到第二個比他更合適的年輕人,他的近三 ,雖都不是什麼大官,書香門第當之無愧 ,至於凌鶴之父,名列武林八大家之首, 「老二,你說,當今武林是否還能找

的大白臉上表情肌扭曲了一下,弟兄兩人 「大哥……我好不甘心……」黄宗海

「就算如此,大哥,我仍是十分難過

燒,所以他們的視界之內不許可有木棒。 育筋暴起,一觸及這件事,他就會妒火中 木椒和大釘子,這都和那話兒相似。

「大哥是說準備把他當作一隻……

「我就甘心嗎?還不是利用一下,用

就不能……」 ,爲什麼別人有咱們沒有?別人能,咱們

「住口!」黄世海嘶吼着,太陽穴上

地响,黃老大當街一掌擊斃此馬,當然, **馬經過而起性,抽打得肚皮「辟抽拍次」** 黄老大備了一匹公馬,這公馬看到一匹母 狗,甚至公鷄及公鴨,因爲這些畜牲往往 「怒堡」中從此不准再有公馬,公貓,公 「怒堡」中不准有公馬,某次馬夫爲

> 肆無忌憚,會在人前公開表演。 當然。「怒堡」的毛房,不論是大解

或小解,一律坐式或蹲式,絕對沒有站式 總之,由於堡主的忌諱多,似乎就像

可以設兄弟二人同病相憐,道:「大哥怎 時代的情况。 老是說去「西跨院兒」。(這是李蓮英那 宮中的太監一樣,他們從不說要去毛厠 」黄宗海怕他的大哥,也

麼說就怎麼做…… 「吩咐下去,先把凌鶴弄到石屋中去

杯口大的小孔通氣。地面也是背石,任何 人被關進來都跑不了。 石砌成,每塊重兩千斤,靠上端有十來個 這石室是正方型的 ,以方方正正的青

起過?「白煞」和姜不幸是否也在此堡? 燈光一看,兩個都是大白臉,這其中是否 有一個會和「白煞」以及姜不幸二人在一 黄氏兄弟二人進入石室內,凌鶴就着 這念頭一起就被消滅,他不願姜不幸

的影子再進入他的腦海之中,永不! 黃氏兄弟四道目光在凌鶴身上掃來掃

去,是羡慕還是妒妬?而凌鶴的感受却是 男不男女不女,所以人前說話不多,非說 細的聲音問,他們似知自己的嗓音尖細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 這兄弟兩人予他的感受有「醜人觀止」 「聽說你的武功很高?」黃老大以尖

不可也會放低聲音。 「遇上高人我不高,遇上庸手我不低

「聽說你學過巨書上的武功?」

黄老二要發作。黃老大作了個手勢。 「你有沒有接近過女人?」 「無可奉告!」

「這種事你也要問?」

凌鶴笑笑道:「嗯,至少到目前爲止 「事無不可對人言對不?」

特的掌勁所及,凌鶴身上一些要穴,都像 是被指甲戮了一下似的,雖不十分痛,却 不能不使他震驚於這種納須彌於芥子的掌 黄氏兄弟交了一眼色,左右撲上,奇

不精,大約十一二招,兩人突然收手退下 比「白煞」還要高。而且輕功和內力無一 一言不發,兄弟二人又再交換了一個眼 他甚至以爲,追弟兄二人聯手的實力

臉上時有怒色。「怒堡」名稱之由來。這 由於黃氏兄弟二人極少有笑容,甚而

煞」是否在此?」 「我想講問一事。」凌鶴道:「「白

作客。 黃世海點點頭,道:「不錯,他在此 「是否可以讓在下見見他?」

「事了之後,我會把他交給你。」

「怒堡」的天門?」 「聽你的口氣似乎有可能讓在下走出

弟黃天爵,那也是他的報應。」 ,也是他們罪有應得,至於你殺了我的堂 「正是,你我本無深仇,殺兩個部下

Y94

「就是借了一两金子,給江涵的那個 「黃天爵又是誰?」

人。

「江涵說黃天麝是他的表現。」

胡同賽汴京… 你殺了他的。」他很實在,立刻把「磨石 後來我聽說江涵會和你定得很近,相信是 「那是胡扯,但江涵未必能殺死他 :」的事兒設了。

果再想想江涵和「白煞」的關係,而「白 涵怎知黃天爵被部下割了靴子的事呢?如 煞」反認識「怒堡」中人。這也不足爲怪 花草之多,那件事實在不足爲奇,可是江 凌鶴楞了一會,如今想來。以江涵的

什麼事?」 凌鶴間:「你的所謂事了之後,是指

有一件互惠的事,希望你能合作。」 黃世海的白臉上抽搐了一陣,適: 「什麼互惠的事?」

致送禮金五百両,是黃的不是白的。」 負任何責任,你可以玩一個月或者再久些 ,玩腻了之後,你可以揭長而去,本人並 「我送你一件禮物,你玩過之後不必

「多謝。你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世上最動人的女人……

「到底是什麼禮物?」

行還會賠了 黃老二發出一聲怪嘛。所謂「留着自 」,這不是譏諷是什麼?他們如果能 女人再倒貼黃金五百両嗎?

手阻止了他,道:「姓凌的,你是讀過**書** 黃老二要動手,黃老大面罩寒霜揮揮 的人,自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古

> 因爲薬伯庭對他說過「怒堡」堡主不能人 「通話是什麼意思?」他當然知道

訴你。我因練功受傷。已經不成了… 更好的了,他忍了下來,道:「我不妨告 揀中最出色的一個,而且相信再也找不到 凌鶴不斷地觸犯他的忌諱,却是他精挑細 吡着的暴牙也突然長了二三分,可是儘管 「我……」黃世海目蘊凶芒,似乎連

是絕世高手。 ,遊鶴很驚奇,這樣看來不男不女的人竟 尖吼一聲,黃宗海一片掌風壓了過去 「你弟弟黃宗海難道也不成了。」

開了,開了之後才又後悔莫及。」 被欲念所擾,苦不堪言,一時衝動竟自行 ,黃世海頹然道:「他初練武功時,時 「宗海住手!」真靈,黃宗海收掌退

乏這種人才,我倒可以爲你們推薦一人 凌鶴道:「『怒堡』人才濟濟,絕不

「是什麼人?

觀,他就是暗算在下的梁不凡……。 「此人家世,武功及人品,都大有可

刻可以摟抱世間尤物。天下至美,不答應 道:「我意已决,非你不可,答應了,立 ,你猜我要如何整你?」 黃氏兄弟二人沒有半點表情,黃世海

只有一條……」 停遞消息,姓凌的,你的父仇未報,命却 你改變主意了!大聲吆呼之聲,即有人來「我只給你半天的時間來作决定,如

「国耶」一聲,厚重的鐵門閉上

到外面去亂說嗎?」 以這黃氏兄弟之狠之毒,還會留他的活口 件事。就算真的答應了,爲他們播了種, 凌鶴冷冷一笑,不要說他不會攷慮這

如何有辦法,如何地風流倜儻? 嘴不穩,這雖然過份誇大,却足以證明男 人嚐了這種甜頭必會到處炫耀,他是如何 俗語說: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

堡」江湖上的消息,在「怒堡」挺吃得開 個人晃了進來,由於梁不凡早已供應「怒 ,到處都可以走動。 黄氏兄弟二人才返回他們的院落,一

「黄堡主,您看小弟如何?」

二黃同時臉微變,黃老天道:「什麼

不是上上之選,生個第二代,保證白白胖 胖,逗人喜爱。而小弟却不要那五百 阿禮 武功、文事底子以及人品,可以說無一 梁不凡輕浮地一笑,道:「我的家世

分明他偷偷聽到二黃在石屋中對凌鶴

漸握緊,黃宗海站了起來,道:「梁不凡 ,的確。你的人就像你的名字一樣,不同 二黃目光中昇起了冷霧,袖內雙爪逐

方面確有不發則已,發必奇中的本領。」 「這……這可不敢當,不過小弟在那

弟一眼,黃宗海還了個眼色,似乎在說他 老大以爲弟弟要在此做人,深意地看了弟 黄宗海勾勾食指,叫梁不凡走近,黄



亦即三年多以前。 換人,這也是他們事先計劃好的 來是由八郎換成了七郎。 上官倩「哦」了一聲,道:「這就對

丁小翠道:「八郎的霹靂拳,係皇甫

騐收假人頭

謝紅梅說是陷阱不可入,石少虎决定入內捜查,發現屍體有王三元、石氏充挑夫的高手

、三名捕快,突然出現風鈴鬼火魔燈教副教主、皇甫天華等人,常谷川被殺,幸上官白

間。二人出王府到廢酒坊,想將有關玉獅玉馬的人屍體搬走,石少虎等人已歸踪而至,

八賢王爲慎重起見,限令皇甫天華主僕三日將那單幫客商擒來審 前文書至玉獅玉馬雖是扶桑日息國貢品,又有常谷川作證,

前文提要・・

答應,和石少虎結婚以取信於副教主,將教內內幕向衆俠說出,藥暗投明:

雲等馳援脫險。却少了謝紅梅,原來是副教主召見她,限半日內捉拿石少虎,紅梅僞裝

手八郎,完成控制皇甫世家的目的,必須 甫長安一手教養成人,爲人處事,氣質脾 性,完全是皇甫世家的風格,自然無法假 謝紅梅道:「這主要是由於八郎乃皇

謝紅梅道:「大約在八郎十六歲時, 一人是何時換的?

入,那個假皇甫天華老是願三倒四的,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覺出有點格格不 謝紅梅道:「事先,王師古曾下了相

記憶,遺送囘國。 突,不得巳,上野信智這才下藥使他喪失 邊長大,根本無法接受他自己眞實的身份 露出馬脚,也正因爲八郎是在皇甫長安身 切,奈何男女間事畢竟隱密太多,難免會 當大的工夫,負責溝通七郎八郎之間的 換人之後,與他的父親兄姐發生嚴重衝

前輩親授,七郎是如何學得?

眞假來。 中識得,除倩姑娘之外,幾乎無人能分出 ,七郎都會,八郎交往的人,七郎亦在暗郎就住在飛雲堡的附近,凡是八郎學到的 名存實亡,早已在王師古的掌握之中, 野信智與王師古的苦心經營下,皇甫世家 謝紅梅道:「經過十幾二十年,在上

上野七郎和王師古的策劃安排? 皇甫世伯遇襲的那一段往事,都是出自 石少虎道:「如此說來,在北京城裏

是真正的皇甫長安,以後便由他人頂替, 來重述。 以後的事,大家皆瞭然於胸,用不到我再 甫世伯便做了七郎、王師古的階下之囚, 據紅梅所知,那天夜裏,虎哥雕去後,皇 謝紅梅道:「第一次酒後遇襲的人

甫大俠目前生死如何?身在何處?J 人汗毛直豎,武當掌門人張百愚道:「皇 這些事情,聽起來簡直鱉心動魄,令

謝紅梅道。「仍健在人間,可能是被

三老重創,後被松上國人救走,可知曉三 情不自禁的皆投出一道探測性的眸光。 四目相對,俱覺心頭一顫,忙將眸光 石少虎道:「紅梅,妳說血魔君曾被 泛寒,若非三大世家情誼深厚,不然早就 相互攻伐,彼此焦頭爛額,甚至烟消雲散 的奇女子,如今囘想起來,不禁令人心裏 善惡不談,上野小雲堪稱是一個神機妙算 上官白雲慨然一歎,道:「撇開是非

人覊押在徐州。」

謝紅梅道:「如有必要,可以設法來

張百愚道:•「不知確切所在?」

襲擊日息國特使的是那一些人?」 神刀林子俊道:「謝姑娘還没有說

玉馬一直密藏於飛雲堡內。」 小雲姐弟,及王師古他們的傑作,玉獅、 謝紅梅吃了兩口菜,道。「也是上野

根本是在做戲,一種騙人的障眼法。 少林寺,還殺了兩個萬聖教的黃衣武士, 然不出所料,看將起來,魔燈教前此肆虐 小雲這個妖女,不是神仙,便是魔鬼,果 自在僧道:「我老人家早就說過,尚

謝紅梅道:「一點不差,有許多都是

法的精髓訣竅吐出來。」

皇甫天華到那裏去了?

自在僧道:「還有一個問題,眞正的

部眞傳,他們是想逼皇甫長安將這一套拳

從致命要害之處取出一枚燕尾刺,毫無疑 是被人以一條粉紅色的絲巾懸吊樑上,還 年前意外身故;照周大叔的說法,當時,

問,殺人的兇手,上野七郎、王師古都有

「霹靂拳精絕深奥,七郎八郎均未盡得全

謝紅梅飲了一杯酒,潤潤喉嚨,道。

作甚?'」

松上國人一向心狠手辣,留皇甫長安活命 餐,別辜負了這一桌喜筵,舉杯說道:「

紅梅一無所知。」

謝紅梅搖搖頭,道:「關于三老的事

石少虎沉思一下,才說道:「先父三

,皆駐箸以聽,酒肉頭陀催促羣豪飲酒加

老的生死下落?

大家全爲這一連串神奇的故事所吸引

亡國之君。」 謀的確高人一等,咱們切不可低估了這個 攪得鷄飛狗跳,擾攘不寧,上野信智的智 的挑戰不成,就用暗的偷襲暗算,雙管齊 故意做給天下英雄看的。 下,循環運用,無怪乎整個武林會被他們 ,一個魔燈教,一明一暗,一陰一陽,明 張百愚感慨萬千的道:「一個萬聖教

能的事,是否另有内幕秘辛?」 絕,就他們的實際年齡而言,幾乎是不可 冷寒星,他們的功力皆超乎尋常的深厚精 石少虎道:「紅梅,不論是尚小雲或

謝紅梅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部之内發現一種可以助長功力的異果。」 「一則他們得到一部奇書,再則在總

「是那一部奇書?」

「多羅經。」

多羅經必係多羅聖僧的遺著?」 歷中土名山大岳,後來不知所終,想來這 百年前,西域有一位聖僧佛號多羅,曾遍 「多羅經?少虎以前曾聽人說過,三

羅經上所載功夫。」 柳暗花明的新局面,許多奇招異式俱爲多 末路的上野國君起死囘生,開創了另一個

「百香水晶果。」

絕非普通的水果,每服一枚,約可增添十

「一枚便可平添十年的功力,那要是

的頂尖高手。 的功效是無可置疑的,造就了不少一等一 效力會打折扣,但無論如何,百香水晶果 謝紅梅道:「那倒未必,服多之後,

「這百香水晶果一年生幾次?

「數量多不多?」

「每次約二十枚上下

郎他們食用? 「全部供冷寒星、尚小雲、上野七

用過五粒。」 的高手服用,二十年來,紅梅就會先後服

自在僧一直對謝紅梅存有戒心,直至

麻煩,嫁禍給皇甫長安,打擊他的聲名威 留下燕尾刺,不怕引起誤會惹上麻煩? 「他們的目的就是想引起誤會,挑起 「旣是王師古這一夥人,爲何會故意 「單就此點而言,看來魔燈教算是失

的絲巾?」

「這人的脖子上是否勒着一條粉紅色

盡全盤瞭解。」

謝紅梅道:「此事紅梅只是聽聞,不

望。」

個山溝裏。」

謝紅梅道:「據說是飛雲堡附近的一 狼人神色一緊,道:「棄在何地?」 謝紅梅道:「被王師古丢棄。」

雲。」

其事者是萬花樓主尚小雲,也就是上野小

謝紅梅道;、「是的,他們都有份,主

改更張,生擒張三通、苗人傑等人後,強 伯的信任,隱忍未發,上野小雲才被迫改 先父他老人家的深明大義,以及對皇甫世 甫世伯。」 灌藥物,使其喪失記憶,囘頭來再暗算皇 「是的,由於石前輩,不,應該說是

世伯,又欲拖上官世家下水,用心狠毒, 莫此爲甚。 「這是一石二鳥之計,旣要刦持皇甫

Y96

不會是七郎八郎。

爲婚,指的自然是正牌的皇甫天華,絕對 官、皇甫二世家的兩位女主人,當年指腹 出,十之八九就是眞正的皇甫天華,而上

事情發展至今,狼人的身份已呼之欲

「自然是王師古。」 「誰瞭解全盤内情?」

麽,狼人與上官倩便是一對未婚夫妻。

滄海桑田,世事多變,二人感觸良深

換言之,假定狼人確爲皇甫天華,那

「事實正是如此,一部多羅經使窮途

小翠忽然問道:「妳說的異果又係

「一種水果?」

年的功力。」 謝紅梅道:「可以說是一種水果,却

連服十枚,豈不是要通玄入化?」

「偶而也會給大臣及其子女,或其他

的道。「梅丫頭,松上國君肯賜爾五枚百 香水晶果,可謂不薄。 此刻,仍未敢完完全全信任她,含意深遠

在五天之内要了少虎哥的命,上野小雲便 出他的言外之意,道:「那是爲了執行任 要毒殺於我,紅梅的生命僅僅還剩下六七 務,替他們拚死賣命,如今,紅梅因未能 謝紅梅乃是冰雪聰明之人,當然聽得

我們該赴尚小雲的生死之約去了,有什麽 下天色,午時將過,焦急的道。「紅梅, 一語提醒夢中人,石少虎至屋外望一

機會十分渺茫。」 代清楚,我怕這一去是九死一生,生還的 吐胸中秘密而已,很多秘辛内情,必須交 諸位前輩抬愛,紅梅無以爲報,但求一 謝紅梅不表同意,道:「承虎哥不棄

國携來的那一份秘密文件在何人手中?」 神刀林子俊道:「那就請快說,日息 「可能已送往總部。」

「松上國的總部在那裏!」

「大別山中。」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紅梅所知之事 「那一份文件異常重要-

· 自信比那一份秘密文件多得多。」 「謝姑娘知道與松上國勾結的我朝内

「當然,就是擁兵三十萬的護國大將

百依百順。」

軍朱載德。」 ,大家還是吃驚不少,面面相覷,一臉惶 儘管謝紅梅早先便會透露了一點口風

恐, ... 因八賢王乃皇叔,又係一代名將,

夾縫中,一旦發兵來攻,必將鷄犬難留。 握有兵權,雲龍山莊正處於三十萬大軍的

,居然會勾結外人,圖謀不軌。」 上官白雲道:「眞想不到,身爲皇叔

皇叔没有自己當皇上來的過癮。」 的事屢見不鮮,不值得大驚小怪,畢竟做 宮大内,人慾横流,爾虞我詐,爭權奪利 謝紅梅冷然一笑,道:「只怕朱皇叔 酒肉頭陀自在僧口洙四濺的道:「皇

學註定會失敗? 的皇帝夢難以成眞。 張百愚道:•「謝姑娘是診,八賢王此

的功算並不低。 文武大臣,江湖豪客,紅梅以爲他們成功 密,利用魔燈教暗殺的手段,排除了不少 謝紅梅道。「他們經營已久,計劃週

夢難以成眞? 狼人道。「那妳何故設八賢王的皇帝

子。 兒子皇帝·王妃郭晉秀就是一步重要的棋 本鬥不過上野國君,早已被他玩於股掌之 智豈會甘心後人,據紅梅所知,八賢王根 上,日後即使迫於情勢,朱載德穿上龍袍 坐上金鑾殿,也必然是一個聽命於人的 謝紅梅道:「皇帝人人想做,上野信

叫上野晉秀,八賢王對她可謂言聽計從, 謝紅梅道。「她是上野國君的親妹, 上官白雲道:「郭王妃也有問題?

們的預謀?」 便欲與小郡主共締駕盟,想來也是出自他 上野七郎故意設詞跟舍妹解除婚約,隨後 上官明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道:「

> 先計算好了的。」 詳細計劃,循序漸進,没有一件事不是事 謝紅梅道:「上野家行事,一切皆有

冷寒星上野杏子是萬聖教的副教主,教主 自在價難得正經了這老半天,道:「

謝紅梅說道:「大家都知道,是牛立

自在價道:「老佛爺曉得牛立羽,但

應非眞名實姓,我老人家問的是此人的眞 謝紅梅故示神秘的道:「現在巳有頭

緒可尋,應該可以猜得到。

一個。」 我猜到了,一定是八賢王的三個兒子中的 丁小翠微偏一下螓首,摄目說道。

狼人道:「何以見得?

那一個。 是牛,翊字分開爲立羽,只不知是其中的 丁小翠條理分明的道:「朱字去兩撤

魔燈教的教主是誰了。 狼人道:•「原來如此,這樣我也曉得 謝紅梅道:「是老二朱翊銋。

上官倩道:「誰?」

「補金田。

「這是假名。」

细字分開爲金田,不就褚金田嗎。」 「眞名要從假名裏頭找,褚朱諧音,

野杏子,朱翊鈿與上野小雲,另外還有 掛名教主,並無實權,同時,朱翊鈕與上 謝紅梅笑道:「正是他們兩個,只是

石少虎道:「那一層關係?」

謝紅梅笑說道:•「他們是兩對未婚夫

的伙伴,還是兒女親家。」 兩個人的關係拉得好緊,不單是狼狽爲奸 張百愚道:「朱王爺跟上野信智,這

時馬上就要過了,謝姑娘,石賢姪,你們 該動身了。」 上官白雲朝窗外望了一眼,道:「午

有些事一時想不起來,倘若萬幸不死,待 紅梅重返雲龍山莊時再設。」 上官倩道:「紅梅姐,乾脆大夥一起 謝姑娘道。「該設的差不多都設了

學毀掉魔燈教如何?」 跟去,先逼那上野小雲交出解藥,然後一

說道·•「使不得,這樣謝姑娘的危險太大 乃父上官白雲首先反對,張百愚搶先

王虎視在側,輕學妄動的結果,等於是自 重要的是大家整體的安危,老實說,在座 之人没有一個是尚小雲的對手,何况她手 還有一羣鬼火使者,又有萬聖教、八賢 謝紅梅道:「紅梅的生死倒在其次

洞房之内登時靜了下來,誰也不敢再亂出 聽她這樣一說,大夥兒皆噤若寒蟬

雷峻預備好一輛馬車,親自駕着,絕塵而 時間急迫,石少虎不敢再多躭櫚,命

車子停在古玩店的外面。 不太起眼的古玩店,謝紅梅叫石少虎就將 徐州城内,一條繁華大街上,有一家

玉。」 在櫃台後面的一位老者說道。「買百年古 下得車來,走進古玩店,謝紅梅對站

馬雕鞍? 老者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可有金

「有紅纓寶劍。」

「要找那一位?」

「好,請等一等。」 「當然是作主的人。」

語頗恭敬的說道。「掌櫃的在內廳見客, 多言,那老者入内不久,便又折轉囘來, 石少虎知道他們說的都是暗語,亦未

謝紅梅頷首一諾,領着石少虎放步前

虎看見,牆角廊下,屋裏屋外,皆有人把 步出後門,眼見是一個四合院,石少 戒備基嚴。

謝紅梅没有講話。

石少虎亦未開口。

氣氛很沉悶,沉悶中的氣氛,特別緊

的一棟大樓。 二人踏進第二進,踏進第二進正對面

甚是幽雅別緻,兩旁牆壁上掛滿名人字畫 前面書架上擺滿經史古籍,充滿了書香 這是一間客廳,並不很大,佈置的却

謝紅梅立在入門之處,朗聲說道。

位紅衣少女,石少虎認得,正是在萬花樓 犬養紅梅報到。 語聲甫落,從側門內,並肩走出來兩

> 招呼客人,碭山城外亦曾見過面的女子。 兩名紅衣少女,一如在萬花樓,依然

盅往桌子上一放,其中一人笑盈盈的道: 滿面春風,笑臉迎人,將端在盤子裏的茶 「紅梅姐,石公子,請用茶,公主隨後就

說吧,立又躬身退下

要吃這裏的任何東西。 謝紅梅噤聲道:「虎哥,請記住,不

上野小雲翻了臉,你什麽都不要管,應不 謝紅梅又說道:「等一下假如紅梅跟 石少虎點點頭,没有說話。

顧一切的向外衝,越快越好,儘速逃離此

僅僅說了「紅梅一二字,便聽有一個 石少虎道: 「紅梅-

簇擁下, 走進客廳。 着一身粉紅色的宮裝,在十名紅衣少女的 的副教主,神機妙算奇女子上野小雲,穿 松上國的二公主,萬花樓的樓主,魔燈教 銀鈴似的聲音說道。「公主駕到!」果見

萬千,待賓主坐定後,才滿臉堆笑的道。 「石公子,非常歡迎你光臨本教徐州總壇 尚小雲還是老樣子,高貴大方,儀態

但不知係以何種身份來此?」 謝紅梅代爲答道:「囘副座的話,石

少虎答應原歸順本教。 尚小雲没理會謝紅梅,仍對石少虎道

「這可是真的?

石少虎道:「是真的

聽你歸順本教的理由。」 剛剛出現,立在尚小雲身後,萬花樓

> 紅梅,也爲了石某自己。 石少虎瞟了謝紅梅一眼,道:•「爲了

女,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這道理說得通 ,本座想知道,爲了公子自己,指的是什 尚小雲道:「紅梅是松上國的第一美

魔燈教能够飛黃騰達,揚眉吐氣。」 石少虎臨時編造道:「自然是希望在

什麽不滿足? 在中原武林,稱得上是拔尖的人物,還有 尚小雲抿嘴笑笑,一臉迷惑:「公子

少虎是想借重外力,突破現勢,更上一層 、石氏三分天下的格局早成,很難突破, 石少虎略一尋思,道:「皇甫、上官

瞬的凝視着他,道:•「這話倒也言之有理 ,只是不曉得紅梅能否拴住你的心。」 ,而且本座保證讓你登上武林盟主的實座 謝紅梅小心謹慎的道:「我們已經結 尚小雲的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一瞬不

事ツ 尚小雲怔了一怔,道:「這是幾時的 爲夫妻。

「今天上午。」

「這麽快,是爲了解藥吧?

才急着趕辦,另一半則是感情成熟的必然 「屬下不否認一半是爲了解藥,所以

透露口風? 「爲何本座昨夜召見妳的時候,不曾

「妳没有騙本座?」 「事情未成定局,紅梅怎敢邀功。」

「紅梅斗胆也不敢!」

諒你也不至於太愚蠢!」 「妳的父兄均在父王與大公主身邊

爲焦急起來,但表面上仍鎮靜如恒的道 了我,屬下將是第一個動手殺他的人。 對不起松上國的事,石少虎他要是胆敢負 「公主說的是,紅梅再愚蠢,也不會做出 一想到父親和哥哥,謝紅梅不由的大

現在未時過了没有? 她在打什麽主意,對魏大全道。「老魏 尚小雲的眼珠子轉了幾下,也不清楚

的陰影,說道。「未時已過,正當申牌時 魏大全跑到屋外去,看一下太陽投射

就會白白的斷送她的性命。 的時間,萬一準備不及,今夜子時一到 話,要趕快準備,紅梅只剩下三個多時辰 **魂奪命丹』的解藥還有没有,如果没有的** 尚小雲緩緩說道:「去找找看,

没有現成的解藥? 石少虎聞言大駭,道:「什麽?副座

算現在没有,到時候也會有的,不過,在 也就是你是否誠心歸順本教的一個小小的 教做一件事,藉以表明心跡,換句話說, 今天子夜以前,本座倒希望石公子爲魔燈 尚小雲目送魏大全去後,笑道。

石少虎望了謝紅梅一眼,道:「做什

「殺人?誰?」 「殺一個人。

「上官白雲!」

上官白雲是中原武林的第一等高手,少虎 謝紅梅大吃一驚,急聲道:「副座

恐怕力有未逮。」

第一等的高手,所以才必須去之而後快, 只要石公子有誠意,本座相信他一定辦得 上野小雲道:「就是因爲上官白雲是

能指派別的工作。 少虎之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副座 石少虎道:「上官白雲的功力,遠在

法,定可馬到成功。 尚小雲道:「君子可欺以方,用點方

「少虎愚昧,請副座明示

絕妙的好法子。」 任務,其次,偷襲暗算,施藥用毒,都是 ,猝然下手,攻其無備,一定可以達成 「你與他關係非淺,上官白雲不會防

需要時間等待 「可是,這一切都必須有絕佳的機會 「機會可以製造出來,三個多時辰足

他談何容易。 石少虎道:「上官白雲不是庸手,殺

白雲項上的人頭。」 的事作爲獻禮好了,本座言盡於此,你可 心歸順,就必須爲魔燈教做一件轟轟烈烈 尚小雲笑道:「石公子 甚至也可以立即退出本教,但如想誠 ,希望今日子夜以前,能看到上官 你可以不殺

笑容,没有說過一句重話,更没有威脅的 自始至終,上野小雲的臉上一直掛着

她在以謝紅梅的性命作要脅,逼石少虎獻 上上官白雲的人頭。 然而,事實却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

> 謝紅梅只有毒發暴斃一途。 交不出上官白雲的人頭,毫無疑問,

上官白雲? 但是,爲救謝紅梅一命,又何忍犧牲

,也不見得真能殺了上官白雲。 况且,就算石少虎有心如此,不擇手

段

他反覆的問着目己,却找不出一個兩 怎麽辦?

徐州 離開了魔燈教的總壇 全其美,確切可行的方案來。 千頭萬緒,心亂如蘇中,石少虎駕車 古玩店・離開了

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無計可施。同時,也不敢將事實的眞象 **囘到雲龍山莊,石少虎仍然一策莫展**

共睹,想瞞也瞞不住。 可是,謝紅梅未結伴而返,大家有目

上官白雲道:「賢侄,謝姑娘怎麽没

張百愚道:「少虎,這到底是怎麽囘

事? 丁小翠道:「少虎哥,究竟發生什麽

事了 性命作要脅,出了一個大難題給你?」 子,是不是尚小雲那個婆娘,以梅丫頭的 ,你的臉色好難看。」 酒肉頭陀的話最是一針見血:「石小

象, 大家的一再催促,石少虎這才將事實的眞 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禁不起

却使所有的人都聽得目瞪口呆,楞在

當場。 有一個人的反應與衆不同,上官白雲

雲的人頭還能派上用塲,好,老夫答應她 爽朗的大笑一聲,道:「想不到我上官白

> 雪仇,亦無能爲自己洗寃在前,復懼於萬 魔燈教恣意胡爲,無力爲張三通、苗人傑

聖教的威名,高掛免戰牌,倉惶逃命在後

,眞可謂集貪生怕死,庸懦無能於一身,

老人家是在開玩笑吧? 頓使上官明嚇了一跳,道:「爹,你

得知萬聖、魔燈二教同出一脈,八賢王就 謝姑娘應居首功,怎可見死不救?」 是松上國的合夥人,日後但能滅此禍亂, 英雄眼前尚在黑暗中瞎摸索,根本不可能 豈可兒戲,若非謝姑娘坦告一切,天下 上官白雲莊重肅穆的道:「生死之事

世伯,或是謝姑娘,都學足輕重,缺一不

石少虎鄭重其事的道。「不論是上官

大力之處正殷,斷斷不可犧牲。」 死不足惜。而謝姑娘胸羅秘辛甚多,借重

可,當務之急是,如何籌思一條兩全的絕

妙好計。」

以想想別的法子。」 不一定非要犧牲爹爹的性命不可,我們可 大力反對:「人當然是要設法營救,但也 女兒上官倩不能眼見父親人頭落地,

說出來聽聽。」

「貧道倒有一計在此。」

張百愚緊鎖着的眉頭乍然一展,道:

石少虎心頭一喜,道:「請張前輩快

指名要爲父的項上人頭,根本没有討價還 價的餘地。」 上官白雲道:「有何法子可想,魔女

容化裝。」

「人頭當然没有辦法製造,但可以易

「人頭如何製造?

「咱們可以造一顆人頭給他。」

「那還是需要一顆眞的人頭才行。

二派之力,不信敵不過一個魔燈教。」 一搏,合上官、石氏二世家、武當,少林 狼人道:•「情勢如此,小侄主張放手

下武林的前途。」 白白的再多犧牲幾條性命,徹底斷送了天 侄不要忘記,萬聖教的主力亦在徐州,八 賢王還有三十萬大軍,逞強的結果,徒然 一個魔燈教,或許不至於一敗塗地,但賢 上官白雲道:「四派傾力以赴,對付

性。」 林翹楚,國之楝樑,他日撥亂反正,全賴 神刀林子俊說道:「上官大俠乃是武

麽武林翹楚,道什麽國之楝樑,老夫任令 閣下運籌帷幄,盼能慎重考慮,勿輕言犧 上官白雲仰天長歎一聲,道:「說什

殮之後,目前暫時仍存放在雲龍山莊,尚 會反對以他們無用的頭顱,來做一件有意 未入土,相信他們九人若泉下有知,亦不 上的四名高手,以及常谷川兄的遺體,入 王三元,林大人手下的三名捕快,咱們莊 快刀手雷峻道··「這倒不難,霸王刀 「難就難在這裏。」

妙好計,但必須經過精密超卓的化裝易容 疑,連石賢侄也會陷身險地,千萬輕率不 才行,萬一露出破綻,謝姑娘固然必死無 上官白雲道:「這倒不失爲是一條絕

石少虎道:「世伯所慮甚是,空有好

付諸實行。 計,没是第一流的易容高手,就没有辦法

,而且正是第一流的。」 丁小翠道:「誰說没有易容高手,有 石少虎不由怔愕了一下,道:「是那

小翠望着師父張百愚,神采飛揚的

丁小翠點頭不語,上官白雲道:「張石少虎會意,道:「是張老前輩?」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道長是何時開始鑽研此道的,老夫怎麽毫

,百愚從小便有所偏好,已浸淫了數十年 只是自知功力尚淺,故一直未曾厚顏獻 張百愚謙虛的笑笑,道。「易容一道

,就算是一匹死馬,也只好當作活馬來醫 時間已經迫在眉睫,幾乎是無路可走

型輪廓與上官白雲爲近似的人頭,立即割 張百愚精挑細選,選了一顆頭顱大小,臉 來至停屍之地,齊將九具棺木打開,

,約莫半個多時辰後,便告大功告成。 經過一番精心的整修門面,巧妙化裝 下來,携往密室。

的顏色等等,簡直就是上官白雲的項上之 其技歎爲觀止,無論在神韻、輪廓、膚髮 在場目睹之人,莫不爲張百愚的神乎

來。」 這一套本事還眞不賴,神仙也挑不出毛病 酒肉頭陀自在僧讚道。「牛鼻子,你

上官白雲道:「石賢侄,事不宜遲,

你趕快上路吧。」

的好處給屬下。」

本座包你會有享不完的榮華,受不完的富

「她没有騙你,公子如果表現的好

,石少虎仍乘原車,揚鞭絕塵而去。餘個把時辰,忙將人頭裝進一個木匣子裏 是的,天色早已大黑,算算時間,

没有見謝紅梅的芳踪。 當上野小雲出現在那一間客廳時, 到達徐州魔燈教總壇,火速求見尚小 却

紅梅呢? 石少虎焦急不巳的道:「副座,賤內

相見,先談談你的任務吧。 紅梅在内室休息,等一下自會出來與公子 尚小雲笑意盎然,從容不迫的道。

放,道:「托副座的福,幸不辱命,已達 成任務。 石少虎將木匣往尚小雲面前的桌上

來。 欲從他的神態表情上,看出一些眞僞虛實 的大眼睛,在石少虎的脸上轉來轉去,似 尚小雲並未開啓木匣,一雙清澈如水

進來

不久,謝紅梅便在魏大全的陪伴下走

掌。」

上官白雲項上的人頭。

尚小雲堆下一臉的嬌笑,拍了兩下手

不出破綻來,她上野小雲同樣誤認爲眞是

没有露出馬脚。 好在,石少虎早有萬全的心理準備,

如公子自己所言,上官白雲身手不凡,是 尚小雲開始以訊問的口吻說道。「正

「副座教導有方,出其不意,攻其無

「有無被人撞見?」

「絶對没有?」

外,雙雙深施一禮,携手退出

「請等一下。

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坦,二人皆喜出望

們的大好春光,請囘吧。」

花燭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本座不躭誤你

尚小雲笑容可掬的道:「今夜的洞房

「殺掉一個上官白雲,換得一個如花

要少虎賊心歸順,副座日後將會有數不清

事?

,二人止步回身,石少虎道:·「副座還有

才跨出客廳的門,又被尚小雲叫住了

尚小雲道:「本座是想宣佈一下爾後

一殺兩個人!

「一個是武當掌門人張百愚。

「另一個是何人?」

石少虎來開,甚且在石少虎開啓的時候,

何張百愚的手法實在高明已極,自在僧看 但是,任她心思細察,聰明絕頂,奈

還保持了一段相當的距離。

可否多寬限一些時日?」

原則上本座不反對,但可惜拖得太久,

「屬下盡力而爲就是!」

「但願如此,你們可以走了。

藥? 街之後,二人緊繃的心弦才稍稍放鬆一 石少虎道:「紅梅,她可曾給你服用解之後,二人緊繃的心弦才稍稍放鬆一點

梅,白白的斷送了上官世伯的一條命,實 挽囘了她對我的不少信任,只是,爲了紅 「應該不會,上官白雲的一顆人頭,

露,感人至深。 說着說着,滾下兩行熱淚來,眞情流

石少虎忙將實情告訴她,這才轉悲爲

「紅梅,依妳看,她真的相信少虎已

Y100

如何得手的?一

下二人今日上午才結婚。

雲便自說道:「你們還没有圓房吧?

四目相對,二人都來不及說話,尚小

謝紅梅故作羞人狀,低頭說道。「屬

人却皆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雖然分開的時間不過兩個時辰,兩個

備,用偷襲暗算的方法。」

美眷,值得嗎?」

「當然值得,何况紅梅曾經說過,只

的任務。」

謝紅梅道:「下一個任務是什麽?」 「要殺兩個。」

「狼人。」

尚小雲處事謹慎,不願自己動手,命

「好,打開。」

「還請公主多提拔,多栽培!

「有無時間限制?」」

「副座,屬下與少虎正值新婚燕爾, 「越快越好?!」

誤了本座的大事。」 「新婚燕爾,是該多一些温存的時間

退出古玩店,上得馬車,駛過了一

「會不會是假的?

令我痛不欲生。」

喜,破涕爲笑。

Y101

相信任何人。」 「那她怎會如此大方的放過咱倆? 「尙小雲爲人多疑,她永遠不肯輕易

吕。 「無非是想利用你多爲她殺幾個人而 「眼前的厄難,算是暫時解除,面對

未來,必將是更多更大的艱難險阻,不知 「此事非三言兩語可盡,我們囘家再

石少虎、謝紅梅能够活着囘來,雲龍

即將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倩、張石愚 的戒護下,共商機密大事。 等人召集至石少虎的一間書房內,在嚴密 山莊上的人莫不歡欣鼓舞。 、丁小翠、自在僧、狼人、林子俊、雷峻 爲了爭取時間,謝紅梅下得馬車,立

地府。」 伯的救命之恩,没有你老人家犧牲的精神 **隘了三個響頭,一本正經的道:「謝謝世** ,我這個做侄媳婦的,此刻可能早已魂遊 首先,謝紅梅跪倒在地,給上官白雲

句空口白話而已,並未眞的獻上項上的人 ••「謝姑娘快別這樣,老夫只不過說了一 上官白雲忙不迭的將她拉起來,說道

謝紅梅道:「雖然是假的,却與真的

個響頭,謝過張掌門的易容大恩後,道: 具有相同的意義,如非世伯决心捨命相救 「張老前輩,勞您的大駕,趕快再給上官 可能根本想不到以假亂眞的計謀來。」 她爲人甚是機伶,又給張百愚磕了三

> 世伯化個裝。 張百愚一怔・道・「事情已成過去,

還易容作甚?」 謝紅梅道:「在魔徒的心目中,上官

有在魔燈教繼續活動的餘地,甚至可以利 們認定他老人家確已死亡,紅梅與少虎就 世伯業已作古,不宜再公然露面,只要他 用下一次任務的機會,給他們來一個迎頭

兄。二 兩個人,一個是武當張掌門,一個是狼人 石少虎道:「尚小雲命令我們還要殺 上官白雲道: 「還有下一次任務?」

提並論,姓尚的妖女在攪什麽鳥?」 弟的命怎能跟張掌門、上官前輩的人頭相 狼人聽得一呆,道:「這就奇了,小

華的關係。一 謝紅梅道:「許是因爲你正是皇甫天 酒內頭陀自在僧道。「兩個太少,何

不連我老人家也扯進去,這樣更熱鬧,梅 痛擊? 姑娘倒是說說,要如何給魔燈教一個迎頭

事。一 作計較,我們應該集中心力,討論現在的 謝紅梅道。「此事言之尚早,以後再

示同意,道:「張道長,那就再麻煩一次 替老夫修整一下門面吧。」 上官白雲聽謝紅梅言之成理,馬上表

張百愚頷首稱舊,隨即展開工作。

即刻西去,裝做出囘鄕安葬的樣子。」 能披蔴戴孝,扶着那一口無頭屍的棺木 够,紅梅希望上官公子、上官姑娘兄妹, 謝紅梅道:「如欲瞞天過海,這還不

> 可是又得到什麽重要的消息?」 上官白雲道:「需要這樣大張旗鼓?

近。」 支精兵,一舉將天下英雄全部殲滅在這附 正在向徐州集結,準備再配合八賢王的一 聽到一個消息,萬聖、魔燈二教的主力,

們發動的日期?」 神刀林子俊道:•「有這種事?可知他

事。」 時可能發動,大概就是在這最近一三日的

道。「面對未來,梅姑娘有何高見?」 在兩隻眼睛上下功夫,自在僧正經八百的

氣,以我們此時的功力,絕非上野君臣與 速撤出徐州百里以外。」 八賢王的對手,爲了保全實力,我主張儘 謝紅梅道。「不是紅梅有意洩大家的

謝紅梅道:「當然應該設法突破現狀

「難道就此長期逃亡,眼看着國破家亡不

,救亡圖存。 張百愚道。 「如何突破現狀?又如何

只有一條路可走。」 謝紅梅道:•「就紅梅所知而言,可能

丁小翠道:「那一條路?」

的武學遺跡。」 謝紅梅道:「找到三老,或者是他們

• 「三老生死下落如謎,只知曾出現南方

謝紅梅說道:「在魔燈教,紅梅是偷

謝紅梅道:「主力一旦集結完成,隨

上官白雲的鬍子已被張百愚剃掉,正

上官白雲沉重的歎息了一聲,說道:

教亡圖存?

酒肉頭陀自在僧猛灌了三口老酒,道

凡幾-山中,而南方土地何其遼闊,山岳復不知

「篤……篤……篤……」

言。 三聲敲門聲,打斷了自在僧的未盡之

小事,大家不由皆臉色驟變,提神戒備。 山莊的一名管事,道:「有事?」 快刀手雷峻打開一條門縫,見是雲龍 這個節骨眼上會有人敲門,定非尋常

教的護法,叫魏大全的老頭求見主人及夫 管事躬身答道:•「有一個自稱是魔燈

大家留在書房裏,萬勿輕擧妄動,二人足 底抹油,大步迎出去。 石少虎、謝紅梅聞言大吃一驚,交代

而行,瀏覽着雲龍山莊的彩燈彩帶。 幸好行過正式的婚禮,雲龍山莊上處 魏大全早已闖入,正大模大樣的負手

出去,倘若被魏大全撞見,後果眞是不堪 處洋溢着喜氣。 也幸好上官世家、武當派的人俱已撤

笑,道,「兩位還没有睡? 石少虎、謝紅梅巳到,魏大全哈哈一

謝紅梅道:「正要睡,魏護法有何見

尚請不吝笑納。 某補送來六樣薄禮,取其六六大順之意, 「兩位閃電結婚,副座準備不及,特命魏 抬進來一個共有六層的大型禮盒,道。 魏大全招招手,從外面進來兩名手下

我石少虎感激無涯,魏護法快請入内小坐 石少虎抱拳說道。「請上覆副座,說

如何? 雲龍山莊尚有喜酒殘變,咱們痛飲幾杯

不了,賢伉儷春宵實貴,改日再行叨擾, **没走魏大全,返囘書房,說明原委後** 魏大全倒頗知趣,乾咳一聲,道・「

娘當眞是一個魔鬼,恩威並濟,軟硬兼施 蠻懂得施點小恩小惠,購買人心。 自在僧粗聲大氣的道:「尚小雲遠個婆

探雲龍山莊的虛實。 謝紅梅道。「她還另有目的,是想一

兵馬,勢難控制全局。 已大致明朗,請即刻啓程囘京,稟明皇上 儘速發兵前來,事到如今,没有朝廷的 石少虎道: 「林大人,現在整個情勢

就是,但不知日後如何連絡? 林子俊道:「石公子,下官即時啓程

道。」 雲龍山莊保持連繫,林大人來此一問便知 少虎亦不知將身在何處,但無論如何會與 石少虎說道。「爲了尋覓三老,今後

地的跟班的。 上一身下人的裝束,簡直就是一個道道地 成,比原來的樣子要粗獷整厚一些,再換 這時候,上官白雲易容的工作已告完

二派,上官、石氏二世家所負責的區域, 以徐州爲中心,仔細規劃一下少林、武當 並約好相互聯繫的方法,當天夜裏,便離 辱覓三老,無疑是大家希望之所寄,

開雲龍山莊,踏上不可知的未來。 没有人知道三老在那裏,找起來何異

大海撈針,四派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像是

Y102

官人賭馬,由徐州向南,一座山一座山 一個區域一個區域的展開地氈式的搜尋工

現在這樣嚴密。 只是動員的人力没有現在多,計劃也没有 **率實上**, 山,二姥山,大尖山 搜尋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過 虎頭山

座山,結果都是一場空,毫無所獲。 火炎山,三日之内,一鼓作氣,就搜了五 這日,來到了鳳陽山,在石氏世家負

是以掌代刀,手法乾淨俐落,動作快速美 有三個年輕人,二男一女,在山上砍賣的地段內,發現了一樁奇怪的事。 柴,砍柴的方式,與衆不同,不用刀,而

比猴子還快,味!味!味!一棵樹的横枝 一眨眼的工夫便砍光了。 輕身功夫同樣超人一等,爬樹的功夫

丈多高,一個成名的武林高手,也不過如 石少虎親眼看到,隨便縱身一躍,就有二 女孩,偶而會在樹林子裏嬉戲玩耍一番, **貪玩好動,小男孩與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小** 一個男孩大概只有十一二歲,孩童天性 三人中最長的不過十六七歲,最小的

男孩:「小弟弟,你叫什麽名字?」 石少虎甚覺納罕,走過去問那最小的

陌生人,不免有一點羞怯,畏畏縮縮的道 「我叫王念石。」 小孩生得眉清目秀,見面前出現三個

妳又叫什麽名字? 謝紅梅問另一個小女孩:「小妹妹,

小女孩稍微大方一些,說道:「王武

當。」

怎麽會叫武當呢?」 却引起石少虎的興趣,道:「女孩子家, 王念石這個名字倒没有什麽,王武當

你大概是叫王少林。」 大男孩也過來了,謝紅梅道:「我猜 王武當清清脆脆的道:「不知道。」

歪打正着,大男孩反問一句··「妳怎

謝紅梅一楞,說道:「你真的叫王少

囘答我的話呢。 大男孩道:「是呀,這位姐姐還没有

謝紅梅笑道:「我是猜的。

給你們取的? 心裏邊默唸了好幾遍,道。「這名字是誰 王少林、王武當、王念石、石少虎在

石少虎道。「你爹的名字叫什麽?」 大男孩王少林道: 「我爹。 「我爹叫王十甫。

「砍柴的樵伕。」 「幹什麽的?」

「家住那裏?」

「在山那邊。」

不好。 「帶我們去見見你爹好不好?

「不好?爲什麽?

字。 **峻怎麽問,兄妹三人,再也不肯多說一個** 說到這裏,任憑石少虎、謝紅梅、 「我爹不許我們跟陌生人來往。」

雷

的王念石都揹了百十來斤,越過山脊,下 而且,將砍好的薪柴收拾好,連最小

山而去。

戸人家。 ,目送小兄妹三人下山,走進山窪裏的一 ,石少虎、謝紅梅、雷峻就跟在他們後面 小孩畢竟没有心機,不懂得如何騙人

地頭了,我和紅梅先下去瞧一瞧。」 通知一下少林、武當派,我看八成是找對 石少虎道:「富總管,你馬上派人去

梅兀自下山 快刀手雷峻領命離去,石少虎、謝紅

地方,一排竹籬笆的裏面,圍着五間瓦房 山窪裏,小溪旁,左側,靠近山崖的

便不見了。 青石爲地·滿目花香。 奇怪,就這麽一會工夫,三個小兄妹

有人嗎?」 一下門板,探首向内,揚聲說道;「裏面 **籬笆**上的門也關着,石少虎只好敲打

位四十多歲,粗布衣褲,臉膛白白淨淨的 ,眉字之間似非粗人的人。 連叫了三遍,才有人應聲,走出來一

何貴幹? 他並未開門,站在門內道。「兩位有

三人揹囘來的薪柴,道。「請問尊駕可是 王十甫? 石少虎望一下就放在屋簷下,小兄妹

那人聲音洪亮,中氣十足。「老夫王

子,石破天之孫。 十甫・朋友何人? 石少虎道。「在下石少虎,石糍堯之

之子,石破天之孫?」 之色,道:「你再說一遍,真的是石機堯 此話一出,王十甫馬上堆下一臉驚異 (未完・十九



可飛・過

一言破煞氣 歡笑各聚頭

裝僧人也是一樣。輕而易擊,以他目前的實力要解决大覺寺的僧人畢竟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要手下衝輕而易擊,以他目前的實力要解决大覺寺的僧人畢竟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要手下衝擊座大覺寺的僧人已經被曹廷的人取代,在別人來說這並非不容易,在他來說却是

避暑山莊一役雖然令他傷亡慘重,他手下仍然有一批旣可靠又能幹的武士,只是人易容改裝原就是東瀛武士的專長,他的手下對他又是如此的忠心服從。

采蒸菜烹入余也下自又想到了柬导夏,言些手下来,柬导夏县也之前为燕青,既雖然很多,没有一個是可以吐露心事的對象。

最令他感覺苦悶的還是由現在開始仍然有一段頗長的等待時間。師徒,也有如父女的了。雖然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對練靑霞傾訴,到底也很多是可以的。深感寂寞之餘他不由又想到了練靑霞,這些年下來,練靑霞與他之間的感情,旣是

有一份難受的感覺。
他已經等待了多年,那一份耐性是不必懷疑的了,只是面臨這麽重要的關頭,難免過一個已經等待了多年,那一份耐性是不必懷疑的了,只是面臨這麽重要的關頭,難免

來。 在柱秘密的被揭露他並没有消息,他雖然老謀深算,安排了兩批人被嚴拾生臨死前放倒,另外一批人截擊途中遇上了齊飛,亦無一倖免。 在柱秘密的被揭露他並没有消息,他雖然老謀深算,安排了兩批人輪候,却是怎也

敵人殺進來,而且勢不可當。他才生出着人到行宮去一看的念頭,便聽到了呼喝聲,那種呼喝聲一聽便知道是有

---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心念一轉他當機立断,便要下令在鐘樓上的人引發火炮。

張一三長系無忌所後 : 神のでがある。又下リーと加いている。他當然想不到在他要下命之前燕十三長孫無忌與齊飛已殺到了鐘樓上。

喬裝僧人的東瀛武士發現之前,撞破蔥戶,闖進了鐘樓內。 飛簷同時,身形亦如離弦箭矢,衝天火炮般射上半空,手抓飛繩,一再往上疾射,在被飛簷同時,身形亦如離弦箭矢,衝天火炮般射上半空,手抓飛繩,一再往上疾射,在被的們借助神武營的設 ,發揮神武營高手不能够發揮的威力,在繩鈎射掛上鐘樓的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在神武營的高手採取行動,殺進大覺寺前已經採取行動的了。

鐘樓内赫然有一座火炮。

十三的直覺了。

捷的方法。 在在同一直綫上,便已懷疑到除了可以用引綫引爆火藥外,應該還有一種更簡單更快石柱在同一直綫上,便已懷疑到除了可以用引綫引爆火藥外,應該還有一種更簡單更快不能,還考慮到引爆火藥的方法,發現鐘樓與

想到這樣東西。
他却是想不到那竟然是一座火炮,對火藥火炮這種東西他畢竟知道不多,認識有限

點火炮上的引子。他們突然闖進來,雖然没有曹廷的吩咐,立即採取行動,搶過火把,長明燈上燃着,燃他們突然闖進來,雖然没有曹廷的吩咐,立即採取行動,搶過火把,長明燈上燃着,燃的武士也顯然經過嚴格訓練,早已接受指令,在什麽時候採取行動,也所以看見燕十三的武士也顯然早已安排妥當,旁邊燃點着長明燈數盞,守候在火炮旁的八個喬裝僧人

滾過,寶劍一劃,將燃向火藥引子的火把削斷。他們的反應敏銳,長孫無忌燕十三更加敏銳,燕十三一個身子幾乎是貼着火炮身邊

每一個都是在拚命,燕十三雖然武功高強,又有一變寶劍在手,仍然被迫退。兩個僧人隨即拔出一旁的倭刀向燕十三斬至,其他的人繼續手執火把撲向火炮。

炮身,長孫無忌齊飛同時採取相同的行動。 一個火把終於燃着了火藥引子,燕十三速劃三劍都趕不及,狂吼聲騰身撞向火炮的

將所有的氣力用在那一推之上,那座火炮終於被撞開了半尺。他們任何一個都未必能够移動那座沉重的火炮,可是三個同時採取一種行動,同時



絕,疾射了出去,在夜空中劃過,蔚爲奇 面牆壁碎裂,窗戸碎片横飛,一道火虹未 火藥同時爆發,霹靂一聲,鐘樓的一

那些石柱的距離便已有接近二十丈距離 ,可是立在火炮鐵彈落下 有那麽一段距離,石柱當然没有影响 這個道理,才有這種行動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燕十三就是明 鐘樓上偏側了半尺,射到了行宮, 的那兒的兩個神

武營高手,便首當其衝,還是不免粉身碎

十三等及時阻截,移動了目標。 了火炮,也知道火炮在引發之前還是被燕 不由得發生了一聲歡呼,她知道曹廷安排 威力,不免魄動心驚,但爆炸之後,還是 練青霞也就在石柱旁邊,看見火炮的

,眼看發出了歡呼聲。 其他神武營的武士亦明白是什麽同事

的襲擊。 的人亦四面散開,準備應付其他突然而來 ,以免地下埋藏着其他的火藥引子,其餘 他們跟着採取行動,在石柱四面發掘

雖然没有震破,那刹那亦處於接近失聰的 ,整座鐘樓爲之震動,燕十三等人的耳膜 火藥爆發的一聲霹靂當眞是驚心動魄

一個倒下,却没有一個後退,全都是悍不 展開,那些東瀛武士如何是敵手,一個接 他們的動作没有停下來,厮殺緊接再

無十三長孫無忌齊飛不約而同結合在

裝僧人的東贏武士展開慘烈已極的搏鬥。 起,一路往下衝殺,當者披靡。 他們也許是受了曹廷的感染,與那些 神武營的高手在寺院內這時候亦與喬

是 東瀛武士一樣全都是悍不畏死。」 而未必能够阻擋他們的衝殺。 同樣有拚命的心態,人數盡管在他之上 一個個合力拚命,若非神武營的高手亦 那些東瀛武士無疑都知道已到了末路

劃已經失敗,自己已到了絕路。 來的燕十三三人的表情,亦知道火炮的計 聽到行宮那邊的反應,但看見從鐘樓殺出 走向鐘樓,他聽到了那一聲霹靂,雖然 曹廷也就在這一片混亂當中走出殿堂

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打擊。 他的一張臉立時漲紅起來,在他來說 燕十三没有見過曹廷,可是一看迎面

來的這個人的氣派,亦明白這到底是那

燕十三,突然叫出來:「燕十三一 「曹廷――」 燕十三很快便冷靜下來

曹廷的感覺也是,脚步一停,緊盯着

曹廷也是,接問:「爲什麽你總是要

跟我作對。」 跟我說話。 燕十三笑了。「你還是再冷靜一些才

是怎樣發現這裏的秘密的? 曹廷一怔,数了一口氣,轉問:「你

行宮的秘密。」 燕十三首:「因爲我的好朋友發現了

會發現的?他那來這種本質?」 曹廷追問:「那一個?嚴拾生?他怎

> 密。 ,瞎打誤撞也找到行宫去發現了石柱的秘好,可是,他的運氣却是比任何人都要好 燕十三笑了笑。「他的本領雖然不太

- 曹廷三個字出口便住

未能够及時送到來。 你的安排絕無疑問還不够妥善,以致消息 燕十三道:「你的人都已盡了力,但

我太小心了,有時候太小心並不是一件好

行宮附近太多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燕十三道:「你就是担心你的人留在 「而且行宮佔地甚廣,要全體監視並

不相信石柱的秘密會這麽容易被發現。 不是一件容易事。」曹廷又笑了。「我也

聲歎息。「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每做一件事都是無懈可擊的,

「事實的確是這樣。

還是疏忽了這一句。」 發覺很多老話都是很有道理的,但到頭來 「這也是老話,入中原以來,我早日

燕十三道:「我們也是。

燕十三道•「很快你會見到他的。

有生存的希望?」

曹廷笑了笑。「這不是不够妥善,是

所做的預防措施其實並不足够。 燕十三道:「就因爲這個原因,你們

曹廷道:「我以爲我的思想極其精密

曹廷道:「那個嚴拾生呢,我想見見

燕十三道:•「以你的所爲,你以爲還 曹廷笑了笑。「他已經死了?

> 容易。」 曹廷笑了笑,說道: 「要殺我是並不

是容易解决的。 燕十三道:「到現在爲止没有一件事

曹廷目光一轉。「火炮並没有擊中目

炮落空並非完全是僥倖。 曹廷說道: 「我是多此一問,可是在 燕十三道·「我們已盡力而爲,要火

的。」 這個時候,無論我怎樣說話也是值得原諒 燕十三笑問道:「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曹廷道: 「没有了 隨即背轉身

這邊來,斬殺了一個喬裝僧人的東藏武士 殺得性起,衝向曹廷。 一個神武營的高手也就在這時候奔向

曹廷雙目暴睜,突喝一聲,道:「你

揮刀斬去,曹廷腰插的倭刀亦在這時候 **斯個神武營的高手一怔,亦一聲暴喝**

聲霹靂暴喝,驚天動地。 閃電也似的刀光·閃電也似劈出,

高手揮刀同時亦一齊撲上,可是仍然來不 是匪夷所思,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在那個 及阻止曹廷這一刀。 這一刀的威力,這一喝的威勢,簡直

一的破綻,一刀將他劈開兩爿 刀疾斬而下,斬向射兩神武營高手唯

長孫無忌的軟劍,再迎向燕十三的一雙寶 曹廷刀隨身囘,撞開了齊飛的鐵笛,

燕十三三人不約而同一齊伏倒在地上 衆,燕十三長孫無忌等四個高手好不容易

逐漸將燕十三他們拋開。 詣也在一般人之上,身形展開一刻不停, 曹廷的輕功絕無疑問很高強,內力造

步,曹廷倭刀的凌厲氣勢亦在刀尖斷去同 三的一雙賓劍剪斷,燕十三雖然被震退三

法脫身是很困難的了

的一聲,倭刀三寸刀尖被燕十

耳貼地面,傾耳細聽。

有過一次的經驗,曹廷要利用這個方

劍。

即確定,也同時想到了他的動機。 他是奔向皇宫的方向,燕十三等人立

很多掩護身形的方法,烟霧暗器之外還有 三齊飛,這時候亦都已施展至極限,可是 末,燕十三等一路追來,被受困擾,始終 曹廷非獨也有一身很不錯的輕功,而且有 一種見風即迸發亮光,令人爲之目眩的粉 他們的輕功原都是很好,尤其是燕十

那雙寶劍剪斷,他第二刀没有出手,身形

曹廷囘身一刀,倭刀的一寸刀鋒又被

飛同時左右掠來。

劍剪至,截斷了曹廷的退路,長孫無忌齊

才掠出濃烟,燕十三巳追到,一雙寶

廷也果然在東面脫出濃烟,往外掠去。

他們伏地卽起,一齊向東面追出,曹

倒翻,往外再急掠。

燕十三三人緊追不捨

皇宮内 到曹廷的烟霧暗器等等用盡・人已在 ,直撲大殿。

皇帝在這種心情這個時間之下會在什麼地 悉,而皇帝的脾性他也顯然很清楚,推測 對皇宮内的環境相信没有人比他更熟

巳是不公平,這一戰却也無須公平。」

燕十三道:

「我們以三對一,本來就

那邊,未到行宮,迎面已一羣人追來。

一出大覺寺,曹廷很自然的

撲向行宮

追在後,聲勢浩大。

那些可以抽身出來的神武營高手亦緊

營的高手,一個個精神奕奕,威風凜凜

爲首的也就是練青霞,率領一羣神武

曹廷脚步一頓,目光一落,笑了笑。

:「這一戰並不公平。

曹廷亦一聲暴喝,身形拔起,看似要撲前

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同時暴喝撲上

曹廷刀再舉

,半空中却倒翻,一股濃烟同時在他的身

手

是要重新估計。 」

燕十三道·「你等於赤手空拳與我交

我這雙寶劍在握,你內力再好也無濟

我的對手,但有這樣的一雙寶劍爲助,却

曹廷冷冷道:「以你的武功,未必是

雙劍在手中盤旋。

「無堅不摧,當然是好劍。」燕十三 文,倭刀一翻,指着燕十三。

曹廷脫口一聲,人與刀

但這些高手又怎能够阻擋曹廷? 皇帝也果然在大殿内 ,周圍都是高手

勢已不是強勁兇悍什麽所能够形容。 看着他長驅直進,勢如破竹,那種氣 皇帝居然没有被他的氣勢壓倒,高坐

在殿上,很冷靜的看着曹廷殺奔前來。 但看見皇帝這樣, 常德郡主在皇帝身側,原是有些恐懼 亦變得堅強起來,

他的身形一面移動一股股濃烟從地下 練靑霞長孫無忌雖然輕功没有燕十三 燕十三齊飛長孫無忌練青霞這時候也

齊飛的好,但環境的熟悉却是在他們之上

爆發,翻翻滾滾一條烟龍也似舞向長街。 燕十三等人會合在一起,緊追不捨。 他們不錯人多勢衆,也就因爲人多勢

> 以能够同時趕到來。 抄捷徑便省却了許多不必要走的路,所

停下來,靜觀其變。 若是揮刀一擊,没有人能够阻止那一刀 而前,到了曹廷身後三丈,還是停下來。 那些侍衞連忙讓開,燕十三他們越衆 曹廷與皇帝之間的距離已不到一丈 連燕十三也沒有這個信心,所以只有

斬殺。 有理會,倭刀斜指着皇帝,他有絕對的信 心在燕十三他們採取行動之前一刀將皇帝 曹廷知道燕十三他們已趕到來,却没

皇帝淡然道:「何懼之有?」 曹廷盯着他,終於問:「你不怕?」 中帝仍然什麽表示也没有。

斬殺刀下,你還是年輕-曹廷道:「只要我刀一動便可以將你

的身份又已被揭穿,還有什麽事朕放心不 下的。」 皇帝道:「毒氣的危機經巳消除,

在乎又有什麽用? 皇帝道:「生死有命,一定要死就是 曹廷道:「你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曹廷冷笑道:「你不像是設這種話的

皇帝道:「正如你之前也只是像一個

見了朕竟然還不下跪,說這種話? 不快快跑下 賢能的臣子?又焉知原來是倭奴化身? 皇帝面色一沉,吳道。「大胆曹廷 曹廷道:「你既然清楚我的身份,還 來求饒?

曹廷大笑道:「你在廢話什麽?」 皇帝道: 「你忘了現在什麽身份?」

Y106

衣袂破空聲,却是急而亂,四面八方的散

他們的身形才落下,濃烟中已响起了

仍然極盡小心。

向,包圍着那一股濃烟,他們雖然知道曹

燕十三三人身形同時散開,分三個方

已呼喝着衝殺過來,聲勢有如怒濤。

練靑霞尚未回答,那羣神武營的高手

曹廷不由退一步,

回顧追殺前來的燕

十三等人一眼,仰天一歎,當中衝出

廷在濃烟中一樣看不見濃烟外的情形,但

翻滾,三個起落,周圍三丈已盡在濃烟包

押股濃烟迅速擴散,

曹廷身形半空中

避暑山莊巳了斷。

練青霞咬咬嘴唇。「我們師徒之情在

曹廷仰天大笑。「好,看你們如何對

經很清楚,却還來說這種話。」 皇帝道。「朕只見你仍然身穿我朝的 曹廷道:「是什麽身份,我以爲你已

官服,仍然以曹廷自居。」 皇帝接道:「到這個時候你還不棄刀 曹廷一怔。「好厲害的嘴巴。」

曹廷搖頭冷笑。「你是眞的活得不耐

敢殺你可就大錯了。」 煩的了。」倭刀一引,作勢欲斬。 ,曹廷冷笑接道:「你若是以爲我眞的不 皇帝毫無懼色,也毫無要閃避的反應 皇帝只是盯着他,曹廷接道:「我一

刀出手,任何人也阻止不了。」 「你若是要這樣對付皇上,也等不到今 常德郡主聽到這裏,終於忍不住插口

曹廷目光一轉。「你這個女人懂得什

現在與不懂事的女人並無分別。 曹廷又是一怔,常德郡主歎着氣接道 常德郡主歎了一口氣。「我只懂得你

潑婦並無分別。」 ,頂天立地,怎知道現在與一個罵街的 「我以爲你就是事敗,也會像一個大男

街り 曹廷冷笑。「你也知道什麽是潑婦罵

個人都好像變得完全不像是本來。 有時間到外面走動,看看民間的情形。 曹廷搖頭。「這又是什麽囘事,每一 常德郡主道:「我雖然久在宮中,也

常德郡主笑了笑。「你明白自己變了

想來,若是死得有意義,死又有何妨?」 常德郡主道:「本來是怕的,但現在 曹廷忽然問:「你也不怕死?」

只有你繼續變壞。」 常德郡主道:「我們這些人都是變好 曹廷道:「變了變了。」

曹廷大笑。「無論你怎樣說,今天要

問 我罷手可是没有這麽容易。」 曹廷道:「你們姊弟兩個隨我走?」 常德郡主道:「這你是打算怎樣?」 「你前功盡廢,一無所得,這樣囘東 「到那兒去?回東藏?」常德郡主笑

的 瀛去,如何見你在東瀛的朋友?」 曹廷說道:「總有一天我會捲土重來

常德郡主又笑了。「你以爲還會有人

信任。

帶到東瀛去? 常德郡主道:「你以爲你能够將我們 曹廷道:「這是後話了。

「現在你到底明白喪家之犬是怎樣子 「不能便殺了。

,我便立即將你斬殺刀下 曹廷冷冷的接道:•「你若是多說半句 常德郡主冷冷的看着曹廷。

燕十三即時應道:「這時候你能够殺

手 ,道:「燕十三,你可有信心阻我出 「能够殺得多少便多少。」曹廷緩緩

則我不會等到現在仍然不出手。」 曹廷目光一掃。「其他的人?」 」燕十三應得很快。

接觸,没有迴避。

」曹廷笑了

練青霞道:「感覺上是的。」

曹廷道:「很好-練靑霞道:「這是過去的事了。」 曹廷道:「也不枉我敎導你一場。

燕十三接說道: 一在你來說却是很不

不好 曹廷笑笑。「我不好,你們的皇帝也

我殺他的。 一心在國家,視死如歸,有何不好。 曹廷又道:「你們當然不會忍心看着

• 「那就給我滾開

還有人擋着我的去路,莫怪我刀下無情! 也不囘頭看,接喝道:「起來 皇帝没有反應,曹廷大喝:「起來!

也想不到常德郡主就在這時候抄起旁邊的 几子疾向那柄倭刀砸去。 **囘刀一翻一插,正好插向皇帝的腋下。** 他原是要以刀背將皇帝架起來,却怎

也没有,所以他完全没有提防這兩個人, 二人,對他可以說一些殺傷力、一些威脅 在他的身後,也就只有皇帝常德郡主

霞一條飛索在手, 蓄勢待發, 與曹廷目光 他的目光最後落在練靑霞面上,練靑

疑的出手。」 練靑霞道:「只要有機會。 曹廷直:「所以有機會你也會毫不猶

燕十三道: 「我們的皇帝乃人中之龍

没有人囘答,曹廷倭刀一揮,接喝道

也不等答覆,又喝道:「三數之內

更是怎也想不到常德郡主竟然有此一着,

也所以他囘刀一插一架,頭也不囘。

子巳砸在倭刀上,居然將那柄倭刀砸的蕩 到他感覺不妥的時候,常德郡主的几

鐵笛亦脫手飛出。 霞的飛索也就在這時候飛捲而至,齊飛的 他很自然的揮刀一擋,「嗆」一聲 他驚怒,一聲咆哮,轉刀便斬,練青

鐵笛被震飛,刀勢迅速一斬,仍斬向常德

面前,他的右臂仍然受練青霞的飛索影响 隨即一拖,將他的刀勢帶動,一斬落空 ,刀勢一展便停頓。燕十三寶劍即時斬下 ,又斬斷了刀鋒三寸 他揮刀再斬,燕十三巳擋在常德郡主 練青霞的飛索同時捲住了他的右臂

軟劍亦飛削而至。 而囘,鐵笛點向曹廷的面門,長孫無忌的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情,曹廷又一聲咆 齊飛同時接囘飛上半天的鐵笛,倒躍

時將所有人迫退。 哮;刀一轉,將飛索削斷,凌厲的刀勢同

一個個只是緊盯着曹廷。 皇帝這時候才道:「曹廷,你還不束 包圍着他的所有人亦跟着停下動作,

別人,就不會這樣說話的了。」 手就擒?」 曹廷大笑。「到底是個娃娃,若換是

麽話,只是那種話不是朕說的。」 皇帝淡然道。「朕知道你要聽的是什

是低估了你。」 曹廷怔住,盯着皇帝。「原來我真的

皇帝道:「你也低估了其他人,否則

曹廷無言,皇帝接道:「朕絕對相信 鮮血狂湧,他面不改容。接喝一聲:

練青霞彎刀巴在手,應聲在曹廷身後 砍飛了 曹廷的頭顱。

你有喜歡的一套了斷方法。」

曹廷道:「難道我選擇什麽方法也要

以你的老謀深算,又怎會倒得這麽快?

有發出聲响,只有曹廷頭顱落地滾動的聲 殿堂內雖然那麼多人,那刹那竟然沒

漢,除從來没有想到要支配他們。

燕十三接道:「江湖人有江湖人的道

皇帝搖頭。「殿上有江湖上的英雄好

義,但皇上不許,我們也不能作主。

曹廷道••「你們當然也不會阻止皇帝

齊呼一聲:「皇上洪福-燕十三齊飛是例外,在衆人跪下同時

門去?

又或者被迫,你以爲她會不會答應嫁到唐 若是她對唐門的大少爺一點意思也没有,

然後很突然的,所有人齊皆跪拜下來

身形展開,往外疾掠了出去。 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

樹立威信的時候,你們當然也明白。

曹廷目光一轉。「我明白,這是皇帝

燕十三道:

一當然一

燕十三道:「所以你應該明白我們將

被拆下來,送到適當的地方爆破,以絶後 行宮那四條藏着毒氣瓷球的石柱終於

說不出的落寞。 心,沒有立即離開行宮,信步而行,心頭 看着石柱安全拆下來,燕十三才放下

很明白。」

燕十三道:「這對你來說是最不幸的

會採取什麽行動。

曹廷冷笑。「對東瀛的習俗你其實也

燕十三旁邊,就好像跟着燕十三走動。 像是有意,只是信步而行,不過那麼巧在 齊飛一直在他身旁,沒有說話,也不

在想起你的朋友?」 仰首嘆了一口氣。齊飛不覺間道:「你又 走了好一段路,燕十三終於停下來,

齊飛搖頭。「我是不可以的。」 「可以不想?」 燕十三反問。

没有反應。

手,却是必須皇上的許可。」

曹廷仰天大笑,所有人只是看着他,

練青霞道:「我没有忘記,但要我動

你們有關東瀛的習俗。」

曹廷目光轉向練靑霞。「我也曾告訴

嬌,但無論如何,她們生前都較玉嬌嬌活 是如何可愛的兩個少女?」 齊飛道。「我知道,他們就像是玉嬌 燕十三道。「你也許不知道盈盈纖纖

燕十三道: 「你怎知道玉嬌嬌活得不

,倭刀一轉,插進小腹中,一拖 | 切。

曹廷华身一轉,面向東方,盤膝坐下

得快樂。」

快樂?」

大少爺便橫死,又如何快樂? 齊飛道。 「她還未嫁進唐門,唐家的

她的好朋友,當然很清楚她的爲人性格, 少爺在一起是很快樂的了 齊飛怔住,燕十三接道;「你旣然是 燕十三道。「這你是承認她跟唐門大

燕十三道。 齊飛道:「應該不會的。 「相信你知道這件婚事的

能不接受。 時候,多少雖然會有些懷疑,結果還是不 齊飛點頭,燕十三接道。「若是她没

有自己的性格原則,相信要將她留在唐門

免落得一個中毒的下場。」 圖藉意她的婚事,騙取她的解藥,結果不 聰明人,所以看穿了我的意圖,當日我企 ,也不是一件易事。」 燕十三又道:「她也絕無疑問是一個 「當然了。」齊飛毫不猶疑的。

齊飛眉飛色舞的。「她絕對是一個聰

言。」 她有解棄在手,並没有以此要脅我履行諾 「而且她也有她的理想,所以,雖然

「看來她的確不大喜歡你。

三笑顧齊飛。 該是一種絕對的安全感,我終年浪跡江湖 ,當然是談不上甚麽安全感的了。」燕十 「經過唐門大少爺的事,她追求的應

「你不用這樣看着我,人稱我浪子

象。 當然,也不是一個可以讓她依托終生的對

「長孫無忌是另一種人。

擇 目的就是要告訴我長孫無忌是最佳的選 齊飛冷冷的說道。 「你說了這許多話

長孫無忌也是認眞的。」 「否則我早已將他殺掉。

陪伴她,怎忍心讓她一個人邪麽寂寞。 「拂玉嬌嬌死了,他便應該到黄泉下

「怎會不寂寞? 「她是不會寂寞的。」

「之前她喜歡的唐門大少爺不就是在

黄泉下?」 齊飛又是一怔,燕十三接道。「這不

是你要殺長孫無忌的主要原因。」

嬌爲妻。」 齊飛沉吟着又道:「他答應了娶玉嬌

很大的好感。」 定會履行諾言,以我所知他對玉嬌嬌也有 燕十三道。「玉嬌嬌若是在生,他一

嬌嬌不是留在唐門? 齊飛立即道。「唐家大少爺死了,玉

玉嬌嬌再嫁的機會。 仍然覺得這是一種不人道的所爲,仍然給 了,花轎又到了門前,可是唐門的老祖宗 燕十三道:「那是因爲帖子已經發出

齊飛搖頭。「你就是不明白。」

你現在這樣。」 的,正如玉嬌嬌九泉之下,也不希望看見 是死了,不再有感覺,活着的人才是重要 燕十三笑笑。「我只是明白了死了就

死。

郎求賜一死。」

皇帝緩緩的說道。「賜戸澤三四郎一

向皇帝跪下來,朗聲道:「東瀛戸澤三四

他大笑了一會,終於停下來,霍地面

齊飛道:「你那裏知道玉嬌嬌是甚麽

燕十三道:「我只看出玉嬌嬌不是一

立即被她看破,給你一些教訓。」 燕十三笑問道:「以她一個這樣聰明 齊飛道:•「當然了,所以你企圖騙婚

,你以爲她會不會看出你對她的感

她並没有給你機會。」 齊飛没有作聲。燕十三接道:「可是

「甚麽機會?」

理的人?

件很簡單的事。一 十三很冷酷的。「在她來說,這實在是一 「她給我,給長孫無忌的機會。」燕

齊飛怔怔的看着燕十三。 「這唯一的解釋就是她發覺你根本不

適合她,不願意跟你在一起。」 「爲甚麽?」齊飛脫口問。

出玉嬌嬌是怎樣性子的一個女子?」 也不洒脱。」燕十三接問:「你難道看不 「你難道不覺得自己糾纏不清,一些

信你是清楚的,只是你不肯接受這個事實 連接受事實的勇氣你也没有,還說其他 齊飛没有作聲,燕十三搖頭。「我相

若是玉嬌嬌的真正好朋友,希望她九泉下 些激動,燕十三没有避開他的目光。「你 能够安息,便不要再做那種無聊的事。」 齊飛只是瞪着燕十三。 齊飛瞪着燕十三,胸膛起伏,顯得有

要有人說的。」燕十三又笑笑。「現在你 「我說這番話無疑是有些殘忍,但總

> 「你要跟我動手? 齊飛鐵笛在手,斜指着燕十三,接問

齊飛又問:「有甚麽好處?」 燕十三笑笑。「是你要跟我動手。

高興的話,難道你不想將我狠狠的教訓一 燕十三說道:「我說了這許多令你不

燕十三笑問:•「你也是一個喜歡說道 齊飛道。「可惜你說得又實在有些道

燕十三接問:「這件事你是準備就此 齊飛道:「有時候。」

麽過不去,難道就因幾句不舒服的話來跟 你拚命。」 齊飛道。「當然了,你跟我又没有甚

燕十三笑笑道:「你甚麽時候離開京

城? 燕十三一怔道:「你還是要跟他過不 齊飛道:「跟長孫無忌了斷之後。」

我看着便生氣,本來便要過去很狠的教訓 看見她跟練青霞走在一起,看來很親熱 齊飛道:「方才我進來的時候老遵已

他一頓,你却在這時候出現了。 燕十三道:•「可是你不是要……」

可是長孫無忌不同。」 理,事實亦是不準備跟你交手甚麽的了! 煩是毫無道理,也没有否認你的話很有道 齊飛截道。「我絕對承認之前找你麻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我一直在跟你

說的就是長孫無忌的事。」

又不是你的甚麽人,你怎能够代表他說話 齊飛大搖其頭。「你們是兩個人,他

燕十三只有歎氣,齊飛又道。「這個

好好的教訓一頓怎成? 人朝三暮四,喜歡了一個人又一個人,不 燕十三歎着氣道:「這可是他個人的

,不幸我又是玉嬌嬌的好朋友。」 燕十三又說道:「没有比這更不幸的

齊飛道。「可惜他本來是玉嬌嬌的人

他們的笑語聲。 知道是長孫無忌練靑霞到來,他已經聽到 齊飛目光霍地一轉,燕十三不用望也

,道:「這是我們之間的事,你最好不要 齊飛目光一轉再轉,囘到燕十三面上

决,我的確已没有插手的必要。」 燕十三淡然一笑。「毒氣的事經已解 說着他身形一動,掠上了旁邊高牆上

,接道:。「這一次我只是看熱鬧。」 齊飛冷笑。 「看到不對路的時候還是會前來的

「也許。」燕十三索性在牆頭上臥下

不由停下 轉出來,看見齊飛迎面悍立在那裏 說話間長孫無忌練靑霞已從假山旁邊

到這裏來? 練青霞第一個開口問:「你怎麽也跑 齊飛没有作聲,只是盯着他們。

> 忌在這裏。」 齊飛道:•一當然是因爲我知道長孫無

長孫無忌接道:•「你找我?」

道:「你大概没有忘記你答應過甚麽。」 長孫無忌方點頭,練青霞日問:「你 ·毒氣的事已經解决了。」齊飛冷冷

齊飛道:「否則,我千里進京所爲何

帮忙也不會這麽順利解决,你這樣做當然 長孫無忌道。「毒氣的事若非你鼎力

不用再多說的了。現在你還有甚麽心願未 齊飛說道·「原因你我都清楚了,也

許多心願的,要完全了結唯有到生命的終 長孫無忌沉吟着,道:「每個人總有

「我没有忘記當日說過甚麽。」長孫 「你不是要我等到那個時候。」

三巳高聲道。「這一次我只是看熱鬧。」 無忌目光轉向燕十三,不等他開口,燕十 練骨質轉道。「你認爲齊飛這樣做没 長孫無忌笑笑。「那你看好了。

答應。」 有不同,我却也没有忘記,長孫無忌曾經 燕十三說道: | 觀點與角度每個人各

練青霞說道:「那是爲了不想節外生

而無信的人。 燕十二反問:「長孫無忌可是一個言

練青霞一怔,燕十三接道: 「這也只

城南的雨花台等你。」 齊飛道:「明天早上,日出之時我在 長孫無忌道:「你要在那兒?」 太好,我不願乘人之危。」

長孫無忌道:「一言爲定。」

他們其中一個倒下來。一

練青霞叫出來。「難道你一定要看見

一定要以生命作勝負來决定,有誰能够阻

燕十三道。「這可是他們的事,他們

關係。」

是長孫無忌的事情,跟你好像是没有甚麽

一仰,接問燕十三·「你也會在場?」 齊飛道:「你總算還像個男人。」頭

看,可是跑到那麽遠,還是大清早,可就 們若是在這褒動手,因利乘便,也無妨看 没有這個興趣了。 燕十三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你

是甚麽主意了,若是他願意,也没有甚麽

燕十三道•• 那可要看長孫無忌打的

練靑霞道:「我不會坐視不管的。」

人能够阻止。」

練青霞目光轉落在他面上。「你一些

你死我活,那一個管得這許多。」 燕十三冷冷地道: 一他們一定要拚過

說也是一樣。」燕十三牆頭上一彈而起, 練青霞道: 這可是齊飛-「齊飛也好,長孫無忌也好,對我來

的事情,我不想其他人插手,包括你在内

長孫無忌說道:「這是我跟齊飛之間

練青霞反問:「甚麽不好?」

「不好ーー」長孫無忌突然插口。

練青霞冷笑道:「很好。」 齊飛接道: 「包括我在内。」

,可是這一來,難免會惹你生氣,當然不

頭也不囘,繼續往外走。 再一個翻身落在地上,隨即往外走去。 練青霞脫口問:「你要到那兒去? 「江湖人當然是回江湖去。」燕十三

眼,亦轉身擧步,走了出去。 長孫無忌目送齊飛背影消失,才走到 練青霞怔在班兒,齊飛冷冷的看了她

數一聲。「這你要小心了。

練靑霞亦看着長孫無忌,好一會,長

長孫無忌深注着她道:「你不會插手

練青霞間道:「若是我插手,你會怎

長孫無忌道:「我會小心的。」一頓

轉向齊飛。「我們到那兒去?

齊飛目光一轉道:「這不是適合的地

練靑霞身旁。「不用担心。」 ,不可理喻,說拚命便拚命,教人如何不 練青霞搖搖頭,道:「斯個人是瘋子

我高,而且我也會拚命。」 長孫無忌道。「他的武功也不見得比

皇上說,請他調派侍衞,將齊飛逐出京城 練青霞目光一閃,忽然道:「我們跟

道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也可以調動神武營的高手,可是我知 長孫無忌笑了笑。「不用跟皇上說,

胡亂說話。」 長孫無忌笑笑。「你只是氣在上頭, 練青霞搖頭。「我」

長孫無忌輕擁着她的肩膀。「難道到

練青霞又搖了搖頭。「我是什麽也會

現在我還不明白你對我的心意?」 練青霞的眼圈不由紅起來。

無忌追上來,燕十三忍不住打了一個「哈 轉了幾個彎,回頭不見了練青霞長孫

麽事這樣高興? 齊飛也就在這時候一旁轉出來。「什

繼盈盈更麻煩,慶幸没有給她纒上? 燕十三搖頭。 燕十三一怔。「你在胡說什麽? 齊飛盯着他。「你是覺得練青霞比賽 「這是我個人的事。

什麽不承認就是這回事? 楚。」齊飛笑了笑。「男子漢大丈夫,爲 「是否胡說,只看你的表情我便已清

我心中有些秘密好不好。」 燕十三盯着他,歎了一口氣。「你讓

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齊飛道。「我也不想說出來的,可是

燕十三搖搖頭。「你越來越像一個人

燕十三又搖搖頭。「你是否可以囘答 「嚴拾生?」齊飛追問。

慢一些,反應別這麽快?」

種人,否則整天跟着我,可就麻煩了。 燕十三笑笑。「幸好你不是嚴拾生用 齊飛搖頭。「理由巳經說了。」

采,對我來說,總是好的。」 ,經過霉氣的事,你當然更有名,沾些光 齊飛笑了笑。「跟着你没有什麽不好

明天大清早你便要到雨花台跟長孫無忌拚 燕十三又盯着他,突然大笑。「幸好

没有說我一定會到那兒去。」 齊飛道。「我是叫他在班兒等我,可

四個字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齊飛道:「你的記性不像這樣壞,這 燕十三道:「你不是說一言爲定?

可是你已經答應。」

「我也不是什麽君子,答應了難道一

定要做到?」齊飛一面的笑容。 燕十三看着搖頭,道:「你不像這種

燕十三又搖頭。「我還是不明白。」 「本來不是的,只是現在想來,就是

齊飛笑了笑,才道:「還不是你那番

燕十三沉吟着。「看來那番話我還是

中領悟了許多做人的道理。 燕十三方待說什麽,齊飛話又已接上 齊飛道。「我不能否認從你那番話當

跟着你。L 「也是方才我才明白嚴拾生爲什麽老是

燕十三道:「我們是老朋友。

的是侍衞,聞聲而來,雖然不會阻止,對

長孫無忌點頭。「郡主的行宮現在多

你我多少難免會有些影响。

齊飛道:•「而且你現在的心情也不會

實在有很多好處。 齊飛搖頭。「主要還是他明白跟着你 「所以由現在開始我是决定跟着你了 「我可不覺得。

湖上行走,有一個老江湖指引,未嘗不是 一件好事。 齊飛接道:•「反正我已多時没有在江 燕十三叫起來。

齊飛說得很認真。

訴我你連名字也要改做十三。」 俠也總要一個我這樣的人跟着才像樣。」 燕十三又一聲呻吟。「你不是還要告 齊飛又笑笑。「一個好像你這樣的大 燕十三呻吟着。「你不是認眞的。

齊十三叫來亦實在响亮。」 燕十三看着他,一個頭那刹那彷彿要 「好主意」-」齊飛眉飛色舞的。

變成兩個,歎息着問: 一有什麽可以令你 改變主意?」

的吧?」 燕十三再問: 那我總有辦法擺脫你 「没有。」齊飛囘答得很爽快。

相信我不會比不上嚴拾生的。」 齊飛沉吟着。「你不妨嘗試一下,我

好得多了。」 你當然有很多話要說,正如對嚴拾生一樣 ,可是時間多着,用不着一下子說光。 燕十三正要說什麽,齊飛巳又道: 燕十三微笑。「嚴拾生的耐性可比你

樣通情達理。」目光再一閃,一旁走開。 就站在那邊,一雙眼充滿熱情的望着燕十 燕十三不由囘頭看了看,常德郡主正 。「我相信他也會像我這

> 面問:「你們在談什麽?」 要抽身離開,常德郡主巳擧步走前來,一 接觸那種目光,燕十三心頭一凜,正

主興緻勃勃的。 燕十三道。「江湖上的事。」 「江湖上又發生了什麽事?」常德郡

没有知道的必要。」 常德郡主喃喃道:「那是必又是一件 燕十三淡然道:「你又不是江湖人,

了不起的大事,充满了刺激。」 燕十三更冷淡的應了一聲,才說道:

上去解决那 事的了?」 也許 常德郡主道:「這你是準備囘到江湖

上。 燕十三道: · 江湖人當然要囘到江湖

江湖上根本没有事發生,只是你要囘到江 常德郡主忽然一笑。「這我明白了

聰明,實在是令他有些意外。 燕十三一怔,常德郡主突然變得這樣

宜你的。 湖上好一些,官塲的刻板生活到底是不適 常德郡主接道:•「我也覺得你同到江

郡主 當然了。 燕十三疑惑的看着常德

行 時候離開給他說一聲,好教他爲你設宴踐 常德郡主道:「皇上的意思是你什麽

底是不習慣。」 燕十三道:「這個不必了,江湖人到

常德郡主接問:「那你打算在什麽時

候離開?

京,總要到處去看一看,一頭半個月是要 常德郡主道:「京城中的名勝古蹟我 燕十三沉吟着道:「這是我第一次進

全都熟悉,我給你引路不會錯的

郡主引路,姓燕的如何担當得起? 燕十三皺眉道:「郡主金枝玉葉,要 常德郡主笑笑。「我也不在乎,你更

就不要說這種話了,什麽時候開始? 燕十三沉吟着。「明天怎樣。」

的莫愁湖。」 燕十三道:「那麽明天早上我在水西 「好啊,這時候最好就是到水西門外

「一言爲定。」常德郡主顯得很興奮

行宮外走去。 燕十三笑接。「明天見」 —」轉身往

但那種眼神令人一見,亦不難看出充滿了 燕十三一路頭也不囘,無疑是有些失望, 常德郡主想追前,但結果没有,看見

主,却看見齊飛躡着脚步跟來。 走來,總是覺得常德郡主在後面看着的 燕十三並没有看到那種眼神,但一路 轉了三個彎他才囘頭,看不見常德郡

十三歎着氣。 你真的由現在開始便跟着我?」燕

「由明天開始也可以的。

,最低限度我暫時也可以安靜一下。」 齊飛接問:「明天你真的要到莫愁湖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點頭,道:「這也

到來,看看也是好的。 燕十三道:「那麽有名的地方,難得

輸了,現在整個莫愁湖都是徐家所有 他的部將中山王徐達曾經在那附近下棋打 就是以莫愁湖爲賭注,結果是明太祖 齊飛道:「不錯,據說當年明太祖和

齊飛立即道:「這我也得走一趟,看 「可没有不讓別的人在附近遊玩。」

又是一聲:「明天見一 人去不到的地方我們也應該可以,」一頓 燕十三點頭。「有常舉郡主作伴,別 一」聯步再往外走

則他的脚步無論如何也不會那麽輕鬆。 ,笑了笑,這一笑燕十三當然看不見,否 齊飛没有再跟上,看着燕十三的背影

台, 只等齊飛出現。 在日出之前長孫無忌便巳來到了兩花

所以名雨花台,而那些玲瓏燦爛的小石子 據說就是天上降下來的神花所化成。 個雲光法師在這裏講經,自然天花亂墜, 的小石子,玲瓏燦爛,相傳梁武帝時有一 雨花台是城南的勝境,盛產一種五色

甘美的感覺。 甘美,長孫無忌也捧了一口喝下,却不是 雨花台下有一個著名的永寧泉,水味

從泉後的倒影他已經看見練靑霞遠遠

來,並没有阻止,亦知道阻止不了。 的等在一株樹後,他知道練靑霞一定會到 他也没有洞破練青霞的行動,只是心

中實在感慨,亦只有希望齊飛早些出現

這時候甚至已離開了京城,南下江湖。 早些解决。 意,大徹大悟,根本已提不起興趣到來, 他當然不知道齊飛被燕十三點破的心

在等着還是不免煩躁起來。 長孫無忌的耐性一向都很不錯,但現

好,到長孫無忌有煩躁的感覺,她已經忍 練青霞的耐性本來就没有長孫無忌的

青霞接近,還是不免轉過身子去。 耐不住,由藏身的地方走出來。 長孫無忌只當作没有看見,可是到練

公平。 練青霞隨即嚷起來:「這一戰根本不

長孫無忌苦笑・「他只說清早,日出

之前,現在還未到時候。」 長孫無忌發覺旭日已東升,搖頭: 練靑霞囘身一指。「你看

這個人眞是一 「以我看、他是故意如此,好讓你心

情不安,才容易對付。 「他應該不是那種人。」

的時候才現身。 手,說不定他早已到來,到你心情最混亂 「難說,以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對

「這樣做對他並無好處。」

「能够將你擊倒,這還不是好處? 「可是對他的名譽多多少少也有些影

遂了他的心願,没有人證。」 「所以他才選擇這裏,燕十三不來更

Y112

「你不是來了。」 「這有什麽用,我又不是江湖人,跑

> 到江湖上說,有那一個會相信?」 「這根本不是江湖上的事情。」

是這個壞心腸,所以不願意到來作證。」 練靑霞嘟喃着道:「說不定燕十三也 「燕十三又怎會這樣做?

怪的事情。 霞冷笑・「他就是這樣也不是一件值得奇 當做朋友,完全不關心你的生死?」練青 「那他爲什麽不到來,難道他不將你

練靑霞脫口道:「因爲他發覺比不上 「你怎會這樣想?

笑:「有一點倒是的,他没有我這麽本領 練靑霞欲言又止,長孫無忌忽然笑了 一他那一點比不上我?

,能够贏取你的芳心。」 練青霞的臉紅起來。

在腰間彎刀的刀柄上。 不約而同囘過身去,練靑霞的手更不覺落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馬蹄聲,

「別這樣緊張。」長孫無忌按着她的

,赫然是一個神武營的高手。 來騎終於奔近,鞍上的騎士翻身而下

到來的。」 人施過禮,隨即道。「是那個齊飛叫卑職 練青霞認識這個人,非常奇怪,這個

口同聲。 「到底什麽事,」長孫無忌練靑霞異

這裏等下去・都無妨等下去。」 盪江湖,是不會到來的了,兩位有興趣在 「齊飛要卑職傳話,他要跟燕十三闖

長孫無忌練青霞怔怔的聽着,練靑霞

忌亦不由得露出歡容。 脱口罵一聲・「這個人 才三個字出口,不由笑出來,長孫無

望 ,燦爛的陽光,充滿了温暖,也充滿了希 那陽光也就在這時候照在他們的身上

水西門外等候,亦不禁笑出來,這笑容却 走在南下的路上,想到齊飛與常德郡主在 燕十三這時候也披着陽光,却是輕騎

裹轉出來,一面笑容,高呼一聲,叫道: 早 齊飛一騎也就在這時候,在前面林子

燕十三板着臉道:「你怎會跑來這裏

齊飛笑應:「當然就是因爲你跑來這

?」一頓一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 一開始便跟不上,如何替代嚴拾生的地位 燕十三悶哼一聲,齊飛又道。「若是

「什麽好消息。

常德郡主淺笑盈盈的,一騎從林子裏轉出 「什麽?」燕十三目光一轉,便看着 「郡主也來了,」齊飛笑得很開心

着齊飛。 燕十三一個頭立時像變成了兩個,瞪

你住的地方。」 到了,」齊飛笑着:「她身爲郡主,隨便 一句話,最少也有六七千個眼綫在監視着 「別這樣看我,在我到來之前她已經

> 是我感覺你在說謊。」 常德郡主巳笑道:「我是没有惡意的,可 燕十三轉顧常德郡主,不等他開口

跑,領悟一下民間的疾苦,也贊成我跟着 皇上說過的了,皇上也贊成我到江湖上跑 一個你這樣的好人,高手?」 燕十三一怔,常徳郡主接道:「我跟

會答應。」 燕十三冷冷的。「我可不贊成,也不

响你的行動的。」 「不要緊,我只是跟在後面,不會影

「我也是。」齊飛接上口。

們路上有什麽遭遇,可與我没有關係。 燕十三目光一掃。「我走我的路,你 齊飛又一笑,望着常德郡主。「你放

心,他不是心腸那麽硬的人。」 「這早我就看出來了。」一頓接問: 燕十三瞪着齊飛,常德郡主隨即道:

燕大哥·我們先到那兒去?」

也很認真的。 「是啊先到那兒去?燕大哥。」齊飛

麽意思? 常德郡主奇怪的問齊飛。一這又是什 燕十三仰天連打了一串「哈哈」。

即打了兩個「哈哈」。 兒去,只有發出高興的笑聲,」齊飛也隨 一他高興極了,一時間想不到先到东

常德郡主若有所悟,亦一聲「哈哈」

旁,只有無可奈何的催騎上路。出來了,等到齊飛常德郡主兩騎來到了身 燕十三看着他們,連「哈哈」也打不

陽光這時候更輝煌了。 (全文完)



身份敗露

遭受奇刑

可了。因爲這是個好機會! 你想爬高一些,多賺錢,你就非跟我去不 天度星設·「C市。如果

之類吧了 地方,我祇担心你會帶我到非洲的森林裏 能在的地方了!他聳聳肩。「C市是個好 司馬洛心裏一樂。C市就是雅典娜可

•• 「這是一隻計時炸彈,你會弄的吧,當 你出門時,你就把它校在十分鐘後爆炸好 裏掏出一隻時鐘般的長形盒子,丢在床上 「就這樣决定吧。」天度星說着從袋

司馬洛接過,詫異地問。「你到哪裏

收拾好要帶的東西就來找我吧。我要把屋「我去準備飛機。」天度星說。「你 別弄醒她 卡絲娜正在床上睡覺,他已服下鎮靜劑, 子炸得片瓦不留一 他頓一頓。「還有

嗎? 換取享受。現在她已没有珠寶了 急的時候,我們已没有空去敷衍她,明白 天度星微笑。「她對我們一點用處都 ,以前,她拿她的珠寶來加入我們, 「什麽意思別弄醒她? 司馬洛問。 ,而在緊

「我明白了

「別太久! 「那麽到機塲找我吧。」天度星說 」他出去了,而司馬洛通過窓

> 子看着他駕車離開。機塲是在大約一哩之 的一塊平坦草地上,停放着一部私人飛

巳没辦法通知她! **音機後的耳塞插進耳朶裏,又按動收音機** 。但是没有反應。小梅花已經離開了。他 ,那收音機的聯絡範圍是很小的。 司馬洛煩躁地丢下了耳塞,打電話去 司馬洛連忙走囘浴室中, 他再按了幾下,没有用 匆匆取出收

服,配了槍。 好一段時間不會囘到家的。他匆匆穿好衣 但卡絲娜怎樣呢?他總不能讓她就此死 望望窻外,天度星的車子早已不見了

小梅花的家裏有電話的,但是她可能

巳翻得亂七八糟,那些有關氣象學的書籍 間去,路上經過天度星的房間,看見裏面 於是他匆匆跑上樓,到卡絲娜的房

> 向達賴星,但却失敗…… 開住所時,把佐治炸死,雅典娜用果刀刺 娜,李英已死於意外,而他因怕警方人員 佐治手上……達賴星回到家中,告訴雅典 典娜求歡,雅典娜利用他沒法將李英殺死 想着如何殺死他,後來一個重要的電話來 聽到,雅典娜的離間計失敗了,達賴星離 娜向佐治說話時,一切均被達賴星在暗中 會來找他而要雅典娜一起離開,但當雅典 了,達賴星匆匆離去,原來他的一間汽水 ,果然,雅典娜的離間計得逞,李英死在 ,達賴星十分喜歡她,但雅典娜却時刻在 前文提要: ……佐治乘達賴星不在時向雅 典娜帶到達賴星的家裏 前文書至李英把雅

散得一地都是。

看 得很大了,但門並没有動,而且因為他的洛提起脚在門上蹴了一下。他的力氣是算 用輕木製成的,所以能破得那麽容易和好 事實上通常稍爲堅固的房門都不是一脚可 力氣够大,所以差點兒給彈囘樓下 絲娜的房間的門是緊鎖着的。司馬 。這和電影不同,電影中的房門都 去了

道 司馬洛又用拳頭在門上擂了兩下 「卡絲娜!

彈穿過了門之後便射中門邊的牆壁了 個角度不會射中房内的什麽人的,因爲子 出手槍,站到門的左邊去,對準門鎖,這 少,以致睡到昏不知人了。司馬洛祇好拔 没有反應,卡絲娜服的鎮靜劑一定不

司馬洛放了兩槍,槍聲被滅音器所滅

動彈開,司馬洛一脚把門踢開衝進去。 聲音却是很刺耳的。門鎖扭曲了,門也自 ,並不很响,但子彈鑿穿那金屬的門鎖時

問道·「這是怎麽回事? 臉上的水。她終於看見了司馬洛,吃驚地 到她的頭上,然後又在她的耳邊放了一槍 拿起床頭几上的冷水盅,把整盅的冷水淋 反應。於是他把槍咀的滅音器旋了下來, 有一條通花的紅色三角褲,一條腿子屈曲 起來,姿勢美妙,有如睡衣廣告中模特兒 身穿一件差不多完全透明的睡袍,下身祇 。槍聲在房間的局限空間裏好像一响悶雷 。司馬洛粗魯地把她搖了幾下。完全没有 卡絲娜霍地坐起來了,狼狽地用手撥着 卡絲娜仰躺在床上,睡得正好。她上

「穿衣服,到樓下來找我吧。」司馬 「出了緊急的事

兩巴掌,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了 髮揪她起身,啪啪地在她的臉上左右摑了 「但我想睡覺。」卡絲娜說着, 閉上眼睛,司馬洛一手執住她的頭 頹然

的東西下來,跟我走一 想活下去,你最好快换上衣服拿了你要拿 「聽着。 ,天度星要把你也炸死!如果你還 」司馬洛說道:「這屋子要

「我不相信!」卡絲娜狐疑地說。

而去。 我没有空跟你爭辯! 「不相信就別走吧。」司馬洛說: 」他說完便轉身下樓

外表看來没有什麽異狀的原子粒收音機; 來的東西就不多。最後一件行李就是那隻 他把它也塞進了箱子裏。 他要收拾的東西不多,因爲本來他帶

> 我準備好了 機會弄乾及梳好,神色倉惶。她說道:「 上了一套普通的襯衫和長褲,頭髮還未有 這時卡絲娜出現在房門口了。她已穿

要趕快!收信的那位小姐會收留你的!」 紙交給卡絲娜,說道:「你替我送去吧, 但普通人是多數看不懂的。他把紙摺起來 寫了個地址,就是小梅花的地址。他把 行一行的點和綫。那不過是電報密碼, 張信紙,拿起鉛筆,迅速地在上面畫了 「我們 「很好。」司馬洛說着在案頭撕下了 -不是一起走嗎?」卡絲娜

六神無主問。 「不,不。」司馬洛說。「我現在去

你不能同去!」 見天度星。他以爲你在睡着等死的,所以

絲娜問道。 「你和他又是到什麽地方去呢?」卡

不能不跟他去的! 卡絲娜眯着眼看他:「你是警探?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

有? 己不是有一部跑車的嗎?東西收拾好了没 現在已經沒有空談這些了!快去吧!你自 「不完全是。」司馬洛說:「但我們

吶吶地說道。 要拿的都拿了

「那麽快走吧。」司馬洛叫道:「没

因爲天度星正在那裏等着。」 有時間了,還有,千萬別走飛機塲那邊

黯然之色,她上前一步,執着司馬洛的手 「我們會再見面嗎?」 「我知道。」卡絲娜說着,忽然露出

> 然活着的話!」 在這件事完結了之後 「也許會的。」司馬洛說: 「如果正 你仍然活着而我仍

他們的計劃會成功,因爲他們不過祇是一 敗塗地,所以要逃走了!我從來就不相信 **羣瘋子,做着一個瘋狂的夢!**」 卡絲娜苦笑:「他們現在一定正在一

却不是一個夢!」 「天度星要殺你。」司馬洛說:「這

爲什麽會做這種骯髒的工作,現在我明白 個好人。我一直奇怪,像你這樣一個男人 訴你,我喜歡你,我真的喜歡你,你是一 更緊一點:「司馬洛,在分手之前我要告 夢已經醒了,司馬洛。」她把他的手握得 。我不能不承認,他們能給人很大的享受 祇有在夢裏能找到的享受,但現在我的 卡絲娜點點頭。「過去我一直在夢中

說着没有倫次的話。 像在做夢一樣,無時不在追求新的刺激, 會有的表情。正如她所說,以前她真的是 第一次設出正常人會設的話,露出正常人 跟她同過床,多少有點感情,而這還是她 出的奇怪滋味。他並不是愛這個女人,但 「謝謝你。」司馬洛心裏有一種說不

接着卡絲娜放了他的手,在他頰上輕 便走了。

好亮車頭燈 司馬洛呆了一呆,叫道:「走遠了才

娜那部開篷MG跑車的馬達發動,開走了 。她果然没有亮車頭燈。司馬洛拿起那隻 司馬洛蓋好了他的箱子,屋外,卡絲 「我知道。」卡絲娜叫着囘答。

> 裹是差不多正是屋子中央的地方了 計時炸彈,把紅針扭到指着十五分鐘之後 ,便帶着走出去,放在客廳的餐桌上

上脚踏車,一手拿箱一手把持車子,便踏,是天度星早上騎出去作運動用的,他跨裏已經没有汽車,但牆壁靠着一部脚踏車 離園中,向飛機塲的方面馳去。 然後司馬洛便提了箱子走到屋後。

快點! 走過來扶住他的脚踏車大聲說: 「來吧 耳,終於,他到達了飛機的旁邊,天度星 的車輪無聲地輾過草地,馬達聲愈來愈刺 漸漸他可以聽到飛機的馬達聲了。脚踏車 最初的一段路上祇有黑暗和靜默,但

法開得快。 絲娜的車子。大概剛才暗着車頭燈,她無 正在左面的黑暗中移動,知道那一定是卡 點燈光點綴。司馬洛可以看到一對車頭燈 暗,由於附近没有屋子,所以幾乎没有 天度星駕駛。天度星扳動機掣,馬達聲更 升上了天空。從天上下望,地面是一片黑 响,而飛機很快便移動,隨即機輪離地, 他們上了那架雙座的單引擎飛機,由

那隻計時炸彈爆炸了。 源是差不多正正在他們下方的一間屋子 接着忽然整個地面都亮起來,光的來

飛機的引擎聲太吵之故。 也許從空中聽爆炸就是如此的,也許因爲 那爆炸聲意外地柔和,幾乎聽不到,

我的書 天度星叫道·「我的屋子完了,還有

可惜,很可愛的一個女人!」 「還有卡絲娜。」司馬洛叫道。 「眞

覺,女人並不是世上最可愛的動物!」 爆炸之後的屋子燒着火廠,但很快就 司馬洛一陣戰抖。 天度星囘頭對他微笑:「將來你會發

熄滅,祇剩下一堆發着紅光的餘燼,而這

堆餘燼也很快就給飛機拋落在後面了。 天度星去不可的。因爲天度星殼是最高首 聯絡也是不大容易的。但司馬洛却非跟着 他是去了C市,雖然偌大的C市,再取得 她能不負所託。這樣,至少小梅花會知道 想。卡絲娜會不會找到小梅花呢?他希望 領召他到C市去開會,那麽最高首領一定 司馬洛在座位上靠好,集中精神想一

的時候,就覺得飛機開始下降了。他張開 眼睛,下面是一片昏黑,什麽都看不到 還知道雅典娜也可能是在那裏。 處,飛機正在向那跑道降下去。 紙是地面上有兩排閃燈指示出跑道所在之 司馬洛靠在那座位上,差不多睡着了

就在C市了,而其他和天度星同等地位的

領導人物們也會到達了C市了。此外,他

曾經睡着,而飛機在他睡中曾經降低嗎? 機似乎不該是這麽低的,難道他剛才真的 司馬洛皺眉,總覺得不知爲什麽,飛

洛剛才會覺得飛機不該這麽低,他以爲飛 遠的地平綫,因爲這裏是一片高原,是把 的輪廓看得清清楚楚。他再望望前後左右 亮燈,但屋後是比較亮的天空,所以屋子 她看見前面有幾座二層高的屋子,都没有 地降落在草地上,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 ,也是一樣的。這裏並没有遠景,没有遙 座山的山頂削平了而造成的,所以司馬 飛機在跑道上空盤旋了一圈,便輕盈

> 在一片高原上。 機是降落在平地上,而不知道飛機是降落

飛機庫,而燈光是在庫內閃動的 在招引飛機駛過去。司馬洛看出那是一座 的黑影中間忽然有燈光一閃一閃,似乎是 飛機沿着跑道滑行 前面 幢建築物

中看不清楚他們弄的什麽。 走去,弄着許多奇怪的工具和儀器。黑暗 活動的,有許多人正在黑暗中匆忙地走來 地上,才知道飛機庫內正是充滿着繁忙的 洛下機。司馬洛提着他那隻行李箱子跳到 掀開窓蓋。便有兩個人走過來扶他和司馬 飛機駛進了庫內,天度星停了馬達,

洛。司馬洛很可惜自己從未學過印度話 並不是纒頭巾的,祇是作着普通人的打扮 無法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麽。 一番話,天度星也囘答一番,又指指司馬 他們用印度話嘰喱咕嚕地對天度星設了 扶他們下來的二個都是印度人,不過

去!... 設完他便走向飛機庫的後部,轉到馬上就要見我,他們會帶你到休息的地方 時看不到的。 着地庫入口燈光,使人從飛機庫外望進去 他是進入了一座地庫,那塊屛風是用以遮 亮了一下,接着他就不見了。司馬洛知道 度屛風後面,屛風內射出的燈光把他照 接着天度星用普通話對他說。「首領

身邊,用含混不清的英語說。「請跟我來 朋友 那二個普通打扮的印度人走到司馬洛

外面也頗不冷清,有兩部大汽車没有亮車 頭燈而在他身邊駛過。 司馬洛跟隨他們出了飛機庫,原來那

> 臟部份, 什麽地方,但毫無疑問一定是極樂會的心 可以找囘雅典娜的 些,他就可以把極樂會徹底消滅,並且 司馬洛心中一陣興奮。這裏不知道是 極樂會的最後據點了。祇要小心

的吧? 處都不亮燈呢?當然不會是爲了節省電費 他向那兩個印度人問道。「爲什麽到

「不是的 」其中一個道: 「燈光表

而在這裏是不應該有太多的活動的!」示活動,太多的燈光就表示太多的活動 司馬洛聳聳肩。「這裏究竟是什麽地

名的地方,這裏就是派洛山。」 「你不知道嗎? 」那人微笑:「很出

的每一個角落,他現在就是來到了派洛山 這裏是亞洲最出名的氣象台所在,探測氣 的確是C市一個相當出名的地方,事實上 頂的氣象台上 象的汽球從這裏放出,幾乎可以到達亞洲 一呀。 司馬洛忽然記起了。派洛山

沿跑道滑向那飛機庫去。 我們不能讓人知道的,所以祇好盡量不亮 領都從各地趕來開會。這是秘密的活動, 燈了。一說着時,又一架飛機從天而降 繼續設。「但今晚不同了。所有的高級頭 「平時這裏是很清靜的。」那印度人

得不齊全 的黑色卡特力汽車正在沿公路駛上高原來 了。哼,來得愈多就愈好,就祇怕他們來 。極樂會的高級人員們果然是正紛紛前來 司馬洛囘頭看看,又見一部殁有亮燈

那印度人又指指周圍:「你們可以在

附近散步,但是別離開這裏。高原的邊緣 都裝有電眼的,如果離開,就會觸動警鐘

司馬洛停下 「你的意思是我在這裏作囚徒嗎?」 ·步來。

密一些 知道,我們的要員都來了,防範不能不嚴。 「這設備祇是用來防範外人侵入的,你「不,不。」另一個印度人連忙解釋

個光亮的大廳,窗子已被厚厚的窗簾遮着 裏面地方很大,你可以進去休息一下。」 裏面喝酒或者玩牌。印度人指指門內。「 面,那印度人推開門,司馬洛看見裏面是 有十幾二十個不同國籍的打手型人物在 他們到達了其中一座兩層高建築物前

「他們是誰?」司馬洛指指裏面的人

位好手的。合起來,這會成爲一支很強的笑。「你看,每一位高級人員都帶來一兩 「那是你的呃」 同行。 | 印度人微

「用來對抗誰?」司馬洛問。

好吧!」 不大的。你大可以放心!」他忽然一手拿 發現了我們的秘密之類,但這個可能性是 過了司馬洛手上的箱子:「這個我替你放 肩·「紙是以防萬一有人來攻,譬如軍警 「並不一定用得着的。」印度人聳聳

度人已拿着他的箱子進了屋中,司馬洛站 不喜歡那裏面這樣多的「同行」,可能有 在門口,掏出香烟點上了,没有進去。他 一兩個是認識他的。認識他的人就會知道 司馬洛要抗議已來不及了,那二個印

馬洛。「你不進去嗎? 他並不眞的是「同行」。 那兩個印度人再走來,詫異地看着司

,我看我還是散散步的好! 司馬洛搖搖頭:「我喜歡外面的空氣

這裏。 「隨便你吧!祇是記着,別擅自離開 他們說完走了。

聚在高原的一端的,其餘的部份都是空曠 直連噴射機也可以降落。建築物是全部都 開始散步。他發現這塊高原十分寬大, 司馬洛在黑暗的門邊吸了半支烟,便 簡

而平坦。

子,他想偷聽也無從辦到,他再兜了兩個 物的旁邊,車中還插着車匙,便記在心裏 圈子,注意到一部標域汽車停在一座建築 室是没有愈子的,至少是沒有看得見的愈 情,因爲巡了一番之後,他已發覺那地下 的內容,但他也知道這是一件辦不到的事 要的會議了,他希望他能够聽到這個會議 疑地,天度星是正在地下室中開着一個重 們都是很忙的,他正在惦念着天度星。無 印度人),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因爲他 度人經過へ這裏的重要人員似乎全部都是 神經都在緊張着。偶爾,他會遇到一個印 ,吸着香烟,態度似乎很悠閒,實在全部 想着萬一逃走的話,就可以用上這部車 他在那些建築物之間無聊地兜着圈子

是進了沙似的。他把鞋子倒轉來,抖了一 的石階上坐下來,脫下鞋子,似乎鞋子裏 却把鞋跟旋開一點,讓裏面幾顆硬幣跌出 會,好像要抖出鞋内的沙,其實另一隻手 最後,他在一座在最外圍的屋子側面

Y116

他們現在顯然是正在謀最後之一逞,可能 典娜的下落,可能的話,還要查出那些極 是要實行很可怕的行動。 樂會的首領們正在商量一個怎樣的計劃。 把他們完全制服的,而且,他還要查出雅 是已經來了C市,但這是他所能作到唯一 底是一個大地方,而且史勿夫又不知道他 連續三小時。這是他在最緊急的時候和史儀器的,經鞋一踏便開始發射發波,可以 努力了。這裏人太多,他一個人是無法能 内查到電波的來處而趕到來,因爲C市到 不過他却不知道史勿夫能不能在三小時之 來齊,就應該是把史勿夫召來的時候了 勿夫聯絡的工具。現在極樂會的會員旣已 硬幣,而是內裏藏着發射強力無線電波的 幾顆硬幣踏了幾下。那幾顆實在並非眞的 來,然後再穿回鞋子,站起來,用脚把那

是他神經過敏吧了? 向後面窺望一下。並没有人在那裏。也許 的動作連跳帶躍地竄到最接近他的屋角, 感覺。是有人在監視他嗎?他以十分快速 霍的轉身,因爲他忽然有了一種被注視的 司馬洛站起身來要離開那裏,忽然又

低聲叫。 他若無其事地再走了幾圈,忽然有人 「司馬洛!

向周圍的黑暗中搜索。 司馬洛連忙把身子貼在牆壁上,眼睛

娜的聲音。 得那聲音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是雅典 他身邊的一隻賦子的。這一次司馬洛就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那聲音又叫了,是來自

旁邊,若無其事仍吸着烟,低聲說。「你 司馬洛把身子挪過一點,靠近窩子的

怎會在這裏的「

「你怎會來的? 「我給他們關在這裏,」雅典娜說:

子。

然失蹤,就一點消息也没有?我找得你好 司馬洛設。「但你怎麽了?你爲什麽忽 我一 —目前在這裏的身份是打手

自己快逃出去,我想他們暫時還不會殺我

「別浪費時間吧。」雅典娜說。「你

我要弄斷這鐵枝。」司馬洛說

嗎?他們要征服世界!」 叫警察來。他們要做一件極爲可怕的事 雅典娜焦急地說。「你得快點離開這裏 他們要動手把整個亞洲奪下來了,你知道 「没有時間向你解釋了 ,司馬洛。

備幹些什麽呢?」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他們準

是很可怕的,你得快出去。」 「我不知道。」雅典娜說。「但一定

進來了的人,就不准再出去的。」 司馬洛苦笑道。「可惜我不能出去, 「那麽逃出去吧。」雅典娜說:「你

必須出外求救!」 」司馬洛設。「我得逃出去

我得和你一起逃出去。 「但是我出不來!」雅典娜說。「我

這房間的出路是一度大鐵門,牢牢地鎖着

根鐵枝大約和他的手指一樣粗! ,伸手上去摸摸窓子的鐵栅,那上面的三 「你可以從窓口出來! 「我弄不斷這個呀!」雅典娜說。 」司馬洛設着

提起,旋開鞋跟,從內取出一隻塑膠的瓶 周圍看看,附近並没有人,於是他又把脚 「做竊賊是我的老本行了!」他同轉身向 「這是竊賊的工作。」司馬洛說道

> 的臭氣中人欲嘔。他在三根鐵枝的頂和底 都塗遍那液體。 蘸在鐵枝的根部。一陣吱吱的聲音, 打開,現在用瓶蓋連着的膠條把一些液體 隨時會來進攻這裏的,那時他們就會覺得 「臭死了! 一件累贅了! 「很難說。」司馬洛道。「因爲警方 」雅典娜捏着鼻子:「我 他已把塑膠瓶的蓋子 奇怪

媽媽託我救你出去的! 司馬洛把塑膠瓶蓋囘了••「你看!就是你 我可以等着,我媽媽會來救我的! 「這正是我要和你一起走的原因。

不相信他會殺我,他要用我把媽媽引來

「你認識她?」雅典娜興奮地問

「不。」司馬洛說。「祇是她觀觀我

且讓我們以後再慢慢解釋吧一

洛用兩手緊執着兩根鐵枝,用力一搖, 輕地把窻栅在草上放下來,說:「快點 底都巴給他用強力的酸液蝕腐。司馬洛輕 隻窻框便給他拔脫下來,因爲鐵枝的根和洛用兩手緊執着兩根鐵枝,用力一搖,整 這時那吱吱的聲音已經停止了

的手,看見她是穿着襯衣和褲子。這是比 躍而出,落在草地上。司馬洛上前拉着她 較方便於運動的打扮。 「幹得眞好!」雅典娜越過窻子,

,我們可以乘汽車衝出去! 「來。」司馬洛說。「那邊有部汽車

在監視着他。而在未能看清楚那人面貌之 手抛着一些東西。他懶洋洋地說:「要去 槍咀指着他。那人走到他們面前,另一隻 知道他的感覺果然没有錯的, ,他已看到這人手上是正拿着一把槍, 他的感覺果然没有錯的,的確是有人一個人忽然從屋角轉出,於是司馬洛

一點錢,爲什麼不拾囘呢?」 再抛抛手中的東西,說:「你似乎遺落了 司馬洛和雅典娜都怔怔地看着他。他

着眼睛細看那人,但是天太黑了,看不清 在草上的那幾枚會酸出電波的硬幣。他眯 站在門口也不應該,顯然,這位「同行」 但不該進入那間打手聚會的屋子,而且連 楚他的面貌。那人吃吃笑•「認不得我吧 ,司馬洛先生?但我認得你!」 司馬洛發覺那人拋着的就是他剛才棄 司馬洛打了一個冷顫。現在他知道不

你也許忘記了,但我和你有很多舊帳要算 告訴你,我唯一不會做的事就是放你走。 咀唇,說:「你想怎樣?」 那人吃吃笑:「金蝙蝠先生,我可以

就是從屋裏認得他而跟他來的了。他舐舐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好感也失掉了!哼!你忘記了我!」 「這是一種侮辱。這使我對你僅餘的一點 「你竟忘記了我!」那人又吃吃笑:

多,在黑暗中,單憑一把聲音,他實在很 好感也不會增加太多。 難認出是誰的。但即使認出,那人對他的 司馬洛皺眉,跟他有舊賬的人實在太

那人繞到司馬洛的背後,以熟練的手

道該怎辦的! 推到牆邊,槍咀向他的腰骨一撞。「你知 法繳去了司馬洛腋下的槍,然後把司馬洛

全失去了抵抗的機會了,但在手槍威脅下 ,而伏在牆上,這樣一來,他就差不多完 他是祇好暫時屈就了。 司馬洛知道,他把手脚伸展成大字型

雅典娜拉過來:「你是他的女朋友嗎?」 「唔。」那人滿意地哼一聲,一手把 「你要怎樣?」雅典娜甜蜜地問,聲

員不壞!你知道嗎,司馬洛,如果你的女 忍地捏住她的左乳:「嗯,不壞的貨色, 朋友對我够好,我也會放過你們的! **昬裏有着使人想入非非的提議。** 那人的手沿着雅典娜的腰伸上去,殘

會後悔的,朋友。」 「別這樣做。」司馬洛警告道: 「你 「你弄痛我了!」雅典娜抽噎一聲。

不满意,我也會吵起來的。好了,脫下衣 把別人引來,你們就逃不了!如果你使我 笑:「我就在你面前做給你看。而,小姐 ,你最好一聲也不要出,因爲如果吵起來 「別這樣做嗎?」那人猙獰地吃吃一

叫,司馬洛馬上轉身, 娜撑了一個觔斗,跌在地上。 接着是掙扎的聲音,那人發出一聲驚 司馬洛聽見那人深吸一口氣,踏前一 雅典娜委婉地說。「你替我脫吧! 看見那人正給雅典

向雅典娜。司馬洛好像一隻鷹般直撲下去 一隻手打開他的槍管,另一隻手掌劈向 那人一倒地便隨即滾轉身子,槍咀指

> 抽搐的手指終於扳動了一下槍機。 時仍未停頓,祇是失去控制地抽搐起來。 躺倒在地上就已經死了。他四肢的神經一 目標,那人的頸骨立時折斷而滾開,還未 咯!堅硬的掌綠挾着強大的勁力擊中

得有如大炮。 轟!那大口徑手槍的聲音在靜夜中响

完了!司馬洛在想。

裏取囘自己的槍,便一手執住雅典娜的手 「來,快點,他們要來了 司馬洛匆匆蹲下,伸手進入那人的懷

音在喝問:「什麽事?誰在開槍?」 說着時,屋角後已有一把印度人的聲

司馬洛當然没有應。他拖着雅典娜閃

始刺破黑暗而到處亂射着。 從不同的方向前來查究這槍聲。電筒光開 的標域汽車。人聲更吵了,至少有五個人 進了黑影裏,跑向那部他記得還插着車匙

娜塞了進去。 司馬洛拉開那部標域的車門,把雅典

一把聲音喝着,一道電筒

的光射到司馬洛身上 了空中,掉了地下,照着另一個方向。同 即滾轉身放了一槍。一聲慘叫,電筒丢進 司馬洛已經坐上了司機位,把車子開 司馬洛放軟身子讓自己跌在地上,隨

強有力的馬達推着前輪,司馬洛力持

撞倒了擋路的人,有一次則簡直撞中一個代沒有房子里另外 鎭定地把着方向盤,駛向他剛才認得的出 印度人的屁股,使那人飛到十幾呎之外 他没有開亮車頭燈,所以有兩次差點

了車頂。司馬洛和雅典娜盡量地縮低着身 吆喝聲包圍着車子,凌亂的電筒在後追逐 一顆子彈擊破了後座的擋風玻璃而進

現在驚動了這麽多人,逃出的機會就不大 說不定他甚至可以偷到一架飛機飛走。手响了一槍,他是應該可以潛逃出去的 手响了一槍,他是應該可以潛逃出去的,咒罵自己的運氣,如果不是那個可惡的打 明了,司馬洛心裏有一陣恐慌,因爲如 頓,祇是讓車子盲目地向前衝,心裏一面 碎成千萬小粒。司馬洛和雅典娜坐得很低 明了,司馬洛心裏有一陣恐慌,因爲如此,子彈射不到他們,但是玻璃一碎就不透 ,他就很難再辨路前進了。但他也不敢停 一陣機槍的聲音,車頭擋風玻璃忽然

他們身上。這樣一來,司馬洛又可以看見一起的碎玻璃大塊大塊地脫落下來,跌在 的風很強,不容易開快車。 前面了,祇不過没有玻璃擋風,迎面襲來 輕機槍的子彈又一陣橫掃,那黏結在

開車沿路逃下 出手去拍拍雅典娜的手臂:「行了,我們 頭,暫時前面已没有敵人了。他興奮地伸 背後,司馬洛就知道巳把截擊者抛落在後 那邊上來的,那麽那裏一定有路,他可以 向高原的另一邊盡頭,他剛才看見有車從的草地上以難以捉摸的蛇形路綫前進,駛 他把持着那部大汽車,在空蕩而平坦 山去了。接着槍聲都是來自

雅典娜忽然尖叫,因爲燈光一亮,才發覺 條路通下山去的。司馬洛開亮了車頭燈 車子終於到了高原的邊緣,果然有

就是派洛山氣象台的研究室了!

地看着司馬洛。「我對你完全估計錯誤了 司馬洛。」 手邊有一隻錄音機。天度星抬頭,失望 天度星和達賴星正坐在會議桌的一端

相撞了。

面馳來,如果不開燈照着,很快他們就會

二十呎前面就有一部上山的大汽車正在迎

子,通過破了的擋風玻璃,他們便看見那

司馬洛連忙向左擺呔,以避開那部車

部車子移向右面了。但跟着「嗤

的一聲

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們車子的右後輪,車

又移间了擋風玻璃的中間,而且很近了 子無法控制地向右傾側,於是對面的車子

「伏下來,雅典娜! 司馬洛叫着便 一面把雅典娜擁進懷裏。

> 洛,但我倒想研究你說過的一句話。 你究竟是什麽人和來這裏幹什麽的,司馬 司馬洛聳聳肩。「那不能怪我! 達賴星不耐煩地說。「我還未能查出

們是隨時會來進攻的!」 說警方隨時會來進攻這裏?」 「因爲這是事實。」 司馬洛說。「他

音設備,任何聲音都給錄下的。爲什麽你 指指面前的錄音機。「雅典娜的房間有錄

他們還是他們早已知道?」 問你他們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裏!是你通知 「媽的!」達賴星一拍桌子。「我是

訴你嗎?而且,現在什麽都太遲了,他們 可能已來到了這裏的山脚下!」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你以爲我會告

然是黑夜,外面仍然没有什麽燈光,但是

。他仍然是緊擁着雅典娜坐在破車裏,仍

人聲嘈雜。那件冰凉的東西是一隻輕機槍

着他的臉頰,使他一點而醒。他抬起眼睛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件冰凉的東西貼

雅典娜在他的懷中哭泣着。

主宰,他連眼睛也睁不開了。他似乎聽見

界充满了光彩。司馬洛極力要把持着神智

兩車接吻,天順地裂的轟隆一聲,世

但那一陣劇魔却使他對自己暫時失去了

的槍咀,拿着輕槍機的印度人正在對他淨

獰地微笑,說。「來吧,朋友,領袖要見

不到的!」 兇光:「你要告訴我,司馬洛!我們已經 許多新鮮的殺人方法,那痛苦會使你夢想 做到了這個地步,不能再讓任何人阻止我 達賴星站起來,頭筋暴現,眼中露着 如果你不開口,我會殺死你 我有

如果你不想一敗塗地,你還是留我活着好 司馬洛的眼珠狡猾地轉動了一下:「

「爲什麽?」達賴星問。

逃脫的!」 用我作人質威脅他們,他們也許可以讓你 司馬洛聳聳肩。「警方很尊重我的

> 出一顆子彈,如果必要時他至少可把達賴 他得取得控制的地位。 解决這個人的。趁現在室内還没有別人 個用手提機槍指着他的打手。他是應該先 會的最重要人物了。他担心的還是後面那 星及天度星殺掉;這兩個人顯然就是極樂 怕,因爲他的每隻鞋子的鞋頭都仍可以射 知道他心中在想着什麽。但司馬洛也不害 達賴星定眼看着他,眼睛閃爍着,不

星面前的桌上。司馬洛眼睛一閉,在心裏 度打手。領先的一人把幾顆硬幣丢在達賴 的脚步聲,又下來了三個拿着輕機槍的印 但跟着就已經太遲了,因爲一陣雜沓

旁邊的草地上找到這個,我們測出裏面正 那印度人對達賴星說 • 「我們在屍體

得意地微笑着,把其餘的也扭斷了,把電 兩手,發力一担住扭。那中空的硬幣便給 太遲了,是嗎,司馬洛?我相信現在不遲 **線**拉出來,丢在桌上。他轉向司馬洛。 他扭斷了,其内的幼電綫彈出來。達賴星 達賴星轉身拿起了其中一曼硬幣,用

還是會來的。」 洛吶吶地說:「他們早已知道這裏,他們 -這並不是唯一訊號。」司馬

幾個硬幣了!」 這個地方的話,你也不必多此一 小孩子好嗎,司馬洛,如果他們早已知道 達賴星哈哈大笑起來:「你別當我是 放這

開一點,別擋在他和達賴星中間,以便他 司馬洛没有做聲,祇是希望雅典娜走

> 典娜却没有移動的準備 在必要時能射出他的鞋尖裏的子彈,但雅

他了吧? 天度星轉向達賴星: 「現在你用不着

想早點送他上天堂,你有什麽別緻的提議 達賴星微笑道 。「我看用不着了。

時他便窒息而死。這不是很有趣嗎? 高高的高空,直至空氣稀薄到無法再呼吸 上天堂,真的送他上天堂!我要讓他升到 天度星笑道。「正是這個主意,沒他

驚愕地問道。 「什麽意思?逸我上高空?」司馬洛

他便沉入了一個黑暗的世界裏去了。 正擊向他的後腦的輕機槍柄便擊中了他的聲,司馬洛知道不大對,連忙轉身,一把 吃地笑。他忽然一擦手指,發出「卜」 肩,接着另一把槍柄又擊中了他的後腦, 「你到時自然會知道的。」天度星吃

麼新奇的遊戲,我急不及待呢!」 招手。「把他帶來吧。我從來没有玩過這 「來。」天度星向那三個印度打手招

走出去了。他們走的並不是來時的門口 而是對面的另一個門口,通入一條走廊 那三個打手把量去了的司馬洛抬起來

達賴星兩個人了。達賴星對雅典娜微笑。 「你一定恨透我了,雅典娜!」 他們走後,室中便祇剩下了雅典娜和

雅典娜咬牙道。 「如果我有辦法,我一定殺死你!

的肩,問道:「這個司馬洛究竟是什麽人達賴星繞到她的身後,温柔地按着她

的地圖,上面畫着奇怪的綫路和符號,又 用奇怪的顏色分成一份一份的。他相信這

司馬洛環顧室內,看見牆壁就是大幅

押他們進來的印度人說。

他就是達賴星,據說他就是最高首領!」

天度星,另一人司馬洛不認識,但雅典娜

。那室中現時祇有兩個人,其中一人就是

司馬洛和雅典娜給帶進了那地下室裏

是認識的,她低聲在司馬洛的耳邊說。「

人,爲什麽又會給我捉住呢! 」 達賴星忽然仰天大笑:「比我本事的 「比你本事得多的人。」雅典娜說。

讓他活得久些,是嗎?不,雅典娜,我不 計的是你而不是他。你的詭計就是想使我 雅典娜說:「你怎知道他有没有詭計?」 達賴星微笑拍拍雅典娜的肩:「有詭 「他通常不會這麽容易被捉住的。」

幹什麽的呢?」 會中計的!」 雅典娜伸手一指牆壁:「那些地圖是

旣然是一座氣象台,那些地圖當然就是研 究氣象用的了! 達賴星轉身看那些地圖,說道:「這

忽然從懷中拔出一把短劍,向他的後心插 而當他的背對着雅典娜時,雅典娜就

劍便脫手飛高了。 擊中了雅典娜的手腕。雅典娜叫一聲,短 然向前小跳, 但是在劍尖要刺中目標時, 隨即迅速轉身,一掌擊上 達賴星忽

者乳罩。

典娜畏縮地退後,直退到緊靠着牆壁上的 一幅地圖。 看着雅典娜,臉上的表情可怕得很。雅 達賴星輕易地把跌囘下來的短劍接住

易就能殺死我,我也不會活到現在了!」 明白你這樣是不會成功的呢?如果這樣容 次對我做這種事了。要到什麽時候你才能 雅典娜恨恨地看着他,達賴星的手忽 達賴星學學那把短劍:「這是你第二

花板與隔壁連接的轉角處,深深插入了那 然一揮,短劍便擲出,「托」一聲刺中天

> 了。 隔聲板之中。如此,雅典娜就拿不囘短劍

「這劍是那裏來的?

時我從他腰間拔的!」 寳貝手下。當他們其中一人站在我的面前 雅典娜狡猾地微笑。「你該問問你的

步一步走向娜典雅 「扒手! 達賴星不屑地罵一聲,一

縮地問。「你幹什麽? 雅典娜恐懼地沿着牆壁移開,一面畏

器,所以我先要徹底搜搜你的身! 「可是我又担心你的身上還會藏着什麽武 「我要把你再關起來。」達賴星說:

手中留下一塊,而雅典娜則逃開了,逃到 巳一跳而前,一手執住她的衣服的背後。 衣服遮着身體。她在下面並没有穿內衣或 會議桌的後面,狼狽地用手按着餘下的破 力勒一 衣服的上身撕裂了,在達賴星 」雅典娜轉身要逃,但達賴星

來呢?。」 度門,又轉向雅典娜。他吃吃笑道:•「又 不是第一次跟我了,爲什麽忽然間害羞起 達賴星慢條斯理地走過去關上了那兩

願意時却是另一件事了。 格強烈的女人,以前有過是一件事,她不 ,盡量與他保持最大的距離。她是一個性 他上前一步,雅典娜在桌後移動一步

慢, 右奔跑,繞桌追去。雅典娜連忙繞桌而跑 。她不比達賴星跑得快,但也不比他跑得 所以他竟無法追上。 達賴星向左邊踏了一步假步,隨即向

跑了三四圈,仍然無法追上,達賴星

娜不能再繞桌而逃了,便祇得離開桌子,忽然大吼一聲,一跳上了桌面,於是雅典 經撲到而把她按倒在地上。 再度逃向門口。但祇走了一半,達賴星巳

法把她按定。 的衣服一點一點給他撕下來,可是他却無 掙扎,達賴星抱着她在地上滾來滾去,她 雅典娜好像一隻發怒的雌貓般瘋狂地

聲。他忽然放了雅典娜,一躍而起。 大的木脚上,腰骨挨了一記,痛得大叫一 雅典娜也坐起來,達賴星手掌一揮

時呆住。 賴達星一跳上前,從桌上的錄音機抓

覺,這桶子似乎是用薄薄的輕金屬製成的

。沿着桶的邊緣有許多孔洞,繫着尼龍索

般高,是圓形的,直徑大約有六呎。憑感

子,索子都通到二三十呎之外的地上一大

子的邊緣上,所以他無法轉身,也無法走 副手銹鎖在背後的,而手銹則繫在那隻桶 图破布似的東西上。司馬洛的雙手是給 子中。這桶子大約和普通的大型汽油桶一

他發覺自己是站在一隻奇怪的金屬桶

管子,管内盛着的是氧氣或氫氣之類。 的巨型金屬管子。他知道那是盛載汽體的 物,其中最使他注意的就是十幾隻魚雷般 在他的這邊就放滿了各種奇怪的儀器及雜 怕,差不多有一座普通的足球塲那麽大

典娜還在發着呆時,他執着她的手臂一拖 把她推在地上,把她身上餘下的衣服去掉 上了眼睛,這個男人以往會使她感到刺激 後,用錄音帶縛起來。 ,然後獰笑着解除自己的衣服。雅典娜閉 但現在不是追尋刺激的時候,所以她祇 把她拖了過來,又把她的雙手反扭到背 這之後雅典娜就不能抵抗了。達賴星

給自己的身體壓住之外還要再加上達賴星 磨擦,而她的身體給他一下一下地撞擊着 娜並没有特別的感覺,祇是覺得肉與肉在 的重量,她希望達賴星快點完事,別像以 往一樣無限期地延長…… 。使她最難受的還是那縛在背後的雙手 跟着達賴星便壓到了她的身上。雅典

中一座建築物的天台了。這天台寬大得可 發現他是在一座天台上,大概是高原上其 清新的風正撲面襲來。他扭頭看看四周 先看見是的一片繁星點綴的夜空,而一 司馬洛在昏迷中醒來,張開眼睛,

陣

接着達賴星給她推得撞到會議桌那粗

拍,雅典娜的臉頰上着了重重的一掌,

起了那兩捲錄音帶,把錄音帶抽出來。雅

是感到厭惡。

堆破布又是幹什麽的? 奇怪這隻桶子是什麽,那些尼龍索子和那 他搖動雙手,發出格格的聲音,一面 「這是一隻氫氣球!」天度星的聲音

在他的左面說。 爲裝載司馬洛了。 **那些探測氣象用的儀器的,但這一次則改** 測氣象的大氣球,這隻桶子中通常是裝載 布就是氣球的氣袋,充了氣之後就會升起 而把這個氣球帶上了天空。這是一隻探 於是司馬洛明白了。那一大團所謂破

麽說要送你上天堂吧! 天度星吃吃笑:「現在你明白我爲什

揮揮手向他解釋:•「現在正在充氣,很快 他也注意到那團布正在蠕動。天度星 出現十二條銀蛇,就有無數的人揭竿而起 從來就不需要用到很多人的。祇要讓天空 天度星迎風大笑道:「我們的計劃,

司馬洛冒了一額的冷汗

其量也祇能在這裏放吧了。佔據區區城市 ,又有什麽用處呢? 」司馬洛問:「你們都到這裏來了,充 「現在你們還能在天空放什麼銀蛇嗎

把汽球吹得斜斜的懸在那裏。 來已經升起了一隻大汽球,汽球下端在一司馬洛囘頭望去,看見天台的邊緣原 隻石臺上,使它暫時不能飛走。急勁的風 天度星忽然伸手一指: 「看

才會漲滿的,所以我有機會告訴你一個故

你還是放了我吧,天度星,你們是註定要

,帮助我,你也許還可從失敗中得

司馬洛瞅他一眼,冷冷地說:「我看

未必能通過這層金屬而擊斃天度星的。

天度星吃吃笑: 「還有一段時間氣袋

星之間隔着一重金屬,他鞋頭内的子彈,

司馬洛很可惜自己是在桶内,與天度

就會升起來的!」

就自動燃着,於是,天空出現十二條銀蛇 製的烟花,當它升到一定的高度時,烟花 它就會升空了,它的上面載着二百磅特 天度星又說道:「在大約一分鐘之内

氣象台及探測氣象的氣球使天空出現銀蛇 司馬洛瞠目結舌,原來他們就是利用 起手迎着風,衣袖拂動了:「看這風!

定成功的。因爲天也在帮助我們。」他學

我們並没有註定失敗,而且我們是註 天度星容忍地微笑:「你錯了

,司馬

經知道了奇異汽水的事情,他們已經在提 司馬洛也不管了,而繼續遊說:「警方已

「呀,奇異汽水。」天度星嘆了一口

司馬洛皺眉,不大明白他說什麽。但

出去,乘着這風,就可以到達全亞洲的上 會研究過,如果今夜在這裏把氣球陸續放 ,我是研究氣象的專家。我剛才和領袖開 「但我們的氣球却可以放到很遠。別忘記 「我們雖然都在此地!」天度星說:

放他下來就行了。

已經算準了,別忘記,我是專家!」 可以在明晚,有些地方可以在後晚。我都 銀蛇用不着在同一時間出現的,有些地方 「不要緊的。」天度星微笑:「十二 你來不及-一司馬洛說。

司馬洛正在瞠目結舌之時,遠遠那隻

祇是會使市民入夜後便留意着天空, 的警告,不能解除我們根深蒂固的催眠 不要受十二銀蛇控制。但這没有用,匆匆 早報一定會出現你們發出的公報,叫市民 於是我們就可以下去接收。明天,各地的 去的氣球就會在本市上空放出十二銀蛇, 十二銀蛇出現,這不是更妙嗎?」 蛇的事,在大約一小時之後,第一隻放出 點更妙的,那就是你們已經知道了十二銀 氣球忽然給放鬆了,它便緩緩地升進空中 一面乘風遠去。天度星又說。「還有 等待

呎,他更没有機會向天度星發射鞋裏的子 扎,但手銬不是用人力就可以掙斷的東西 升起來了,他的桶子被拉高到離地十幾 而此時,他這氣球的氣袋也已漲成球形 司馬洛打了一個冷顫,連忙再用力掙

天度星又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在風中

然想利用天度星的變態心理。祇要天度星 我跟你走,我們可以相處得很好!」他仍 你上天堂之前,還有什麽話要說的嗎?」 凄厲得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他叫道: 「在 司馬洛現出一副可憐的神態:「我們 本來可以成爲好朋友的。讓我下來,

了許多,我恐怕我已配不上你了 但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對你的估計提高 司馬洛,我們本來是可以相處得很好的 天度星看着他,狡猾地微笑。「不錯

眞多。我這一隻的上面也有烟花嗎?」 兩隻氣球升起了,其中一隻並且已給放掉 而冉冉升入空中。他說:「你放的氣球 司馬洛再向四周望望,又見黑暗中有

> 甜美的成果! 十二銀蛇!很可惜你没有機會參與享受這 題。現在你看見升空的已經是第二十七隻 爲你而放的。我這裏的氣球多着,不成間 。它們會按時在全亞洲的上空爆炸,放出 ,以後再放三隻,我的計劃便功德圓滿了 「沒有,」天度虽說:「這隻是特別

你們! 馬洛說道。「歐洲和美洲的強國不會放過 「即使得到了亞洲也没有用的。

拔出一把長長的刀子,一揮,把氣球繫在 掌中的!再見!」接着天度星忽然從腰間 司馬洛開始上升。 石上的尼龍索便給他劈斷了,而氣球帶着 們有所行動之前,他們便已經落入我們的 天度星說:「在他們還未有時間對我

直像就要被那手銬割斷了似的,真是苦不 能給抛出了桶外的,但又由於有手銬銬着 給抛來抛去,如果不是有手銬銬着,他可 氣球下吊着的桶子吹得一搖一擺的,就像 ,桶子拋動却被雙手牽制着,有時手腕節 一隻狂風暴雨中的小舟,而司馬洛在桶中 他用力掙扎,但手銬一點也掙不動。風把 司馬洛看着高原的地面很快遠離他

定了。 氣球正在以斜綫上升,現在上升得相當穩 看不見那高原了,下面的地下是一片漆黑 能定下來,透了一口氣,他四面望望。已 ,祇是在遠處偶然會有一點居民的燈光 桶子的鐘擺動作也漸漸停止了,司馬洛才 漸漸地氣球升得高了一點,而且,那

(未完・七)

已經退囘老巢,又祇剩下這一小撮人,還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們現在

各地的警方對抗,也許多傷害一些人命吧 是表示當大日子來臨的時候,我們還要和 加以感化。但這也不是一個大問題的,祇 發現得太早,使我們没有機會把警察們也 氣:「這正是最使我們遺憾的地方。他們

談什麽征服世界呢?」

陣極大的震蕩,心脈震動甚巨,喉頭一甜 輕拂過來,自己所佈的周身眞氣,起了一 一口鮮血已狂噴而出

倏地,一陣風聲颼然。

的翻過來。 旋出那精奧詭譎莫測的「星象迷踪身法」 ,向前倏忽閃避,挪前三四丈,疾速無比 岳雲龍强忍着汹湧翻騰的氣血,疾忙

看清來人是誰,突然氣運掌心,眞元歸一 ,單手微揚,「玄天冰魂」眞氣,猝然發 岳雲龍又驚又怒,夜色之中,也無暇

他心恨來人,是以一掌發出,毫不留

厲陰森。 忽聞來人一聲呵呵宏笑,聲音蒼古慘

他撲來。 龍那密如潮湧的「玄天冰魂」眞氣,直向 笑聲未畢,人如飛鳥一般,穿過岳雲

後,不料却被來人輕易穿透,心中懍駭已 岳雲龍的「玄天冰魂」眞氣,發出之

極,頓時怔在原處默不做聲。

壓了下來。 ,一股極巨掌力,排山倒海般,向岳雲龍 來人一陣陰森森冷笑,突然五指箕張

推出。 氣運聚,不待對方掌風襲到,一掌已猝然 岳雲龍驀然驚醒,突然將體內眞炁之

倫比。 這一掌,用足了全力功力,威力無與

人,對這般陣仗何會擺在眼下? 來人乃是當今武林碩果僅存的第一異 一見掌風推到,立將功力增加三成。

勁疾旋風激蕩中

翻血湧,不由連連後退了七八步,「哇」 一聲,又噴出一口鮮血。

,凝視來人。 他面容慘厲,星目暴出一股仇恨的怒

脫俗絕塵之態。 ,面如古月,神態威嚴,一副仙風道骨 星月微弱光下,凝立着一位白髯老人

閃電般泛起一絲「逃」念。 來者是誰,俊臉不禁一陣抽搐,腦際疾如 岳雲龍一見此道貌岸然的老人,就知

視着岳雲龍。 ,此刻,正也泛出一股驚訝之色,冷然逼 這位白髯老人,那雙神光如炬的眼中

驀地此刻一

掌勁下,疾速施展出:「移形換位」身法 ,想逃避那招「天浮地沉」。

天冰魂」眞氣。 「天浮地沉」之時,也挾帶着九成的 當楊元秀閃避之時,日然太慢了,他

突然,一聲震天大响,兩股掌風,驀

岳雲龍悶哼一聲,腦昏目眩,一陣氣

「師父!你老人家!」 旁邊突響起一陣痛苦的呻吟聲,道:

股潛力托着般,輕飄飄移身過去… 的臉上,突然微變,整個身軀,就像似一 那一陣陣痛苦顫抖的楊元秀身上,古月似 老人聞聲,那道如炬的目光,瞥掃在

原來金環劍楊元秀,他雖然在岳雲龍

但,要知岳雲龍施出絕魂掌,第一招 玄

綿綿勁氣,登時身受重傷,軟癱於地。 雖然躱過正面的襲擊,却躲不過那散擴的

,他已無暇思索,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岳雲龍見蒼古老人,向楊元秀身旁飄

形猝然飛起,施出那蓋古凌今的奇絕輕功 ,殞星流矢般,疾射而去。 一聲吭傲蒼穹的悽厲長嘯,岳雲龍身

眨眼之間,已如冥冥鴻飛,無踪無影

奔着… 騰的氣血,儘力施展着絕世輕功,疾速狂 岳雲龍以一股倔强的傲勁,强忍着翻

山風疾速地響着,四周景物,在他眼簾裏 ,飛馳般的掠過 此刻,他腦子裏一片模糊,祇覺耳邊

凉的奇異氣流,四散流竄着。 靜了,周身經脈之中,似隱隱透出一股冰 股疾速翻騰,汹湧澎湃的氣血,漸漸的平 不知狂奔了多少時候,岳雲龍祇覺那

視着四週。 驀地,停下狂奔的身形,星目眸焰冷然掃 岳雲龍莫名其妙,也不知是何緣故,

的夜梟啼叫……景色顯得異樣沉寂。 森的密林,黑黝深遠,時而傳出陣陣悽凉 這是一條廣闊的荒道,四週是一片鬱

秋風,不斷的吹着: ,蒼穹像潑了墨似的,勁厲的帶着森冷的 此刻,已是三更天的深夜,天氣轉寒

凉,恐怖… 有星星,足以看上去,灰濛濛地,一片悽 漆黑的天幕上,已沒有了月亮,也沒

世界,又何嘗不是?……」 聲,道:「天氣如斯變幻莫測,人間大千 岳雲龍見景思情,不禁發出凄凉的嘆

他感嘆的說着,緩慢脚步,想找一處

救愛侶療傷

刃兇徒中箭

是陰陽教派她做臥底的人,至於凌秀風已被他囚禁,岳雲龍找楊元秀理論,雙方劇門

飄影,一個花落春隄,你來我往,梅艷芳不敵,說出是黑旗令楊琪樂一

楊元秀所幹

然見到白鳳令旗主梅艷芳,便追問情况,懷疑她所爲,雙方誤會,發生衝突,一個暗香

片茂密樹林內,聽到一聲呻吟和帶有血腥味,發現華山歷代掌門合符和掌門謝一飛已奄

吹樹梢,枝影婆娑,沙沙的聲音外,四週是一片寂然,再掠入 前文書至岳雲龍來到一片朦朧的荒野山徑中搜索着,

除了風

前文提要:

奄一息,隨即死去,還有幾個弟子同遭毒手,而拜兄凌秀風,不知是否遭毒手?此刻突

,疾壓下來。

猝然飛起,身子在空中宛如巨鷹似的連接緊隨着,一聲凄厲長嘯,岳雲龍身軀 三次迴旋,右掌抖成了千百掌影,掌勢驟 痛,手中青霜短劍,已被岳雲龍那截斷劍 擊得飛騰半空。 懷駭之下,只覺自己右腕虎口一陣辣

出。

的身法,疾如旋風般,挪移出去。 楊元秀已顧不得靑霜短劍之得失,脚 ,又施出少林絕技:「移形換位」

直向青霜劍,尾隨追去, 法,一弓一伸,整個軀體,翻若驚鴻般, 再追擊楊元秀,冷笑一聲,身形已如鬼魅 般,在空中施出那「迴龍騰轉」的絕妙身 岳雲龍眼見青霜劍飛起,他已顧不得

湧而出

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疾

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挾着浩浩

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彷彿

串動作 施出的。

岳雲龍喝叫、擲劍,出招,這三個連

,快得幾乎使人以爲是同一刹那間

此招正是威震天下的絕魂掌第一招

落地。 復得激顫的長嘯響起,岳雲龍身軀已飄然 伸手疾採,抓住青霜短劍,一聲失而

倫的短劍,運着全身的功力,身劍合一, 楊元秀想拿出青霜短劍,以此鋒利絕 岳雲龍身後突然響起一聲陰惻惻的森 驀在此時

學手殺了岳雲龍。

的當兒,一道白虹,驟若雷奔電閃 那知就在青霜劍,連劍鞘由懷中摸出 ,疾射 森魅笑。

過來。

緊隨着,一股痛徹心肺的冰寒掌勁

氣,立刻佈滿周身百骸。 岳雲龍無暇回顧,那「玄天冰魂」眞

岳雲龍驟覺一樓陰森森的幽幽寒風

隱秘的地方,運聚一會內功

響聲,又是如此細小,如換一個武功較差 人,是絕不會察覺的 岳雲龍突覺身後,有着一絲極輕微的

岳雲龍條然回頭,星目放光,疾速搜

影。 夜,是死寂的,悽凉的,四週那有

絲他從未有過的緊張。 着一股微微窒息的感覺,而且,竟帶着一 岳雲龍心中驀然一驚,覺得胸間,有

嗎? 跟隨在下身後,不知有何見教,旣然來了 道,諸位不在睡鄉覓求甜夢,鬼鬼祟祟, 人情味的語音,道:「夜寒人靜,荒山僻 的煞焰,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毫無一絲 ,何不乾脆滾出,難道要讓岳某辣手相請 倏地,岳雲龍星目暴射一股懾人魂魄

若似幽靈般轉了出來。 耳巳極的嘿嘿怪笑,刷刷刷,三條人影 語音甫歇,茂密森林,突響起一陣刺

目精光隱現,顯然功力巳達絕高之境。 迎風凝立着三個人,一位是身驅痩長,碧 目慘白,金箍束髮,裝束怪異的道人,雙 眼金睛的老道,另一位則是陰氣森森,面 岳雲龍星目凝光,冷然打量來人。 灰濛濛的夜色下,離岳雲龍尋丈外

目精光四射,威儀攝人一 晳,五官端正,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雙 再一位就是長髯垂胸的老者,面色白

維雄。 此人正是,龍虎莊逃亡的鐵扇金梭顧

Y123 那位碧眼金睛的老者一出現,即哈哈

個手辣心狠的閻羅魔者,老夫厲嘯天,江一陣狂笑,追:「好功力!好功力!這是 下略有所聞吧!哈哈… 湖上有個綽號,叫:『神眼羽士』,想閣 岳雲龍聞言之下,暗中驟然一震,這

日恩師和心並無瓜葛,不知今夜如何來找位名噪關外的異人,神眼羽士厲嘯天,昔 自己的晦氣 他那知神眼羽士厲嘯天,此刻,巳是

三總監察之一。 掌轉乾坤震西天麾下,陰陽教執行教務的

四處偵查岳雲龍之踪跡。 惡之徒,立覺勢態嚴重,立即派出高手 趕去陝西九靈山盤龍峯的陰陽教總壇報訊 梭顧維雄施鬼計潛逃之後,即快馬加鞭 ,掌轉乾坤震西天一聽出是九天神魔雷去 原來自從岳雲龍掃藩龍虎莊,鐵扇金

位高人 名遠播關外,在下久仰,但不知你身旁這 岳雲龍劍眉微揚,豪聲道:「閣下威 ,是如何稱呼,也好叫岳某瞻仰!

持白鳳令旗,嘴角微動,一縷像似冰窟裏 甚小,旗面連旗桿只不過一尺長短。他手 閃光,他手中巳多了一面白鳳旗幟,體形 座便是白鳳令旗門,神壇旗令,冥陰道人 吹出來冰冷的語音,道:「你聽清楚,本 冷氣森森的哼了一聲,右手條伸,一縷 那混身似陰風慘慘的道人,雙目微闔

原來尊駕便是冥陰道人,久仰!久仰!莫 岳雲龍聞言,仰首一陣狂笑,道:

言談神態,寒氣森森,傲慢之極。

怪岳某若似走進了陰森地府一般。

某恩師,也有你的份兒,哼-「冥陰妖道,昔日華山絕頂,卑鄙暗算岳 倏地,岳雲龍面罩寒霜,厲聲喝道: 今夜你已經

那惨白的面孔上,仍是毫無表情。 冥陰道人見岳雲龍那種狂傲的語氣

今日便是你的忌辰,還在猖狂什麼,嘿 聲,皮笑肉不笑,說道:「岳小子,明 站在一邊的鐵扇金梭顧維雄,乾咳了

說道: ,今夜衝着岳某而來,就是你們霉運當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嗤一聲,冷冷的 「你們這般下流卑賤之徒,休得廢

怒火三千丈。 ,他見岳雲龍蔑視他們,不禁使悩氣得 神眼羽士厲嘯天,威名遠震關外,此

等高深的定力,也不由心中微震。 墊,若巨鐘齊鳴,嗡然作響,連岳雲龍此 **倏然發出一陣呵呵狂笑,笑聲震耳欲**

欲做車輪戰嗎?好吧!不論你們欲以何種 四週一掃,冷然道:「厲嘯天,你們還有 戰法,岳某皆捨命奉陪。」 來,併肩而上,哼!難道此等鬼鬼祟祟 多少下三流毛賊,隱匿林中?何妨都請出 番,看看:你到底有何出類拔萃的功夫。」 「憑你這厮狂妄口氣,老夫倒要先領教 岳雲龍條然星目放光,迅速絕倫的向 厲嘯天笑聲歛止,厲聲對岳雲龍道

眼色。 由老臉一熱,向鐵扇金梭顧維雄使了一個 神眼羽士厲嘯天聞言,面容驟變,不

欺身至他左側。

鳥般,撲出十數條人影來 噪聲甫住,林中刷刷一陣連響,疾如飛鐵扇金梭顧維雄會意,仰首一聲長嘯 輕捷絕倫的向岳雲龍圍了個三角形

見他們這手輕功,顯然這十幾人的武功

眞想不到,堂堂一位有頭有臉的神眼羽士 察覺,他不由一陣呵呵大笑,道:「噢 哈,眞想不到!」 ,也當了陰陽教主震西天蟲賊的差使,哈 厲嘯天向顧維雄使眼色,岳雲龍已然

使神眼羽士微感窘迫,默默無語。 這幾句深含譏諷,不屑的語言,不禁

教訓你追胆上生毛的小子。」 抖手中白骨鞭,厲聲怒喝道:「岳小子, 江浪波,只聽他大喝一聲,縱身躍出,一 此時此刻,豈是你放狂賣乖之處?江某先 的漢子,正是龍虎莊副莊主 那騰出十數條人影中之一個臉色青慘 催命使者

倒變成一個人物了,失敬一 見你搖着尾巴,躲在後頭,嘿!嘿!今夜 諷的道:「咦!江副莊主,昔日岳某好像 岳雲龍雙目如冰,煞氣修現,冷嘲熱 催命使者江浪波,在江湖武林裏,也 失敬!」

骨鞭,若似一條靈蛇般,挾帶着一股勁風 高的功力,但也得硬着頭皮充好漢。 分的語言刻薄他,任是他如何懷駭對方絕 祇聽一聲暴喝響起,催命使者手中白

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岳雲龍這等入骨三

倏忽避閃,不但避過催命使者一招,反而 ,直向岳雲龍身上要害,盤繞過來。 岳雲龍冷笑了一聲,足下如旋風般

在這衆多高手的環視之下絕對不能和他們任實能內心已泛起殺機,他知道自己 右掌連連伸縮,極快的點向催命使者左身 。祇見他閃至催命使者左側,厲喝一聲,作拉鋸戰,只有速下辣手斃了一個算一個

聲中 那發難。 害,手法快速絕倫,左右雙掌像似同 側十二處大穴。 左掌五指疾圈、猛揮 手去央速絕倫,左右雙掌像似同一刹,五縷銳利的勁風,直襲對方上身要 ,一嗤嗤」連響

游魂」 這招正是,絕魂掌的第四招: 「寒絲

閃,便知不妙,右手白骨鞭幻起一片光圈 ,正想擋住對方凌厲攻勢。 催命使者一招襲出 ,祇覺對方人影

的勁嘯,疾透過白骨鞭舞起的光幕,驚駭 之下,身軀猛地暴退。 驀然,催命使者察覺不對, - 股銳利

疾響中,跟着起了一聲慘號。 說時遲,那時快,「嘶!嘶!」一陣 但是,時間上仍然略晚了一步……

之外,始跌倒於地,一命嗚呼一 的身軀,直被那縷威猛的勁氣,送出五步 五縷勁風,貫胸而過,噴血如泉,那魁梧 催命使者江浪波,上身要害,已被那

刹那間,塲外 這樣衆多的高手,竟來不及 岳雲龍閃招、出招,催命使者當即暴 這一連串之動作,只不過電光石火的

絲得意自滿之驕氣。 暴射,攝人魂魄的瞧着各人,但却沒有一 岳雲龍此時面上神色湛然,雙目精光

場外衆人,齊皆面上色變,露出一副

驚恐之態……

號稱『閻羅魔者』,來!來!來!老夫索 追: 性也讓你一併成全了!」 神眼羽士厲嘯天哈哈一陣悽愴慘笑, 「岳雲龍,你手段之狠毒,確實不愧

一死,你也難免。」 心?凡是來找尋我岳某晦氣者,皆免不了 羣詭譎狡獪之輩,還要顧忌什麼良心不良 態,那雙碧光閃閃的銳眸,逼視着他……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對付你們這 他說罷,雙掌撮合,擺出一副詭異怪

驅倐起,雙脚也連環的怪異點出。 起一道汹湧狂飆,連環擊出,緊隨着,身 「免」字脫口,岳雲龍左右雙掌,論

就打毒辣手段,看得暗暗心驚,措手不及 之下,厲嘯天狂喝一聲,機挫半步,雙掌 神眼羽士厲嘯天,直被對方這種叫打

疾出,直迎上岳雲龍掌勢。

道銅牆鐵壁,脚下一陣踉蹌,退了三四步 ,掌影重重,成弧形飛舞,一招快似一招,又欺身遽進,展開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勢岳雲龍手下毫不留情,一掌震退對方 ,那雙碧綠怪睛中,射出一道怨事之光。 一聲巨響,厲嘯天雙掌如擊中一

强接着那如冰雹的攻勢。 緊隨着對方掌勢劈處,以硬碰硬的方式 神眼羽士厲嘯天,緊咬着鋼牙,雙掌

,凌厲無匹的指向對方要害。

出手方位奇幻,詭異莫測。

及罡烈風聲,二人出手,全是稍沾即走, 祇見塲上兩丈方圓,盡是縱橫掌影

Y124

有時招出一半,便又撤招換式。

眞個是凶險處,一羽不落,緊痿處

掠陣各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髮難容,那波譎雲詭的奇幻變化,直把

打轉,極勉强的接下對方三四十招攻擊。 時間均處在對方攻勢之下,祇見身形團團 了一籌,剛才自己又被對方搶盡先機,一 比岳雲龍這種先天、後天的特異稟賦,輸 烏雲掩眉月,秋風帶悽凉一 厲嘯天身形之巧快,內力之悠長,都

子硬,併肩子一起上呀!」 鐵扇金梭顧維雄一聲暴喝,道:「點

賤邪徒,早就該一起來送死了!」 岳雲龍一陣長笑,道:「你們這羣卑 語尚未住,修然呼啦一聲,一件黑黝

黝的東西已挾着勁風,當胸劃到。 雄,他手中正持着一把烏光閃閃的鐵扇。 同時閃目間,已然看出暗襲者就是顧維 岳雲龍雙掌驟翻,巳閃電般伸手抓去

勢疾勁,眞不愧是江南武林第一高手。 功,鐵扇微沉,斜劃對方變肋,左掌呼! -向分岳雲龍左太陽穴,左肩拍來,其 鐵扇金梭顧維雄,此時他一見偷襲無

撲過來,就在同時,猛不可當,岳雲龍人 的那大漢,祇覺一股吸力,拉得他向前疾 猛然往後拍出之掌,倏忽疾收,後面偷襲 直襲身側。好個岳雲龍,煞氣陡盛,厲喝 一聲,施出內家氣功「磁陰接陽」,左手 緊隨着,岳雲龍驀覺身後一縷金風,

雄手中那柄鐵扇,深深陷入那位大漢的胸 ,肝臟血液,瀉滿一地。 顧維雄眼見錯殺了自己人,不禁心神 但聞「哎喲」的一聲悽厲慘叫,顧維

轉疾射而出,抖掌向顧維雄背後便劈。 岳雲龍黏地雙脚一扭,人已如急弦盤

夫,但也不由駭出一身冷汗。 後一掌堪堪躲過,虧他有着一身不弱的功 脚尖急點右脚背,斜瀉七尺外出,才將背 顧維雄驀覺勁風襲至,驚駭之下,左

要單人獨鬥,只有白白送命的份兒。 面子,他自被岳雲龍一陣搶攻,已然知道 神眼羽士厲嘯天,此時也顧不得什麼 他手亮威震關外的獨門兵双青鈎劍

口中焦雷也似的一聲暴喝,如驚雷駭電般

,舞起一片青光,罩向岳雲龍。

嘯,疾湧向岳雲龍。 雙掌拍出幾股陰寒的幽幽掌風,挾帶着銳 ,身軀直若幽靈般,輕飄飄的欺了過來, 那始終陰氣沉沉的神壇旗令冥陰道人

得暗一咬牙,急急運起「玄天冰魂」眞氣 **魏體**,他待要躲避,巳自不及,岳雲龍只 莫測的攻到,身軀微微一偏,單掌反震出 一股冰寒颷勁,擋住厲嘯天連環的攻擊。 此時,他又猝覺右側冥陰道人的勁風 岳雲龍驟見属嘯天的凌厲招式,奇詭

似的抓向岳雲龍肋骨 是奇詭莫測,就在岳雲龍運起「玄天冰魂 眞氣的當兒,他雙手突由掌變爪 要知冥陰道人功力何等深厚,招式更

,同時左掌閃電般劈出。

巳吃冥陰道人「陰風爪功」捏斷。 ,跟着一陣劇痛攻心,岳雲龍三根肋骨 岳雲龍才一運氣,已覺肋下驟然一緊

而出,若换了別人,只怕早已斃命他之陰 幸得他運起的「玄天冰魂」眞氣反彈

來,他懍駭之下,隨即鬆手,但整個身軀 ,也被岳雲龍的掌力,震翻了幾個觔斗 ,驀然敵人體內一股反彈之力,震了過 冥陰道人但覺手指才一抓住岳雲龍肋

方才一咕嚕跳了起來。

雲龍胸腹。 金梭」,三枚金梭,毫無聲息的,擊向岳 扇金梭顧維雄,又使出了他的絕技「奪命 黨在岳雲龍震退冥陰追人的當兒,鐵

暗靑子招呼。 敵人,當眞此等卑賤,衆人圍攻,而又用 根肋骨,眞氣不易聚集,且亦萬萬估不到 此刻,岳雲龍剛被冥陰道人,捏斷三

錐心刺骨。 却被一支金梭擊中,一陣火辣辣的劇痛 了一步,胸腹要害雖然躱過,但左肩頭 他驚怒之下,全身扭轉出去,但已晚

龍身上招呼。 而上,掌風,暗器,兵双,凌亂地向岳雲 驀在此時,那外圍的大漢,突然蜂湧

岳雲龍咬牙忍痛,雙掌掄起兩道狂颷

背後襲來,刹時滿空刀光劍影,風聲呼呼 自己獨門兵双,挾着絲絲銳風,向岳雲龍 ,威力煞是驚人。 ,岳雲龍身形暴退,他們一陣吶喊,各學 ,他們都是陰陽教中,身居香主舵主之類 但這十幾條漢子,並非一般泛泛之輩

機之心,一聲尖銳刺耳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星目如煞,牙關緊咬,立動殺

芒暴射,冷氣森森,鋒利無比的短劍,這 岳雲龍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寒

正是那麼驚天下武林人心的青霜短劍。 就在青霜短劍出鞘的當兒,天空中突

然烏雲疾湧,寒風銳嘯,一道閃光,轟, ,雷聲大作,也許逗就是武林人物殘酷

虞嘯,身軀已與匹練似的劍光,合在一起 如經天游龍般,在空中往返電掣 緊隨着雷聲中,岳雲龍仰天又是一聲

片明虹。 簡直已分不出那是一道劍光,抑是一

下四五人 鮮血迸濺,眨眼間,那十數條大漢巳倒 場中突傳來慘呼悲號之聲,頭顧紛飛

着翻湧血氣, 他那仗着那充滿血腥味的青霜短劍,强忍 岳雲龍此時混身浴血,創傷累累,但 瘋狂般左右衝殺。

因爲他知道,此刻如稍一分神,則必

,那是青霜劍一 **修聽鐵扇金梭一陣疾呼,道:** 這柄震撼武林人心的青霜劍,突然在 「青霜

懊駭的近似瘋狂。 此時出現,實使這個江南武林第一高手 起,身劍合一,疾似閃電,直向顧維雄飛 只見他俊目中,煞氣懾人,一聲厲嘯聲響 岳雲龍心中恨極了鐵扇金梭顧維雄,

嚇得魂飛魄散,手中鐵扇舞起漫天烏光。 **党**一道眩人眼目的巨光,向自己射來,他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慘厲的怪嘷, 顧維雄口中正瘋狂喊嚷着青霜劍,頓

響徹夜空,這位江南武林的一代梟雄

這樣的喪命了。

燥 施展絕技,此刻,但覺五臟如焚,唇乾舌 岳雲龍身受重傷,又連連逆運眞氣,

這些跋扈暴戾的梟雄,並未因青霜劍 ,而放棄圍攻,反之,更是慘烈 0

難再支持下 那冥陰道人與神眼羽士厲嘯天。兩人 岳雲龍殺了顧維雄之後,已知自己實 去。

短劍 幾道霸道的凌勁,十指箕張,欲攫奪青霜 疾如蒼鷹般,疾速閃電騰來,雙臂各揮出

形已如巨鷹般飛掠而出。 岳雲龍一聲悽厲欲絕的長嘯起處,身

身形如影隨形般,向岳雲龍追去。 神壇旗令冥陰道人陰森森一陣怪笑

飛虹影斷腸紅」。 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劍」的第五招: 已疾然湧起十縷銳利劍氣,如電搖至,這 岳雲龍頭也不回。反手一抖,青霜劍 屋

洒 整個身軀,已在空中被揮成三截,血花飛 ,慘不忍覩。 祇聽一聲陰厲慘叫響起,那冥陰道人

掠出七八丈,巳到達了一片密林邊緣。 人之後,却藉着劍上一陣衝撞之力,躍身 岳雲龍拚着殘餘眞氣,劈殺了冥陰道

至。 而下,單掌猛劈,一股幽幽陰風,颯然雙 的得意詭笑,一條黑影,疾如鷹隼般飛撲 密林中,響起一陣陰森森,震人心魂

岳雲龍開此笑聲,暗道:「我命休矣

如平地響起一聲焦雷,塵土飛揚,枝斷葉 !」雙掌運起全身殘餘功力,疾揮而出! 刹時,兩股漫天掌勁,猝然相觸,恍

中 一張,連噴出幾口鮮血。 連翻幾個觔斗,始勉强穩落地上,口中 岳雲龍身驅直似斷了綫的風筝,在空

眸焰,冷然凝視着來人。 陣痛苦的抽搐着,星目仍暴出一股仇恨的 之色,混身上下,傷痕纍纍,面上肌肉陣 岳雲龍此刻滿嘴血跡,雙目已成血紅

靈似的身影,此人正是天龍帮主。 緊隨着,森林裏頭,又閃出幾十條人 原來此刻密林前,已然凝立着一位幽

風子曹逸天…… 影,其中有天龍帮的四個壇主,總護法金

睛 邪惡狡獪的奸徒,但此刻,他只能夠用眼 己已死定了,他恨,無比的痛恨面前這些 ,怨恚的望着他們。 岳雲龍此刻腦際一片模糊,他知道自

都已無能爲力了: 因爲他此時,已漸漸覺得自己連站着

恐怖 亮,大地是灰濛濛地,一片悽凉,陰森、 天際陰霾低垂,沒有星星,更沒有月

怖,緊張的氣氛。 周遭是一片沉寂,但充滿了肅殺,恐

哀怨、悽凉至極。 虚空裏,飄忽傳來一縷絕妙的琴韻。

琴… 裏不禁的叫道:「啊」 岳雲龍此刻,腦中已恍恍惚惚的,心 白鳳令旗主的超魂

溪旁,此刻正綴踱着一匹瘦骨嶙峋的

飛玉濺珠,此時此地,確是韜光養晦 寧,現在我自己已找到了自身安寧之所 再是這樣做,主人九泉之下,於心何能安

背翻跌下來 語罷,岳雲龍强忍着周身隱痛,由馬

痛苦的輕哼了一聲,岳雲龍慘白的面頰上全身一經震蕩,他幾乎又昏絕過去,

還沒有一件了却心願,你怎能從此撒手而 岳雲龍,你若是死在此地,也是好的,但 是睹景思情,一聲凄凉的慘嘆,說道:

豆大汗珠一滴滴落了下來。

昏迷中

此谷底如咽如噎。

風在樹梢,如泣如訴,飛瀑溪流,在

始在他的心胸中,洶湧澎湃的沸騰了起來

內心裏,那股深刻的仇恨怒火,又開

一股倔强,堅毅的生存慾念,不禁油然

着一身武功,但此刻却一動不動的伏在馬結成一塊暗紫色的硬漿,這人看來彷彿有

背上,使人疑惑他到底是死去,抑或是在

血箭

他身上的血

,大概因時間過久,已凝

黑馬

他混身染滿血跡,背上插着三根羽毛,黝黑馬背上,竟赫然俯臥着一個少

深山靜志,古洞明心的人間仙境

馬背上少年,星目微微瀏覽一週,

像

就聽我的話去吧。」

年

沿着溪旁緩緩的踱着,好像似要尋找一個

馬兒口中猛噴着靑絲絲白氣,牠,仍

而生……

,能夠救救牠的主人。

之內,緩緩上升一股逆氣。

於是,他試運着一口眞氣,忽覺丹田

岳雲龍不禁凄凉的一嘆,他知道自己

「岳雲龍啊,岳雲龍!你當真如此懦弱 他不禁又慘然一笑,微微嘆息,說

止一次,幾乎接觸到這個字。 ,道是一個可怕的意念,他曾經不

裂,凄惨的、痛苦的死去。 已經很近了,等下便會血液沸騰,經脈迸 現在,他知道自己雖然離死的距離

岳雲龍。 **瘦**黑連連凄凉的低嘶着,馬頭依偎着

閃淚光 下來,瘦黑那赤血金睛之中,也隱蘊着閃 岳雲龍見狀,星目熱淚,潜潛的滾落 ,微微悲嘶!

傷心腸斷的啊。 人世間的生死離別,總是最使人

默默的互視着。 這人和獸,兩種不同的動物,牠們正

這種無言的沉痛,較之有聲的號哭、

隨着輕拂的晨風,飄傳了過來。 悲嘶,更要來得凄凉與深刻。 驀在此刻,那縷凄凉絕妙的簫韻,又

以爲是種錯覺,或是幻想,簫音清韻絕妙 ,絕非是庸俗之人所吹,自己何不去碰碰 ,剛才自己矇矓之中,似乎聽到,但自己 岳雲中心中一動,疾忖道: 「這無韻

> 長的馬嘶 琴音飄來之時,緊接着,傳來一聲悽

聲音,難道它巳知主人遇難……」 岳雲龍心裏急道:「啊!那是瘦黑的

、得得」疾促的馬蹄聲,劃破夜空,逕自 **沉寂的夜裏,一陣清脆響亮的「** 的的

驰眞的來了。 岳雲龍心裏又道:「是,是,瘦黑-

直向衆人疾劃過來。 鳞峋的高長黑馬,已疾如一道黑綫似的 瞬間,由那崎嶇的轉彎處,一匹瘦骨

驀在此刻…

般,在空中連盤了三旋。 ,岳雲龍的身軀,已猝然飛起,恍似鷹隼一聲悽厲刺耳,懾人已極的厲嘯響起

坐馬上。 驚鴻般輕靈曼妙的劃了一道弧綫,穩然安 身下,只見岳雲龍在空中一弓一伸,翩若 剛好此刻,那匹黑馬已奔至岳雲龍的

罩去… 十百件暗器,盤空旋繞,直向岳雲龍背後 衆人如夢初醒,一陣吶喊,暴喝,

已經昏絕過去…… 銳厲勁嘯大作,背上火辣辣一陣劇痛, 岳雲龍腦中混沌一片,他祇聽到一陣

夜,又巳盡了,東方天際,巳曙光初

露

幽香。 **卉,微風吹來,輕輕搖曳,不時飄過陣陣** 是巨松,四週生滿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花 一條不寬的溪水,蜿蜒流去,溪旁儘

内傷!」 運氣,尋此高人,有能不能夠癒此嚴重的

吹簫之人,是不是會療治自己的內傷

岳雲龍知道,這是一個極爲渺茫的希

是否會起歹念呢? 他見自己懷着這柄瘋狂人心的青霜劍

不能癒得內傷的 通久巳停滯在奇陰絕脈中的血氣,是絕對 眞氣,凝聚丹田,再以青霜劍氣相助,攻一位高人,以本身眞氣,相助返聚實散的 但是,這是唯一的希望,自己若沒有

後的賭注 下了决定,他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一次最 不管它是多麼的渺茫,岳雲龍迅速的

簫之人以前,便會經脈迸裂,在中途會慘

於是,岳雲龍擬神內視,細聽簫韻條

奇佳妙,音調清楚至極,聲音怨愁 這一細聽,岳雲龍忽覺得這簫音,出 ,如泣

但不似韻曲哀惋,竟像眞人呻吟吐訴一般 岳雲龍覺得這音韻,雖然悲凄哀怨

凄凉至極。 岳雲龍喃喃低語,道: 「這位高人

慘遭遇的回憶,星目滿蘊淚光,濡濡欲滴 怎麼吹得如此凄凉韻曲。」 竟忘記自己要去找尋吹簫人的意念。 他此刻不禁也爲此簫韻觸起了一陣悽

岳雲龍如夢初醒,暗罵一聲,糊塗 **倏地!簫音突然飲絕。**

個廣闊的平原。 千仞,蒼烟縷縷,峯映金霞之下,形成一 星目緩緩張了開來,冷然的凝視着四週。

祇見四週山巒重叠,崇山峻嶺,削立

驚醒,極端痛苦的呻吟了一聲,那緊閉的

那馬背上的少年。像似被那縷簫音所

念俱灰。

藩,惆悵,悽惋,使人聽來柔腸寸斷,萬

空幃獨守,珠簾半捲中,徒望雲山飄靜。

嬝嬝簫音,在此岑寂的清晨,隨風飄

離前夕,與嬌妻黯然傷別,坐對燈花,淚

感,簫聲隨着倐變,如泣如訴,如征人遠 低沉,令人聞之,生有一種悽倒,悲傷之

簫聲起處,先是悠遠深曠,忽而漸轉

受。

是慘痛如絞,唇乾喉燥,簡直比死還要離 液如焚,背後肩頭,肋下致命的傷處,更 真的不行了,此刻,他祇覺經脈之中,血

在輕拂的晨風中,突然飄來了一縷簫

眼晶瑩,好似秋風起兮,黃葉飄零,少婦

韻

Y126

樹蒼松,泉韻若琴,鳥語如笛,危石懸瀑 芳草如茵,野花似錦,雲光露影,紅

> 這匹通靈的的瘦馬,牠已然知道人醒 眼冒金星,幾乎由馬上跌下來。 「哇」的一聲,他又吐出了一口鮮血

來

我安靜的死去,然後,再去尋找另一個主 **愴凄凉的語言,道:「瘦黑,主人是不行** 了過來,一陣凄凉的低嘶着…… ,現在帶我至一處較爲隱秘的地方,讓 岳雲龍在馬背上一陣痛苦的抽搐,悲

人吧!」

人不論死活都要在一起。 ,連連低嘶着,狀似:牠也要陪伴着主 岳雲龍見狀,微帶怒意的說道:「瘦 瘦黑似懂得岳雲龍話意 馬頭微微輕

黑,主人一生浪蕩江湖,全勞你不辭風霜 ,萬里代步,此恩此德,已刻骨難忘,你

因爲,他知道自己,可能在未尋到吹

如訴。 忽飄蕩之方向

朝南方一步步移去。 强忍着身上奇熱如焚的痛苦,沿着溪旁,

溪流那邊 因爲,他已探測出簫音,起自南方的

…十步……百步

劇痛, 散了一般 的逆湧着 焚熱的氣血,一陣陣,往五臟六腑,澎湃 岳雲龍終於支持不住的傾跌下去,那 他急促的喘着氣,星目凝望着溪流 ,致命的創傷處,更是火辣辣的 ,身上千萬根骨頭,俱以全被拆

此刻,他無法再擧步了,他失望的想

一幕幕惨象: 莫如剛叔叔,臨死前之語音:「龍兒 還是認了命吧!但是是腦際裏又泛出

能因爲遭遇。這些苦難就消極,萎縮……」 …但是,你要倔强的, 堅毅的去幹, 絕不 孤獨一人,要完成此願,是萬般艱難的… 些沽名釣譽,盜世欺名的蟲賊,我知道你 造成一個絕世奇才,替爲師雪仇,殺盡那 絲語音, 一次的劇毒,殘酷的折磨,無非是想把你 劇毒,臨死之前,慘酷折磨,凄厲的絲 你父親是為人慘酷分屍… 恩師九天神魔,强忍着「碧玉斷腸紅 道:「龍兒,我這樣忍受着每日

襟盡濕。 他暗暗自語道:「岳雲龍,你不能這

至此處,突如冷水澆頭般,滾滾而下,衣

岳雲龍頭上汗水,原是熱氣騰騰,想

父親、叔叔、恩師……死也不能瞑目,自 樣消極,默默無聞的死去,那在九泉下的 己便會落個不孝的大罪人……」

> 之念,陡然大增,不由大喝一聲,全身堅 心念至此,忽覺胸中熱血沸騰,求生

挺了起來,再次舉步前往

妙簫韻,又飄送了過來。 在一個風景清幽的小峽谷裏,一縷絕

好個幽絕人實的雅地。 岳雲龍星目迅速的警掃過去,暗道

環抱 不覺心曠神怡。 白色的院落,三面環山,遠遠望去,羣峯 祇見這個幽雅的小峽谷裏,建築一排 ,一片翠綠顏色的松林,迎風搖曳

邊。 繞,這條靑澈的溪流,正好穿過廣塲的前 一個五丈方圓的廣場,綠草如茵,細竹環 這一排木屋院落,成爲半月形,中央

岳雲龍緊咬着鋼牙,强忍百般痛苦 眞是:小橋,流水,景色宜人。

直向廣場那座精緻小橋移去。 「噗!」的一聲,岳雲龍又在小橋前

身竄湧,熔骨焚身 腸寸斷,全身血液,像似沸騰的滾水,周 端傾跌下去 他再也不能爬起來了,熱毒發散,肝

皆已濕透。 額角汗水,大雨一般傾洩下來,全身

裂,身上仍舊插着三支血箭,一支金梭 面容凄厲,慘白恐怖。 岳雲龍長髮披散,滿身血跡,衣衫破

緩抬起頭來,痛苦的爬近小橋欄干,又緩 緩的豎起身來。 他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緩

岳雲龍半依半凭着小橋的欄干,胸腹

水

水躍波,面對此天然景色,岳雲龍腦中又 漸漸的清醒過來。 滿天,倒影水中,清波漣漪,無數小魚戲

向簫音處,窺視過去。

霜冷離鴻失伴,有人同病相憐。

糊不清,他又緩緩閉上眼睛,養了一會神 重又張了開來。

莫對雲空思往事,也短消减幾年

愁多盡屢易,雙淚落燈前。

擬憑尺素寄愁思。

美女。 輕紗,纖巧玲瓏,窈窕婀娜,秀麗絕倫的 她那白藕似的玉臂,春葱似的細指

,蝕骨斷腸。

語調凄凉,有如杜鵑哀啼,使人聽之

西風吹隻影,剛是早春天。

無端嘹唳一聲傳。

哀怨的晉韻。 藍紗麗人似不知小橋欄干上有了人

又緩緩的閉了起來。 經脈暴張欲裂,唇乾喉燥,使他不能發出 一點聲音,腦中一片混沌,那無神的星目 岳雲龍全身若似烈火在烤焚着,周身

夫歸來,似哀,似怨,如訴,如慕,又如 美妙的輕飄着,有如春江之水,潺潺潺流 春日和風,徐徐飄忽,緩緩輕拂。 ,十里長亭,樹枝輕擺,又像窈窕少婦盼 但他耳鼓裏仍能聽到那縷簫韻在柔和

的自語道:「這不正是父親所擅用的『殘 似的臉龐上,立刻籠罩了一層寒霜,驚愕

箭,居然能夠奔至此地,這實是使人費解 魂血箭』,此人是誰,連中了三支殘魂血

岳雲龍耳中又漸漸失去了聽覺能力

之間,急促的起伏着,星目冷然凝視着溪

出

岳雲龍的身軀,緊隨着癱軟下去,

「哇」的一聲,又一股鮮血,急噴而

藍紗麗人,若似滿懷感傷,這些輕微

他星目緩緩的轉移過來,凝聚眼神

條石椅上,端坐着一位秀髮披肩,淡藍

輕握着一隻古簫,櫻唇輕含,正吹着凄厲

那隻古簫,仍舊吹出美韻哀怨之曲。

位荳蔻年華的艷麗佳人。

眉下,有着一對深邃而又憂鬱的眸子,是

了出來,細長烏黑的秀髮,自然的披在雙

忽然,她自那茂密的竹林中,慢慢走

,迎着晨風飄散,那兩道如新月似的柳

眞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

一輪初昇的旭日, 金霞,彩虹 噗通」的一聲,翻伏橋上 空白雲,清聲低吟道 的聲響,並沒有引起警覺,秀目凝視着蒼

但他此刻神光渙散, 眼前仍是一片模

細綠纖竹,迎風輕輕搖曳着,竹影下

到岳雲龍的身側。

她目光凝視着背上的羽毛血箭

,如玉

微咦一聲,嬌軀微晃,竟美妙而婀娜的飄

裏嫦娥,高不可攀。

忽而

,她發覺了躺在橋上的岳雲龍

不自覺的有着自慚形穢的感覺,她彷彿月

,是如此的純潔與高貴,一見她,會令人這嬌艷如花的少女,如出水白蓮似的

一股氣血逆竄上來。

使人有飄飄若仙 滲在如蘭似馨的氣氛中,微微傳來,眞 岳雲龍聽見這語音,是多麼曼妙悅耳 ,筋骨俱酥之感。

做了個鬼臉,相對「噗嗤」一笑,似一陣那兩位丫環,伸伸舌頭,向岳雲龍又 風兒般相偕退出 那兩位丫環,伸伸舌頭,

佳人,巳掀簾而入 緊隨着,一個婀娜多姿,美如仙子的

上,不禁微微一紅,略帶少女應有的羞澀 ,嬌聲道:「岳相公,現在可感覺輕鬆 一瞬不瞬的視着岳雲龍,那如玉似的面龐 這艷麗少女,含情脈脈,秋波流轉

刻骨銘心,沒齒難忘,請恕在下殘傷在身 姑娘,區區屢次蒙受姑娘相救之恩,在下 是自己所想像的影兒,他急忙答道:「萬 ,不能親迎芳駕,失禮之處,尚請見諒爲 岳雲龍心底泛出甜蜜的微笑,來人正

盼。」 床沿,輕微的笑了一聲,聲音是那麼溫柔 仙簫萬珍珠,姗姗蓮步,移坐岳雲龍

的,道:「若蒙相公不棄,妾巳心滿意足 ,怎敢接受報答。」 語音輕柔婉轉,略帶一股凄凉哀怨

那是至聖至情的流露。

的,也有卑賤邪惡的。 有壞的,但也有好的,譬如男人,有義俠 後,這種偏激,已稍爲動搖,他知道女人 厭惡的偏激看法,但自從他見了萬珍珠之 恥,逆倫行事之後,對於女人即有了一種 岳雲龍自门慘痛遭遇,自得知母親無

的心情,突然被萬珍珠純潔的熱情所熔化 岳雲龍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他那冰冷 那如罩寒霜的臉上,立又多了一層迷霧。 和那血跡斑斑,皮肉翻捲的左肋創口。 她目光又移到岳雲龍肩頭上那支金梭

没掉性命。 掉任何人的生命!她萬想不到此人,連中 了三種歹毒無匹的暗器,掌功,而沒馬上 上,所中的三處傷痕,只要一處,便可取 她武功造詣高深,當然知道岳雲龍身

雲龍,輕輕的將位翻轉過來。 她輕輕的移身過來,毫不顧血汚的岳

昏絕過去。 她玉容泛白,嬌軀一陣顫抖,幾乎要 藍紗麗人一聲驚叫, 道:「是他!」

的俊俏面容 面色蒼白,慘厲,但仍掩不住那飄然出塵 而挺逸的面孔,雖然此刻,他雙目緊閉 出現在她眼前的,竟是一張如此俊秀

惆悵,莫不是全爲着他。 自己日夜夢牽魂縈,實在抛不開的凄傷 這張面孔,在她心扉裏是如何的深刻

慘之狀,怎不令她柔腸寸斷。 藍紗麗人美目潸然淚下,把岳雲龍血

現在她驀見心扉深處的影子,這樣悽

盈飛燕,閃電似的隱人白色院落之中。 的身軀,抱個滿懷,嬌驅顫抖,似隻輕

上了一筆凄凉的色彩,又是黃昏了… 絢麗多姿的晚霞,給浩瀚的大地,抹 夕陽西斜,大地蒼茫。

片白色的簾幃,房中一片純白,却是白得 木床,白色花巾,床單,襯着四週窓口一 如此高雅 一間小巧清雅的繡房中,一張白漆檀 ,如此安靜

> 房一樣。 海中,却是一片空白,就似這間白色的繡 的少年,此刻,他已悠悠醒轉,混沌的腦 白色的軟綿床上,躺着一個面色蒼白

所知 己耳朵失了聽覺,一切便渾渾噩噩,毫無 影中,吹着那凄凉,哀怨的曲韻,漸漸自 到了一位荳蔻年華,藍紗麗人,在細密竹 般痛苦,爬至那座小橋欄干旁,模糊地看 然,聽到那縷絕妙的簫韻,自己復忍着萬 的背上昏絕了過去,被牠帶至小溪旁,驀 夜在那塲凄厲的血戰中,自己在「瘦黑」 慢慢的,他思想逐漸恢復,他想到昨

氣未脫。

女所救嗎? 如少女的閨房中?難道自己被吹簫藍紗麗 現在又何以的會睡在這……這恍

中。 他不由更清醒了幾分,肯定自己並非在夢 沉重的創傷,覺得全身慄然,一陣劇痛 猛地,他欲要翻身坐起,却牽動了那 岳雲龍不禁迷惑了,這是在夢中嗎?

簫 頭 畫 那雪白的壁上,掛着幾幅神韻高雅的山水岳雲龍默默的打量這屋中的佈置,見 ,一張大書桌上,擺着一排書籍,書桌上 的壁上,赫然平放着一支黝黑透亮的古 一隻白玉香爐,正嬝嬝散出陣陣檀香

仙簫萬珍珠姑娘?」 聲,驚叫道:「難道那藍紗麗人,便是 岳雲龍見到這支古簫,不禁口中咦的

一絲寧靜而安詳的感覺,說不出是什麼原 ,他對她,心底裏早已深藏着一股極大 他一想到仙篇萬珍珠,心中頓時泛起

> 因所使然 的親切感,也許是她幾次示警與相救之原

岳雲龍正在瞑目靜思,萬縷思潮起伏

雙刁鑽、靈活的秀眸中,仍可看出她們稚 的青衣丫環,二人眉目都極清秀,但由那 噹,笑語如鈴之聲。 之際,忽然室外甬道上,傳來陣陣環珮叮 瞬刻間,自外面進來了兩位十五六歲

來伺候,如無吩咐,婢子等即告退。」 公子,此刻必已醒轉,是以特遣婢子等前 的刁笑,道:「這位公子,我家小姐估量 ,那左側的青衣丫環,對岳雲龍做個鬼臉 ,及幾件精緻的點心,擱在床前的小几上 二人一掀紗簾,將手中的一碗人參湯

點嗎?」

玉一見,以便在下面謝療傷之恩?」 令在下於心難安。不知可否請妳家小姐移 何稱呼,萍水相逢,竟蒙如此照顧,實在 微微欠身,道:「不知你家小姐,芳名如 並非如想像中那般容易,於是,他在床上 仙簫萬珍珠姑娘,但他心裏仍然不敢確定 ,他歷盡滄桑,對於世上有些事情,知道 岳雲龍腦中雖然猛測藍紗麗人,即是

甚,老實告訴你,我家小姐,絕對不會把 中一個答道:「公子,你這樣窮酸性兒作 一個不相識的男子,救至此地。」 另一個丫環,也口若懸河,立刻接道 兩個俏丫環,相對「噗嗤」一笑,其

還暗暗的傷心流淚呢!」 「妳們這兩個刁丫頭,等下不把妳們舌頭 驀在此刻,外面傳來一聲嬌叱,道:

「我家小姐,見你受了這等嚴重內傷

滿腔熱情,在這一瞬之間,如大河决堤

柳腰,輕聲道:「珠妹,妳這樣說,愚兄 他忽然一伸手,摟住了萬珍珠緞細的 仙簫萬珍珠,被岳雲龍一聲「珠妹」

鐵石心腸,冷酷傲骨的情郎,在此瞬刻間 我不要你這麼講。」 臂,反而,輕輕的倒入他的懷裏。 會變得如此熱情,她沒掙脫岳雲龍的手 叫得心裏一陣搖動,眞使她想不到,這 她極溫柔的呢喃細語,道:「龍哥

自己心裏所敬愛之人,任他是如何的寡情 ,此時此刻,也要…… 撲入他鼻孔之內,他不禁心神搖蕩了起 岳雲龍面對此絕世美女,而且,又是 她那片櫻唇,巳堵住了他那兩片… ·他用力吻着她…

頭抖了,她微笑着閉上眼睛。 她那纖細玉臂一翻,反手抱着了岳雲

如火一般的燃燒了起來。 少女的熱情,在這一刻之間,也突然

在這簡單的動作中,表現了出來。 她自動的吻着他,無限的情意

口來,但他强忍着。 心血,又是一陣浮動,一口鮮血,已竄上 岳雲龍輕哼了一聲,祇覺原已受傷的

叫,移開了緊壓着的櫻唇 仙簫萬珍珠已然發覺「唉喲」一聲驚

> 珍珠玉容驟變,急顫的說道:「妾真該死 岳雲龍嘴角鮮血汨汨的流了出來,萬

吮吸着岳雲龍嘴角的鮮血。 她淚水盈眶,櫻唇輕張,不避腥汚

哥傷勢嚴重,奇陰穴脈中巳停滯的氣血 德,來世再圖相報。」 能替我收埋屍骨,我死也瞑目了,此恩此 世,妳是我一生唯一所愛的女人,妳若是 弱聲道:「珠妹,妳不要太以自貴,哥

也要爲之動容。 語調凄凉,哀怨至極,任是鐵石心腸

陽」療傷秘法,可以療好你的內傷。」 **龍哥,你不會死的,等下愚妹以『導氣陰** 仙簫萬珍珠,淚流滿面,嗚咽道: ,不禁搖搖頭,說道:

以『導氣陰陽』秘法療治,也是無法挽救 珠妹,妳之心意,愚兄心領,我的傷勢 ,我五臟六腑,奇陰絕脈,都好像碎損 仙簫萬珍珠,秀靨微紅,嗚咽道: ,你是不喜歡愚妹,以此療傷秘法救

否真心愛我,妹一片痴心,任是海枯石爛 不過,輕聲道:「珠妹,愚哥何德何能, 你,但,妹此身世,非你不嫁,不管你是 ,此愛永不變。」 岳雲龍臉上泛起一絲慘笑, 知道推誘

原來「導氣陰陽」療傷秘法,乃是療

傷人與被治療者,二人要相偕裸體相抱 久巳停滯的經脈氣血攻通後,以陰陽相輔 互以純元陰陽眞氣,互相交流替換,把那

上有記載着此門功夫,但施治者,自古以

的造詣,不然,稍有不慎,便會走火入魔 ,全功盡棄,輕則重傷,重則危及雙方性 ,處女之身,雙方內功,也定要有着純精

且此功,從未聽說有成功先例,若是稍爲 個黃花閨女,全裸玉體,爲自己療傷,况 是對自己略帶愛意,但,自己怎能叫她 不慎,走火入魔,不是白白害她一條性命 ,所以,他只有謊說以此秘法,也不能療 但是,萬珍珠是如何的深愛他,她怎

元之氣,相助你的六臟效能復常, 氣,而使之吐血不已,若能及時以幾口眞 ,消耗盡絕,使內腑功能消失,百脈硬 ,氣血不暢,加以,殘餘之毒,催動逆 所以,愚妹断定你只是把一口眞元之

施此功者,要一男一女,且都是處男

岳雲龍剛才所以推諉,便是因對方雖

經脈,骨髓,氣機中潛在着一種奇異的氣 身受重傷之後,而能拖延這樣長時間不死 能眼看愛郎咯血不止而死,所以,她一語 道破愛郎的謊話,嗯了一聲,道:「龍哥 ,想那內腑,六臟,定然傷而無損,或是

的言論,內心暗暗欽佩不巳,但他仍固執 岳雲龍聽了萬珍珠這番含意精奧深博

的辯道:「珠妹,那麼妳可以用本身眞元 ,打通愚兄之奇經八脈,就好了,何以施 ,妹妹在你昏迷不醒的時候,已經以本身 虚偽的强辯着,她忙接口道:「龍哥哥 萬珍珠知道愛郎不願自己以此法療治

回生乏術。」 傷內腑,而且,身中幾種絕命的歹毒暗器 臟,恢復功能,如果你受傷不重,或是傷 眞氣,催動你全身氣血,逼使你重傷的六 之時,再以『導氣陰陽』秘法療治,也會 使你復傷元氣,加快耗損,待你元氣耗盡 難很快復元。可是,你是被內力重擊,震 的是外穴内脈,此種暢通脈穴之治法 佩萬珍珠心思縝密,武功淵博,才華絕代 他默默無語地接受・但他内心裏,無限欽 ,殘餘之毒未除,若再次以此療治,反會 岳雲龍知道無法推脫她堅决的心意

而肅殺的秋夜 油燈被風刮得忽明忽暗,這又是一個凄凉 門外的秋風,刮得更響了,

機智見解,俱屬超人一等,眞是人間仙

傷之經脈,氣血停滯已久,若再拖久了。 前,仰望天色,囘頭道: 坐在床沿的萬珍珠、姗姗蓮步來至寫 「龍哥哥・你受

院落,就只住着妳們三人嗎?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格 場 際 際 房 有 售